武俠世界

第34年

18

$15.00

編者話

今期刊登的巨型小說乃南宮宇先生撰著「歸善惡人谷」。華嘯天被稱爲十大惡人之首，他决心要做個善人洗脫臭名，便收留了六個孤兒，住進惡人谷，並將谷名改爲善人谷。爲表决心，華嘯天剃度爲僧，感化了六個頑童，再授以武功，使他們成爲向善的小和尙，六小對於他忠心耿耿。在胡女勒姑娘援助下，打敗了屢次尋仇的十大惡人，終於揭開了嫁禍惡名的始末，善惡得分淸……故事內容離奇複雜，打鬥場面激烈，善惡終有報一讀便知，佳作當前，萬勿錯過。

* * *

金戈先生撰著之「遊龍戲鳳」本期續完。

* * *

下期將刊登之巨型小說乃麥高峯先生撰著之「龍鏢恩仇」，屆時請留意。

另有一期完「鐵掌遊龍」也於下期刊出，故事短小精幹，耐人尋味頗値欣賞。更有兩期完之「蛇蠍美人」，內容豐富，情節感人，屆時請留意刊出之日期。

* * *

督印人：羅輝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五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 5466799
承印者：環球出版所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383.00
	一年港幣	$766.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423.00
	一年港幣	$845.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500.00
	一年港幣	$1000.00

半年（２６期）一年（５２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500半年26期NT.$13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87.8.26.

武俠世界

第34年

第18期

（總號1722）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五四六六七九九

・每册港幣十五元
H. K. $ 1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湖海俠義恩仇故事／南宮宇・文　可飛・圖

歸善惡人谷



不羈乞兒

幾日燠熱的天氣，人人都以為冬天已過。

想不到一早醒來，一陣寒意，睜眼看去，卻見地上已鋪滿了一層薄薄的雪粉。

這是一間破廟的內堂。

六個十來歲的孩子，各據一角而睡，他們都是無父無母的孤兒。

說句好聽一點，他們是浪跡天涯；說句不好聽的，他們是六個乞兒。

這時年不好，乞食也不容易。為了生存，往往要有些不擇手段。

正如眼前的一幕。

一陣寒風吹來，六個人都醒了，竟異鼻同聲地打了一個噴嚏。

接着是一陣步履的聲音。

六個各佔好位，翹首而望。

祇見不遠之處，一個老者正挑着一擔東西，緩緩而行，他顯得步履艱難，除了因那老者本身的年齡之外，最重要還是擔上的重量。

拜人為師

六個孩子都知道，這是墟上賣油餅的老傢伙。

每逢墟期，他都會擺了一個檔口，賣新鮮熱辣的油餅，不過，他最憎恨見這六個小癩頭，因為他們一來，沒錢光顧，卻會施展空空妙手。

六個孩子，當然也不喜歡這吝嗇的老頭。

老頭正在破廟門前經過。

亞祿回轉頭來，向各人打了一個眼色。

他們雖然平時並不是什麼好友，但一遇到有事，卻又不期然的互助一臂之力。

事完之後，他們又可能拚個你死我活。

他們合作有素，有相當的默契。

亞祿雖無一句話，但他們都明白他想做什麼。

亞庸點點頭。

另一個叫亞晶的，已從地板上，拾起了一塊小石頭，他揮手一揚。

祇見那老者腳一彎，整個人幾乎仆倒。

幸好他仍有平衡之力，勉強穩住了身體，可是，他挑的擔子因為太多東西，後面的一個籮，竟掉下了一包東西。

老者自言自語了一會，可能因為時間緊迫，不及回頭細看，竟又挑起擔子，匆忙上路。

當老者身形一消失，六個孩子連忙跳了出來，其中一個身手極快，但個子細小的，已竄身而上，一手便把那包老漢遺留下來的東西攫到手上。

「介辣，你不能獨佔！」亞祿道。

那個細個子，原來叫介辣，他拿着那包東西，放在背後，邊退邊道：「地上撿到寶，問天問地拿不到。」

其餘五個孩子，已一步一步迫近。

最先打眼色那個亞祿道：「慢着，介辣，有道是獨食難肥。」

亞晶道：「是我射的石子。」

其餘三個孩子也異口同聲道：「那麼大包，你一人也吃不了。」

介辣把包子打開了一些，看了一眼，道：「好極，我們同是好兄弟，有東西當然要分甘同味！」

這話實在出乎眾人意料之外。

介辣道：「這些生餅，要我們合作生火，才可以一齊吃。」

原來是生的，怪不得他這麼快便答應一同吃。

既然有東西吃，大家都快手快腳準備生火。

他們回到破廟之內，雖是沒有任何炊具，可是他們自然有他們的辦法。

三個孩子拾了一堆枯枝。

亞庸很快便架起了一個燒烤架。

介辣生火也有他一套本領。

不一會，他們把生的油餅，又在一枝樹枝之上，放在火上，就像烤豬烤鴨那麼一轉一轉的。

那些生餅本來是要放在鍋上煎的，不過，而今用火烤，又有另一番滋味。

餅一共是十個。

每人吃了一個之後，問題便出現了，餘下那四個，如何分配？

六個孩子的年齡，都是十來歲，正是最能吃的時候，每個人都想多吃一個。

可是，眾人都作了一個不在乎的樣子。

然後，又是介辣第一個出手，他先搶了一個，但是，這次其餘的人，也不比他慢。

他們十二隻手，同時按着四個餅。

他們不敢搶，因為一經撕開，不能再又在樹枝之上，搶了也是無用。

眾人正在膠着之際，介辣忽然咳起來。

他的口水洒在他們的手上，眾人連忙縮手，口水便洒在餅上。

「你自己要吧！」眾人道。

介辣得其所哉的道：「你們也可吃一些！」

眾人喃喃罵這小鬼。

亞庸道：「我要！」

介辣笑道：「你喜歡我的口水？」

亞庸道：「燒過之後，什麼口水也沒有。」

眾人聽了，也道：「對！」

介辣見自己的詭計不得逞，便道：「好極，好極，其實我們是好朋友，有東西吃應該是分甘同味的，讓我先把這四個餅燒熟了再說。」

一時之間，眾人並無異議。

介辣道：「這裏祇有四個餅，我們却有六個人，讓我來公道的分配。」

眾人都知道，這小鬼詭計多端，怎會有什麼公道可言，不過，他們都忍耐着，看看他又有何詭計。

介辣把四個烤熟的餅拿了下來，把其中一個，掰開一半，道：「庸哥，我跟你一半。」

又拿起另一個餅，又掰開了一半，道：「祿哥，我也跟你一半。」

一共是六個人，四個餅，其中兩人分一個餅，介辣是說跟另外三人一人一半，其實他自己却佔了一個半！

眾人看着他，他也不覺得不好意思，大模大樣的吃起來。

眾人實際上年紀是比他大，也不再計較。

吃完之後，有幾個仍想多睡一會。

亞祿怔怔的望着外面。

雪是停了，地面上的雪粉被風吹起，一陣輕煙似的，四野無人，實在像神仙境界。

介辣對亞祿道：「祿哥，今日墟期，你不出外走走，可能有些……」

亞祿道：「有些什麼？」

「什麼也好，橫豎躺在這裏，也沒有什麼可做，今晚也不會有東西吃。」

「你吃得那麼飽，今晚不吃也沒關係。」

介辣似有點不好意思，道：「走吧！」

亞祿站了起來，隨着他走出廟門。

天已大亮，田間路徑已不少人在趕着上路。

介辣與亞祿來到了墟場，豬、牛畜牲他們不感興趣，日常用品更不在意。

他們來到了一個小吃檔前。向來，這都是最多人的地方，可是，而今雖有人光顧，但看樣子，都是匆匆吃完便走。

他們似乎都趕着到另一邊去。

介辣奇怪地說：「有什麼比吃的更吸引？」

亞祿道：「去看看！」

隨着人羣，拐了一個彎。

一堆人正在擁着一個攤檔，並且傳出呼盧喝雉的聲音，原來是一個賭檔。

小賭檔後面有一間臨時蓋搭的草棚，門口有一枝布旗寫着「發財」。

誰不想發財？怪不得這麼多人來。

小賭檔上有一個大漢，搖着一個骰盅叫道：「買得大，贏得大！」

亞祿問：「賭什麼？」

「魚蝦蟹！」

忽然，賭徒嘩然。

搖骰的道：「又中了，又中了！」

似乎很多人都買中。

那搖骰道：「各位鄉紳父老、叔伯兄弟，你們今日運氣這麼好，何不再到裏面去大展鴻圖！」

「裏面有什麼？」

「番攤牌九，賭什麼都有！」

果然有些人入內。

轉眼又開第二鋪，同樣嘩然，又有很多人買中。

搖骰的道：「好易中，好易中，好易贏餐餸！」

果然很多人收了賭錢，滿臉高興。

介辣道：「這麼容易，我們也去買。」

亞祿道：「錢呢？」

「這個容易。」

介辣走入人堆，人很多，他很容易便得手，再走出來，手中多了一些碎銀。

他得意地道：「賭本有了，如何？」

「當然是下注。」

走入人堆，祇見最多人買蟹那一格。

介辣與亞祿，生來反叛成性，偏偏買了魚及蝦。

搖骰的一開，果然是蟹，很多人贏錢。

兩人仍不服氣，當所有人買蝦的時候，他們分別買鷄及葫蘆。

結果又是輸了，而買蝦的人最多，也是多人贏錢而去，他們再賭幾鋪，全軍盡墨。

其中一個看檔的大漢，看着兩個孩子，道：「走，走，拗頸那裏有錢贏。」

他們手上再沒有錢，走出了人堆。

介辣道：「倒不如再進去。」

「沒有錢賭什麼！」

「這個容易。」

介辣又想鑽進人堆之內，施展空空妙手。

亞祿道：「慢着，讓我看看，為什麼這麼多人贏？」

他們離開了人羣處，找到一棵頗高的樹，上了上面，他們看着那個攤檔。

人來人往，開始看不出有些什麼。

漸漸，他們發現了一些奧妙。

介辣道：「怪不得這麼多人

贏。」

亞祿道：「贏錢的人都是做媒的。」

「也有些人贏，贏了便入草棚，看來他們贏了一些錢，却要大大奉獻一筆。」

「似乎並沒有人輸大錢。」

亞祿道：「我們爬高一點。」

這棵大樹很高，他們爬上了更高的地方，可以看到草棚後面，原來輸了的人，從後面出來，因此前面的人，都不知道輸光的人。

介辣道：「他們騙人。」

「有什麼稀奇，十賭九騙。」

「既然是騙，何不我們也來一份？」

「你有這本領？」

介辣有點猶豫。

亞祿道：「以我們兩個小孩子，一進內便被人趕出來，什麼辦法也沒有！」

介辣道：「既是如此，騙不到便偷。」

在他們來說，偷、騙其實也是差不多的事。

亞祿道：「這個主意也不錯。」

兩人下了樹。

走近那個攤檔，想入草棚，可是在門外已被兩個大漢擋着，不讓他們入內。

兩人無奈，退了出來。

介辣道：「前面進不了，後門也無妨。」

他們來到後面。

想不到後面有更多大漢在擋着。

亞祿道：「我想這宗買賣，我們兩個，人手不夠。」

介辣道：「叫他們同來。」

他們回到墟場。

介辣一眼看出，便道：「一講曹操，曹操就到。」

亞祿也看見了其餘四人。

「介辣，有什麼介紹？」亞丹道。

亞丹為人持重，一見介辣的樣子，便知道他有事，不過，他為人厚道，介辣知道，與他商量，多不成事。

「庸哥……」介辣向着亞丹身旁的一個細小身材的孩子叫道，不要看這人其貌不揚，却是一個足智多謀的人。

「有什麼好主意？」亞庸道。

介辣道：「你們齊來。」

會合了亞祿，他們六人齊在大樹底下。

介辣先把這草棚內賭檔騙人的事說了一遍。

亞晶道：「他們騙人，我們騙他。」

介辣道：「我正是此意。」

亞丹道：「不能！」

介辣道：「你什麼也說不能。」

亞丹道：「我說的話自然有所根據。」

「什麼根據？」

亞丹道：「賭錢是成年人的事，我們一過去，或者不准進去。」

亞庸道：「亞丹說得對。」

「那你有什麼主意？」

因為亞庸向來腦筋靈活，眾人都噤聲下來。

亞庸道：「我們不能上賭枱，便讓他倒台。」

一時之間，眾人並不明白。

「什麼賭枱、倒台？」

亞庸道：「他們騙人錢，我們搶他錢。」

「搶？」亞丹皺眉。

不過，其他四人，却有點眉飛色舞，搶，是一個相當刺激的玩意，尤其是在他們這個年紀。

亞庸道：「當然要有點技巧的搶。」

眾人道：「好極！」

亞庸低聲向眾人說了幾句話。

眾人聽了，一時之間，神采飛揚。

話完了，各人散開。

介辣對亞祿道：「那邊有馬賣。」

他們當然不是去買馬。

那邊一個臨時搭的木欄之內，本有十多匹馬，不過，精壯的幾匹都給人買了，留下些瘦弱的、無精打采的幾匹。

連那個販馬的也是無精打采。

兩人在後面，竄身進了馬欄之內，前面忽然有些噓聲，那馬販好管閒事，走了開去。

兩人趁着這大好的機會，拉了兩匹瘦弱的小馬出了木欄，向着大樹那邊而去。

回到大樹旁，亞丹與亞晶早已準備了一些棉布火油，他們迅速行動。

他們把棉布紮在馬尾之上，並蘸上了火油。

亞庸道：「先把兩隻畜牲推向草棚那個方向。」

然後，亞庸一聲號令。「點火！」

紮在馬尾上的油棉布，火光一起，便立刻燃着。

兩匹馬兒本是無精打采，但這時却因為火光、熱力，令牠們不祇奮起精神，還拚命狂奔。

牠們越是狂奔，火越燒得猛烈。

兩匹瘦馬漸被火燃着，非常痛楚，盲目的向前跑去，一直撞向那個臨時草棚賭場。

賭場內的人，仍然是賭得轟轟烈烈。

忽然，兩隻瘦馬從那草蓆牆穿過，既撞倒了人，也撞塌了賭桌，轉眼已燃着了

裏面很多東西。

一時之間，人聲鼎沸，馬嘶震耳，其亂可知。

這時，六個孩子亦混入了其中，他們見錢搶錢，見金搶金。

混亂之中，有些較弱的，早被推倒，被人踐踏，其間情形實難以形容。

負責賭場的幾個大漢，本來還左唱右喝，希望定住局勢，可是，火勢蔓延迅速，他們也要搶錢逃命。

轉眼之間，整個草棚已被燒光。

其他趁墟的攤販，見人們狠奔豕突，當然是不甘後人，四散而去。

六個孩子也從人羣中逃入大樹旁那個小樹林，他們各自上了樹，看着下面的情形。

因為草棚是獨立的，因此，火勢並沒有傷及其他，幾個巡捕到來，但人跡已緲，無奈離去。

六個孩子，下到林中空地。

各人自腰間掏出混亂中所得。

一時之間，滿地金銀銅錢，倒也不少。

亞庸負責點數，合計差不多五百兩。

五百兩對他們來說，實在是個不可想像的數字。

亞庸把銀兩分作七份。

衆人十分奇怪，但都沒有作聲。

亞庸道：「這裏每人一份。」

衆人拿了自己應得的，然後望着剩下的一份。

亞庸道：「這裏有七十多兩，我們上太白樓，好好的吃一餐。」

衆人歡呼：「好極！」

亞庸道：「祿哥，你管這筆錢。」

亞祿也沒有推搪，當他伸手出去拿錢，忽然，他感到手部一痲，整個人定了下來。

衆人之中，有些已開步走，但見亞祿一動也不動，都回過頭來。

亞庸道：「你怎麼了？」

亞祿並沒有回答，不過，臉上有痛苦的表情。

衆人都知道，他是被人點了穴。

這點穴神功，他們闖蕩江湖以來，聽是聽得多，却從來沒有見過。

衆人向四面一望，再向周圍的樹上望，並沒有人。

四人都不知如何。

亞宇是他們之中，年紀較長，平日不大言語，不過，他却是一個非常鎮定的人。

他環視四周之後，拱手道：「不知高人駕臨，請亮相一睹大俠風采！」

這是標準的江湖語氣。

可是，並沒有什麼回聲。

亞宇又道：「我們是小孩子，得罪大俠，有怪莫怪，小孩子不識世界。」

他們都靜了半晌。

忽然，一羣小鳥自林間飛起，接着，一隻大鵬鳥似的黑影，飛撲而下。

那是一個披頭散髮的黑衣人。

一頭長髮，散至腰間，前額披下的，蓋着他大部份的臉龐。

他一着地，已是盤膝而坐。

黑髮、黑衣，實在是非常詭異。

那人遞出了一隻手，輕輕拍了亞祿一下，亞祿整個人鬆弛了下來。

那人道：「放下銀兩！」

本來亞祿是剛接的銀兩，而今解了點穴，手仍未離開銀兩。

他把手縮開。

那人道：「把你身上的銀兩也放下。」

亞祿有些猶豫，不過，當他想起剛才被這人隔空點穴，那種痛楚非常難受，於是，他毅然的把懷中銀兩也掏了出來，放在地上。

「你們也是。」

那人的表情嚴肅，目光所到之處，似帶有寒氣。

介辣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避開了他的目光，才道：「為什麼要把銀兩放下？」

那人道：「問得好。」

出乎意料的答案。

那人問道：「你們這些錢從那裏來？」

介辣望了衆人一眼，道：「混水摸魚來的。」

「也答得好！」他頓了一頓，道：「應該更直接的說是搶來的！」

衆人無語。

「我沒有寃枉你們？」

介辣想說話。

那人比他快一步，道：「從你們一來，直到燃點馬尾，我在上面，一一都看得清楚。」

衆人啞口無言。

「錢不是你們的，是你們搶回來的，因此，你們要交還給人家！」

這話却引起衆人嘩然。

介辣道：「他們騙人錢，我們搶他的錢，天理報應，循環不爽。」

最後面的兩句說話，用得有點勉强，但也可以表明他們的態度。

那人道：「這點我同意。」

亞祿第一個想把錢收入懷內。

那人道：「慢着！」

亞祿茫然的問道：「又如何？」

「雖不是正義之財，但無論如何也不是你們的錢。」

「給你？」

「我也不要。」

這老傢伙實在不知道在弄些什麼玄虛。

「這些錢既不是我的，也不是你們的，但總是有主的。」

「那些賭徒都是貪心的人，何必送回他們……況且，這麼多人，也不知交給誰！」介辣道。

「有道理！」

亞祿又伸手拿錢。

那人道：「不，還是要交回給他們。」

「他們？誰？」

「這地方的鄉民。」

「怎麼分配？」

那人想了一想，實在也沒有什麼辦法，這裏雖有幾百兩，但攤分給鄉民，却又是不多。

那人沉吟了一會，又看了周圍一遍，道：「有了。」

「怎樣？」衆人問。

「這間破廟本是這裏鄉民的，牠日久失修，才會變成頹垣敗瓦，如果我們用這些錢去買一些磚瓦木石，把這破廟修好，這豈不是把錢交回給鄉民？」

「這話也可以說得通，不過，五百兩，買得多少材料，弄好一個神像也未必夠。」

介辣的話並非無理。

那人道：「對，銀兩太少，也是無濟於事……」他頓了一頓，道：「我們可以籌多一些。」

「籌？好了，好了，大俠，世外高人，我最多不要這些，你自己去籌好了。」

介辣不再要銀兩，轉身便走。

那人望着衆人。

衆人有些猶豫，知道而今是錢拿不走。

不過，聽那人口氣，要再籌錢，豈不是痲煩又再加上痲煩？

他們都是習慣我行我素，無拘無束的人，那會聽這人的吩咐。

亞庸第一個把錢拋下。

其餘的人，也掏出錢來，拋在地上。

然後，他們眼尾也不掃，便要離開這裏。

那人道：「慢着！」

沒有人理會他，依然往前行。

那人急道：「不要走，我還有話說。」

可是，六人步伐却更加快。

突然，他們六人同時都感到，腰間一痲，腿不聽話，不能再往前走。

而最奇怪的是，那種痲痲的感覺，漸漸變成一種酥酥而非常特別的感覺。

他們實在忍不住的笑了起來。

那人也大笑。

不過，那人的笑聲，與六人的笑聲是大大的不同，那人是眞正得意開懷的笑，而那六人，是因為忍受不住腰間的酥痲而笑。

兩種笑聲，自然是不可同日而語。

那人終於笑完，但六個可憐的孩子直淌着淚仍發出笑聲。

那人道：「笑夠了沒有？」

衆人仍發出笑聲，一同拚命點頭。

「你們都笑，證明你們很開心，而且會同意我說的話。」

衆人祇有拚命點頭。

那人慢條斯理道：「不祇會同意我的話，而且會聽我的話。」

衆人又再點頭。

「那好極，我並沒有勉强你們。」

衆人都拚命搖頭。

那人本是站着，而今慢慢的坐下，他雙袖一揚，看似是把要坐的地方掃乾淨，其實是雙袖撥起一些沙粒。

沙粒打在衆人臉上，衆人立時感到一陣舒暢，不用再說了，他們再喘氣一陣，互望一眼，沒有說話，但衆人都明白，一定要與這老頭週旋。

介辣忽然起步。

那人反應也快，一彈指，介辣整個人又定了下來，這次介辣並沒有發出什麼聲音，祇見他像石像一般呆站，然後額上淌汗。

汗水眞是如雨淌下，他臉上表情是相當痛苦。

亞祿道：「前輩高人，您大人有大量，不要與小孩子計較。」

「說得也有道理。」

他又再一彈指，介辣才回復了原來模樣，伸手抹去額上的汗。

「還想走？」那人道。

介辣道：「不是走，前輩，你誤會了，你叫我們留下，一定有事情跟我們商量，而商量的事情，又一定十分機密。」

「那又如何？」

「那我一定要先出林外看看，看看有沒有人偷聽。」

「啊！如來如此。」

當然，這是介辣的托詞。

那人道：「好極，你再去看看，有沒有人偷聽。」

介辣依言，出去看了一遍，裝模作樣，不過，這次他實在不敢再有逃離之念。

他走回來，煞有介事道：「沒有人。」

那人臉露笑容，道：「好，各位坐在我面前。」

六人祇好盤膝而坐。

那人道：「我有一個好辦法，可以籌集一些錢，重修這廟宇。」

沒有人發言。

那人道：「這座山神廟，香火

不盛，可能有兩個原因，最重要是鄉民視爲這山神廟不靈，要是山神有靈，何愁沒有香火。」

「山神不靈，我們也沒辦法。」亞庸道。

「我們可以把祂弄靈。」

「你居然可以把山神由不靈弄到靈？」

那人微笑，似是胸有成竹。

衆人實在奇怪。

那人道：「我們先回古廟。」

衆人隨着他起來。

那人道：「你們先走。」

這墟場離開古廟祇有三里，衆人慢慢的走，也要一炷香的時間。

六個孩子知道，是逃不了那人的魔掌，爲了減少身體所受痛苦，倒不如乖乖的回古廟。

因此，他們並無逃離之意，不過，心中依然是有些不服，所以慢慢而行。

他們往後望，也不見有那老者的踪影。

來到古廟，那老者已比他們先到，盤膝坐在門口。

衆人有點愕然，爲什麼不見他身形，却又比他們快，這老者一手隔空彈穴之法，早已令他們既敬且恨，而今見他來去無踪，更覺好奇，少了一分惡感。

那時，雖是正午，天却突然暗了下來。

那人道：「你們進來。」

衆人又是盤膝坐在他跟前。

那人道：「我心中已有一個辦法，到了未中時分，這裏將會有一陣飄雪。」

衆人不期然望出外面，雖然是天色變暗，却完全不像會下雪，因爲這個時候不會再有這麼多雪。

「你們不信？」

衆人並沒有出聲。

那人道：「風水先生可以騙你們十年八年，我祇是一個時辰。」他頓了一頓，道：「外面有一個非常古老的石磨，已經沒有了上面的一部份，祇剩下一個石盤似的東西。」

衆人都點頭。

那人續道：「當飄雪的時候，我會用一些東西蓋在盤口之處，那麼，雪下完後，周圍都有積雪，但石盤之內並沒有。」

「那又如何？」亞庸實在忍耐不住。

「當有人走過，發現這個奇怪的現象，便會這樣想：周圍都積滿白雪，但這石盤子却沒有，爲什麼？各人會有不同的想法，不過，因爲石盤子在古廟之前，大概會有一些聯想。」

衆人雖然並沒有回答，但心中是大不以爲然。

「計劃未完，我會放一些銀兩在石盤之中，遇到需要幫助的人，讓他拿走。」

「如若是乞兒？」

「看看是否年壯力强，如果不是，讓他們拿走，也沒有什麼問題。」

「那怎能說這山神廟靈？」

那人並沒有回答。

介辣忽道：「這回是前輩先靈了。」

衆人望出外面，祇見雪粉已在飄下。

「難道你眞是個活神仙？」他們心內嘀咕，口中並沒有說話。

那人道：「快把那張油布蓋在石盤子之上。」

廟角有一塊非常古舊的油布，亞晶與亞宇兩人，不用吩咐，已迅速把油布抽起，奔出窗外，蓋在石盤子之上。

那人沒有再說話。

衆人心裏着實的在佩服，對這人敵意又少了一分。

雪粉祇飄了一個時辰，便慢慢停了，不過，雖是一個時辰，但鵝毛似的雪花却積滿了一大堆。

那人不用吩咐，亞丹與亞庸便走去收油布。

果然，大地四處一片白色，但石磨之處，却是明顯的沒有雪。

那人道：「快，有人來，你們看。」

果然，不遠之處，似有兩婆孫蹣跚而來。

那人在地上拿了一些銀兩，擲向石盤。

不一會，兩婆孫走近，那孫子首先發現，到處有雪，但石盤之處，却是全無。

孫子對婆婆道：「爲什麼這處會沒有雪？」

「可能是風吹走。」

「風可以吹走附近的雪，但吹不走石盤子內的雪。」

「是，爲什麼會如此？」

那老婦看看那古廟，似乎有些什麼想法似的，口裏喃動，却沒有出聲。

忽然，那孫子叫道：「我們不用捱餓了。」

「爲什麼？」

「您看……」孫子指向石盤當中。

那是幾錠銀子。

婆婆看見，歡喜若狂，道：「我們以爲今晚一定餓死，出門又無端碰着這攔門雪……」

她忽然跪了下來。

那孫子十分奇怪，道：「做什麼？」

婆婆道：「難道你還不覺得事有蹺蹊？這不是山神爺爺賜的，還會是誰？」

孫子一想，也覺是道理，急忙跪下。

兩人如倒蒜般叩頭。

然後，歡天喜地的拿了銀兩離開。

這時，衆人開始佩服老者這個計劃，不過，這兩個無知婦孺，是會如此，其他人大概不會。

不一會，又有人來。

這次不再是婦孺，而是一個健碩的鄉民，他似乎也是趕路而回。

可能是因爲剛才一陣大雪，阻了他的行程。

當他來到古廟門前，也發現了到處是雪，祇有石磨之處非常整潔。

他好奇走近。

驀地，兩隻眼放光似的，因爲他發現盤子深處，竟然有些銀兩。

他走上前，便要拾起。

那知道，他的人還未碰到銀兩，祇覺手部一痲，整個人動彈不得。

不過，不及一會，他又活動自如。

六個孩子當然知道，這是老者弄的手脚。

那人以爲一時身體有問題，也不細究，祇是想再俯身去拾銀兩，那知道他一碰到銀兩，又是臂間一痲。

這一痲令他呆了一會，他想動却不能動，幸好一會又再回復。

他仍不知是什麼緣故，仍然彎腰去拾銀子。

這次，他腰間感到一陣痛楚，整個人彎着腰，呆着，動不能動，臉上有汗滴下，非常痛苦似的。

衆孩子都嚐過這種味道，當然知道那人苦極。

不過，他的痛楚祇維持了半晌，他又恢復了原本的感覺，這次，他不敢再拾了。

祇見他迅速離開。

走了兩步，他又回望，不是想再拾銀子，而是跪向山神廟不斷叩頭。

衆人看了，都會心微笑。

接着一個時辰之內，都有人走近石磨，他們遭遇各有不同，但原則上老弱的都拾到銀子，年輕力壯的却是遇到無端的腰痲背痛。

一直到了傍晚，經過的有廿人以上。

夜幕已漸低垂。

老者道：「明天開始，便有人來這裏拜神，我們要離開，留下這些銀兩，作爲一個引子，便會有很多人捐錢，這山神古廟又再香火鼎盛。」

衆人還是半信半疑。

不過，一切都在他的預言當中。

翌日一早，果然已有人來，拿着香燭，在古廟門外膜拜，晌午未到，已是人山人海。

原來昨日幾個人，老弱的拾到銀兩，自然是加鹽加醋，拾不到的，更大事喧染，古廟山神的靈驗。

那些沒有拾到錢，却沒有說自己貪心，而是說既然這山神廟這麼有靈，倒不如留下給有需要的人，因爲這是山神爺爺的指示。

話越說越多，好奇的、求神的、酬神的、愛熱鬧的，都絡繹不絕的來。

這時，老者與六個孩子已離開古廟。

他們在山坡之上，俯瞰古廟，祇見香燭飄緲，人頭湧湧。

一傳十，十傳百，這山神廟果然興旺起來。

衆孩子這時對這老者，實在佩服至五體投地。

他們佩服這人，不僅武功卓絕，而且懂得天文地理，連什麼時候會飄雪也知道，更佩服的是，竟能使山神廟靈驗，眞不由你不服。

在這六個孩子之中，亞宇年紀最大，見多識廣，知道今次是遇見了江湖異人，於是，沒有徵求其他人，他便自己第一個向這位異人拜師。

亞宇道：「師傅，您肯收我爲徒嗎？」

那人道：「你想拜我爲師？」

亞宇點頭。

亞庸也是一個聰明人，接口道：「我也是。」

另外四個，也接着道：「我也是。」

那人似乎並沒有什麼反應。

六個人一齊的跪在地上。

那人望着他們，道：「你們這六個黃毛小子，連我是誰也不知道，便說要拜我爲師。」

亞祿道：「師傅是個江湖奇人，自然是最適合做我們師傅的。」

介辣道：「我們不管師傅您是誰，祇要武功好，頭腦聰明，我們便拜他爲師。」

亞丹道：「您不單武功好，頭腦聰明，還懂天文地理，我們不拜您爲師拜誰？」

那人似乎有一些高興。

亞晶道：「您要山神廟靈，不用一日，山神廟便立即靈驗，您才是活神仙。」

亞庸不再說話，首先跪下。

其餘五人見狀，不用吩咐，一一跪下。

那人道：「你們都是聰明人。」

六人毫不約而同道：「當然有一個聰明師傅。」

那人微微一笑，道：「慢着，你們要拜我爲師可以，不過，至低限度，也得知道我是誰才可以。」

「師傅是江湖前輩。」

「師傅是江湖異人。」

「師傅是武林至尊。」

「師傅是……」

那人大喝一聲道：「我是江湖大惡人。」

眾人愕住。

「我是江湖大惡人。」他重覆了這一句話。

亞庸道：「師傅您開玩笑。」

「不，我絕不開這些玩笑。」

介辣最頑皮，也不怕死，道：「您是什麼江湖大惡人？」

那人道：「我是從惡人谷出來的。」

「惡人谷？那裏住了十個惡人！您是十個惡人之中的一個？」

「不，你們也聽過惡人谷，惡人谷內本有十個惡人，但他們都被我趕了出來。」

「您把十個惡人都趕了出來？」

「是的，我連惡人谷裏的惡人，也趕了出來，你們說我是不是大惡人？」

眾人發出喟嘆。

那人道：「你們不怕？」

亞祿道：「您連十大惡人也可以趕出惡人谷，那您的名字一定震動江湖。」

「華嘯天！」

眾人都靜了下來。

江湖有一句話，無論人是否在江湖，都曾聽過，連孩子也懂，六個孩子也不例外。

那句話是：「華嘯天一來，大人小孩都嚇呆。」

很多母親就用華嘯天這個名字來嚇孩子，好叫他快快入睡。

「我便是華嘯天！」華嘯天重覆這話之時，中氣十足，聽得每個人都耳膜發熱。

「怎麼？你們也聽過我的名字？」

眾人同聲道：「華嘯天一來，大人小孩都嚇呆。」

華嘯天大聲笑了起來。

「想不到天下間竟眞有此人。」

「我們一聽，都嚇得發呆。」

華嘯天道：「你們還拜不拜我爲師？」

眾人沒有立刻出聲。

「怕了？」

介辣第一個有反應，道：「我拜！」

接着是亞庸，道：「我也拜！」

其餘的人，似乎有些猶豫。

華嘯天道：「你們不用這麼快便決定，再聽一聽我的話，再下決定也不遲。」

眾人望着華嘯天，華嘯天頭髮披肩，一身黑衣，大袍大袖，外表有點怪異，但並不嚇人。

他的行爲是有些怪異，但看不出是一個兇惡的人。

華嘯天道：「你們在江湖之上，有沒有聽過我的名字？」

眾人點頭。

「除了剛才那一句童謠？」

眾人沒有作答。

亞庸道：「我聽過，您以前又叫做『窮兇極惡』。」

「對，你見多識廣！」他頓了一頓，道：「窮兇極惡……是最惡的了。」

「惡極。」眾人道。

「不，後來我又多了一個外號，有沒有人聽過。」

這次，眞的沒有人聽過。

華嘯天道：「自從我趕了十大惡人出惡人谷之後，也做了很多罪大惡極的事，人們便開始詛咒我，叫我……惡貫滿盈。」

「惡貫滿盈……那是……」

「那是詛咒我壞事做盡，不得好死。」

「看來您不是。」介辣道。

「你怎知？」

介辣道：「您把我們搶來的金銀，都施捨了給鄉民，那並不是壞事。」

華嘯天道：「是的，我也害怕『惡貫滿盈』這四個字，因此，最近我的行爲有所改變。」

「那您不是大惡人了。」亞晶道。

華嘯天道：「我祇做了一件小小的好事，對我過去所作的事，一些彌補也沒有。」

「那祇要您繼續做好事。」亞宇道。

華嘯天道：「我們不再說這些，我問你們，你們已大約知我底細，現在還拜不拜師？」

「拜！」眾人道，並想跪下。

「慢着！」華嘯天阻止他們，道：「我收徒弟很嚴格，訓練徒弟更嚴格。」

「我們不怕。」

「我用的方法也許非常惡毒。」

眾人聽了，又有一些猶豫，這是江湖上最惡的人，與他日夕相處，太不容易。

亞庸道：「我不怕。」

眾人也道：「我們也不怕。」

眾人跪了下來。

「好極！你們是自願拜我爲師，你們以後要聽我話，絕不能反口。」

「是的，師傅。」

「還有，我收你們爲徒，是有目的的。」

「什麼目的？」

「其實，當我注意到你們的時候，已知道你們其實也並不是好人。」

亞庸道：「爲了生活，有時……」

「我明白，時世不好，你們又無父無母，生活是非常困苦，不過，我收了你們爲徒之後，你們以後

不能再做壞事、惡事。」

介辣道：「您呢？師傅。」

華嘯天道：「我當然不會再做，我收你們爲徒，目的是洗去我那個『惡貫滿盈』的可怕外號。」

亞庸道：「啊！那容易，我們六個人，爲師傅做盡天下間好事，洗去這個汚名。」

「我收徒正是此意。」

亞宇道：「好極，其實我們也想做好人好事。」

華嘯天道：「你們第一步，是跟我學一些功夫，有好的身手，才能在江湖做好事。」他看了四週，道：「這地方並不適宜我們練功，跟着我，我帶你們去惡人谷。」

「惡人谷，眞有此地方？」

華嘯天道：「當然有，我便是谷主，不過，那地方以後要改名……改個什麼名？以後再說。」

六個孩子隨着華嘯天，下了山，直向西邊而去。

路途上，六個孩子漸漸又現出本性，很多時候，都氣得華嘯天一佛出世，二佛升天。

因爲他決心做好人，但六個孩子却不知他的決心非常堅定，以爲他祇是說一下而已。

因此，他們在路途上，爲了吃好東西，常常施出偸騙的技倆，華嘯天祇是一個人，他無論如何，也沒有辦法看顧着六個孩子。

他氣在心裏，但表面不動聲色。

他決定要懲戒這六個惡孩子。

這日，他們來到一處接近沙漠的邊埵地帶，日間天氣非常悶熱，而夜間却又冷得使人發抖。

華嘯天找到一個小水源，便叫大家紮了幾個帳幕，預備休息一晚，才繼續行程。

他自己却入了附近一個村落，想向村落人家購買一些肉食回來一起烤吃。

可是，這地方十分貧窮，村民自己也沒有肉吃，留下幾隻羊，是他們的羊種，他們自己也不吃，更不會賣給別人，因爲一賣了，明年他們什麼也沒有。

華嘯天無奈，祇好回到他們的營地。

他們沒有肉吃，還有一些乾糧，應該沒有什麼大問題，祇不過是沒有口福的享受。

可是，當他走近營地，已嗅到一陣肉香。

「好香的烤羊肉。」

當他走近，祇見六個孩子正在烤羊肉。

華嘯天奇怪道：「你們怎樣買到的？」

六人沒有答話。

華嘯天喝道：「誰買的？」

這一喝，眾孩子都驚怕了起來，因爲這幾天來，華嘯天也有因爲他們行爲不檢而發怒，但從來沒有這麼大怒過。

介辣道：「是我們。」

「你們？」

介辣道：「他們不肯賣，我們祇好……」

「什麼？這是羊種，你們連人家的羊種也吃，明年他們什麼也沒有。」

「一隻……我看一隻沒有……」

「你看，這是一隻公羊，負責打種，沒有了打種公羊，明年沒有小羊出世，那麼，那麼……他們明年沒有糧食，什麼也沒有……他們一個族，也許便會因爲這樣而滅絕了。」

「沒有那麼嚴重吧？」

「沒有？你們不祇殺了人，而滅人家的族。」

他們六個人從來也沒有如此想過。

華嘯天氣極，他是眞的想改過做一個好人，還以爲有六個徒弟幫忙，會更快洗去這個汚名。

却原來這六個不羈的孩子，更帶來拖累，而且可能使他名聲更壞。

羊已死，並且烤熟了。

事實亦已不可挽回，六個孩子，你眼望我眼，垂涎欲滴。

華嘯天氣極，道：「這是最後一次。」

眾人道：「徒兒聽從師傅的話。」

「吃吧！」

介辣先割了一隻羊腿給華嘯天。

華嘯天一手推開，道：「我不吃！」然後離開了他們烤羊的地方。

六人你望望我，我望望你。

亞祿道：「這也無法，吃了再說。」

六人狼吞虎嚥，好好吃了一頓，他們却有一個感覺，吃完這一頓，可能有一大段日子，沒有這樣的機會。

日落之後，便開始刮風。

他們六人，先找到了師傅，然後大家進了帳幕。

華嘯天似乎仍是一肚子氣。

* * *

翌日早晨，六個孩子都覺得非常冷而醒了過來。

當他們一睜大眼，便覺不對。

下面是一片黃沙，他們並不在帳營之內。

看看自己，他們發覺全是赤身露體，連半點布也沒有，而且是被吊着。

他們被人用繩吊在一棵巨大的仙人掌上。

他們先捂着自己重要的部位，

才大叫道：「爲什麼……」

他們六個人橫排的吊着，每個人都是身無寸縷，一陣寒風吹來，他們同時打噴嚏。

他們同時掙扎，却是無法掙開。

介辣道：「師傅！」

沒有回應，華嘯天並不在附近。

衆人叫道：「師傅！」

遠近都是一片黃沙，有些巨大的仙人掌，哪裏有什麼師傅？

介辣叫道：「我們怎會被縛在這裏？」

沒有人回答。

亞庸道：「我祇知道一醒來便吊在這裏。」

他們每一個人都盡力掙扎，那知道繩索是越掙越緊，最後，六個人都不敢再動，讓自己赤裸的身體在風中搖晃着。

太陽高升，天氣又變得熱起來。

惡毒的太陽曬在他們的身上，有說不出的痛楚，可是，他們全無遮蔽，痛苦不堪。

華嘯天一直沒有出現，看來是師傅故意縛起他們，好好教訓他們一頓。

直到黃昏，太陽下山，寒風又起，這時更不好受，因爲赤痛的皮膚，遇上這刺骨寒風，實在難受。

衆人在這樣的煎熬下，已是半醒半昏。

忽然，下面一陣火光，祇見華嘯天正起一個篝火。

介辣首先大叫：「師傅！」

衆人看清楚，果然是華嘯天，也大叫道：「師傅！」

華嘯天道：「你們還記得我？」

「當然記得，請師傅放過我們。」

「你們知道我爲什麼要這樣懲罰你們？」

介辣道：「因爲我們不聽話，做惡事。」

「你們明白就好。」

「那麼快放我們下來。」

「不，我這一次祇是小懲，如果以後再有……」

衆人齊聲道：「永不再有。」

「唔……」華嘯天看到衆孩子，實在是受了不少折磨，祇見他用手一指，一種似光非光，似氣非氣的力量，把六人全放了下來。

衆人着地，第一件事便是找回自己的衣著。

六個人穿衣的時候，却是雪雪連聲，因爲他們的皮膚被烈日暴晒，又被寒風所侵，雖然祇是衣服所碰，也使他們叫痛不已。

當他們穿好衣服，第二件事祇覺肚餓非常。

而華嘯天已弄好了一個篝火，篝火之上，一支樹枝，叉了幾隻小動物。

小動物是剖開了的，並不知道是什麼。

華嘯天把樹枝轉動了幾下，已有香味透出。

六個人圍着篝火，這次，師傅沒有吩咐，沒有人敢動，祇是看着，口水幾乎滴下來。

華嘯天道：「想吃嗎？」

六人點頭，並拚命吞口涎。

「動手吧！」

於是，六人如獲皇恩大赦般，動手烤肉。

這些小動物並不大，很快便熟，香氣四溢。

介辣第一個拿了下來，一口咬下，祇覺甘甜鬆軟，自己從來也沒有吃過這麼美味的肉食。

他忍不住叫道：「好吃！」

其他人當然不會落後，一人一塊肉，吃得津津有味。

介辣道：「這麼好吃的肉，師傅買的？」

「買？這裏附近方圓百里都無人，那有得買？」

「抓的？」

「是！好吃嗎？」

「好吃，那是小兔？」

華嘯天搖了搖頭。

亞庸道：「小鹿？」

亞晶道：「沒有那麼小！」

亞丹道：「難道是老鼠？」

華嘯天點了點頭。

衆人都呆住，還有一些作嘔的感覺。

華嘯天道：「是沙漠老鼠，比家鼠好吃得多，不過是瘦了一些。」

衆人這時實在是食不下咽，因爲老鼠這個模樣，沒有幾個人會喜歡。

不過，華嘯天仍吃得津津有味。

衆人見師傅也吃，也祇好再吃。

棄惡立善 剃度爲僧

自從經過這一次教訓之後，六個孩子果然比以前乖得多，至低限度沒有自作主張，一切由師傅作主。

轉眼又過了三天，他們已來到一座大山的山脚。

華嘯天道：「上了這山，山內有一個山谷，那便是惡人谷，谷內有一些簡陋的住所，你們先弄好自己的居處，然後我們便開始在這裏學武功。」

衆人都覺有點興奮，因爲多天來的脚程，總算來到了目的地。

上山不久，便見下面一個大山谷。

下去山谷的地方，非常陡斜。

華嘯天輕身功夫極好，就算是差不多垂直的山壁，他也可以慢慢下去。

可憐六個孩子，又要用繩，又要互相扶持，才勉强下去，但早已損手爛脚。

一來到谷底，便見有一塊大石碑。

石碑上三個大字「惡人谷」，是雕鑿而成，足有兩寸來深。

華嘯天看着，伸出手來。

祇見他拇指、食指及中指連同一起，朝着石碑上劃去，一時之間，石屑紛飛。

轉眼兩個大字，已是了無痕跡，祇剩下一個谷字。

華嘯天怔怔的望着這字，半晌才嘆道：「我華嘯天做了大半世惡人，而今改惡歸善，我實在不知道這個惡人谷應該改做什麼才好。」

六個孩子讀書不多，當然沒有什麼提議。

亞庸是頭腦最爲靈活，道：「師傅，那便叫『歸善谷』吧！」

「歸善谷！倒也不錯。」

亞庸道：「不祇我們都做善人好人，以後凡來這裏的人，都歸於向善。」

「好極，那便叫歸善谷吧！」

華嘯天立時把五指合併，飛身上前，便在大石碑之上左劃右劃。

一時之間，又是石粉紛飛，不一會，却見石碑之上，多了兩個龍飛鳳舞的大字「歸善」。

衆人都由心底中叫好。

華嘯天轉身向衆人道：「你們來到歸善谷，也就不要辜負這兩個字。」

衆人唯唯諾諾。

谷內有一些簡陋的房屋，本來有十個惡人，一共有十間房間，而今他們一共才七人，便各佔了一間。

華嘯天也沒有擺起師傅的架子，他把自己的屋子收拾之後，竟然拿出了一些臘菜臘肉，煮了一大鍋飯，讓他們吃個痛快。

肉非上佳肉，菜也非新鮮菜，但對於他們來說，無疑是珍饈海錯，美味非常。

吃完了飯，華嘯天道：「明天開始，我們先收拾好這附近地方，開墾一些土地，可以種菜養鷄，以後生活舒服一些，才有氣力練武。」

衆孩子又是唯唯諾諾。

那夜，他們實在睡得舒暢。

天一亮，一陣鐘聲，使他們不由得不起來，鐘聲並非十分響亮，但却令人不能不醒。

六人索性起來，梳洗之後，便去見華嘯天。

華嘯天也是經過一番梳洗修飾，衆孩子見了他，幾乎是不認得他。

他的長髮束好，換上了一件白袍，華嘯天的外表居然是挺拔俊朗，氣宇軒昂，那裏像是天下第一惡人。

衆孩子都望着了他。

華嘯天道：「不認得我嗎？」

亞祿道：「師傅，您眞的變成了天下第一善人。」

華嘯天微笑，但隨即道：「不要再說笑，我們今日便開始把這歸善谷弄好，但在工作之前，我想弄清楚你們的姓名，大家也應該互相瞭解一下。」

衆人面面相覷。

華嘯天道：「你們人人知我以前是第一惡人。」

亞庸道：「江湖人叫您『窮兇極惡』！」

介辣道：「也有人叫您『惡貫滿盈』！」

華嘯天道：「是的。」

介辣又道：「更有人用您的名字嚇人，什麼『華嘯天一來，大人小孩都嚇呆』。」

衆人都笑了起來。

華嘯天嘆道：「我半生做了太多壞事、惡事，而今知道，悔過應該未算遲，不過，我恐怕我一人力量太小，因此要收你們爲徒，是幫我做善事。」

衆人其實也知道他的意思，但一直不以爲他是眞的，而且這麼認眞嚴肅。

華嘯天道：「我祇有一個願望，就是以後江湖人不再叫我天下第一惡人，而是叫天下第一善人。」

這話雖然簡單，但實行起來，並不容易。

華嘯天道：「此事並非容易。」

衆人却是乖巧的道：「徒兒自當努力以赴。」

華嘯天道：「好，你們已知道我的大概，但我祇知你們名字，却不知你們來歷。」

亞祿先說道：「我姓布，單名一個祿字，布祿便是我了。」

「還有其他？」

「我祇知我父親也姓布，其餘什麼也不知。」

衆人都笑了起來。

「介辣，你呢？」

「我就是姓介，名辣。」

「並不是花名？」

「不是。」

衆人奇怪，也笑了起來。

「到我，我叫甄丹……我記得我有一個娘親，但她怎樣離開我，我實在不知道。」

甄丹年紀不大，但一向沉默寡言。

接着是亞晶，他道：「我姓梁，單名一個晶字，我……我也不知

父母如何。」

梁晶是身手靈活的一個，在眾孩子之中，他也不多言語，但身手敏捷。

「我是毛庸。」

「無用？」介辣故意道。

「不，是毛髮的毛，庸是大學中庸的庸。」

其他孩子故意道：「我們不知什麼大學中庸，我們衹知你無用。」

毛庸是六個孩子之中，讀過一兩本書的人，因此他是較爲有學問，而且頭腦也十分靈活，在他們六人當中，是個機智的人物，要想什麼計策，是非他莫屬。

最後，每個人都望着亞宇。

亞宇也是一個沉默寡言的人，他說道：「我與你們有些不同……我的姓名共三個字，單震宇。」

華嘯天道：「但至低限度，與我相同，我的名字也是三個字。」

「是的，師傅。」

「還有什麼可以告訴我的？」

單震宇想了一下，才道：「沒有什麼，我印象中有父親母親，不過，我很小，他們便不見了，我衹知道，我父親對我期望極大，因此改了震宇這個名字。」

這六個孩子，對於自己身世，俱是十分模糊，這段時間，到處都是兵荒馬亂，饑荒年年，妻離子散，家破人亡，也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

不過，眾人平日沒有提起，也沒有什麼感覺，而今是共聚一堂的談起，大家都說不出的黯然。

華嘯天也感覺得到那種氣氛，他便安慰眾人道：「我們以前都沒有家人，但而今不同了，我們大家在歸善谷內，便是一家人。」

眾人都十分高興。

華嘯天又道：「今日開始，各人有各人負責的工作，亞庸，你負責編排一下，但今日各人需往山上，獵取一些食物回來，然後再收拾，或者修理一下你們自己所選的屋子，在太陽落山之前，再齊集在此。」

於是，各人散了開去。

華嘯天因爲是住在這山谷一段時期，所以對附近環境十分熟悉，他武功又高，上山打獵，那是輕而易舉之事，他在晌午之後便回來，親自修理自己的屋子。

到了太陽下山之前，他在自己屋子大廳之內，等候着眾人回來。

可是，夜幕已低垂，孩子仍未回來。

華嘯天知道，可能他們不大懂得這種山區生活，無法依時回來。

他親自煮了一大鍋飯，弄了一些烤肉，他一直在等，等到他自己也肚餓，才見毛庸回來。

毛庸手上祇有兩隻野兔。

華嘯天道：「這麼晚？」

毛庸道：「我對打獵沒有什麼經驗。」

「他們還沒回來？」

毛庸道：「不知道。」

結果那天晚上，他們陸續歸來，但沒有一個準時，華嘯天內心有些嘀咕，但姑念他們向來也是浪蕩無依，根本沒有什麼守時的習慣。

可是，半個月之後，他們仍是依然故我。

華嘯天知道，這樣下去，一定無法好好訓練他們成材，於是又再聚集他們，訓勉一番。

開始的幾天，似乎收效，但過了三五日，眾人又是一盤散沙。

華嘯天實在毫無辦法。

這六個孩子，本是可造之材，但如此散漫的情形之下，根本是無法可施。

一日，他在打獵之後，坐在山坳之上，看下面山脚，有一個路人走過，他忽然靈機一觸。

那天晚上，他們仍是各人陸續歸來，本來是約定入黑回來晚膳，但一直到了月在半空，人才齊集。

華嘯天一直沒有發言。

六個孩子都知道師傅是在惱怒，不過，他們也不敢多言，還是介辣先打開了這個悶局。

介辣道：「師傅……今日我們是比較遲了一些……我是因爲……」

華嘯天道：「我不想聽理由。」

布祿也道：「我也並不是想遲回來，而是因爲……」

「亞祿，你不是沒有聽到我說，我不想聽理由。」

其他的人不敢開口說話，但不知如何是好。

半晌，師傅才道：「你們在這裏已有一個多月，環境已熟悉，居處亦已弄得差不多，對嗎？」

六人齊道：「是的。」

「那麼，我們應該開始什麼？」

六人又齊聲道：「傳授我們武功。」

「對，我也是如此想，不過……」

介辣心急，忍不住問道：「不過什麼？」

「練武是一種非常自律的事情，沒有自律的能力，什麼也學不到的。」

「是的，師傅。」

華嘯天道：「單以你們上山打獵回來晚飯，或者早上起來開始一天工作，你們便全不自律。」

六人又再齊聲道：「我們明天開始，一切自律。」

「我看這樣說也無用。」

「請師傅出示辦法。」

「辦法倒是有的，不過，我害

怕你們……」

介辣第一個道：「師傅無論用什麼辦法，我都誓死依從。」

華嘯天不語，望着其他五人。

布祿道：「我也是。」

其他四人同聲道：「我們也是。」

「什麼方法也可以？」

「是的。」

「那是你們自己要求的。」

六人同聲道：「一切依師傅之言。」

「好極。」

華嘯天不再說用什麼方法。

眾人飯後都在猜度，不過，在他們心中，總是以爲師傅先定一套辦法，然後開始一兩天，然後變成各自爲政。

翌日一早，再沒有人遲到。

六人來到師傅屋中大廳，坐在圓桌旁。

華嘯天是滿臉笑容的出來，見了他們，微笑道：「你們今天倒是眞聽師傅的話。」

六人齊聲道：「是。」

不過，六人却一齊望着華嘯天。

「爲什麼看着我？」華嘯天問道。

亞丹道：「爲什麼您戴上帽子？」

華嘯天一向是一把披肩的長髮，不過，今天却把所有頭髮束在帽子之內，而事實上，眾人也沒有見過華嘯天戴帽子，因此覺得十分奇怪。

華嘯天道：「昨晚我說過，我有一套新辦法，能使各位養成自律，而你們也說過誓死遵從，到今早，有沒有人反悔？」

眾人搖頭。

華嘯天道：「介辣，我房內有一個包袱，你替我拿出來。」

介辣入師傅房內，果然有一個大包袱，他把包袱捧了出來。

華嘯天道：「打開。」

介辣小心地打開。

原來包袱之內是幾件衣服。

「什麼？是和尚袍？」

「是的，你們每人一件。」

「爲什麼要我們穿和尚袍？」

華嘯天道：「先穿起再說。」

六人依言，穿起這些和尚袍，對他們來說，是十分新鮮，也覺有趣。

「好極了！」華嘯天道，然後，他自己居然也預備了一件，自己披上。

眾人你眼望我眼，覺得好笑。

包袱內還有一個小包子。

華嘯天道：「介辣，你來，把這小包打開。」

介辣依言。

包子之內，竟然是幾柄剃刀。

眾人覺得十分奇怪。

毛庸心眼靈巧，道：「難道是要……」

華嘯天不讓他說完，便道：「正是。」

「要我們做和尚？」其餘幾個人已想到。

「師傅在開玩笑？」

華嘯天道：「不！」

他突然拉下了自己的帽子。

眾人立時驚叫起來，因爲本是一把披肩長髮的華嘯天，而今竟是一個光禿禿的頭顱。

眾人呆了一會，華嘯天一臉嚴肅，道：「你們跪下！」

六人依言跪在華嘯天跟前。

華嘯天道：「我過去個多月來，左思右想，爲了我要達到改過自新，我知道單靠我們自己，並不一定能夠，因此，我決心出家。」

「出家？」

「是的，我翻過一些佛典，過去雖無什麼記錄，說自己能否出家，不過，出家目的在修行，四大皆空，但我們可專心，潛心向佛，也可以修練自己身體。」

眾人對這些理論當然不明白。

華嘯天續道：「簡單來說，我們做了和尚，清心寡慾，那麼無論我們做什麼事，包括練武，都會有大幫助。」他頓了一頓，道：「我自己已爲自己改了一個名，曰：至善。」

「至善？」

「是的，聖賢有道：止於至善，我想成爲善人，因此，改名至善。」

至善和尚(華嘯天)拿起了一柄剃刀，道：「我想你們也跟着我出家，這樣，可以時時提醒你們，努力修行。」

眾人不知如何是好。

至善和尚道：「你們之中，如果有人不願意，可以說出來，不過，他便要立刻離開歸善谷。」

眾人你望我，我望你。

他們六人經過個多月的相處，加上在這歸善谷內安居，早已產生了兄弟般的感情。

介辣第一個移身上前，道：「我跟隨師傅。」

「好極。」他拿起了一柄剃刀，然後左手在他頭上抓起一束髮，剃刀一過，頭髮已斷。

至善和尚道：「我給你一個佛家名字，曰：持戒……持戒在佛家來說，是保持自己免犯戒的意思。」

介辣道：「多謝師傅，我以後便叫持戒。」

布祿也上前，至善和尚又爲他割了一束髮，然後道：「你們出家名字是：布施……意思是多多助人。」

第三個下決心的是甄丹。

至善和尚爲他割了一束頭髮之後，道：「你的出家名字是忍辱，你也該明白這名字的意思。」

接着是梁晶，至善和尚給他的僧名是：精進。

剩下的是單震宇與毛庸，他們當然沒有推讓。

單震宇的僧名是禪定；而毛庸爲人足智多謀，也便喚作：智慧。

其實這六個名字，也是出家人應有的持守，作爲六個頑皮的孩子，這些名字可以提醒他們互相修行。

改了名字以後，至善和尚道：「我祇爲你們各人剪了一束髮，其餘的你們互相剃去。」

轉眼之間，已是六個光禿禿的頭顱。

持戒（介辣）似乎有點憂心忡忡。

布施問道：「你後悔？」

持戒搖搖了頭。

至善也覺得奇怪，問道：「有什麼難題？」

持戒吶吶道：「我們以後……以後……也要吃齋？」

至善道：「出家人當然吃齋。」

衆人似乎也有一些不快的感覺。

至善道：「我也想過這一個問題，我是這樣決定：暫時你們毋需吃齋，看你們以後自己修行。」

衆人聽了，大家一起歡呼。

＊　＊　＊

轉眼又是一年，歸善谷在他們師徒七人努力之下，已是略見規模。

六個徒弟，居然把師傅至善和尚的居所，加加減減的，裝飾成一間寺院似的。

至善和尚非常歡喜，徒弟又找了一塊大石，至善和尚親自用指力刻了三個大字。

歸善寺。

歸善谷內有歸善寺，倒也順理成章。

至善自從要六個孩子剃度之後，煩惱便剷除，他們也定性下來。

每日早上，六個孩子跟師傅練功，然後學習一些拳脚刀劍功夫，然後各自維持寺內谷內一切日常生活。

晚膳之後，至善與他們談一些江湖事，大多數與他有關，華嘯天以前做過很多惡事壞事，因此，他每多喟嘆，而且深感後悔。

他把事情告訴弟子，並且加以教誨，告誡他們，以後惡事勿爲，還要多作善事，以解除自己罪孽。

日子過得相當平靜。

六個小和尚武功也進步神速，雖祇是一年，已非入谷時那樣窩囊。

＊　＊　＊

那是初夏，谷內花草樹木，欣欣向榮。

晚飯之後，便開始有悶雷，繼而是滂沱大雨。

衆人與師傅閒話家常。

但至善似乎是有些心事，沒有平常那麼多說話。

持戒道：「師傅，您有心事？」

持戒雖已長高一個頭，平日行爲亦收斂很多，不過，他仍是最機警。

至善道：「不知是否天氣變化，心內總有一種不安之感。」

禪定道：「也許是……」

忽然，至善止住他們說話。

智慧輕聲問道：「什麼事？」

至善輕聲道：「有人來。」

外面是傾盆大雨，雨聲潺潺，除了水聲，還可以聽到什麼聲音？

智慧道：「誰？」

至善沒有什麼表示。

布施想過去弄熄蠟燭。

至善道：「不用，要來的始終要來。」他又再凝神聆聽了一下，道：「跟我來。」

他們來到門前。

突然，一陣電光閃起。

大雨之中，居然有一人，頭戴大草笠，身穿簑衣，站在外面。

電光再起，那人仍一動也不動，站在那裏。

至善合什道：「阿彌陀佛。」

那人在草笠之下，看不見他的臉孔，不過，他們仍可以感覺得到，他是有點愕然。

可是，當他聽了至善的聲音，他略爲抬起了頭，朗聲道：「我沒有聽錯，居然是你。」

至善又道：「阿彌陀佛。」

那人道：「這究竟是什麼地方？」

「歸善谷歸善寺。」

「什麼？我沒有聽錯？這是惡人谷，你本是惡人中的惡人，爲什麼會變成如此？」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那人哈哈大笑，道：「華嘯天，你也可以成佛，那麼，我可以成仙了麼？」

那人又再大笑，笑聲充滿了輕蔑。

至善並沒有半點惱怒。

反而六個徒弟各踏一步上前。

「你不祇做了大和尚，還有六個和尚仔。」

持戒忍耐不住，怒叱了一聲。

至善忙道：「持戒。」

持戒也被忍辱拉了一把，輕聲道：「勿亂動。」

那人道：「華嘯天，你趕了我們出惡人谷，這筆賬我們如何算？」

至善道：「以前貧僧不識佛理，以强凌弱，趕了你們出谷，是貧

僧不對，假如你們想回谷，祇要在谷中行爲良好，貧僧也非常歡迎。」

那人又再哈哈大笑，半晌才道：「我還以爲在做夢，華嘯天，你居然能夠講出這樣的話。」

這時電光又閃。

那人已托起大草笠，露出臉孔，最令人注目的是，兩道濃眉，下頷是一大把鬍子。

還有，他已敞開了簑衣，祇見他一襲青衫。

至善合什道：「張青衫，你想怎樣？」

原來這人便是以前惡人谷的十大惡人之一，排行第三的「淚濕青衫袖」張青衫。

他有一個如此文雅的外號，自有其原因。

原來他一雙袖子的功夫十分了得，他的一雙袖子，有如一雙非常厲害的武器，既可劈、可砍、可破、可削，很多江湖上英雄人物都是敗在他的雙袖之下，因此才有此雅號「淚濕青衫袖」。

張青衫道：「你當然知道我想怎樣。」

至善合什道：「阿彌陀佛。」

衆弟子走上前一步。

至善道：「不！」說完他竟坐在濕濡濡的泥土地上，並且用手勢示意他們也坐下。

衆人依言，盤膝而坐。

張青衫道：「華嘯天，我不理你變成什麼模樣，我們的仇，一定要報。」

「善哉，善哉！」至善頷首低眉。

張青衫索性把簑衣甩開，一竄上前，雙袖便出。

至善有六個徒兒，他坐在當中，兩邊各有三個，由左至右，祇有一丈有多，可是，張青衫雙袖有如大鵬展翅，勁風撲在每一個人臉上。

持戒最爲忍耐不住，他便要躍起。

但至善比他快了一點，祇見他仍是低眉頷首，但雙掌慢慢張開，向前推去。

這看似無力自然的一推，却抵住了張青衫的雙袖。

張青衫也感到他內力厲害，突然一退，一雙袖子，有如一雙巨斧從天劈下。

這次他的目標，祇放在至善一人的身上。

另外有另一股邊際的力量，要把他的六個徒兒各自分開。

六個徒兒功力有限，不由自主的被迫開。

而雙袖繼續劈上。

六個徒兒想上前幫手，但雙袖以內的範圍，一股無形的力量，使他們無法闖進。

祇見至善依然是低眉頷首。

然後，他舉起雙手，剛剛托着張青衫雙手，並且緊緊握着的雙腕之處。

張青衫的袖子本是脹鼓鼓的，但當他被至善雙手托着，袖子便像氣球般，慢慢洩氣。

最後，雙袖完全垂了下來。

張青衫臉色劇變。

雖知道人身雙腕處，有重大脈絡，假若至善有心害他、殺他，此時當是一個好機會。

但至善沒有，不過，他仍然緊緊抓着。

張青衫大汗不斷滴下，一時之間，不知究竟是雨水還是汗水。

至善雙手一托，張青衫立時被甩出三丈之外，他隨即道：「施主，回頭是岸。」

張青衫從地上爬起來，他知道，他是從鬼門關把一隻脚提了出來，可是，他心下猶是奇怪。

張青衫道：「華嘯天，你不要以爲內力勝於我，便可橫行。」

持戒道：「前輩，我師傅已饒了你，你還多說什麼？」

至善道：「持戒，勿多言。」

張青衫望着持戒，一腔怨恨似乎找到一個最好的發洩對象。

他突然一躍而起，便撲向持戒。

他身形極快，可是，至善比他更快。

當張青衫落下，至善依然是雙手托住他的手腕，他如牛之力，落在至善掌中，眞是有如泥牛入海，了無踪跡。

他這次學乖了，不再與至善比試內力，雙手一縮，人向後翻，站在五丈之外。

至善道：「我徒兒持戒不懂世務，得罪前輩，快向前輩道歉。」

持戒雖然不忿，但由於師傅提出，而且剛才不是師傅手急眼快，自己可能已成爲張青衫袖下亡魂。

持戒道：「多謝前輩饒命。」

張青衫仍然是怒目而視。

至善道：「張青衫，貧僧知道趕你們出惡人谷是不對，但事已至此，貧僧亦無能爲力，但如果你要回來也可以。」

「回來也可以？」張青衫詫異道。

「是的，不過，施主回來，將不是回歸惡人谷，而是來歸善谷。」

「你要我變成大善人？」

「人之初，性本善。」

張青衫大笑起來。

至善道：「那麼，你想怎樣？」

張青衫望着至善，半晌才道：「當日你趕我出谷，是用你一雙『虎嘯龍吟』腿。」

至善合什，語聲充滿懺悔之言，道：「得罪。」

「你給我這一雙腿，幾乎沒命，我自問武功不及你，與你對打，實在是有敗無勝。」

「施主謙虛。」

「不是謙虛，而是事實。」

眾人都十分奇怪，既然張青衫自認不及至善，也是他手下敗將，那還求什麼？

至善合什道：「阿彌陀佛。」

「不過，我一定要報此仇。」

至善再道：「冤冤相報，何時可了？」

「我會再召集谷內所有惡人，哈哈……華嘯天，你好自為之。」

他轉身便走。

六個徒弟都覺得，不能放了此人，便不約而同的，齊步上前。

至善道：「慢着。」

眾人都停了下來。

張青衫也轉過頭來。

至善道：「施主，你想報却我踢你的仇，那我不會抵賴，也不會埋怨，來……」

六個徒兒同聲道：「師傅。」

至善道：「我不入地獄，誰入？」他轉向張青衫道：「施主，你便踢我兩腳，另外再多踢兩脚……」

持戒道：「師傅。」

至善道：「為師自有主意。」

持戒仍道：「為什麼還要多踢兩脚？」

至善並不回答持戒，再向張青衫道：「另外的兩脚，是彌補你過去的損失。」

張青衫大笑，笑聲充滿了輕蔑，道：「華嘯天，你並不是在說笑？」

「出家人不打誑語。」

至善和尚回頭對徒兒道：「當施主踢我的時候，無論發生了什麼事，你們都不得插手。」

至善這話雖並無疾言厲色，不過，每人都知道，他並不是開玩笑。

張青衫是個奸狡之徒，雖然聽得明白，仍然並不放心，道：「你不還手？」

至善道：「四脚之內，絕對不會。」

張青衫看看眾人，道：「這是你師傅要我這樣做的，你們不要多事。」

至善示意眾徒兒散開，然後雙手垂下，站在張青衫的跟前。

張青衫起初是不信，但看見至善如此，便放膽一脚踢出。

這一脚雖無什麼招式，但力量集中，倒也非常厲害。

可是，至善硬生生以胸口抵擋了他這一脚，却是連動也沒有晃動一下。

張青衫再踢一脚。

這一脚力量更大，至善祇是輕微的搖動了一下。

張青衫心內嘀咕，想道：他果然厲害。

第三脚，張青衫已把力量集中，這一擊眞有雷霆萬鈞之勢，不過，至善仍然無事。

張青衫突然道：「我不再踢……」

至善道：「為什……」

連那「麼」字也還未說出來，張青衫已起了第四脚，這第四脚力量與前面三脚是差不了多少，但踢在至善身上，却是完全不同。

祇見他向後退了五步。

原來至善一說話，那道保護着他全身的眞氣已洩，因為他不會料到張青衫有此一着。

六個徒兒急忙上前。

那知道，張青衫施了最後一脚的突襲還不算，再趁至善受傷之際，竟又再多踢一脚。

這脚把至善整個人踢上了半空，然後，「砰」的一聲，跌了下來。

持戒再忍耐不住，不理會自己武功根本不及張青衫，毅然上前，向他攻擊。

張青衫當然不懼。

他一個虛招，引誘持戒挺進，然後一個手刀向他背脊處劈下，持戒倒地。

其他五人見狀，也紛紛上前。

五個人在張青衫眼中，也並不是什麼大威脅。

他祇是稍為動拳，五人各有受傷。

不過，五個人依然勇猛非常。

張青衫一連使出幾招惡毒招數，似乎要殺死一兩個人才甘心。

這時，至善已稍為清醒，喝道：「退……下！」

他的聲音相當弱，眾徒兒急忙退後，看着師傅。

至善道：「施主，你有本有利，何必再咄咄迫人，這幾個小子，祇不過是無名小輩。」

張青衫知道至善祇是受了傷，如果再糾纏下去，他奮起神功，自己大有可能不敵，於是，仰天長笑，道：「好！今天便放過你們。」

他一轉身，已迅速離開了歸善寺。

持戒道：「師傅，您這樣慈悲，對這個人……」

他突然覺胸口一悶，口中一甜，一口鮮血便噴了出來，其餘各人，臉色也十分難看。

至善忽然有所悟地道：「你們拉開襟衫。」

眾徒兒依言。

祇見五個人的胸口，都有一個紅紅的拳印。

至善臉色陡變，叫道：「青衫

依舊夕陽紅。」

智慧道：「什麼？」

「那是張青衫在惡人谷時，日夕苦練的武功，不過，那時，他未有所成，據他說，他這種拳法非常厲害，這紅紅一個拳印，便像夕陽而下，漸蔓延至全身，然後……」

「然後怎樣？」布施問道。

「然後，夕陽下去之後便會如何？」

「漆黑一片。」

「你們的身體也會一樣。」

眾人聽了，心往下沉。

至善嘆了口氣。

「師傅，您怎樣了？」智慧問道。

「可惜我也受了相當嚴重的傷，否則我可以以內力替你們療傷。」

智慧道：「師傅，您不用擔心我們，先照顧您自己的身體再說。」

至善道：「不……」他的方寸似乎大亂。

智慧知道師傅如此，事情定不簡單，便道：「師傅，我們六人，年紀輕，還可以忍受傷痛，您還是先照顧好自己，才作打算。」

「不，我受的傷，祇要我自己用內力把血脈運行，過一段時間，自然沒事，不過，你們……」

「我們……我們保護師傅不力。」

「不，不關你們的事，其實為師也太疏忽大意，張青衫是惡人，惡人始終是惡人。」

持戒有氣無力地道：「師傅您便不是。」

三人扶了師傅入內，另外兩人把持戒也扶了入內。

至善道：「你們好好把門關上，不要讓人進來，希望我可以盡快把自己血脈打通，才想辦法救你們。」

六人道：「師傅，您自己身體要緊。」

至善這時，倒覺得受了此次傷，實在有價值，因為他實在不知道，這六個本是浪蕩流離的街童，而今跟了自己年多，竟對自己有此感情。

他半生以來，獨來獨往，祇感到人生冰冷，那會有這種溫暖的師徒之情。

那夜，他們總算是平安渡過。

翌日，至善運功之際，突然發覺經絡似有問題，他發功迫氣脈運行，竟然暈倒了。

而六個徒兒，傷得最厲害是持戒，他日夜昏沉而睡，眼看他胸口那個血印，已開始擴大。

其餘五人，比持戒稍為好些，但覺隱隱作痛。

師徒七人，躺在歸善寺內，你眼望我眼，既不能救自己，也不能救人。

如果再這樣下去，他們便眞有如夕陽西下。

至善實在沒有想到，自己並非戰死江湖，而是在這寂寂無聞的歸善寺內死去。

* * *

他們又再無聲無息的過了一夜。

持戒感到身體異常虛弱，他忽然覺得，有一段幼幼的光線，照在自己的臉上。

「咦？竟然牛頭馬面，眞的要來接我？」他稍稍睜開了眼。

那光仍是幼幼的，刺目非常。

他睜開了眼，迅速合上，又再睜開一看。

是一個身形。

並非牛頭馬面的身影，他的心稍為安定下來。

持戒把身體向左邊移動了一些，使那光線不再直接射在他的臉上。

那光線擴大，原來是大門被推開了。

持戒可以清清楚楚的看到，那是一個女人的身形，不過，她是背着光線，看不到她的臉容。

持戒發出了一聲呻吟。

那女人走近，道：「你還沒有死去？」

持戒想說話，但有氣無力，而且連說話的氣力也沒有了，他再呻吟了一下。

那女人走得更近，這時，持戒已開始看到她的臉容，一個樣子相當漂亮的女子。

她年紀並不大，全身是勁裝打扮，不過，她手上却是拿着一支比她還高的拐杖，拐杖上繫有一個葫蘆。

「六個小和尚，一個大和尚，在弄什麼玄虛？」那女人自言自語。

持戒心想，這女人可能是他們師徒的唯一生機，他拚命的想說話，但無法說出。

他祇有試用力，把衣衫拉開。

那女人見他動，稍為後退。

見他衣衫敞開，祇見他胸前一個拳印，紅色中帶點黑氣，非常怪異。

女人奇怪道：「這是什麼拳？」

她慢慢蹲了下來，然後把拐杖上的葫蘆解了下來，打開了蓋，讓持戒吸了一口。

持戒吸了一口，祇覺味道並非難聞，是一些藥的味道，他再吸了一口，精神稍振。

他想說話，便張開了口，可是仍然無法說話，不過，那個女人，却把葫蘆的藥粉倒進他的口內。

一些藥粉直灌入他的喉內，他

祇覺得味道異常苦澀，不過，他無法阻止，祇好吞下。

漸漸，他却覺得苦中帶甘，似乎可以說話，便道：「姑娘……救命！」

那姑娘是嫣然一笑，道：「你先睡下。」

她走到其他五個小和尚身邊，也餵了他們吃了一些胡蘆內的粉末。

他們漸漸甦醒過來，也是先在喉間，發出一些聲音，然後可以說話。

持戒道：「快救我們的師傅。」

姑娘走近，搖搖了頭。

持戒道：「怎麼？我們的師傅……」

「他與你們所受的傷不同，這些藥粉是無效的。」

「請妳用其他方法救他。」

姑娘似乎毫不動容。

其餘五人，同聲懇求道：「請救救我們的師傅。」

「我救……不過，我沒有把握，除非……」

持戒道：「除非什麼？」

「除非你們先幫手，幫助我才能救你們的師傅。」

「我們怎樣幫忙？」

「你們再吃一些藥，然後，我再上山，看看你們造化，讓我採一些藥回來，不過，有了藥，我還是救不了你們，但可以阻住你們的傷勢。」

六人齊聲道：「多謝姑娘。」

持戒問道：「恩人高姓？」

那姑娘依然嫣然一笑，並沒有回答。

六人不敢追問。

智慧看着師傅，祇見他呼吸平穩，身體一動也不動，使他非常擔心，他想移向師傅那邊。

姑娘道：「各位……」一時之間，她似乎找不到一個適當的稱號，續道：「各位高僧……」她發覺這個稱號似乎太高，改口道：「各位和尚……」這樣說似乎有點不敬，又改口道：「各位和尚仔……」

眾人笑了起來。

姑娘也覺得滑稽，也笑了起來，她祇好續道：「你們現在可以幫我一個大忙。」

眾人問：「什麼？」

「你們好好睡一會。」

這當然不是個難題，他們閉上眼睛，疲倦的身體，加上他們吃過的藥味，轉眼便入了夢鄉。

智慧被一些沉重鼻息聲音所驚醒。

不是鼻鼾，而是一些沉重呼吸，那是來自他們的師傅至善和尚。

智慧試着坐起來，他感到手脚酸軟，不過，似乎是比睡前好了一些。

掙扎了一下，他終於坐了起來。

他迅速走到至善之前，祇見他臉色蒼白，胸口起伏急速，他輕輕推了師傅一下。

師傅的身體十分冰冷。

智慧一時驚叫了起來，其他五人也醒了過來，他們都起來看師傅。

看着師傅的情況，他們都是束手無策。

忽然，他們都嗅到了一陣香氣，不是普通的香味，而是米熟的香味。

持戒追隨着香氣，一直來到他們的廚房。

他叫道：「你們快來。」

眾人走到廚房。

祇見那個大灶之上，有一個大鍋，鍋內正滾着一些白粥。旁邊還有一張字條，上面寫着：

「你們六人先吃飽，然後可以餵一些給大和尚，吃後你們會有些不尋常的感覺，不用害怕，等我回來。」

並沒有下款，字體是娟秀異常。

這一定是姑娘所留下的指示。

布施揭起鍋蓋，祇見一大鍋仍然是熱氣騰騰的白粥。

智慧道：「師傅身體這麼冰冷，我看我們還是先餵他吃一些，我們才吃。」

智慧裝滿一碗，其餘五人，扶起了師傅。

至善似是昏迷，手脚身體完全無力，身體的冰冷程度實在怕人。

智慧用羹，一口一口的餵師傅。

至善也不懂得吞下，祇靠他們灌下，他們慢慢地，十分耐心地餵，仍然無法灌下多少。

持戒最頑皮好動，而今看到這情形，却是急得哭了起來。

忍辱道：「持戒，不用哭，這會亂了各人的心。」

禪定也道：「那位姑娘既然救得我們，自然也會救師傅的。」

持戒仍然眼有淚光，道：「你看師傅……」

智慧道：「你再多拿一碗粥來。」

持戒依言。

忽然，廚房內又傳出持戒的聲音。

智慧道：「你們扶着師傅，讓我進去看看。」

原來鍋蓋裏面，還有另外一張字條，剛才他們抽起鍋蓋之時，蒸氣瀰漫，一時看不見。

字條上寫着：

「大和尚身體冰冷，會越來越厲害，灌他吃粥之後，煮一大鍋滾

當三人中有人想有所行動之際……

水，讓他浸着，等我回來。」

智慧道：「還不去煲水？」

持戒非常地高興，往外打水，煮了一大鍋熱水。

他又從一些遺留下來的傢俱中，找到了一個大木盆，可惜是漏水的。

不過，他非常有辦法，用了一些黏土，勉强把木盆黏着，雖然仍然有漏水，但仍然可用。

煮一鍋水也費工夫，而且要用很多柴薪。

幸好他們有六個人，各人合力，也要個多時辰，才弄了一大盆熱水。

他們把師傅浸在熱水當中。

至善和尚冰冷的身體，竟然可以很快便把大盆熱水變冷，不過，他們已繼續加進熱水。

這樣，至善的臉色，似乎有些好轉。

眾人合力，又要燒火，又要加水，也非常疲倦，不過，他們見師傅有好轉，也十分快樂。

當眾人疲倦的坐下，持戒又發出了聲音。「呀，我的肚子……」

他話未完，人已走出了屋子。

其他的人正想罵他又大驚小怪，可是，他們也同時覺得，他們肚子也有了問題。

幸好這地方，茅厠很多，六個人同時上茅厠也沒有什麼問題。

這時，他們才想起，字條上寫着，吃完了粥之後，他們會有一些不尋常感覺，竟是拉肚子。

各人輪流去了幾次，暫時可以忍得住的，幫助燒火，也幫助添熱水給師傅。

他們這樣忙着，一直到夕陽西下。

持戒伏在窗前，等着那位姑娘回來。

不久，果然看見那位姑娘，背着一個大竹簍回來，持戒立即跑出去。

持戒道：「姑娘，不，恩人……」一時之間，他也不知如何稱呼。

他又道：「大恩人姑娘！」

姑娘笑道：「我姓勒的！」

「勒姑娘……讓我助妳先放下這個大竹簍。」

勒姑娘放下了竹簍，問道：

「你們那個大和尚怎樣？」

「我們已用熱水浸着他。」

「好些嗎？」

「好些，妳去看看他。」

勒姑娘本來也想隨着他內進，忽然停了脚步，道：「我……我是有點不方便……你們繼續用熱水浸着他，然後……你叫他們出來。」

其實他們早已聞聲，只剩下智慧一個看着師傅，其他的人已出來。

「勒姑娘！」他們齊聲道。

勒姑娘道：「你們拉完了肚子？」

衆人點頭，想起剛才情形也笑了起來。

勒姑娘道：「你們找兩個人去煮東西吃，兩人幫手煮藥，另外兩個人負責照顧大和尚。」

「好極！」

於是，忍辱與禪定負責照顧師傅，精進與智慧負責煮藥，布施與持戒幫忙煮飯。

忽然，勒姑娘皺起眉頭。

布施問：「什麼事？」

勒姑娘道：「你們是和尚，吃不得肉？」

「可以！」布施道。

「爲什麼？」

於是，布施便把他們出家經過，告訴了勒姑娘。

布施道：「其實我們仍不算和尚。」

「原來如此！那便好了，你們可以吃一些肉，增加一些氣力，你們可以暫時復元，也可幫你師傅。」

持戒道：「怎樣幫？」

「你們做好了一切，我才告訴你。」

於是，衆人分工合作，最先完成的便是晚飯。

衆人在吃飯之前，先餵了師傅吃一些稀粥，這一天，他因吃了些粥，精神是比較好一點，但仍然是昏香迷迷似的。

勒姑娘叫他們繼續往大木盆之內加熱水。

吃完了晚飯，衆人都心急地追問勒姑娘，如何可以救師傅。

勒姑娘道：「以我觀看你們師傅病情……他不是病，而是氣脈突然紊亂，才形成他身體如此寒冷，他是被人打傷的？」

持戒道：「他是被敵人用詭計打傷。」

智慧道：「本來他是以眞氣敵住來襲，後來，敵人引開了他的注意力，再度突襲，才弄到這樣田地。」

勒姑娘聽了，道：「這與我估計的也差不多，他經脈已是亂了，因此發散了大量的熱，我們一定要提供足夠的熱水，給他敷身，那才……」

「不過，他已浸了一整天。」

「是的，我想是這些熱水不夠熱。」

持戒道：「我們立刻加火。」

勒姑娘道：「這是沒有用的。」

「爲什麼？」

「因爲水一煮滾，那熱度便保持，不能再升，無論你再加多少柴火，也是如此。」

「那有什麼辦法？」

「在這裏沒有。」

勒姑娘話中似另有所指，頓了一頓，才道：「是你們師傅的幸運，也是你們的幸運，我往山上採藥的時候，發現一個隱蔽的熱泉，我想是醫治你師傅的好地方。」

「那我們一起去啦。」

勒姑娘道：「不是現在，你們首先要恢復了體力，因爲抬你們師傅往熱泉，也有一段崎嶇山路。」

持戒道：「那麼明天大清早便起程。」

其餘各人也非常心急。

勒姑娘道：「我知道你們對師傅十分好，不過，明天仍不可以起程，因爲你們還要吃一些藥。」

「我們還要吃藥？」

「是的！」勒姑娘解釋道：「其實你們中的掌，根本還沒有治好。」

智慧道：「我們沒有什麼痛楚了。」

勒姑娘道：「我給你們吃的藥，只是把你們內傷止住，免致擴散，當藥氣過後，仍然會擴散而取你們的性命。」

衆人聽了，緊張地問：「那怎辦？」

「要你們師傅復元，以他的內力，才可以把你們裏面瘀血迫出，這點我是無能爲力的。」

智慧道：「怪不得妳說，發現熱泉，既是師傅的幸運，也是我們的幸運。」

持戒道：「這是恩人姑娘帶來的幸運。」

勒姑娘道：「我自己也不知道，我究竟是爲你們帶來幸運或是不幸。」

那夜，他們輪流睡覺，看顧着師傅，爲他加添一些熱水，使他一直保持體溫。

翌日一早，勒姑娘又爲他們煮了一大鍋的藥，足足熬了一天，才叫他們每人喝三碗。

再休息了一天，他們才起程。

起程之前，他們也要費了一大番功夫，爲了保存至善身體的體溫，他們以毛毡把他緊緊裹了，然後，做了一個木排，讓他睡在上面，並用布帶紮着，這樣，上山下山，就不會跌下來。

勒姑娘領着路，她的輕功極好，翻山過嶺，矯健有如猿猴，她自己解釋是因爲她常常採藥，才會有如此身手。

對於六個小和尚，這段路程實在是非常辛苦，不過，爲了師傅，也爲了他們自己，衆人全力以赴。

一個山頭過了，又是一個山頭。

到了黃昏時份，他們來到了一個相當荒僻的山頭，這地方寸草不生。

勒姑娘停了下來。

衆人放下了師傅，追問道：「到了？」

勒姑娘搖搖了頭，道：「我們先在這地方過一夜，明日再走，以我們而今的速度來算，明日正午時分，應該可到。」

衆人安頓了一切，吃過一些乾糧，便是一宿無話。

翌日，他們又再起行，所經的地方越來越是荒涼，昨日所經的地方，已是寸草不生，但比起今天所行，實在算是不錯。

這一帶山頭全是黃土，並透着一種古怪的氣味。

到了晌午，他們聽到了一些水聲。

持戒奇怪道：「這山頭之上，竟有一個水源？」

勒姑娘道：「不是普通的水源，你們來看！」

他們抬着師傅，隨着勒姑娘前去。

只見那邊有一處煙霧瀰漫的地方，不是煙，而是上升的熱氣，氤氳一片。

他們走近，只覺熱氣撲面。

勒姑娘道：「你們試一試。」

這是一個水潭，並不太大，足有百尺方圓左右。

持戒先蹲下，伸手入水。

「哇！這麼熱！」

只見持戒的手，已是通紅。

勒姑娘道：「如果你有鷄蛋，放在水裏，浸一會之後，蛋便會熟。」

「這麼厲害！」

勒姑娘道：「你們慢慢把師傅放下潭水之中。」

「會不會灼傷師傅？」

「不會，他受的內傷，是陰寒非常重的，放下熱潭之內，才可驅除寒氣。」

禪定與精進二人，小心奕奕的解開了師傅，然後慢慢的放他入潭水之中。

至善的身體接觸到熱泉水，發出「滋滋」的聲音，不過，他並沒有痛苦的表情。

兩人先是扶他坐在水中。

不一會，至善已有了知覺，道：「好涼快呀！」

他睜開了眼睛。

精進道：「勒姑娘，師傅醒了。」

勒姑娘走近。

禪定道：「師傅，是勒姑娘帶我們來這熱泉，並且暫時醫治了我們的傷勢。」

至善慢慢合什道：「多謝姑娘。」

勒姑娘道：「禪師，你是受了極陰寒的傷害，浸在熱泉之中，相信對你有幫助。」

至善道：「我昏迷了多久？」

「也有幾天了。」智慧道。

勒姑娘道：「我往附近觀察形勢，你們好好與師傅談一會。」

勒姑娘暫時離開。

至善道：「這位姑娘是從那……」

持戒道：「是一個採藥過路的姑娘，當我們被張青衫傷了，她突然出現。」

然後，各人你一句我一句，複述了當日的情形。

至善道：「阿彌陀佛，我們遇到了大救星，不過，張青衫雖是走了，但他一定不肯罷休。」

持戒道：「我們在這隱蔽山頭，他也找不到。」

至善道：「不，什麼地方也會有人找到的，我一會就要運功排毒傷，你們要好好守候，假若我在運功之際，有人騷擾，我是大有可能走火入魔。」

「走火入魔，是怎樣的？」持戒問。

其實各人也不明白，因爲他們學到的武功仍有限，不知道什麼叫走火入魔。

至善道：「如果我在運功之際，有人侵襲我，我是無能力反抗，而且會因血脈經絡亂了，性子也會亂。」

「發瘋？」

「差不多。」至善道。

智慧道：「那麼，在師傅運功之時，我們要好好保護師傅。」

衆人商議了一會，他們決定在潭邊堆起一個石屏障，用來保護師傅。

另外他們輪流在旁邊看守。

一切安排妥當，至善道：「你們的傷勢怎麼樣？持戒，你打開衣襟給我看。」

持戒掀起了衣襟，只見仍有紅色一片。

至善道：「傷勢是暫時止住了，那位姑娘給你們吃了什麼藥？」

「我們不知道，只是吃了之後，大瀉了一番。」

至善道：「她是一個療傷高手，她是誰？」

衆人也覺茫然。

這時，他們已聽到勒姑娘回來的聲音。

至善道：「而今什麼也不用理會，待我療傷之後再說。」

衆人齊道：「好！」

於是，他們先在潭邊築了一個石屏障。

然後持戒與布施先在看守，其餘的人，隨着勒姑娘，安頓一下，因爲他們會有十數天要在此地停留。

只要過了這十數天，師傅身體復原，那麼，他們六人的傷勢，便

有師傅來醫治。

那天晚上，非常平靜的過去。

衆惡尋仇　聯手擊退

翌日，他們醒來，却不見了勒姑娘。

衆人走近至善處，只見他臉容很疲乏，不過，他的神情却是很好。

中午的時候，只見勒姑娘背着一個竹簍回來，原來她大清早便去採藥。

持戒見了她，問道：「有什麼收穫？」

勒姑娘道：「草藥是沒有什麼收穫，野鹿野兔倒有一些，燒來吃吧！」

忍辱與禪定一起去預備食物。

智慧望着勒姑娘，欲言又止。

勒姑娘問道：「智慧，你心中有難題？」

智慧道：「不是我有，而是你……」

「你果眞是個聰明智慧的和尚。」

「什麼令你不安？」智慧問。

「我今早往山上採藥，我似乎是看到有人來。」

「人？」

「而且是三個。」

「什麼人？」

「看不清楚，似是在下面叢林，閃身而過。」

「你肯定？」

「不敢，因爲距離太遠。」

「他們會來這裏嗎？」

「如果我沒有估計錯誤，他們一定會來，而且終有一天，會找到這裏。」

智慧有些緊張。

勒姑娘道：「你們六個人，加上我一個，敵得住三個人嗎？」

「那要看是什麼人。」

「你以爲會是什麼人？」

「師傅說過，這山谷以前叫惡人谷，有十個惡人，上次來傷害我們的叫張青衫，也是其中十惡之一。」

「是『淚濕青衫袖』的張青衫？」

「正是！」

「其他惡人可能得到張青衫的通知，他們會來，並不是意外。」

「一個張青衫，已令到我們這樣，假如這一次是三個一齊來……」

勒姑娘沒有說話，但也臉露憂色。

智慧道：「我要找師兄弟商量一下。」

「這也好，先有個預防。」

智慧在午飯的時候，向各人講述勒姑娘見到三個人影，大可有能來襲。

衆人緊張了一會。

智慧道：「如果以武功來說，我們肯定不及那三個人，就算是一個，我們也敵不過。」

「那怎辦？」

「我們力敵不能，那要智取。」

「智取？」衆人都在搔着光頭。

持戒道：「這地方寸草不生，完全沒有隱蔽的地方，有什麼辦法？」

禪定也道：「連躲藏的地方也沒有，還有什麼好說。」

智慧道：「這當然需要大家合力去想。」

勒姑娘道：「智慧說得對，只要我們一起想，定然可以想到一個好辦法。」

智慧道：「而今這裏最重要的地方，是師傅療傷的熱泉，因此我們要在這周圍做一個石屏障。」

持戒道：「這豈不是告訴敵人，此地無銀三百兩？」

智慧道：「對，你說得極對，因此，除了在這附近做一個屏障之外，還在另外一處做一個。」

「兩個一樣？」

「不，絕不，在這熱泉周圍，我們做一個要比較小塊的石頭，而那一邊是用大石。」

「好明顯，大石那邊是給人一個錯覺，那邊才是最重要的地方。」

「對！」

「這熱泉附近却用小石，那是……」

智慧道：「我們的目的是遮擋着這熱泉的入口，另一方面是，假若敵人眞的攻進這邊，那時的情況已是相當危險，那麼我們可以一推這堆小石，形成一個石頭瀑布，也可以擋抵住敵人一陣。」

勒姑娘道：「這是好辦法。」

「那些人不知什麼時候才找到這地方，我們還是立即開始工作。」

他們七手八脚的搬石頭。

＊　＊　＊

這地方並不容易找到，因此，翌日仍然沒有敵人的影踪。

這又給他們多了一天時間去工作。

當他們工作至太疲倦的時候，勒姑娘却教他們一些小玩意，那是用繩索打的不同的結。

勒姑娘道：「這些繩結雖是小玩意，但如果運用得宜，也非常有用，很多時候，我攀山越嶺，走到一些懸崖之處，上走不得，下也走不得，便是靠這些繩結活命。」

「怎能活命？」持戒問。

勒姑娘並沒有回答，用一條長繩，套了一個圓圈，向山石處一拋。

這山石是參差不齊，但突出地

方極小，可是，一個活繩結却可以套着一些突出的地方。

活繩圈一套着石角，勒姑娘借力一扯，整個人騰空而起，上了二十丈的地方。

衆人見了，都拍掌叫好。

勒姑娘又再沿繩滑了下來。

衆人都用心的去學。

勒姑娘道：「這些繩結，既可以打獵，也可以用來捉人。」

「捉人也可以？」持戒似乎有點不信。

勒姑娘道：「你想試試？」

持戒有點猶豫，不過，衆人都慫恿他。

他也勇敢的站了起來。

勒姑娘用一條幼繩，打了一個活結。

勒姑娘道：「你跑，用最快的速度跑。」

持戒起來，拔足向前奔。

勒姑娘並沒有立刻拋出繩索，好整以暇的。

當持戒走出有二十丈以外，勒姑娘突然站起來，繩索一拋，人也隨繩索而去。

那個活結好像有眼似的，跟隨着持戒。

持戒也十分機靈，左走右走，以圖擾亂勒姑娘的拋繩目標。

不過，無論他向左或向右，繩圈也是跟着他。

當他稍爲一慢，繩圈便套下來，持戒眼看着繩圈套下來，却是無法走避，再一掙扎，他雙手已被套着。

他仍想拚命向前跑，勒姑娘却並沒有立刻拉他回來，還讓他跑了一會，忽然，繩子綳緊，持戒拚命向前，這一衝，却落進了勒姑娘的道兒。

她繩索一鬆，持戒仆在地上，而勒姑娘也趁這大好時機，用力一拉，持戒整個人離地飛起，不由自主的來到勒姑娘的跟前。

衆人都拍手叫好。

勒姑娘道：「你們沒有什麼武功底子，要對付這些敵人，根本是以卵擊石，而今我教你們這些繩索玩意兒，只要你們運用得宜，對趕走惡人，大有幫助。」

衆人點首稱是。

再過一天，敵人仍未出現。

他們又多了一天時間練習，他們都是非常聰明的小伙子，不斷的練習，手法已漸趨成熟。

第三天，他們一早起來，却不見了勒姑娘，他們也不以爲意，因爲她很多時候是一個人離開，或去打獵，找些東西給他們吃，也同時採一些藥。這些日子，她一直沒有停止過採藥。

正午，當他們吃着燒熟的野山薯的時候，持戒叫道：「有人來！」

衆人連忙拋下山薯，各自回到自己的崗位去。

等了一會，果然見遠處有三個人走來。

三個都是胖嘟嘟的人，不過，看似有些臃腫，但他們步履迅速。

轉眼之間，他們上了一個又一個的山坡。

他們六人，都看清楚了來人。

三個人，各穿了一件刺眼的衣裳。

爲首一個，一件黃色錦衣，眞有龍袍的味道。

第二位是一件紫袍，上有暗花。

第三位居然是一件紅袍，上面有黑色綉花。

三種刺眼的顏色，仿似三隻上升的風箏。

不一會，他們連三人手上拿着的武器也看得一淸二楚。

他們的衣服漂亮，手上的武器也是漂亮非常，而且也同樣的刺目。

爲首黃袍那位，他手上並沒有拿什麼，衣領之處却是插有一個長算盤，不是普通的算盤，而是一個金色耀眼的算盤，在日光之下，更是金光閃閃。

第二個紫袍人，却是兩手都有東西拿着，右手是一條長竿，左手却是一條鍊子吊着一個錘子似的，不過，當他們再小心一看，立時發呆，那並非什麼古怪東西，而是一把大秤。

紫袍人右手拿着的是秤桿，而左手是秤鉈。

這把秤相當大，而且刺目，因爲無論是秤桿或秤鉈，都是金色的。

第三個紅衫人，却是右手持着一條竹槓，托在左肩之上，這竹槓也是金光閃閃。

六個小和尚屏息以待。

那三個人來到這山坡之處，見到有兩堆大石，他們互想打了一個眼色。

看來他們要動手。

六個人一時之間，眞不知如何應付。

當那紅衣人竹槓正提起，石屏障處，却有一聲：「阿彌陀佛！」

紅衣人立時止住竹槓去勢。

只見禪定非常鎭定的走出來。

三人呆着，因爲他們料不到會有一個小和尚出現。

禪定非常鎭定，合什再道：「阿彌陀佛！」

紅衣人道：「小和尚，你是誰？」

「小僧禪定！」他微微一鞠躬，又道：「施主高姓大名？」

紅衣人大笑起來，道：「你連我也不識？」

禪定道：「小僧躲在深山，見識淺陋，施主何不點透小僧？」

紅衣人道：「你倒是個謙厚的和尚，讓我告訴你，我們是三位一體。」

「三位？」禪定又再合什，道：「小僧向二位問好。」

禪定平日並不多說話，但這時的應對，却是不卑不亢，十分得體。

紅衣人一晃手中金竹槓，道：「咱們三人便是十大惡人中的『九出十三』！」

「九出十三，恕小僧愚昧，什麼是九出十三？」

紅衣人笑道：「我們三個人，都是生意人，人說一本萬利，我們不會做這種暴利生意，只是九出十三而已。」

「啊，三位是生意人，爲各地方互通有無，實在是功德無量。」

紅衣人道：「我們合稱是九出十三，而我在江湖上，也得薄名，人稱『紅袍金擔挑』！」

禪定道：「其實也不用小僧多問，一看施主威武雄姿，便應知道。」

紅衣人非常高興，笑聲震天價響，半晌才道：「我是『紅袍金擔挑』孫宿。」

一聽名字，其餘的小和尚也笑起來。

孫宿道：「笑什麼？我叫孫宿，宿是住宿的宿，不是臭味的餿。」

他說罷舞起了金擔挑，那虎虎生風的招式，立時令每一個人都沒有了笑意。

禪定合什道：「阿彌陀佛，果然是厲害非凡，大開小僧眼界，這一位施主……」

他在打量着那紫衫人。

紫衫人也是一臉詳和，他把秤鉈甩了幾下，道：「你既然對孫老宿的身份名稱，一看便知，倒不如也猜一猜，我究竟是誰。」

禪定只知道這本是惡人谷，惡人谷中有十個惡人，而他們的師傅在這一段日子，根本沒有詳細提過這十個人姓名是什麼名，武功高得如何。

這紫衫人叫他猜，實在是無從可猜。

不過，禪定依然是十分鎮定。

他合什道：「你是『九出十三』一份子，對嗎？」

紫衫人點點了頭。

禪定再道：「你身穿紫袍，手執金秤與金秤鉈，一定是叫『紫袍……』！」

紫衫人急忙插嘴道：「對，我便是『紫袍金秤』錢天下！」

錢天下這樣急忙的說，是害怕禪定猜不着，因而使人覺得他沒有江湖地位。

禪定道：「紫袍金秤錢天下，對，施主，是誰給你這個名字？」

錢天下道：「名字當然是我父親所給。」

「啊，施主，令尊果眞是個胸懷廣闊的人。」

「爲什麼小和尚這麼說？」

「令尊是看透世情，誰說而今不是錢天下，阿彌陀佛！」

錢天下笑道：「對，對……」

「可知令尊爲你改名之時，是個大財主？」

錢天下突然收斂了高興神色，道：「我想不是，他那時是貧窮得無立錐之地。」

禪定知道說錯了話，不過，他腦筋靈活，便道：「不過，令尊的願望倒是實現了，施主而今是錢天下，當然是擁有滿天下之錢。」

「你怎知我有錢？」

一時之間，禪定爲之語塞，因爲這完全是順口之言，他合什道：「單看施主那個金秤鉈，就知道施主富甲天下。」

錢天下一生最怕窮，一聽到禪定讚他富甲天下，非常高興，舞動起秤桿與秤鉈，一時之間，飛沙走石。

衆小和尚看他露了這一手，更加心驚。

因爲剛才那位紅袍金擔挑已是厲害非常，而今這人，尤其是那個金秤鉈，舞動起來，隱隱有風雷之勁，劈空之聲，這叫他們六個人如何可以應付。

這樣拖延下去，不知可以拖得多久。

最低限度，是希望拖至勒姑娘回來，她畢竟是有一些江湖閱歷。

幸好，還有一個可以拖一下。

不過，那個黃袍的金算盤似乎已看出他們六個小和尚在拖延時間，然而，他仍忍耐。

禪定合什道：「施主一定是『黃袍金算盤』？」

黃衣人道：「不，小和尚只猜中了一半，不，不，只猜中了一個字。」

「是個算字？」

「對，小和尚站穩，聽着我的名字，我便是『九出十三』的『金褸神算子』。」

「金褸神算子？」禪定合什道：「原來施主的黃袍並不是黃色那麼簡單，而是用金絲所織成。」

金褸神算子一個轉身，那件黃袍在陽光之下，果然是閃閃生輝。

禪定合什道：「善哉！善哉！」

金褸神算子奇怪道：「你說什麼？」

「小僧是說絕世高人，使小僧眼福不淺。」

好一句「絕世高人」，讚得金褸

神算子全身酥軟，遍體通泰。

不過，這話對其餘兩人似不是味道。

禪定又道：「金褸衣之妙絕，小僧已領略過，却不知神算子又如何？」

持戒突然插嘴道：「難道你懂算命？」

「算是懂些，不過，並不是普通卜卦算命，而是我只能算到一個人何時死。」

衆和尚都好奇，他們沒有出聲，但臉上現出不相信的神色。

金褸神算子突然把那金算盤一揚，發出清脆的聲音，道：「小心！」

禪定突然覺得眼前金光一閃。

他並沒有閃避。

也是幸好他沒有閃避，如果他稍作移動，他便會被那些金算盤子打中。

說也奇怪，用金算盤放出算盤子，並不是什麼奇事，有兩個可能，第一個可能是算盤內有機括，第二個可能，是這人勁力過人，有發放暗器的奇特本領。

而今奇怪的是……

當那些算盤子在他身邊掠過，並非一直向前而去，而是似有東西揪着，迅速的回到那個金算盤之上。

衆人看到這個情形，一時怔住。

金褸神算子道：「明白嗎？」

禪定只是搖了搖頭。

「如果我剛才眞的要你死，你便再沒命了。」

禪定有些明白，道：「阿彌陀佛！」

金褸神算子道：「只要我的金算盤子一出，人的生死便掌握在我手中，我是否可以算到一個人何時死？」

原來他的「神算子」三字，是如此解釋。

金褸神算子道：「好了，你看過我的厲害，也應知道我是『九出十三』之中的『金褸神算子』趙梗。」

禪定合什道：「趙前輩！」

「好了，小和尚，華嘯天躲在那裏？」

其實他早已知道他們這六個小和尚在拖延時間，不過，這小和尚口舌伶俐，拍馬屁拍得三人非常舒服，他們明知如此，也不開口。

而今是拖無可拖。

禪定道：「什麼華嘯天？」

「淚濕青衫袖張青衫早已告訴了我們。」

「他……」

「他把華嘯天傷了，你們把他收藏在那裏？」

三人上前，紅袍、紫袍、黃袍閃動，聲勢實在怕人。

六個和尚退了五步。

禪定道：「三位前輩，果眞要找小僧們的師傅？」

「啊，原來華嘯天收了你們爲徒？」

「是的，小僧六人無依，但得師傅收留，當是感激萬分。」

「他收你們爲徒，又想做什麼壞事？」孫宿道。

「不，至善師傅想小僧爲他做天下至善之事。」

三人聽了，初則愕然，繼而大笑。

笑聲歷久不散。

禪定道：「三位笑什麼？」

錢天下道：「你們說爲他做天下至善之事，你知道華嘯天是什麼人？」

「是什麼人？」禪定問。

「我們是十大惡人，而他是惡人中的惡人，他會做好事？」

三人又再大笑。

「你們不信？」

三人只是再以笑聲回答。

禪定道：「你跟我來，見我師傅。」

「在那裏？」

五個小和尚，覺得非常奇怪，爲什麼禪定會出賣師傅？不過，他們很快得到答案。

禪定並不是帶他們往熱泉之處，而是領他們往另一邊的小石屏障。

五小和尚有些會意。

禪定在他們行動之時，給了他們一個眼色。

當他們到了小石屏障前，禪定已一個縱身，躲入了屏障之後。

五個小和尚手急眼快，也隨之入了後面。

三個大惡人，並不以爲患，只是大聲笑。

他們並不動。

錢天下道：「華嘯天，趁你還有命之時，快快出來，還有機會向我們求饒。」

孫宿接口道：「華嘯天，你趕我們出谷之日，我們說過再來，你當日沒有殺死我們，是你的不幸。」

趙梗道：「華嘯天，快快出來受死。」

忽然，有幾條繩索自石屏之後拋了出來。

三人藝高人膽大，不以爲意。

當他們再迫近一步，突然，那個石屏障竟然就在這時塌了下來。

大小石塊，滾向他們。

三人揮動手中武器，對抗瀉下之石。

那「紅袍金擔挑」孫宿，舞動金竹槓，實在厲害，石塊碰着他的擔挑，立即變成碎塊。

「紫袍金秤」亦是厲害，無論是

秤杆、秤鉈，所到之處，無不一一碎開，大小石塊，在他跟前彷彿是一塊一塊的豆腐。

「金褸神算子」却在亂石中騰身而上。

他的金褸衣，竟然可以在亂石之中，像架起一道屏障似的，一般石塊不能接近其身。

紅袍金擔挑只一聲怒號，舞動着他的金擔挑在這陰暗的環境中，也是金光閃閃，叫人眩目，如果在日頭下，定然是叫人眼目昏花。

而他也能在亂石之中，殺開一條通道，在金擔挑所過之處，碎石紛飛，有些甚至反射回六個小和尚隱身之處。

「紫袍金秤」錢天下的秤杆與秤鉈，在他的舞動下，所向披靡，大小石塊在他跟前一尺，便全自動的跌了下來。

本來是一個理想的亂石之陣，却被這三個武功高强的惡人，視之爲玩意似的。

智慧在亂石之後，心也冷了半截。

其實，有個人的心比他更冷。

那便是浸在熱泉下的至善和尚華嘯天，他身體仍然衰弱，不過，他的思維却很清晰，在熱泉之中，他聯想到外間一切動靜。

他一開始聽到三個人的步伐，便知是這「九出十三」的三個大惡人，他正擔心六個小和尚，如何應付這三個吃人不吐骨的大惡人。

禪定挺身而出，給至善和尚一個大大的喜悅。

他那種從容不迫，鎮定如山，臨危不亂的氣勢，至善和尚雖看不見，仍然可以感受得到。

也許是因爲這三大惡人小覷六個小和尚，才讓他們可以有機會推下亂石。

不過，這亂石對於他們來說，實不足一哂。

亂石始終會跌完，六個和尚將何以面對這三大惡人？

他很想從熱泉之中，挺身而起。

他知道這是無濟於事，不過……

當他在猶豫之際，外面又起了變化。

亂石終於停了下來，不過，石屑沙泥，仍然是一陣一陣的湧起。

三大惡人發出不屑的笑聲，一步一步上前。

突然，爲首的「金褸神算子」趙梗似踏着什麼似的，當他想縮回之際，右脚似已被一繩所套。

「紫袍金秤」錢天下是如此，「金褸神算子」孫宿也是如此。

他們都想抽起右脚，可是左脚亦踏入了另一個繩套之內，一種突然狂抽的力量，使他們幾乎立不了足。

可是，畢竟他們都是身懷絕技的武林高手，三人同時躍起。

半空之中，不知他們揮動什麼，六條繩索已應聲而斷，三人安然落下。

三人狂笑。

趙梗道：「小和尚，看你們還有什麼花樣？」

孫宿道：「來，來，來，咱們三大惡人，很久也沒有這樣玩過，還有什麼好玩意？」

錢天下道：「咱們玩過之後，便來一次大小通吃。」

他的意思自然是不但會殺了六個小和尚，還會殺大和尚至善。

六人在塵埃之中，奪着斷繩，各人都是灰頭灰臉，而內心更是充滿頹喪。

他們都知道，六人性命事小，保護不了這位恩師，實在事大。

而且要躲到那裏去，也是無用。

不過，他們仍然再退，退往山坡之後。

三人等了一會，害怕他們仍有詭計，不敢再多闖一步，但當塵土不再飛揚，三人已隱約可見六個小和尚躲藏之處，只要他們一竄前，六人便可手到擒來，血濺當前。

他們早已從「淚濕青衫袖」張青衫口中知道，華嘯天中了他的掌，身受重傷，這時不能揪他出來，相信以後也甚爲艱難。

他們要親手殺死華嘯天，以雪被趕出惡人谷之耻。

趙梗道：「喂，沒有玩意了？」

孫宿道：「這六個小和尚，看來都是肥頭大耳，鮮嫩滑溜……」

錢天下道：「老孫，難道你多年前的嗜好又出現？」

孫宿道：「你不記得我們三人還有另一個外號？」

「什麼？」趙梗問。

「吃人不吐骨！」

兩人聽了，大笑起來，加上孫宿的笑聲，六個和尚都感到有點寒意。

「吃人不吐骨？」

這三個大惡人說這話時，是開玩笑似的，不過，實際上是否開玩笑，只有他們自己才知道。

他們越笑，寒意更甚。

持戒實在忍耐不住，心想：「不能坐以待斃。」

他已一竄而出。

趙梗道：「你最夠義氣，挺身而出。」

孫宿道：「好極，先吃了你，然後再輪到他們。」

錢天下道：「讓我來。」

他雙手撲起，掀起他的金褸衣，那種懾人氣勢，實在令人驚怕。

持戒稍退。

在後面的五個小和尚，本來是萍水相逢，但經過了這年多以來，朝夕與共，早已有了深厚感情。

他們當然不能眼看着持戒這樣受死，他們不說話，但五人行動一致，亦撲出來。

錢天下道：「好極，好極，我最喜歡看見有義氣的人，好兄弟。」

他口中說着話，但手脚並沒有慢下來。

他的大袍袖，似有裹起六個人的能力。

孫宿突然道：「慢着！」

「老兄有何提議？」錢天下問。

孫宿道：「我們目的不在這六個小和尚，雖然他們有用，既可裹腹，也可玩弄，不過，我們目的在華嘯天。」

「老兄意下如何？」

「讓我來！」孫宿道。

錢天下稍退。

孫宿却揮舞着他的金擔挑前來，金擔挑原是重兵器，可是，在他手中，却是揮洒自如，有如玩弄一枝小棒似的，只見金光一閃，六人立時呆住，不能動彈。

金擔挑竟然可以點人要穴，而且一點便是六人，金擔挑的武功實在厲害。

孫宿道：「好了，老二，這六個小和尚，一會我們要怎樣便怎樣，而今最重要的，還是大和尚。」

「孫兄主意好極。」

趙梗道：「這六個小和尚詭計多端，砌了兩個石屏，一個用來害我們，而今是害不到，那麼，另外一個石屏，不用說也是用來……」

三人大笑。

他們一躍，已接近另一邊的石屏。

石屏後面不遠，便是那熱泉。

浸在熱泉內的華嘯天，當然是知道他們已追近，心想：「果然是天亡我也！」

他仍是以靜制動。

三人移近熱泉，只見泉口有水氣上升，一時之間，他們不敢走近，因爲他們都知道華嘯天武功厲害，沒有人敢以身相試。

趙梗拿起了一塊石，擲向熱泉。

沒有什麼反應。

三人又再逼近。

孫宿又再拋一塊石下去。

依然毫無動靜。

錢天下大着膽子，一竄上前，已經看見熱泉之下，浸在水中的華嘯天。

他大喜過望，一掌便往下打去。

可是，他的掌力未達，後面是「嘩啦嘩啦」的聲音，他回首一望，原來是那石屏又再塌下。

接着，他們又聽到六個和尚的歡呼聲，而且看着他們移動。

三人立時知道，有高人相助。

他們想退開，但石屏塌下，塵埃飛揚，一時之間，實在不知應退到何處。

不過，以他們的武功，加上他們多年應戰的經驗，他們往上衝天，越過塌下的石屏。

石頭傷不到他們，可是，那陣塵埃越來越大，並含有一陣幽香。

三人都是大惡人，平生做盡不少惡事，他們那裏會不知道，幽香的東西可能是天下間最毒的東西。

而且，沙塵滾滾當中，那裏會有香氣？

毒！

他們迅速再躍起，不過，當他們雙腿觸地，他們已有一種痠軟的感覺。

這毒實在厲害。

他們不敢再停留，一着地又再翻身。

月色之下，金袍、紅袍與紫袍在塵埃飛揚之中，轉眼已不知所踪。

只聽見一陣嬌柔的聲音，道：「伏在地上，閉住呼吸！」

六個小和尚依言，伏在地上。

不久，塵埃開始散去。

只見勒姑娘站在不遠之處，道：「你們快吃下這顆丸子！」

六個接過丸子吞下。

持戒道：「勒姑娘，妳怎麼會在這危急關頭才出現呢？」

勒姑娘道：「其實三個惡人來時，我已回來，不過，我想看看你們的應變能力，也想看看這三個惡人有多少本領，因此一直躲着不現身。」

「我們險些連師傅也累及。」

勒姑娘道：「不，你們表現非凡，尤其是禪定，實在出色。」

禪定道：「先去看師傅。」

六人往熱泉處。

持戒叫道：「師傅！」

至善回道：「我沒有事。」

智慧問道：「勒姑娘，師傅用不用服那丸子，以辟毒氣？」

「不用，他在下面，毒氣只往上升。」頓了一頓，她向熱泉中至善和尚道：「至善，你不用掛心徒兒，你再好好浸一兩天，便會沒事。」

至善道：「善哉，善哉，多謝姑娘又再度相救。」

勒姑娘道：「師傅言重！」

至善道：「你們六個沒事吧？」

六人齊應，道：「沒事！」

勒姑娘道：「我們不要妨礙你們師傅運功。」

他們回到他們的房屋。

持戒急不及待的問：「勒姐姐，妳用了什麼法子，趕走這三個大

惡人？」

「其實是十分簡單，却也要配合時機……」

「什麼？」

「我用的是一種幽香的有毒粉末，一定要趁有大塵埃或者大風揚起，才能發揮作用，我一直在看你們，看着是否有辦法令那三人退去，想不到他們竟點了你們的穴道，要吃你們。」

六人發出了害怕的聲音。

他們回到他們的房屋。

持戒道：「妳以爲他們眞的會吃人？」

智慧道：「我們五人不會，但你皮光肉嫩，他們一定不會放過你。」

五人齊笑。

「那時，我本想出來，不過，我知道那時出來無用，我武功不及他們，只有再等機會，他們想走向熱泉，我便出來，先解開了你們的穴道，然後一起推塌那一邊的石屏，那時，塵埃揚起，也是撒毒香粉的好機會。」

衆人聽了，才知原委。

勒姑娘道：「這三個大惡人中了我的毒粉，倒也要一段日子才能復原。」

衆人都吁了一口氣。

這三大惡人襲谷之事，使他們六人更爲團結。

兩日之後，至善已經可以從熱泉中出來，熱泉內的水把他大部份內傷療好，加上他自己運功，十天之後，他已恢復元氣。

可是，他六個徒兒却是毒發開始。

至善和尚用內功爲六個徒兒迫出內毒，而勒姑娘也在這十多廿天之內，配好了大量草藥，讓他們服下，雙管齊下，六個小和尚也康復得很快。

一個月之後，他們已開始過着正常生活，日間由至善和尚教他們武功，夜間便坐着談天。

每日，他們都小心戒備，因爲害怕又會再有惡人來闖他們的歸善寺。

勒姑娘也在旁，學了一些至善和尚的武功，她本身有底子，進步更神速。

不過，她的行踪相當奇怪，很多時候，她說上山採藥，一去幾天才回來。

她回來時，帶有一大捆草藥。

一日，勒姑娘對至善道：「師傅，你認爲天下間，是否有刀槍不入的功夫？」

至善道：「當然有，鐵布衫、金鐘罩，甚至是童子功，都是刀槍不入的功夫。」

勒姑娘道：「練這些功夫，要費多少時日？」

「大有可能，窮大半生之力。」

「如果十來歲開始練，那要到五、六十歲才有成？」

「是的。」

「那時血氣漸衰，學了這些武功也無用。」

至善道：「雖如此，但古人練武，目的在强身。」

「是的，不過，我却有一個構想，如果用藥物配合武功，不知可有速成之法？」

至善想了一想，才道：「這個法子是大有可能……因爲我在一些武功古籍之中，見過這種說法。」

「好極！」

「你找到了罕有藥物？」

「是的，我這半個月以來，採到一種罕有的金葉十爪……我知道這是一種可以使人筋骨健壯的藥物。」

「金葉十爪？」

「師傅可曾聽過？」

「有……」至善似若有所思，半晌才道：「讓我看看一些書，明天也許可以告訴你。」

勒姑娘聽了，臉有喜色。

翌日，至善和尚整天躲在他的佳處，似乎是在用功找尋他們所需的古籍。

第三天，他告訴勒姑娘道：「金葉十爪是主藥，然後要再配合這些……」

他出示了一張非常詳細的藥方。

勒姑娘看過，道：「這些藥都不難……」再看一會，才道：「我只欠一兩味，明天，或者後天便可以集齊。」

至善道：「妳想學刀槍不入的武功？」

勒姑娘道：「不，我想讓你六個徒弟學。」

「爲什麼？」

「我看其他的惡人，不久便會來，如果你用基本武功訓練他們，在短時間之內，沒有什麼大作爲。」

「是的。」

「基本武功，配以刀槍不入的本領，那便大大不同了。」

「是的，你快把草藥配好，看看能否幫我這六個小徒兒。」

三天之後，草藥已完備。

至善便召集了六個徒弟至跟前，道：「今日我傳授你們一種新武功，除了每天要練習之外，還要用草藥熬成的藥水浸身，在短時間之內，大有可能練成刀槍不入之身。」

六人聽了，十分興奮。

勒姑娘也在旁。

至善道：「是勒姑娘採集到這些草藥，配合古書所載，這種方法，是近乎易筋。」

勒姑娘非常用心聆聽，特別是聽到「易筋」二字，似乎心有所得。

至善續道：「易筋是需要長期修練，但而今有藥物，希望你們有好造化。」

至善開始傳授他們心法。

勒姑娘聽完之後，走到外面，用大木桶爲他們六人熬草藥。

練功與熬藥的工作，都非常忙碌與艱巨。

他們各人都是專心致志，兩個月之後，他們已略有小成。

一日，他們師傅以木棒來試他們，一棒打下，他們不單不覺痛楚，而且木棒亦斷。

至善十分高興，但隨即告誡他們道：「這是入門之法，千萬不能以爲眞有了金剛不壞之軀，你們要練成，還有一段日子。」

衆人都向師傅表示，他們將以武爲善，決不會以武欺凌弱小。

至善對勒姑娘道：「妳也練過，看妳成績如何？」

勒姑娘道：「我只練心法，並沒有浸過草藥，看來成效不大。」

「爲什麼妳不浸草藥？」衆小和尚問。

勒姑娘有些靦覥，並無解釋。

衆人也沒有再追問。

不過，她仍然在衆人面前展示，她伸出手臂，至善一棒而下，木棒並沒有斷，但也已裂開。

至善道：「妳的成績也不錯。」

這樣又過了兩個月，山谷之內十分平靜。

那日，天氣悶熱，谷中半點風也沒有。

一朵黑雲從遠而近，不一會，大半個天空也黑了。

衆人在悶熱之際，却大叫：「最好下雨！」

果然，不及一刻，旱雷一响，雨便落下，衆人都覺得涼快異常。

滂沱大雨夾雜着電光與雷聲。

幾個小和尚，坐在一個亭子之內看下雨，倒也是悶熱之中一段好時光。

幾下閃光，把昏暗的大地也照亮了。

忽然，持戒指着上面，道：「有人！」

可是，電光過後，他們再無法看得清楚。

等了一會，電光又閃，這次，在亭子內的所有人都看得清楚。

那是一個人，一個非常高大的人。

在雨中，他龐大的身軀由山上下谷，非常迅速。

智慧道：「我先通知師傅。」

不一會，他冒雨回來，向衆人道：「師傅召我們入內，快！」

衆人回到歸善寺。

過了這大半年，歸善寺有了一些改進，這都是他們平日間辛勞的成果。

至善和尚的禪房外有一露台。

這時下大雨，當然出不了露台，不過，從室內往外望可以看見下山谷之路。

又一次電閃，他們都可以清晰地見到那個高大的人影，仍冒雨下來。

持戒道：「這人眞高大。」

至善道：「這並非一人。」

「並非一人？」衆人都感到奇怪。

至善道：「這是兩人，不過，他們行動一致，也幾乎成了一人。」

衆人不大明白。

至善道：「十大惡人之中，你們已見過多少？」

持戒道：「最初來的張青衫。」

智慧道：「然後是那三個生意人，孫宿、趙梗與錢天下，號稱『九出十三』！」

至善道：「而今是另外兩人。」

「兩人？」他們實在不相信，電光再閃，他們依然只見一個高大的人。

至善道：「這兩個人，十分奇怪，一個是盲的，一個是跛的。」

「盲人跛人也可成大惡人？」

至善道：「是的，他們各取所長，成爲惡人谷中的大惡人。」

智慧道：「難道是盲者背跛者？」

「正是！」

「怪不得這兩人一起，奔走起來，就像一個巨人。」

至善道：「他們兩人合作，比一個明眼人，一個行動自如的人，厲害得多。」

「他們爲什麼會來？」

至善道：「『九出十三』三人鎩羽而歸，他們又來，應是意料中事。」

這時，那兩人已近山谷，衆人都看得清楚，一個人背着另一人，向歸善寺走來。

持戒道：「讓我們出去，與他們週旋。」

至善道：「不，讓我來，他們目的來找我，要避也是避不了。」

衆人沒有說話。

至善又問：「勒姐姐呢？」

「剛才還在，不過，現在不知道她到那裏了。」

這時，外面傳來一陣聲响。

原來歸善寺前一塊天然大石之上，寫有歸善寺三個大字，那兩人一到，不由分說，一脚踢出，大石便應聲裂了開來，發出巨响。

至善道：「跟我來，但不要隨便動手，看我行事。」

衆人隨着至善，來到大門之前。

至善道：「兩位請進來。」

站在寺前的，果然是一個高大的人，背着另外一個沒有了雙腿的人。

「你是誰？」其中那盲人問道。

「阿彌陀佛！」至善合什道。

那盲人突然醒覺，叫道：「是你，華嘯天！」

「華嘯天？不是，是個和尚。」那個跛的人道。

「不，是華嘯天，我的耳朵永遠不會騙我。」

至善道：「你們兩人都沒有錯，我是華嘯天，也是和尚。」

那跛者瞪視着至善。

「如果你不說，我實在不相信。」那跛者道。

盲者道：「我不理你變成什麼，只要你是華嘯天，你便出來受死。」

持戒想說話。

智慧用手肘碰了他一下，他只好按捺着。

那盲者又道：「華嘯天，當日你趕我兄弟倆出谷，我們說過一定要回來，把你的……」

他越說越怒，而且出言不遜，什麼粗言穢語也吐了出來，連本是市井之徒的六個小和尚，也覺不堪入耳。

持戒實在忍耐不住，又想開口，同時躍出。

他却被師傅一手拉着。

至善和尚道：「『無眼無珠』陳厲，你果然是別來無恙。」

「無眼無珠」陳厲便是這盲者的姓名，他罵得極兇，目的是要刺激至善，以前，華嘯天那會讓人這樣侮辱呢？

而今至善的語氣極爲祥和，陳厲相當詫異，他頓了一頓，道：「那你是別來有恙。」

「我也是無恙，不過，你罵人之時，詞彙豐富，中氣十足，不單是無恙，而且武功也大有進展。」

陳厲道：「你不用口甜舌滑……喂，跛鬼，這是不是眞的華嘯天？」

跛者道：「是，不過是變成了一個和尚，他身邊還有六個小和尚。」

至善道：「陳厲，你是無眼無珠，不過，你的心比開眼人還要精明，你懷疑我什麼？」

「你怎會變成……」

「我變了很多，我從華嘯天變成一個和尚，我從十大惡人中的惡人要變成一個善人，至善之人，我已把惡人谷也改名歸善谷，住的地方也變成了歸善寺。」

陳厲聽了，非常詫異道：「你要變成天下至善之人？」

「不敢說天下！」

「我說你要攪亂你天下的老祖宗……」他又開始謾罵，並且是蠢蠢欲動。

至善依然若無其事的坐着。

當他一停下來，至善道：「假若你覺得罵了我祖宗十八代仍不夠，如果你認爲這樣更舒服一些，你可繼續罵。」

陳厲被這話一氣，竟又說不出話來。

至善道：「持戒，你爲前輩倒一杯水。」

持戒有些遲疑。

至善道：「過門也是客，我們怎能怠慢客人？」

持戒只好往斟水。

他一站起，陳厲雖是盲者，但他辨別風聲或是附近的動靜，極其敏銳。

他稍一騰身，便似飛的落在持戒身邊。

那跛者道：「左一點，右……正着。」

他一說「正着」二字，陳厲已抓着了持戒，就像一隻巨鷹捉着一隻小鷄似的。

持戒在他手中，只能高叫：「師傅……」

至善道：「陳厲，請放下我徒兒！」

「你的徒兒？哈哈……」

盲者與跛者都大笑起來。

至善道：「你們想怎樣？」

跛者道：「我們想的很簡單，要你出來受死。」

「你們一定要與我較量？」

盲者道：「你別無選擇。」

至善道：「我趕你們出谷，是我的不對，你們要回來也可以，只要變爲一個善人。」

跛者道：「瘋言瘋語。」

至善道：「好，你要對付我，我便出來。」他仍坐着，不過，他雙袖一拂，已到了二人跟前。

至善那種氣度，使兩人有點膽怯。

至善道：「你先放我徒兒。」

盲者鬆開了手，持戒忙跑回師傅身旁。

至善道：「持戒，你回去。」

「師傅，你……」

「你先回去，師傅自有主意！」

跛者道：「華嘯天，你有什麼好主意。」

至善道：「李拐，你是開眼的，你一直看着我對你們的忍讓……」

「『飛天李拐』什麼也看不到，只看到報仇二字。」

至善道：「你們是否一定要打死我？」

「那也不必，我們並不一定要你死，我們只要一雪前耻，趕你出谷。」

「好極，爲了表示我向二人致

歉，我先讓你們三招，假若三招之內，你們能擊倒我，我自行出谷。」

盲者陳厲道：「好極！」

這時，跛者「飛天李拐」已飛身坐上了盲者陳厲的肩膊之上。

他們這是二人合而爲一，各人施展各人長處。

這實在是武林少見的一雙。

盲者雙腿一躍，已來到了至善身前。

至善仍然是盤膝而坐。

盲者身子一挫，那跛者在上，兩拳自左右揮來，向着至善太陽穴。

至善並沒有動。

六個小徒弟都緊張起來，可是，當那雙拳幾乎觸到至善的太陽穴之際，至善只把頭向後一縮，這一縮，只縮了五寸不到，但剛巧這跛者雙拳便在他臉前擦過。

跛者這雙拳，實在是非常有把握，因此，他施展了平生八成功力。

也幸虧他並未用盡全力。

當他以爲這雙拳一定可以把華嘯天腦袋震開，就像拍扁一個西瓜一般之時，華嘯天已在這千鈞一髮之時一縮，他雙拳再無迴旋之地，「啪」的一聲，他自己打自己，力度極大，雙拳赤熱，忍不住的叫了一聲。

這一招落空。

盲者聽風辨聲，向上一躍，雙腿便撐出。

這一招實在很毒辣。

因爲至善是向後縮，重心稍失，如果要再向後閃過，他突然無法把持。

可是，華嘯天早已想到他有此一着，他索性向後一躺，這一躺整個人平躺在地上，盲者這雙腿，雖力大如牛，也觸不到華嘯天絲毫。

而兩人去勢極速，在地上翻了兩下，又再騰身。

他倆已是合二爲一，這翻騰之勢，非常配合，兩人又久經戰陣，心意相通，知道一連兩招落空，不容再失。

華嘯天仍躺在地上。

兩人止住去勢，再向上翻飛。

李拐外號是「飛天李拐」，他的輕功已到了極高境界，可惜自跛了雙腿之後，無從使用，不過，他已能把輕功配合了盲者，仍然有「一飛衝天」的本領。

兩人向上一騰，迅速落下，目的當然是仍躺在地上的華嘯天。

華嘯天是盤膝而坐，向左或右滾去，都受盤膝的制肘。

而兩人落下的重量，有三百斤以上，加上他們所運功力，足以壓得華嘯天變成一堆肉泥。

「轟」的一聲。

六個小和尚也同時叫了起來。

只見盲者與跛者坐在華嘯天所躺之處，週圍沙石飛起，下面已有一個洞。

兩人陷在洞中不起。

華嘯天早已被兩人壓扁？

不，華嘯天完全沒有時間想去避，他只是雙脚伸前，猛力一蹴，整個人便像一支箭似的標竄而去。

當埃塵落定，華嘯天早已坐在大洞之前。

兩人狼狽的爬起來。

華嘯天道：「好了，我讓了你們三招。」

盲者陳厲道：「不，你說是讓我們三招。」

「是，早已是三招。」

「不過，我們是兩個人，剛才是我三招，而今是他三招。」兩人已不容華嘯天再說。

四拳齊向華嘯天擊來。

正常的人，每人只有雙拳，但他們二合爲一，一出便可出四拳。

四拳均是向華嘯天胸前擊來。

華嘯天依然不動。

一陣震人心弦的沉悶聲響。

華嘯天竟是不躲不避，硬接了陳厲與李拐合共四拳，這一下子，連他們兩人也覺意外。

他們害怕華嘯天以內力相抵，沒有用盡全力而後悔。

華嘯天臉上雖現痛苦之色，不過，他仍然支持得住，道：「這算是一招，還是兩招？」

一直沒有開過聲的勒姑娘，也忍受不住，迅速的接口道：「當然是兩招，還剩下一招。」

兩人說話沒有勒姑娘那麼快，想賴皮也來不及。

陳厲笑道：「好，還有一招。」

李拐依然騎在陳厲的肩膊之上，李拐迅速退後，突然的迴身。

陳厲向上躍上少許，他因爲肩膊上多一人，無法跳得更高，然後，他雙腿橫掃。

這一掃實有千鈞之力。

華嘯天是無法不避開，否則他雙腿立即折斷報廢，不過，他仍然十分鎭定，稍爲向上躍上一尺，只希望避過了這一下橫掃。

可是，他是中正了他們兩人的陷阱。

只見李拐趁陳厲一躍起之際，他自己竟然借力使力，竄向高處，然後落下。

這一竄起一落下，只是電光石火的一刻。

李拐落下之時，已在華嘯天的背後，他人是倒掛，但雙掌已出，打在華嘯天的背上。

這雙掌用力極猛，加上華嘯天全無防備，本是半起的身子被雙掌一推，竟然跌出了三丈之外。

華嘯天伏在地上。

持戒想上前，但勒姑娘一手把他拉着。

這一下偷襲得手，李拐十分高興，一飄身又再躍回陳厲肩膊之上。

他哈哈大笑。

這是他們兩人合作慣使的招數，不知江湖上有多少英雄好漢也着了道兒。

連華嘯天這樣的高手也會中計，可想而知，這一跛一盲合作的招數何等厲害。

兩人知道，華嘯天只是傷了，正是再下手的好時機，可是，他們實在太貪心，他們並不見好收手。

當他們又再攻時，華嘯天已再起來。

他臉色蒼白，雙手合什，然後同時推出。

這雙掌看似平平無奇，可是打在這兩人身上，在場的每個人都聽到清脆的折骨聲。

兩人倒在地上。

不過，他們並不敢再等，在地上滾了幾下之後，便往山坡之處逃去。

六個小和尚不約而同的追去。

至善喝道：「由他們去。」

他說完這話，竟然「嘩」的一聲，吐了一口鮮血出來，吐在襟褸之上。

智慧道：「先去看看師傅。」

衆人扶起師傅入內，勒姑娘備了一些內傷用的金創藥，一時之間，華嘯天非常軟弱，但他仍有知覺。

持戒道：「師傅，爲什麼要讓這兩個惡人六招這麼多？」

至善道：「如果可以感化他們，六十招也讓。」

持戒道：「這些人也可感化？」

至善道：「希望可以。」

他又吐了一口鮮血，六個小和尚對於治理受傷並沒有什麼辦法，幸好勒姑娘在，她先爲至善推血過宮，暫時穩定了他的傷勢。

智慧道：「勒姐姐，妳的武功厲害。」

勒姑娘道：「不，我並不懂什麼武功。」

「妳這些推拿的方法……」

「這只是治病的方法，說到武功，我比不上你們。」

持戒道：「師傅情形怎樣？」

勒姑娘道：「以他目前的修爲，只要沒有人騷擾，他自己運功療傷，再加上我的藥物，半個月之內，定無大礙。」

智慧道：「半個月？我害怕……」

衆人齊聲問道：「害怕什麼？」

「你們都聽師傅說過，這惡人谷共有十大惡人？」

衆人點頭。

「到目前爲止，出現過幾個人？」

持戒道：「最先出現的是『淚濕青衫袖』張青衫。」

禪定道：「接着的是三個生意人『九出十三』錢天下、趙梗及孫宿。」

忍辱道：「然後是這一盲一跛兩人。」

「那一共是六人。」

「還有四人沒有出現。」

衆人都明白，這四人遲早也會出現。

智慧道：「我們只希望他們一個內月不來。」

持戒道：「誰可擔保？」

智慧道：「問題就是這一點……我們六個人，保護師傅能力極弱……」

衆人望着勒姐姐。

勒姑娘道：「我也沒有什麼特別的辦法，上次佈那個石屏陣，有點效用，但再使用，便無效了。」

「那怎麼辦？」

「有兩個辦法。一個辦法是你們盡快學好武功。」

持戒道：「半個月能學到些什麼？而且，沒有師傅指點，更是沒用。」

勒姑娘道：「不，師傅固然重要，但自學也不妨。」

「自學？」

「是的，你們師傅以前是惡人谷中惡人之惡人，他存有無數武功典籍。」

「這點我們也略有所聞。」智慧道。

勒姑娘道：「如果你容許我進入那間新閣樓內一看……」

「新閣樓，是師傅說過的藏經閣？」

「是的，我知道你們師傅把很多典籍搬了入內。」

智慧道：「爲什麼惡人谷內會有這麼多武功典籍？」

勒姑娘道：「以前，惡人谷內的惡人，出外做盡壞事，他們學識不多，却知道武功典籍非常有用，他們擄來的典籍，都交給你師傅。」

「爲什麼他們不拿來自己用？」

「他們連西瓜那麼大的字，也不懂一擔，祇有你師傅是個文武兼備的人。」

「原來如此。」

勒姑娘道：「我希望可以從那些典籍之內，找到一種速成方法……但我看這機會其實是微乎其微。」

智慧道：「微乎其微，總好過坐以待斃。」

衆人見智慧贊成，他們也沒反對。

勒姑娘道：「另一個方法，是

擺一個火陣。」

「火陣？」

「是的，不過，我並不想用這種陣勢，因爲火勢過後，這山谷將會變成一片廢墟，我們便是贏了，也贏得十分悲慘。」

智慧道：「不過，總比他們把我們趕盡殺絕好。」

「當然，我們先做好這個火陣，希望是備而不用。」

於是，勒姑娘當夜繪了一張火陣圖，她一邊繪畫，一邊向六個小和尚加以解釋。

他們六個小和尚，其實仍是一些大孩子，對於玩火，仍然十分熱衷。

當大家都聽過了，表示明白之後，勒姑娘道：「這火陣，說來容易，但佈置起來，要費一番大工夫，就是這些引線，也要費時製造。」

衆人都表示會盡力去做。

勒姑娘又道：「由明天開始，你們有更多的工作做，當我再找到一本適合你們練習的武功典籍，那時，你們就忙上加忙了。」

忽然，智慧道：「勒姐姐，我有一個問題，不知道妳可會介懷？」

「什麼？」

「勒姐姐，爲什麼妳一直待我們這麼好？」

一時之間，勒姑娘爲之語塞。

禪定也接口道：「我也有一個問題，姐姐，妳比我們我年紀大不了多少，爲什麼妳懂的東西，比我們六個小和尚多了這麼多？」

勒姑娘有點猶豫，不過，她眼睛一轉，又氣定神閒地道：「第一個問題……我一向相信緣份，我們萍水相逢，總算是一場緣份，你們對這個答案滿意嗎？」

衆人你望望我，我望望你，然後點頭。

「第二個問題，我年紀比你們大一些，而且我大多時候在外邊採藥，攀山涉水，自然比你們知道多一點。」

衆人心內有點不相信，不過他們仍然點首。

一宿無話，翌日起來，智慧已編好衆人的工作。

布施與持戒仍然打理日常生活所需。

其餘四人，往山上找一些樹幹、枯枝、枯草和一些藤蔓，都是一些用來引火的東西。

勒姑娘也一早便不見了。

那天晚上，勒姑娘很晚才回來，她採了一些藥給至善和尚，有外敷也有內服。

勒姑娘從閣樓之內拿了兩包東西出來，她一打開，衆人都嗅到一陣異味。

不是臭味，而是異味。

勒姑娘道：「這裏有兩包泥，一包是濕的，另一包是乾的，兩包都是黑色，而濕的這一包，帶有一些古怪的味道。」

衆人再走近一嗅，果然是非常古怪的味道。

勒姑娘道：「有火摺子嗎？」

持戒遞了一個給她。

勒姑娘亮了火摺子，把火頭一近那堆濕濕的黑泥，立時便燃着了，並且燒得非常旺盛。

衆人大感奇怪。

勒姑娘道：「這是一種可以燃燒的泥，其實並非泥可燃燒，而是泥中含有一種油，是可燃的，而且燃燒火力極猛，蔓延迅速。」

「對我們火陣極爲有用？」智慧道。

勒姑娘道：「你眞聰明，我們用這些泥做火陣，那是事半而功倍。」

「另一包是什麼？」

「這包不同，你們嗅嗅。」

衆人移近一嗅。

持戒道：「這味道很熟悉。」

「是什麼？」

持戒道：「硫磺。」

「你怎知道？」

持戒道：「我以前認識一個捉蛇的人，他也有這種藥物的。」

勒姑娘道：「是的，硫磺也可以燃燒，不過，這些泥土含有另一些東西，不單會燃，而且會爆。」

看來這泥土是一些天然炸藥。

「我試給你們看。」

她拿了一些泥土，用一條棉繩作引，蓋上了一個瓦碗，燃了棉繩，「砰」的一聲，爆了起來，情形便像花炮似的。

衆人非常有興趣。

勒姑娘道：「加上這東西，我想再有高手來，我們也可暫時頂着。」

衆人相當興奮。

勒姑娘道：「不過，這些泥相當重，明天你們派兩個人跟我去抬一些回來。」

布施與持戒自動請纓。

翌日一早，他倆便跟了勒姑娘出外。

他們那晚回來，各人都扛了兩大袋泥，雖是十分辛苦，但非常高興。

之後的一日，勒姑娘沒有再出外，一方面教他們利用那種可燃的泥土，敷在藤蔓之上，以作火藥引。

又再用那些硫磺泥土，做了一些火炮。

勒姑娘道：「你們要小心做，因爲可能會有危險。」

她自己却往廚房之內，做了一餐美味的食物，給六個小和尚大快

朵頤。

另外，她又煮了一大鍋藥，用來治療至善和尚。

至善和尚已有了好轉，不過，他們並沒有告訴師傅，他們正預備的火陣。

到了第三天，勤姑娘一直躲在那個未完成了的藏經閣內，她祇出來吃飯，之後又是通宵達旦的躲在藏經閣內，找她要找的武功典籍。

三天過去了。

第四天大清早，勤姑娘便弄醒了六人，那時天仍未亮，每個人都想多睡一會，可是勤姑娘似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在小斜坡上等他們。

勤姑娘的語氣非常嚴肅。

六個小和尚不敢怠慢，迅速來到小斜坡上。

太陽還未露臉。

勤姑娘道：「以後的日子，你們都要在這個時候，太陽仍未出來之時，坐在這斜坡上，除非是陰天，或是下雨天。」

六個小和尚非常聽話的點頭。

勤姑娘續道：「爲了使你們武功有更快的進境，我在藏經閣內已找到幾本武功典籍，經過我幾天研究，我決定把幾種內功心法混而一起學。」

聽到有武功學，每個人都覺得興奮。

「你們除了練我教你們的心法之外，每日早晨，你們一定要面對東方，吸取曙光初露的太陽光芒，這是助你們快一些把內功心法練成的其中一個方法。」

「還有其他方法？」

「有，另外，在圓月的晚上，你們也要在月光之下，吸收太陰的精華。」

持戒道：「勤姐姐，我們是練武功？」

「當然。」

「不是練仙？」

衆人都笑了起來。

勤姑娘並沒有笑，臉仍然緊綳着，道：「這不是說笑的時候，現在艱苦一點，總好過被那些惡人扔出這個歸善谷。」

衆人收斂了笑容。

勤姑娘又道：「還有第三個方法……那是我們拿手好戲，我會繼續以前用過『金葉十爪』，讓你們浸在其中，盡快練成銅皮鐵骨。」

衆人同道：「多謝勤姐姐。」

勤姑娘開始教授他們心法，那時，太陽剛從山後出來，光芒刺眼，不消半刻，整個天空滿是金芒。

衆人面對東方，不能睜眼，因此對勤姑娘所授的口訣，更爲容易記入心內。

他們學了一個時辰，勤姑娘道：「練內功心法，是講求個人聰明，不過，將勤補拙也是一個辦法，智慧，你認識的字最多，我寫了這些口訣在這布帛上，你日間有空，看衆師兄弟之中，有誰忘記了，你們可一齊誦唸。」

智慧接過了布帛。

勤姑娘道：「我今早授你們的，祇是五部份之中第一部份，你們每天都要在太陽未出時便練習，就算我不在，也要自動自覺的去練習。」

衆人都答應了。

第二天，勤姑娘依然與他們一起練習。

可是，第三天開始，勤姑娘又離開了山谷，不過，他們仍然練習，當然，他們都有小孩心性，有時是懶惰不練，會多睡一會。

其中持戒最爲懶惰，而精進却是最爲勤力。

他們練了十日，並沒有什麼大效果，祇是覺得精神是好得多，人也輕快。

至善和尚經過十多日的休息，身體也漸恢復。

一日下午，至善下床，出外散步。

一向以來，衆小和尚在早上做了一番工作之後，就在屋外的小樹下睡一下。

可是，今日却不是，六個人聚在樹下，似乎是聚精滙神的看一些東西。

至善和尚慢慢走近，他們也不知道。

祇見智慧手中持一布帛，上面寫有文字，而智慧是教他們認字。

至善再走近，輕聲問道：「誰給你們這布帛？」

衆人如夢初醒的，抬起頭來，見了至善，同道：「師傅。」

智慧道：「師傅，您好了很多。」

至善道：「我好多了，你把這布帛給我看。」

智慧遞上。

至善看了那些文字，再小心看布質，問道：「是誰給你們的？」

「勤姐姐。」

至善道：「這是一些內功心法……咦，不是一整套的，而是一些片斷似的。」

智慧道：「是勤姐姐自己在藏經閣的典籍內找出來給我們的。」

至善道：「你們練了多久？」

「十多天了。」

「你們覺得怎樣？」

「也沒有什麼……」

「你們坐下。」

師傅依言，至善小心的檢視每一個人，就像一個大夫在望聞問切。

至善非常嚴肅，問道：「眞的沒有什麼不妥？」

衆人搖首。

「是勤姑娘教你們練的？」

「是的，她還教我們每天早上面對旭日初升練習，晚上圓月之夜，也要在月下練。」

至善道：「原來如此。」

他頓了一頓，道：「勤姑娘呢？」

「她說要去多找一些『金葉十爪』，讓我們用來浸身體，使我們快些變成銅皮鐵骨。」

至善默然，他看着那布帛，似乎陷入了沉思。

衆人還以爲他倦了，勸他休息。

至善道：「我沒有什麼……勤姑娘還有對你們說些什麼？」

衆人搖首。

至善道：「有沒有說過她從那裏來？」

衆人又再搖首。

智慧道：「師傅，您認爲她是……」

「她是……」至善嘆了一口氣，道：「希望我的推想是錯誤的。」

衆人見他臉色凝重，也不敢追問。

至善再把布帛用手搓了幾下之後，交回智慧，道：「你們好好練習。」

他步回自己的禪房，坐在蒲團之上，似是有些不安，然後，他在一個木櫃之內，拿出了一塊陳舊而破爛的布帛，這布帛似是從一件衣服抓下來似的。

他用手搓着那布帛，自言自語地道：「質料是完全一樣，難道……」

他又再度陷入沉思中。

善惡分明　情愛至誠

勤姑娘在五天之後，回到山谷，她是一臉風塵，但採到的「金葉十爪」非常多，使他們每人也可以煮一大鍋，用來浸身體。

勤姑娘又試試他們練習了多少。

她也去看至善。

至善健康已完全恢復，他見了勤姑娘，臉色有些疑惑，而且幾次想向她發問，可是，他却沒有問出來。

勤姑娘也爲至善採了一些補藥，希望可以加快他的復原，至善表示非常感激。

那夜，月圓如明鏡。

六個小和尚坐在斜坡之上，月下練功。

至善曾經出來看過他們，見他們專心研究，也沒有打擾他們，便步回他的禪房。

勤姑娘也在她自己的居所之內。

那夜，天氣非常好，日間酷熱，但而今有陣陣涼風吹來，令人心曠神怡。

六個小和尚聚精滙神地練。

忽然，他們都感到一陣寒氣，這種寒氣更帶陰氣，令人毛骨悚然。

衆人不自覺的睜開了眼睛。

他們本是面對月亮，半圓而坐。

而今，他們面前竟然已坐了兩人，這兩人什麼時候來，沒有人知道。

月色之下，他們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其中一人，身穿五彩衣裳，他雖是個男人，臉孔却是非常標緻，他並非十分美貌，但從他小心的修飾，可知這人十分重視自己的容貌。

另一個却是一個虬髯客，相當粗豪的樣子，他是粗布衣裳，敞開胸口，露出毛茸茸的胸膛。

那彩衣人道：「和尚仔，你們都醒了？」

他手指指出，每個人都看到，這人留有尖而長的指甲，但却是十分清潔。

智慧道：「請問兩位高人……」

「高人？」那粗豪的人笑道：「我們也不算是十分高，華嘯天做了和尚，是嗎？」

智慧合什道：「阿彌陀佛。」

粗豪漢道：「那是還是不是？」

禪定也道：「阿彌陀佛。」他的聲音極高，中氣充沛，相信禪房之內的師傅，會有所聞。

其餘五人也跟着，不過，前面兩人並沒有什麼動靜，而他們却覺得有無形的壓力，使他們不能站起來。

彩衣人與粗豪漢子也大笑起來，他們的笑聲，也是故意揚起。

智慧運氣，過去所學的東西，自然而然的起了一股力量，其餘五人，也有同樣心意。

一股反彈力量，那兩人稍稍揚起雙袖。

六人本來已覺得可以稍爲移動，但當他們雙袖一動，那股無形力量似乎加大。

這時，六人身後又多了一人，這人正是至善，他也雙手合什。

六個和尚當時覺得壓力又輕了一些，突然，那股巨大的壓力消失，他們飛身起來，是不由自主的飛身起來，至善上前，左右手分開，六個和尚安然落在他的背後。

彩衣人道：「華嘯天，你果然做了和尚。」

至善道：「阿彌陀佛。」

粗豪漢道：「聽那盲跛兩人所道，你而今不再叫華嘯天，叫至善？」

至善道：「至善是貧僧法號，止於至善。」

彩衣人道：「無論你改了什麼名，你仍是華嘯天，你也知我們來的目的。」

「歸於我佛？」

兩人狂笑。

彩衣人道：「我黃麗來聽你說佛法？」

黃麗輕身飄上前，身體婀娜多姿，非常女性化，不過，他的出招却是非常厲害。

他一出已是十五式，向着至善臉部攻來，他手上並無兵刃，但他的長而尖的手指甲，比刀刃還要厲害，發出破空之聲。

至善也知厲害，頻頻後退。

當他退至無可再退之時，才以雙袖狂揮，但仍祇是護住全身，並無攻擊。

彩衣人黃麗發出狂笑。

他突然一個大翻騰，人在半空，又再來一個大轉身，他的五彩衣裳在高速轉動之中，使人眼花撩亂。

不過，至善早已知道他的武功，他是以靜制動。

忽然，在這眼花撩亂之際，黃麗整雙手向前，雙腿緊合，整個人變成一支箭，直插至善。

至善徐徐地吸了一口氣，雙掌護胸。

他是決定硬接黃麗這一招。

這一招是黃麗的看家本領，曰「人箭」，這招在江湖上，不知殺死了多少英雄俠士。

黃麗知至善硬接，立即再添三分功力，人像箭，箭也像人，彩光一掠。

至善看準他的來勢，雙掌向上一托，以廻旋之力，化解了千鈞之勁。

黃麗不由自主向上騰升。

不過，至善雖是武功勁而頭腦精，不過，他祇能稍稍把黃麗雙掌合成、利甲在前的箭鏃，輕輕托高了一些。

他祇感到前額有一種熱辣的感覺。

原來黃麗的雙手所做成的箭鏃，便在他額上掠過，幸好他閃避及時。

而黃麗被至善這一托，整個人已飛身向外，他一直似是無法控制的飛去，山坡之處，有一塊怪石突出，黃麗的雙手插正怪石。

砰砰聲響，怪石粉碎，而黃麗乘勢落下，墮在地上，不斷喘氣。

至善合什道：「阿彌陀佛。」

那個粗豪漢子看着這電光火石一刻的變化，知道至善武功已是不可同日而語。

以前，他也知他厲害，否則，他也沒有本領可以把十個大惡人趕出惡人谷。

不過，看來現在更厲害，因爲至善一直沒有用過反擊招式，祇是以閃避和借力便攻破黃麗這招苦練的「人箭」，他心內暗驚，但表面仍是鎮定如常。

「連黃麗也不可，何人可？」粗豪漢子道。

至善合什道：「何施主，善哉，善哉。」

「何人可？」他重覆着這三個字。

原來這粗豪漢子名字便是叫何人可，但他日常也以這三個字作爲他的口頭禪，意思是人人不可爲之事，他也可以。

何人可慢條斯理上前，露出一些輕蔑的眼光，道：「和尚，我不要你讓，免至江湖朋友知道，壞我何人可招牌。」

至善道：「何施主武功高强，在下早知，不過，我想……」

「我想，你想……你便先試我的鐵頭功。」

「鐵頭功？」

「正是，自我被你請出惡人谷之後，我練了半年，我要用我的鐵頭，陷你的和尚頭。」

何人可的外號是「鐵頭鋼爪」，他的鐵頭早已名揚江湖，非常厲害，爲何他這招牌般的功夫，竟又要再在至善面前賣弄？

至善知道，他要以自己最負盛名的武功來報他被趕出谷之仇，這人非常重名，剛才他提到被趕出谷之時，也不用「趕」字，而用請出谷，可知他心中不甘心與憤恨之程度，而仍要維持面子。

他的鐵頭本已負盛名，爲何竟要再說，並且聲明已以半年時間再練，他定然有所突破。

何人可雙手合什，有如至善模樣。

然而，他並不是禮佛，而是以「童子拜觀音」，從下而上，攻向至善。

至善覺得奇怪，爲什麼他說要以鐵頭功來攻他，但而今竟是以雙爪先來。

何人可外號「鐵頭鋼爪」，他的爪也是厲害。

至善一向沉着，他看清楚來勢，準備先以掌來對付，那知道，當何人可雙掌攻至他臉前之時，雙手便突然分開，竟向他兩耳攻來。

至善反應也快，雙掌變拳，左右擋格，當他雙臂觸及何人可雙手之時，他知道中了分心之計。

何人可利用雙手，誘使至善大開中門，他的鐵頭便凌厲的撞向至善的光頭。

這一招實在厲害。

至善是避無可避，被何人可的鐵頭，撞個正着。

這撞來的力量極大，立時使他感到暈眩，當他仍無法分清楚方向之時，何人可鐵頭又下擊。

這一下分左右而攻，而且是攻向至善兩邊太陽穴，這兩下更使至善無法穩住自己。

何人可見鐵頭奏功，得勢不饒人，雙爪向至善脅下抓去。

脅下正是人身脆弱之處，何人可鋼爪之下，有多少人可以倖免？

至善在暈眩之時，早已知道自己再無攻擊之力，唯一可保住自己生命的，祇能以內功罡氣護體。

他早已提氣，僧袍立時鼓起。

何人可雙爪抓下，竟然插穿了至善的僧袍，雙爪繼續一拉，便把部份僧袍撕下。

至善想騰身而起，不過，他被撞那一下，實在厲害，他無法再施功。

而這時，黃麗在旁，已覷準這一個好時機，飛身又向至善攻來。

如果讓他接近至善，至善不死也會受傷。

六個小和尚護師心切。

黃麗躍起，他們也躍起，圍向半空的黃麗，黃麗當然不把他們放在眼內。

然而，六個小和尚亦已豁了出去，他們不管自己安危，目的是阻止黃麗撞向至善。

黃麗雙掌翻飛。

六個小和尚也以掌相格，空中發出「霹啪」之聲，六個小和尚祇覺雙掌火辣辣的，痛入心脾。

而黃麗也覺詫異，這六個小和尚看他們年紀，看他們的惶恐，黃麗一向並不把他們放在心上，可是，一經接觸，却又使他大爲訝異。

以他的估計，祇要他雙掌一式八招，六個小和尚會立時各飛天外，就是不受重傷，也會摔傷。

可是，而今雙掌使出，竟然有反抗之力，他們力是弱，但並不是想像中的弱。

「霹啪」之聲，竟然有威力。

更令他訝異的，六個小和尚，並沒有被他掌力迫開，而是仍可以圍着他。

七人下地，黃麗再施雙掌，這次是先一掌向持戒而去，持戒應聲彈了出去，黃麗左掌又下，精進剛在他正面，也是應聲被震出十丈之外。

衆人稍爲後退。

黃麗狂笑，再想出招。

突然，後面一陣鶯聲嚦嚦，道：「搭手相連。」

黃麗奇怪，祇見勒姑娘在後面。

六個小和尚聽到勒姑娘的聲音，立時以手牽手，成了人鍊圍在黃麗跟前。

黃麗格格大笑，道：「六個小和尚，要跟我玩什麼遊戲？」

勒姑娘道：「就玩一個老鷹捉小鷄。」

相信這個遊戲看官也知如何玩法，這時，他們人鍊一擺，以忍辱排在前頭，後面是其餘五個。

忍辱面對黃麗，開始有些害怕。

黃麗大喝一聲，一掌打向忍辱胸前。

忍辱早已提氣，並稍作斜身，勒姑娘道：「氣貫長虹。」

衆人會意，這個多月來所學的內力，由最後的一人精進，一直傳至爲首的忍辱。

一個人的內力極爲有限，但六人所有之力，貫成一體，那實在不可小覷。

而忍辱聽了這話，也不再退後，反是以掌相迎。

照黃麗估計，這小和尚硬接這一招，他的掌可能立即便碎。

可是，雙掌一接觸，忍辱的掌不單沒有碎，反而傳來一股力量，與他不相伯仲。

他吃了一驚，六個小和尚是什麼料子？

勒姑娘又道：「長虹經天。」

六個小和尚有如一條龍，前面由忍辱施展功夫，後面五人貫注內力。

忍辱在這一刻，竟然成了一個內功高手。

他施展出的招式，極是平庸，不過，內力却是非一般人可及，在此時刻，居然可以與黃麗鬥個平手。

黃麗再沒有了氣燄，而是以實招相迎。

再說至善與何人可那邊。

至善這時已知何人可鐵頭厲害，兩人在互相注視一番之下，又再互攻。

至善已懂得避重就輕，何人可的鐵頭是千萬碰不得，因此他施展出他的掃堂腿法，攻何人可下盤。

何人可爲避他的腿，急以騰身而避，因爲要騰身，便無法以頭爲攻，他最有利的招式，無法施展。

至善却不同，他是越戰越勇。

他雙腿力量强勁，突然，一個雙脚飛起，踢向何人可下陰，這一招無論對方武功如何厲害，也要閃避。

何人可也不可，他欠身一退，而至善根本並不是踢他下陰，而是一展虛招。

這一退，至善雙腿分開，一開一合，竟然嵌住了何人可的腰部。

這一鎖實在是難以招架。

不過，何人可不單是鐵頭厲害，他的雙爪也是非常厲害，他一直無法使用，是因爲無法欺近至善之

身。

而今雙腿盤在他腰上，難得的一個好機會。

他雙爪直插而下。

「呀」的一聲——並不是至善的叫聲，而是何人可自己的狂號，他用盡力量抓下，目標是至善雙腿，那知道，至善雙腿縮得極快，他一插下，竟然是插在自己的腰間。

他兩邊腰被鋒利指甲插下，他雙掌拔出，鮮血也從那些指孔中噴出來。

何人可狂叫一聲，猛然後退。

這叫聲也驚動了黃麗。

黃麗不知道他們這邊戰果如何，這時一瞄之下，祇見何人可腰間鮮血噴出，他立時虛晃一招，跳了出去。

何人可狂叫，黃麗一個箭步至他身邊，道：「如何？」

「何人可？」

黃麗聽了這話，知道他已落敗，此人極愛面子，雖敗了仍不認敗，他說出「何人可」三個字，意思是他自己也對付不了，何人可對付。

黃麗一手扶他，他想掙脫，不過力不從心，祇好讓黃麗扶住他。

黃麗向後一躍，彩衣一揚，逃走。

勒姑娘道：「不用追。」

六個小和尚護住師傅。

轉眼之間，何人可與黃麗，已無踪影。

正是來得快，也走得快。

勒姑娘道：「先看師傅。」

六個小和尚扶了師傅內進。

至善道：「多得你們六人，假若不是如此，兩人同來，我相信難以應付。」

忍辱道：「是勒姐姐的教導。」

勒姑娘道：「你們自己平日練功，自有心得。」

至善道：「勒姑娘，妳教他們的是……」

「我是從你的藏經閣內所看到的武功典籍之中，找到一些比較快可以上手的……」

「呀，你眞聰明。」

「不，他們都是練武的好材料，而今六人連成一體，居然可以匹敵那個什麼……什麼高手。」

「那是十大惡人之中雌雄麗妖的黃麗。」

勒姑娘忽然有點抱歉道：「至善師傅，我未得你同意，入藏經閣，窺看你的典籍……」

「不用介懷，我與這六個孩子，看似有緣却無緣，我們聚首，却沒有多少時間可授他們武功，反而要他們救我、助我，幸好有你……姑娘……多謝！」

勒姑娘道：「至善師傅……」

「姑娘有什麼事，但說無妨。」

勒姑娘眉頭一皺，欲言又止，半晌才道：「至善師傅，其實……其實我此次來惡人谷……不，是歸善寺，是有目的的。」

「目的？」

「是的，我本是要找一本武功典藉……」

「什麼？」

勒姑娘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道：「易筋心經。」

至善似乎也被這話嚇了一跳，他眉毛一揚，道：「貧僧……我……未曾聽過此書。」

「既然師傅未見過，那也罷了。」

「姑娘，妳找這書作何用？」

「說出來也無意義……」她似乎感到十分失望。

至善道：「但願姑娘日後可以找到妳所要的，不一定要在這裏。」

勒姑娘道：「師傅也要多休息。」

至善道：「姑娘，我看惡人仍會再來，六個小徒兒，仍要妳好好教導。」

勒姑娘點首，離開了他的禪房。

六個小和尚，向師傅問安之後，也離開了。

至善呆望着前窗片刻，從懷中拿出一塊破布。

他又再發出了一聲嘆息。

＊　＊　＊

六個小和尚，自從合力對付過「雌雄麗妖」黃麗之後，對練武功之事更有信心，而且更爲勤力。

他們要學一樣新的東西，都會六人合而爲一的練習，每次一人練一分力，合而便成六分之力。

一日清晨，至善精神極好，走出草坪斜坡之處，見六個小和尚打坐面對朝陽，每個人頭頂隱隱冒煙，知道他們內功極有進步。

那日剛巧勒姑娘並不在。

勒姑娘常常離去，出外採藥，他們也見怪不怪。

當他們練功完畢，見了至善和尚，便合什向師傅請安道：「師傅早安。」

至善合什道：「我這幾個月來，從來沒有正式授你們功夫，今日正是補償貧僧罪過的好日子。」

他捋起了襟褸，在六個小和尚跟前，緩緩的使了一套拳脚功夫出來。

衆小和尚看着，默默記着每一個動作。

在第一次使出來時，至善一氣呵成，並無停下，也無解釋，他們祇覺這套拳脚功夫，瀟洒悅目，動作優美動人。

揮洒完畢，至善道：「這套拳脚功夫，是我所創，有次我看瀑布之時，見一些鯉魚騰身逆流而上，

人稱之爲『鯉躍龍門』，我却摩而觀之，把鯉當作龍，稱之爲『龍騰天角』……」

於是，他又再展開整套拳脚，並且一招一式，慢慢加以解釋，道：「這功夫共有三十六式。」

六個小和尚並不多言，祇見你眼望我眼，各人心中，已知道要立刻强記六式。

每人六式，再互相學習，卅六式很容易便學會。

至善第三次使出整套功夫之時，六個小和尚跟着一一學習，至善不時停下來指導他們。

這天早上，師徒非常盡興。

之後的六日，他們不斷的練習，已漸純熟。

最奇怪的是，勒姑娘六日也沒有回來，衆人開始有些擔心，不過，她來去無踪，要找也無從可找。

不過，他們還是不斷的談起勒姐姐。

忽然，持戒指着斜坡之上。

衆人望去，祇見兩個身影自斜坡而下。

持戒想說話，但還未開口，兩人已來至他們眼前，這兩人的輕功實在厲害得難以形容。

這兩人站在他們不遠之處，兩人本來並不十分奇特，可是兩個人站在一起，却是異常的奇特。

其中一人，國字口面，衣冠整齊，並不是穿勁裝，而是近乎書生的打扮，他一臉正氣，穩重踏實。

而在他身旁的，却是一個相貌醜陋的人，他不但面目猥瑣，而且非常邋遢，一臉邪氣，不用多望一眼，也令人覺得不自在。

兩人站在一起，實不相稱。

那一臉正氣的人，首先拱手，開口道：「令師尊至善禪師在嗎？」

這人出口也很文雅，說話溫文。

六個小和尚不知來者是什麼人，並沒有立刻作答。

在旁的那人，似乎多等一刻也不耐煩，急躁地道：「叫你們的大和尚出來。」

這人不禮貌也不重要，最令人難以忍受的，還是那尖銳刺耳的聲音，他的口音不正，聲似破鑼。

智慧上前合什道：「未知兩位……」

那令人討厭的人搶着道：「我是十大惡人中的『浩然之邪』呂正綱，這位是咱們十大惡人之首『變色蓮花』宋不名。」

宋不名仍謙謙君子地道：「請至善和尚出來。」

持戒年紀輕，忍耐不住道：「你是十大惡人之首？」

宋不名溫文爾雅地點頭。

衆人實在無法相信，眼前一個君子，竟是惡人之首？他們都忍不住的笑起來。

宋不名也笑，翩翩風度之笑。

「浩然之邪」呂正綱道：「你們笑什麼？」

沒有人答他，因爲多看他一眼，也會使人覺得討厭，他再問了一遍，仍然沒有人答他。

他突然似是怒火攻心。

一聲不響，竄了上前，一拳打向持戒。

持戒看不清他的來勢，但祇覺勁風撲面，便不自覺地閃開，可是，他並不能閃開。

他祇感到頭頂一熱，接着是臉也熱了，不是發熱，而是頂上流下的鮮血，使他臉熱如火。

衆人見這邪人，一動手便傷人，而且傷的是一個他們當中年紀最小的人。

這人實在卑鄙。

這念頭一起，衆人盛怒。

智慧道：「持戒，怎麼了？」

「祇是額頭破了。」

智慧道：「你退下……」然後他唸了一聲佛號，其餘四人，深知這佛號的意思，齊步上前。

呂正綱又發出他的刺耳破鑼之聲，道：「來，來，五個一齊來，免我麻煩。」

五人圍攻呂正綱，各自施展師傅所授的「龍躍天角」的功夫。

呂正綱是久歷江湖，見他們年紀小，招式嫩，並不在意，不過，他仍然施展出他的毒辣功夫，這人外號「浩然之邪」，是表示他邪氣之大，因此，他的功夫手段向來卑鄙毒辣，爲人所不齒。

他先攻智慧，因爲他以爲智慧是他們的頭，打斷蛇頭，羣龍無首，其他幾個自然是手到拿來。

他一掌先出，攻向智慧胸前，在倐忽之間，掌變爪，猛力抓向智慧。

智慧稍退，但步履不及他的迅速，僧袍已被他抓到手上，「嘶」的一聲，僧袍胸前一撮布，已被撕裂下來。

呂正綱發出尖銳刺耳的笑聲，他抓破了智慧的僧袍，表面是他武功厲害，可是，在他心中，却是認爲出乎自己意料之外。

他這一抓，是呂正綱向來自負的武功，招式名「挖心爪」，當今江湖之上，其實是沒有多少個人可以避開，而這個乳臭未乾的小和尚，居然可以避開，對他來說，實在是一種侮辱。

他心下一沉，一個虛招，露出大空門。

精進與忍辱看到這個良機，一齊竄入，本以爲趁他露出大空門時，以「龍躍天角」中的「逆登天位」和「傲挫麟翔」，分別攻其要害。

可惜這是呂正綱的虛招，空門

大露，祇是引人走入陷阱，他又再施展他的「挖心爪」，這一次是雙爪齊施，並且用了七成以上的眞力。

那知道，精進與忍辱兩人，早已知道這個空門是一個陷阱，他們的竄進也是一個陷阱。

這個陷阱，他們當然知道。

而最重要的，連禪定與智慧都知道。

當呂正綱雙肩張開，雙臂抬起，禪定與智慧已看準了這機會，兩人雙手一合，稍爲矮身，向着呂正綱的腋窩之處竄上。

兩人便像疾矢離弓，硬生生的插向呂正綱的腋窩。

「赫勒」兩聲，呂正綱的臂臼已脫。

他從未試過如此被人攻擊，他怒極，也痛極，雙手已是力不從心，幸好雙腿仍然有力，躍了開去。

他躍近「變色蓮花」宋不名，破口大罵。

宋不名看着他，知他脫臼，便詐作用雙手相扶他，暗中用手替他把脫臼推正。

呂正綱心中當然不憤，又再想撲上。

宋不名已走前一步，道：「果然是名師出高徒。」

五人稍退，圍成一個半月形，而持戒這時已止了血，再聯同五人一起對敵。

智慧道：「過獎。」

宋不名仍是溫文爾雅道：「請叫你們師傅出來。」

智慧本想開口，但後面已傳來聲音，那是至善和尚的聲音，道：「宋施主，貧僧在此。」

宋不名的雙眼發出一陣光芒，這光芒古怪，不知是他武功厲害，自然而然的發出，還是他與至善和尚之間有什麼深仇大恨，而掩飾不了的怒火或是仇燄。

宋不名隨即收斂了那種惱意，又再是溫婉的道：「嘯天，你無論變成什麼，我們這一戰，依然是不可避免。」

至善合什道：「阿彌陀佛。」

宋不名道：「我不想傷及無辜……」

至善向六個小和尚道：「你們退開。」

六人依言退開。

宋不名拱手，至善合什。

然後，宋不名飄身近，一連出了三招，每招各含七式，共廿一式，均是快如閃電。

至善也是迅速接了他廿一式。

兩人迅速分開。

宋不名道：「嘯天，你果是守信的人，你已經先讓了我三招，不用再客氣。」

至善道：「不名，你眞的不相信人可以改的？」

「改？」宋不名仍然語帶笑意，然後，他冷冷的道：「一個活人可以改爲一個死人？」

他說話是輕描淡寫，但招式却是厲害異常。

至善被他進迫，連退十步。

兩人交鋒，在旁的六個小和尚，却覺得有一陣寒風一陣暖氣的攻過來。

這兩位當世的高手，其實是最大的惡人。

華嘯天不知爲什麼變了好人，但宋不名却是依然執着，要打倒華嘯天再作首席惡人。

至善見了宋不名，似乎忘了他的身份，看來他們之間，倒似除了敵意之外，還有另一番情意。

兩人轉眼已對了三十來招。

宋不名似已失去他的溫文淡定，他稍一露出燥意，至善便有機可乘。

不過，他得了一個大好機會，却沒有下手，反而向後一退，合什道：「不名，算了吧。」

可是，宋不名却利用這機會，遞出雙掌。

這雙掌力度極猛。

華嘯天以雙掌相迎。

「砰」的一聲，震人心弦的一聲，兩人分開，不過，宋不名突然向後一翻，整個人倒轉了。

他並不是被至善震開。

他是利用至善硬接這雙掌之力，使他自己可以向後騰翻，這一翻，讓他有機會在半空之中，雙腿踢出。

這才是致命的一招。

至善以雙掌迎宋不名雙掌，已耗去不少眞力，突然見他雙腿在半空伸出，他不但避無可避，而且是在非常軟弱的情況下，接這雙腿。

眼看他會受重傷。

不過，六個小和尚也看得眞切。

眼看師傅快要受傷，他們已奮不顧身，一同跟上，這一躍正是「龍躍天角」的最後一式「早登龍門」。

六人像一羣鯉魚般逆流而上，分別在不同方向而來，但結果是形成了一道屏風。

六個小和尚做成的肉屏風。

這一招其實是非常冒險，因爲這一硬擋，傷不了至善，但肯定傷了六個小和尚。

尤其是在當中的智慧與忍辱，他們傷勢將會最重，已是無可置疑。

至善是如此想法。

宋不名也是如此想法。

祇有六個小和尚不是，他們祇有一個想法：救師傅！

不過，在這一瞬之間，至善也要救這六個小和尚。

於是，他也不再顧自己安危，雙掌搭在智慧與忍辱的背後，發出內勁。

這一次的內勁，由至善爲首，輔以六個小和尚的內力，這渾然成一體的內力，竟然是無堅不摧。

宋不名被震開五丈之外，他整個人遠看像一塊破棉絮似的，被拋上半空，然後墜下。

宋不名仍然可以坐起來，然後慢慢站起，他的臉色蒼白，但却帶着一些非常難看的顏色，他似乎是忍着。

終於，他忍不住，吐了一口鮮血。

這邊六個小和尚也受了極大的震撼，不過，他們似乎還不錯，但至善情形却不比宋不名好。

他暴退五丈，穩定了身子之後，不久口中也溢出鮮血。

六個小和尚回首。

至善道：「我沒事，小心。」

宋不名隨時會反擊，而且這一反擊將會更爲厲害。

可是，他並沒有。

他祇是一揚手。

登時，後面斜坡之上，出現了八個人影。

最明顯的是一盲一跛，跛者仍是伏在盲者的背上，他們是「無眼無珠」陳厲與「飛天」李拐。

另一邊是三個生意人「九出十三」的「金褸神算子」趙梗，「紫袍金秤」錢天下與及「紅袍金擔挑」孫宿。

當中的是「淚濕青衫袖」張青衫。

還有他們不久之前見過的「雌雄麗妖」黃麗和「鐵頭鋼爪」何人可。

十大惡人，便在他們跟前。

至善忽然嘆了口氣。

精進道：「師傅，不要說是十大惡人，天下間縱有一百個大惡人，咱們也不退縮。」

至善道：「師傅並不是爲此而歎息。」

持戒道：「那爲什麼？」

「師傅以前也是惡人，而且是惡人中的惡人，但爲什麼天竟不能讓我改過？」

鮮血染在手，似乎是永遠不能洗去。

佛家所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在此一刻的至善心中，頓成疑問。

轉瞬之間，後而八大惡人已和宋不名及呂正綱會合。

呂正綱先發出笑聲。

繼而是其他九大惡人也笑了，一時之間，笑聲震山谷，而且迴音不絕。

至善上前，六個小和尚各護左右。

宋不名一揚手，衆人笑聲頓止，宋不名道：「華嘯天，你趕我們出谷，這恥辱咱們一定要雪，你已中了我一掌，雖有六個小和尚，你是逃不了。」

「不名，貧僧相信你也受傷不輕。」

「是的，我受傷，我傷多少你也是會傷多少，這情形在咱們出發之前，早已是意料中事……」

至善心中一顫。

宋不名續道：「但他們九個人完全沒有傷。」

好一個奸計，一個苦肉之計。

六個小和尚也開始明白，十大惡人之中，以宋不名武功最高，他們以宋不名先攻撼至善，然後，這個殘局由九大惡人收拾。

六個小和尚暫未受傷，不過，在九大惡人之眼中，又何足道哉？

宋不名又揚手，他自己退下。

九個惡人已上前。

至善雖有受傷，仍有泰山崩於前而不變色的氣概。

六個小和尚也同上。

至善道：「退下。」

本來，在這時刻他們無論如何不會退下，可是，智慧却低聲道：「我們退下。」

衆人有些猶豫。

不過，他是六人之中智慧最好，頭腦最靈的一個，他說退下，自然有他的理由。

他們稍退，至善已陷入九人圍攻之中。

開始並不猛烈，因爲九個惡人，仍然懼怕他的聲威與氣勢。

智慧向衆人低聲說了幾句，六個小和尚，便分頭散開，九大惡人已漸佔上風，沒有人理會六個小和尚。

這時，天已漸黑。

突然，一陣火光從左邊山谷開始燃起，接着右邊山谷又多了一叢火燄。

然後，一聲輕微的爆炸。

火陣，是他們以前與勒姑娘一起佈下而未用的火陣。

火勢蔓延極快，而且引發了很多爆炸。

一時之間，十大惡人也震驚起來，他們完全亂了陣脚，至善可以從容應付。

不一會，整個山谷漸成火海。

智慧已走出來，推了師傅便走。

一連串的爆炸聲似乎是不會停下來似的，他們各人分頭竄走，剛到了一處無煙無火之處，還未好好吸一口氣，火與爆炸聲又突然而起。

十大惡人一向叱吒江湖，想不到今日他們却要抱頭鼠竄。

六個小和尚與至善，已退回歸

善寺。

爆炸之聲終於停了下來，不過，附近樹木早已被火波及，谷中仍然是一個火海。

「華嘯天，你逃不出這火海，我們定要同歸於盡。」那是宋不名的聲音。

至善叫道：「這又何必……」

這時，十大惡人之中，只有那一雙盲者、跛者早已先逃，不知逃到那裏。

三個生意人，眼看陷在這火海之中，肯定是一宗蝕本的生意，他們也趁機逃了。

其餘剩下的張青衫、黃麗、何人可。

呂正綱也不知去向。

突然，一陣煙霧撲向歸善寺。

智慧失聲道：「宋不名正用掌力，迫使火燄向我們歸善寺攻來。」

至善合什道：「他是用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智慧道：「我們也要離開此地。」

至善道：「好極，你們先離去，往山後熱泉的地方等我。」

持戒道：「不，我們要護住師傅。」

至善道：「宋不名與我之間，其實還有一些私人恩怨，我用盡辦法去逃避他，他也是鍥而不捨，我想，這也是一個很好的解決時機。」

至善意思是他與宋不名之間的事，祇能由他自己一人來解決。

智慧道：「師傅，你仍可以……」

「沒問題。」

智慧道：「好極，我們先去熱泉，因為師傅打敗了宋不名之後，咱們也要利用熱泉之水救火。」

六人向另一邊斜坡而去。

至善雙手合什，從歸善寺大門出去。

這時，四面均是大火，火熱非常。

出了寺門，已隱隱見宋不名。

他本來衣著非常講究，此刻却是披頭散髮，在烈火之中，煞是驚人。

至善合什，唸了一聲佛號。

宋不名並沒有發出什麼聲音，突然一個箭步上前，便發出凌厲的招數。

他雖是受了傷，不過，他剛才已有時間休息，暫時已可以回氣。

至善在歸善寺內，也有過片刻休息，因此兩人可以說是情況相同。

而事實上，他們武功是不分伯仲。

火越燒越猛，他們招數也是越來越厲害，漸漸變得慢了下來。

他們已筋疲力盡。

忽然，一陣大風吹起，濃煙向兩人飄來，兩人均在喘氣之中，無法避開，吸入了一些煙，無法忍受的嗆咳起來，兩人暫時分開。

他們在濃煙散開之後，各自半臥在一方。

至善道：「不名，我們就此罷了。」

「罷了？我寧願與你葬身這火海。」

「這又何必？」

宋不名怒道：「當初你為何沒有這麼想？」

至善道：「不過，而今你看我已出家，你應明白我的心意。」

「那又如何？」

「我記得我們師傅說過，錯而能改，善莫大焉。」

「師傅，虧你還敢提起師傅。」

「師傅一向對你不薄，其實他對你比我還好。」

「什麼？不過，我實在不明白，我一切都比你好，但他却是偏心於你。」

兩人似乎陷入了回憶之中。

原來華嘯天與宋不名是一對師兄弟。

宋不名外表俊秀，可是他一向都有非常壞的心思，他的師傅發現了他一些敗德劣行之後，便對他有了戒心，因此對華嘯天反而好些。

「你成為十大惡人之首，還不傷透師傅的心？」至善道。

「我成為十大惡人之首有什麼了不起？你成為惡人之中的惡人，那又如何？」

「那一切都是你迫出來的。」

「牛不飲水，如何肯低頭？」

「你冒我名作壞事，你的仇家無端追上我來，江湖上以訛傳訛，我就成為惡人之中的惡人，但你知道，我並非實至名歸。」

宋不名聽了，大笑起來，而且笑得相當開心，似乎是生平第一快事似的。」

原來華嘯天所以成為天下十大惡人之中的壞人，是有其原因。

華嘯天道：「我一向都沒有問過你，為什麼你要這樣做？」

宋不名祇是大笑，並沒有回答。

華嘯天也不再追問。

宋不名道：「我一向明白你的性格，你祇是問一次，我不回答，你便永不再追問。」

華嘯天不言，這的確是他的性格。

廿多年來，他背定了這個惡人中的惡人的臭名，他從來不多問一句。

宋不名接口道：「不過，假如你再多追問一次，我會告訴你。」

華嘯天默然。

他們週圍是熊熊烈火燃燒的聲音，加上間中發出的爆炸聲，使他倆互相對峙着。

華嘯天終於開口，道：「不名，我再多問一次。」

「好極，好極。」宋不名說得十分開心，他似乎是在武功上不可以勝他、超過他，而在再開口這件事上，得了一次勝利，他認為是重大的勝利。

突然，笑聲止住，他臉上緊繃，露出非常嚴肅的眼神，道：「勒絲撒絲。」

「仍然是勒絲撒絲。」華嘯天似乎不大相信。

「當然是她，除了她，你認為還有誰？」

華嘯天嘆了口氣道：「一個胡人的女子，為什麼會造成你、我終生仇恨？我不明白。」

「你明白，你實在是明白。」宋不名有些激動。

「你說。」

宋不名臉上露出一些痛苦的神色，道：「你先認識了她，一切都是先入為主。」

「這點我承認。」

「我也承認，我是從你手中搶了她過來。」

「那還不夠？」

「不過，很多時候她還是在我跟前提起你。」

「我？」華嘯天嘆了口氣，道：「人比人？」

「其實我有什麼不及你？」

華嘯天不言。

宋不名提高了聲量，道：「武功？學問？」

華嘯天依然不說話。

「儀表？為人？」宋不名有點激動，向華嘯天狠狠地吐了一口口水，道：「你那一樣及得我？」

華嘯天一直懷疑，宋不名是妒忌着他，可是，他實在不知道，竟是妒忌得如此深。

對於這個師兄，其實他對他已是仁至義盡。

華嘯天年少之時，先認識一個胡人女子勒絲撒絲，後來宋不名也經他介紹，結果是宋不名利用他的英俊的外表，慇懃的手段，奪走了勒絲撒絲。

那時，華嘯天並不十分介懷，他祇是希望以自己的一身武功，行俠江湖，對於兒女私情，並不介懷。

宋不名是他師兄，一切條件都比他好，他奪得勒絲撒絲的芳心，他認為是理所當然。

不過，失落的心情，總是難以避免。

他離開了師門，闖蕩江湖。

可是，他一出道，便頭頭碰着黑，江湖上有很多壞事，他並沒有做過，却被所有人認為是他做的。

華嘯天經過了多年明查暗訪，才知道一切都是這位大師兄嫁禍於他。

他實在不知道原因。

宋不名是個沉默寡言，深謀遠慮的人，華嘯天有幾次幾乎抓住他，但却被他逃脫，無從再問。

這一種傷害，使華嘯天成了惡人之中的惡人，其實他並不是惡人。

而宋不名成為十大惡人之首，也有其原因，那是因為勒絲撒絲姑娘有一段時間離開了他。

那段時間，他幾乎成了一個瘋狂的人。

江湖之上，所有壞事，他都做盡，除了一部份嫁禍在華嘯天身上之外，還聯同十大惡人，居住在惡人谷之內。

華嘯天並不想過問他師兄的事，他明白，男女之間之事，祇有他們兩個當事人才知道其間實情，不過，宋不名越是心情欠佳，他嫁禍在華嘯天身上的惡事越多。

他終於忍耐不住，來到惡人谷，把十大惡人，連宋不名也趕了出去。

他這樣做，也有他自己的一套計劃。

華嘯天趕了十大惡人出谷之後，無端得了六個小和尚的協助，對於實現他的計劃，也大有幫助。

他知道十大惡人一定會回來。

這事正如他所預料，幾個惡人終於回來，而最後宋不名也要面對他。

華嘯天這一次面對，可以解決所有問題。

這一連串的往事，在華嘯天腦海中出現，他的感覺是無端惹下了禍。

而這些往事亦在宋不名的心頭掠過，那並不是過眼雲煙的事，對他來說，每一件都是刻骨銘心。

忽然，華嘯天道：「勒絲撒絲呢？」

宋不名一聽，本是無神的雙眼，又發出了一種令人心寒的目光。

「勒絲撒絲呢？」宋不名反問。

華嘯天覺得奇怪，自忖：「為什麼他會這樣反問我？」

這時，宋不名突然撲起。

本來，他已是筋疲力盡，雖然，經過了這段時間的休息，他的體力也恢復，不過，沒有「勒絲撒絲」這四個字的話，他的恢復肯定沒有這麼快。

這時，看着他如大鵬展翅般飛撲而來，華嘯天知道自己又提錯了勒絲撒絲。

宋不名雙掌隨着他撲下的身體遮出。

華嘯天祇感寒風撲臉，在這熾

熱的環境中，居然有寒冷的感覺，宋不名的雙掌實在厲害。

無法躲避，祇得硬以雙掌抵住。

這一拚，兩人同時都彈開五丈，幾乎跌入火海。

兩人都感到五臟翻騰、痛楚，寒氣自兩人心裏升起，一時之間無法動彈。

宋不名似已拚盡了一切。

他恨華嘯天，更恨他提起勒絲撤絲。

這一掌實在是有同歸於盡的味道。

幸好兩人功力悉敵，兩人都倒下，還可以緩一口氣再鬥。

而今勝敗便繫在這一刻。

看誰可以先緩回這一口氣，再站起來，向對方多加一掌，這一掌不用什麼內力，也可以置對方於死地。

時間如流水逝去。

華嘯天終於先站起來。

他慢慢站起，一步一步的走近宋不名。

週圍的火仍然猛烈、熾熱。

宋不名那一口氣仍未緩過來。

華嘯天已走近，並舉起了一隻手，這一掌下……

「慢着。」

烈火之中出現了一個身影，那人身旁還有其他人影。

華嘯天驀地回過頭來。

「勒姑娘？勒……」他失聲的叫道。

那爲首的人慢慢的移近。

「勒姑娘，妳……」華嘯天遲疑地問。

「我便是勒絲撤絲。」

「爲什麼我完全沒有想到？」

「最重要的是我易容功夫了得，而且，我的身段一直保持得很好。」

勒絲撤絲撕下了她的人皮面具。

華嘯天看着她，雖然歲月已在她眉宇間留下了痕跡，不過，她仍然是美麗動人，有另外一種風韻。

她的身後還有幾個女郎，她們都是穿着胡人衣服。

宋不名這時氣息已回轉過來，尖聲的叫道：「勒絲撤絲！」

勒絲撤絲柔聲道：「我在這裏。」

「我以爲妳永遠不會回來。」

勒絲撤絲並不回答他，轉向華嘯天，道：「我剛才聽到你們說的話，我而今才明白，你怎會變成惡人中的惡人，那一切都是不名一手所造成……」

她回眸望了宋不名一眼。

宋不名滿臉惶恐，道：「我……我一切都是爲了妳。」

「我知道！」她的語音十分冷。

「那妳……」

勒絲撤絲道：「不名，你一切都比華嘯天好。」

宋不名滿臉欣喜之色。

「就是有一樣，你不及他。」

「什麼？」宋不名非常緊張地問。

「胸襟。」

宋不名有點黯然，吶吶地道：「我一切都是爲了妳。」

「我一切都是爲了妳……那是一個藉口，然而，讓我告訴你，我也是一切爲了你，爲什麼你不知道，祇知道盲目的妒忌。」

「我不由自主……」宋不名有點激動。

勒絲撤絲道：「你知道我爲什麼這一段時間，會離你而去？」

「是華嘯天，他……」

兩人似乎陷入了討論他們之間的事。

華嘯天道：「勒絲撤絲，你們好好的談一下。」他轉身離去。

「不，華嘯天，我希望你也在場。」

這一趟渾水，華嘯天實在不想沾上一滴。

「而且，我還有事相求。」

華嘯天轉回，有些詫異，道：「相求？」

「有什麼事需要求他？」宋不名問。

勒絲撤絲道：「不名，你冷靜下來，如果你再是如此，我不能再忍受下去。」

「好，妳說，妳說。」

勒絲撤絲向華嘯天道：「嘯天，轉眼是二十多年，你可曾對我有好感？」

這話實在出乎華嘯天意外。

他望了宋不名一眼，宋不名眼中有火燄般的光芒。

「我要你在他跟前說出。」

華嘯天合什道：「阿彌陀佛。」

勒絲撤絲望着華嘯天，似乎是在明白與不明白之間。

宋不名道：「你這是什麼意思？」

華嘯天並沒有回答。

宋不名站了起來，他一生是著名的冷靜而瀟洒，想不到在這情愛事情之上，竟是比一個十來歲的小伙子還要衝動。

勒絲撤絲道：「嘯天，你算是幫我一個忙，明明白白的對他說。」

華嘯天道：「我而今已是一個出家人，我不應該再提凡人俗世之事，不過，幾十年了，我也不想再這樣無端的被拖累下去……」

「快說，快說……」宋不名道。

「我認識勒絲撤絲在先，我對她有好感並不是罪過之事。」

宋不名眼中似乎要迸出火燄。

華嘯天續道：「之後，你把勒絲撤絲奪了過去，不，不能說是奪，你有英偉外表，有非常厲害的武功，她選擇你是非常正確的事。」

宋不名滿臉歡欣，似乎是一個受寵的孩子似的。

「我做人向來隨緣，既然你、我無緣，而師兄與妳是一對璧人，我當然是退出。」

宋不名滿臉歡欣，不過，他似仍有疑惑的道：「爲什麼你似對勒絲撤絲餘情未了？」

華嘯天嘆了口氣，道：「這祇是你自己的感覺。」

宋不名似是放下了心頭大石。

勒絲撤絲道：「不名，你一切明白了？」

宋不名點點了頭。

華嘯天道：「不過……」

宋不名又立即眉頭緊皺，道：「又不過什麼？」

「我……我說出來，我恐怕你不高興……」

「你不說出來，我更加不高興。」

「師兄，江湖幾十年，你似一切事情都鑽入牛角尖去，我祇擔心你有時心術不正，會誤己誤人。」

「我心術不正，我也知道，不過，一切……一切，都是爲了勒絲撤絲。」

情愛的力量，竟是如此厲害。

勒絲撤絲道：「嘯天說得沒錯，你近年來，幾乎漸近走火入魔之途。」

「我一切，一切都爲了妳。」

「我也知道。」

「那妳會不會因我心腸不好而嫌棄我？」宋不名道，他說這話之時，簡直是一個入世未深的小孩子一樣，他在江湖之上，以「變色蓮花」爲外號，人們尊他爲武功卓絕，頭腦冷靜，舉止瀟洒……這一切的讚語，在這時候竟是蕩然無存。

勒絲撤絲道：「喜歡一個人，應該是連他的缺點也同樣喜歡。」

宋不名聽了，呆了一會，然後是全身發抖，他興奮、歡喜、緊張……所有的感覺都一齊襲向他的身上。

他的發抖似乎是止不了。

華嘯天實在想不到，這位幾十年來看來祇有恩怨而沒有情感的師兄，居然是一個如此多情的人。

可是，他的發抖並沒有停止的跡象。

華嘯天已發覺不對。

宋不名的發抖已不再是由內心激動而引致的，而是控制不住的發抖。

「你……你怎麼了……」

勒絲撤絲道：「嘯天，這幾個月來，我化身在此，原因也是爲他。」

「爲他？」

「是的，他做了很多壞事，這些壞事，一來他是爲了我，想證明他對我的痴心，另外是那些惡人，他們慫恿他做一些惡事，那時，他練的武功『無量功』已到了一個不可突破的境地，他神智模糊，結果是走火入魔。」

宋不名的顫抖更爲厲害，雙腿似已支持不住他自己的身體，而要跪下。

勒絲撤絲趕緊扶着他，兩人慢慢的跪在華嘯天的跟前，她滿眼是淚水。

「什麼事？」

勒絲撤絲本是強忍着的眼淚，已是奪眶而出，像一串斷線的珍珠。

華嘯天道：「什麼事？祇要我可以幫得着你們的，我也會做。」

勒絲撤絲一指淚水，道：「嘯天，我易容來此，其實也是大有目的。」

「什麼目的？」

「是易筋心經。」

「易筋心經？」他臉色有些改變。

勒絲撤絲道：「五年之前，不名已開始走火入魔，尤其是那年他偷襲你之後……」

「他偷襲我？」

「是的，你能否記起，那次你無端受襲，幾乎喪命，後來拚死以雙爪抓出，才嚇走了那人，但你手中多了兩塊破布。」

這事根本是完全沒有人知，但這時竟在勒絲撤絲口中說了出來。

華嘯天道：「那人是妳？」

「不！」她望着依然發抖不停的宋不名。

「是他？」

勒絲撤絲點點了頭。

一直以來，華嘯天都無法找出是誰向他突襲，他從來也沒有懷疑過宋不名。

「爲什麼他要突襲我？」華嘯天似仍不相信。

「那是他的心腸壞。」勒絲撤絲道。

「他要我死，其實是爲妳。」

「那個時候，他的心情已變質。」

華嘯天不明白。

宋不名這時，整個人已躺在地上，身體仍然發抖，不過眼中有淚。

英雄有淚不輕彈，他竟然淚如雨下。

華嘯天每有空閒，拿出那兩塊破布發呆，是因爲多年來仍然無法知道突襲他的人是誰。

勒絲撤絲續道：「他自己知道走火入魔，時日無多，他想與你同

歸於盡。」

「同歸於盡？」

「他告訴過我，他不想你留在世上，有機會與我相好。」

多麼荒唐的想法。

勒絲撒絲道：「我知道他的想法荒謬絕倫，不過，我明白他是痴心一片，我知道世上有兩種東西，可以醫治他，使他復原。」

「什麼？」

「第一是易筋心經，第二是藥物，」她頓了一頓，道：「這多年來，我爲了治好他的內傷，研究了無數醫書，也踏盡名山大川，找尋醫治他的草藥。」

華嘯天實在羨慕這位大師兄。

勒絲撒絲道：「這多年來，我用藥物阻止他走火入魔的內患蔓延，但祇是治標仍治不了本，你看，在另一些關頭，他就是生不如死。」

宋不名依然在地上發抖，並開始有抽搐之象。

華嘯天道：「你怎知我有『易筋心經』？」

「我祇是猜，但一定錯不了。」

「爲什麼？」

「因爲你做了和尚。」

華嘯天更加不明白。

勒絲撒絲道：「你可以立定決心，做一個和尚，這是一個最有力的證明，第二，過去你在江湖上的惡名，並不是你自己造成的，而你竟下決心，收了六個小徒弟，作爲日後助你行善，這種改變，祇有一個可能，是受了『易筋心經』所感化。」

「妳猜得沒錯，自從我在惡人谷內，築『歸善寺』之時，才發現這易筋心經，更添我向江湖謝罪之心。」

勒絲撒絲興奮地道：「那你承認了……你承認了，請你救救不名。」

華嘯天合什不言。

宋不名這時沒有了顫抖，祇是雙手雙脚抽搐，道：「嘯……天……我後悔……你救我……」

華嘯天道：「後悔一時，也是無用，祇是我怕……」

「你怕什麼？」

「我是害怕易筋心經，助你從走火入魔之中走出來，當你復原之後，你武功再進一步，那時……」

勒絲撒絲道：「我保證不會。」

宋不名道：「我也……」

這時，週圍的火光已漸漸暗了下來，六個小和尚分別從各處走近至善和尚。

智慧道：「師傅您……」

「沒事。」

而勒絲撒絲身後也多了六個女子，那是她的徒兒，她們也非常關心勒絲撒絲。

勒絲撒絲道：「快助他們滅了谷中火燄。」

智慧道：「我們自有辦法。」

勒絲撒絲道：「這火陣是我所佈，她們也學過，有她們助你，自然是事半功倍。」

他們開始散去。

勒絲撒絲道：「嘯天，你肯不肯用易筋心經來救治宋不名？」

華嘯天合什道：「阿彌陀佛。」

勒絲撒絲大喜過望，她扶起了宋不名。

華嘯天從懷中掏出兩塊破布，遞與宋不名，宋不名雙手接過，又再發抖不已。

原來那破布正是那日突襲華嘯天之後，被華嘯天扯下的兩塊破布。

勒絲撒絲道：「你……」她接過兩塊破布，小心一看，祇見其中一塊破布之上寫着：易筋心經在手心。

華嘯天道：「你好好回去，替不名治好一切。」

勒絲撒絲想叫住他，但他已遠遠的離去，她祇好再看看另一塊破布，祇見上面寫着一些蠅頭小字，那自然是「易筋心經」。

於是，她扶起了宋不名，慢慢的離開。

至善已回歸善寺，祇見四處是一片頹垣敗瓦，而附近仍然有一些火頭。

六個小和尚與六個異族女孩子一起撲火，雖然他們並不能用語言溝通，幸好他們利用手勢也可以明白。

可是，過了半天，火勢仍無法全部撲滅。

至善召了智慧來，道：「破了上面熱泉，讓水流下山谷，火燄便自動熄滅。」

智慧聽了，道：「師傅果然智慧。」

至善道：「你記着你們是小和尚。」

「這當然。」智慧似不明白的走開。

至善看着六個小和尚與六個小姑娘，彷佛是當年認識勒絲撒絲一般，祇不過腦海中情景依舊，人事全非。

（全文完）



再生緣之八

三美巧會（下）

任明．編繪



59　二人正說着，丫環突然通報：忠孝王節孝夫人劉燕玉來向恩師和恩師母請安。麗君正在氣頭上，立即讓丫環回話：「不見。」映雪忙攔住丫環，說：「慢，我去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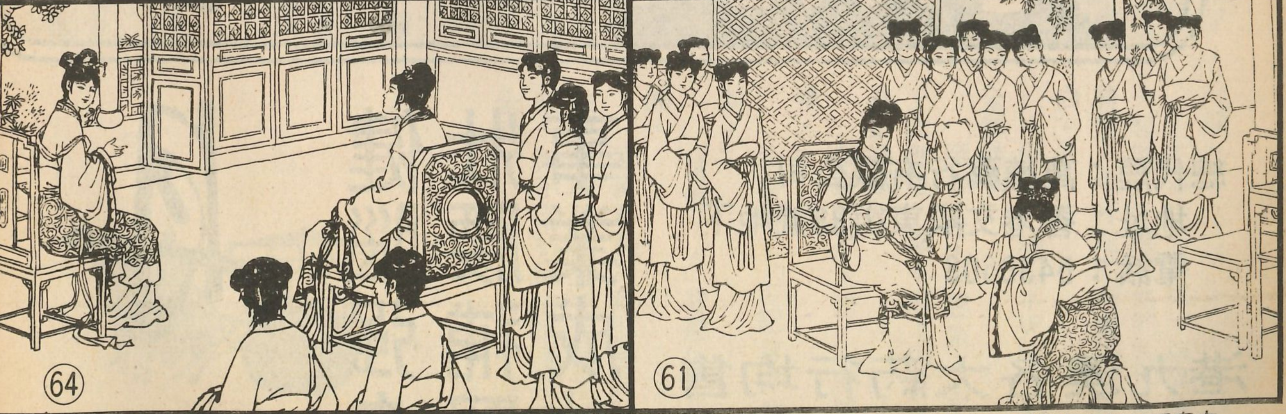
62　映雪望着劉燕玉，想起來當初自己代麗君出嫁時，曾與劉燕玉談過天。她怕燕玉認出自己，有些心慌。燕玉也覺得師母十分面熟，却又想不起在何處見過面，兩人不覺暗暗觀察着對方。



60　映雪吩咐丫環請節孝夫人在前廳等候，自己隨後就去。麗君在一旁叮囑映雪，說劉燕玉十分陰險，要格外小心。她見映雪毫不在乎，便悄悄跟在後面，躲在前廳門外偷聽她們的對話。



63　燕玉發現師母細身細腰，並無懷孕的跡象，覺得事情是有點蹊蹺。她不露聲色地說：「恩師可在府上？我奉丈夫之命，來向恩師請罪。」蘇映雪故作不知：「請什麼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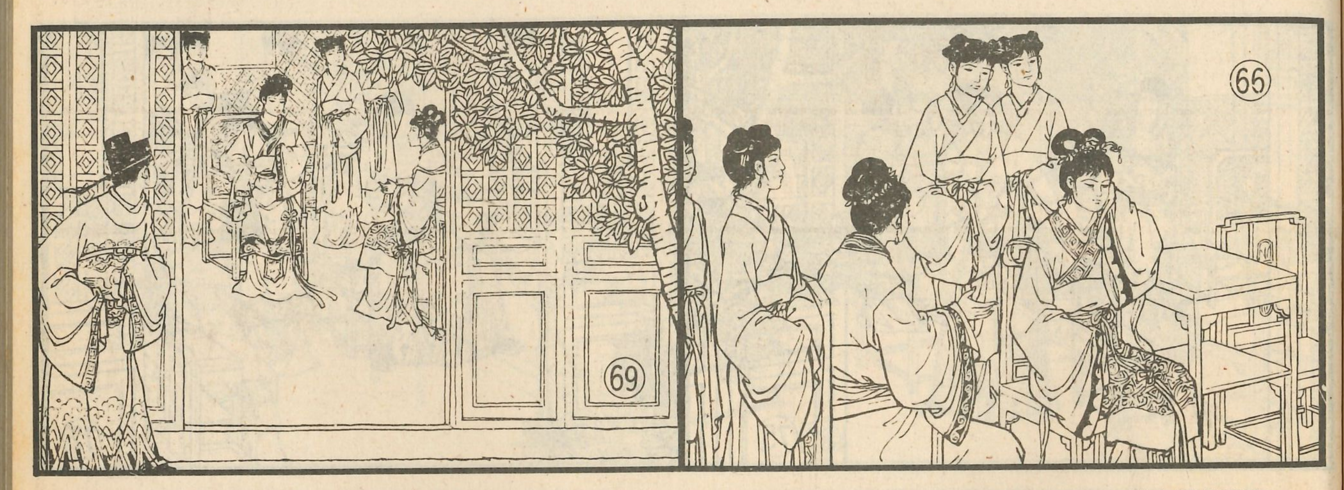


61　前廳上，映雪居中坐定，兩邊十六個丫環齊立，十分威風。燕玉雙膝跪下，恭恭敬敬地向師母請安：「師母大人在上，門生媳婦劉氏燕玉，見師母大人叩請金安！」映雪讓燕玉在一旁就坐。

64　劉燕玉老老實實地將少華金殿奏本，冒犯恩師的事說了一遍。映雪一聽，覺得事情不像麗君說的那樣，全是燕玉在幕後策劃，便說：「少夫人放心，些許小事，何必掛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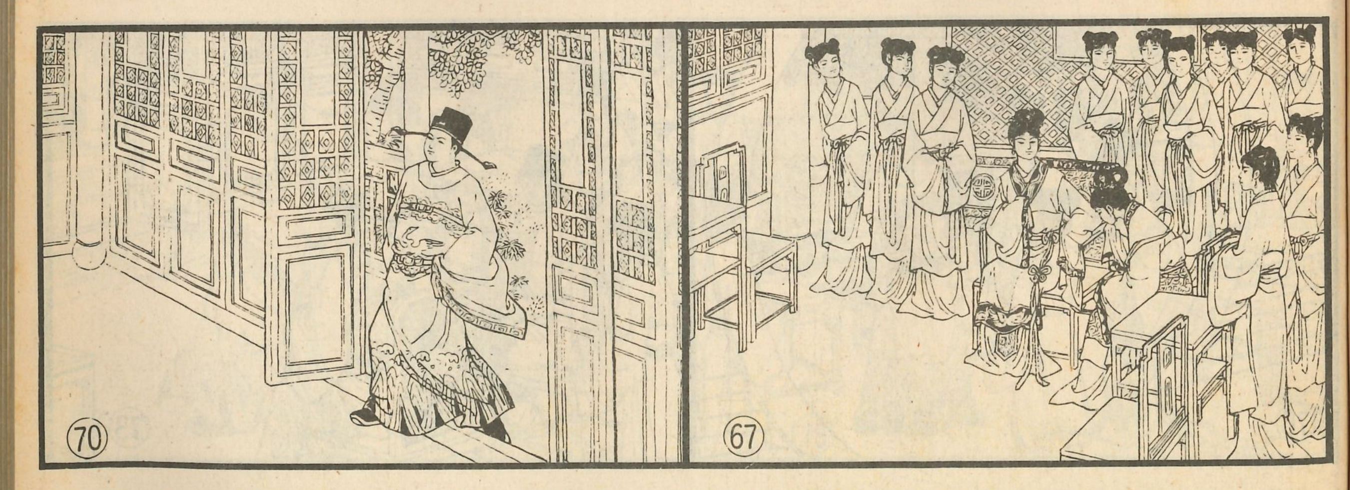
65　躲在門外的麗君聽映雪這麼說，心裡很不高興。這時蘇映雪又說：「少夫人，妳真是十分賢德，居然肯代夫負荊，令人可敬，你們夫妻一定十分恩愛吧？」

68　燕玉傷心了一會，突然想起少華的囑託，又見映雪對自己很親近，便問：「聽說師母大人有喜在身，不知何日臨盆？請師母吩咐，我好來伺候。」



66　麗君聽映雪這樣問燕玉，忙從門縫向裡偷看燕玉的反應。不料燕玉聽了這話，竟哭了起來：「不瞞師母大人，若問我們夫妻，祇是掛名而已。」映雪吃驚地問：「怎見得？」

69　映雪一聽立時紅了臉，忙問她從何處聽來這消息。燕玉告訴她是恩師大人對夫君說的。映雪很生麗君的氣，覺得是麗君在外面開自己的玩笑，叫自己以後無臉見人。她想：不如乘機把事情說穿算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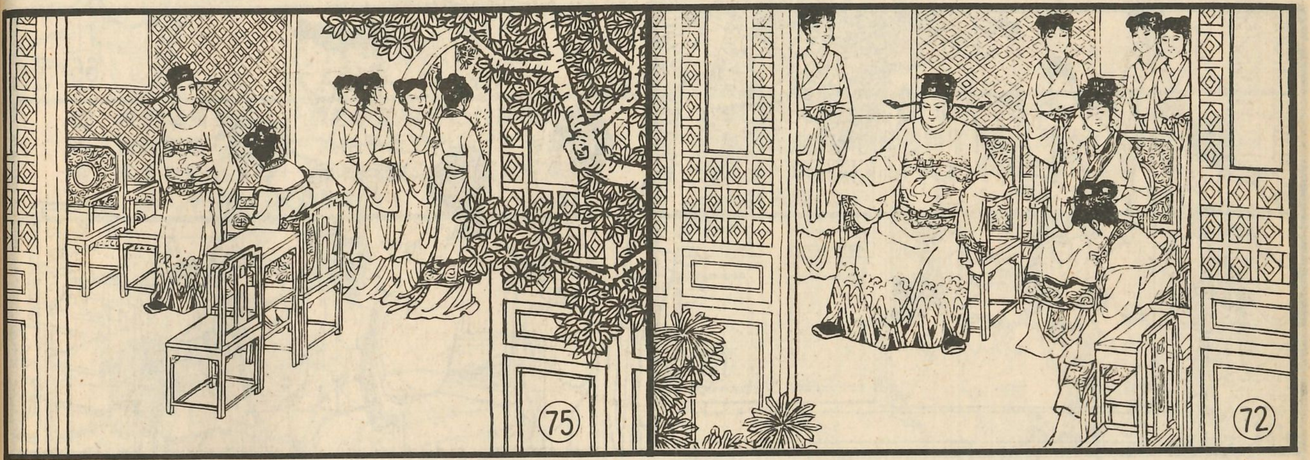
67　燕玉哭着說：「夫君定要爲孟麗君義守三年，我們夫妻是分居獨宿，空掛虛名，我們天天盼望，願孟小姐逢凶化吉，早日歸來，合家團圓啊！」映雪見燕玉跟自己一樣，雖結了婚，但跟沒嫁人一樣，不禁十分同情她。

70　麗君從門縫裡看見映雪又羞又氣，滿臉通紅，恐怕她沉不住氣把一切都說出來，急得大聲咳嗽一聲，繃着臉，推門走了進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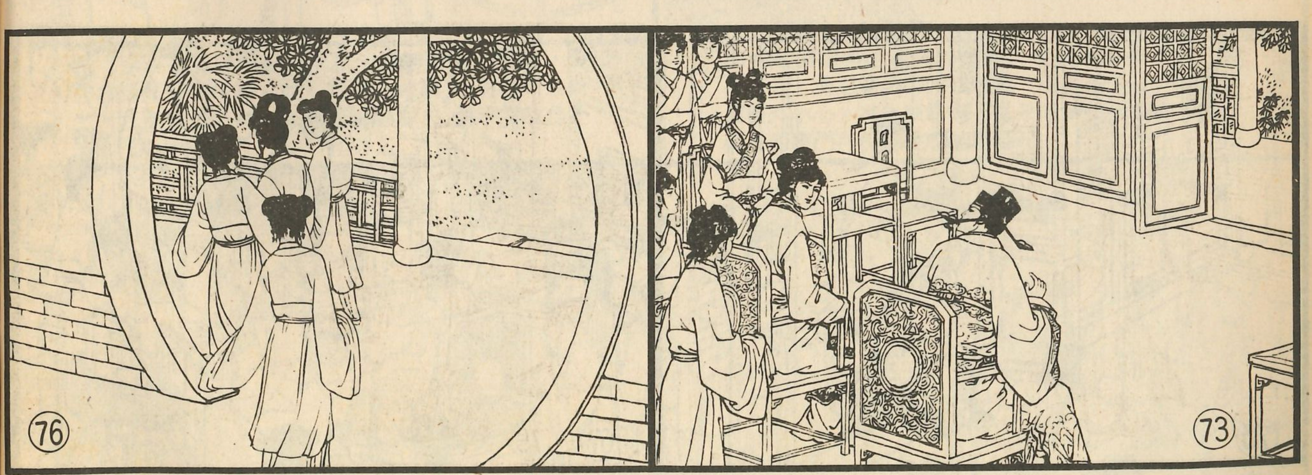
71　燕玉一見來人頭戴相貂，身穿紫羅袍，面目清秀，便知道這就是大名鼎鼎的酈明堂。燕玉連忙下跪，給恩師請安。

74　映雪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剛要發問，麗君又說：「妳看妳，流了產，又不肯在樓上休息，瞞着我到樓下來會客，醫生不是叫妳要避風寒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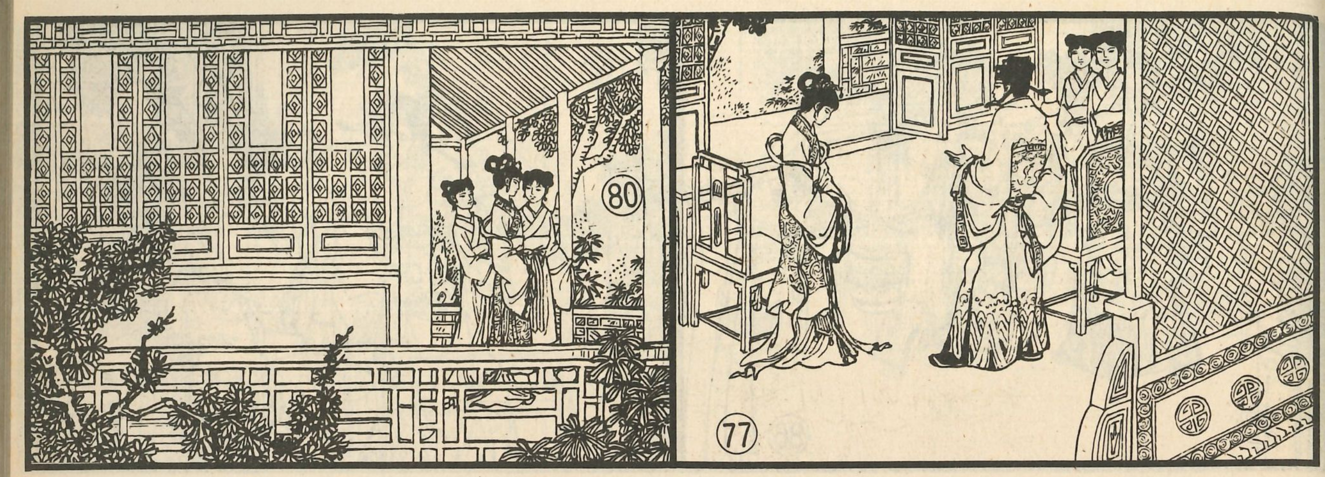
72　孟麗君故意擺出十足的官架子，假裝不知她是誰，問道：「下跪何人？」燕玉報了姓名和來意。孟麗君說：「罷了，一旁坐下。」燕玉見她神色這樣凶，默默地坐在一旁不敢多言。

75　映雪羞得滿臉通紅，正要申辯，麗君來個先發制人，說：「這有什麼害羞的，身體虛弱，理應保重。丫環們，快快扶夫人上樓休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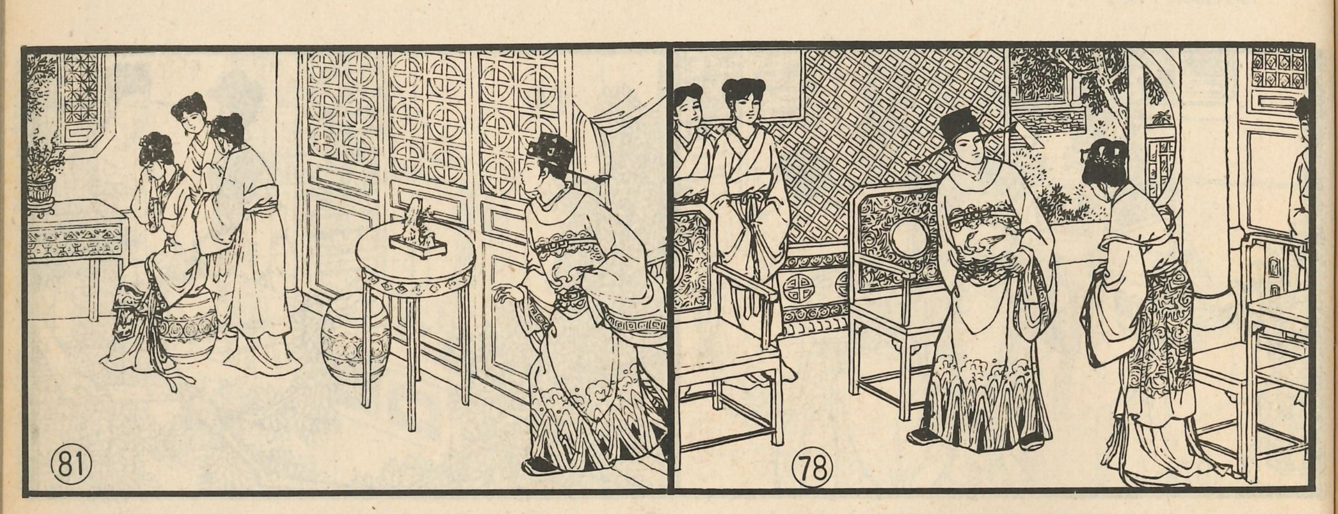
73　孟麗君感覺出燕玉對映雪是否懷孕很是懷疑，便轉身對映雪說：「妳怎麼下樓來了？妳要注意身體，別忘了醫生的叮囑。」

76　丫環們見姑爺生氣了，趕忙扶着蘇映雪上了樓。



77　麗君見映雪走了，這才放下心來。但她看見燕玉還在，仍舊十分惱火：「忠孝王忘恩負義，妳新婚未久，何必代他負荊！」

80　燕玉含淚道謝，然後拜別了仍然在生氣的麗君，帶着丫環回府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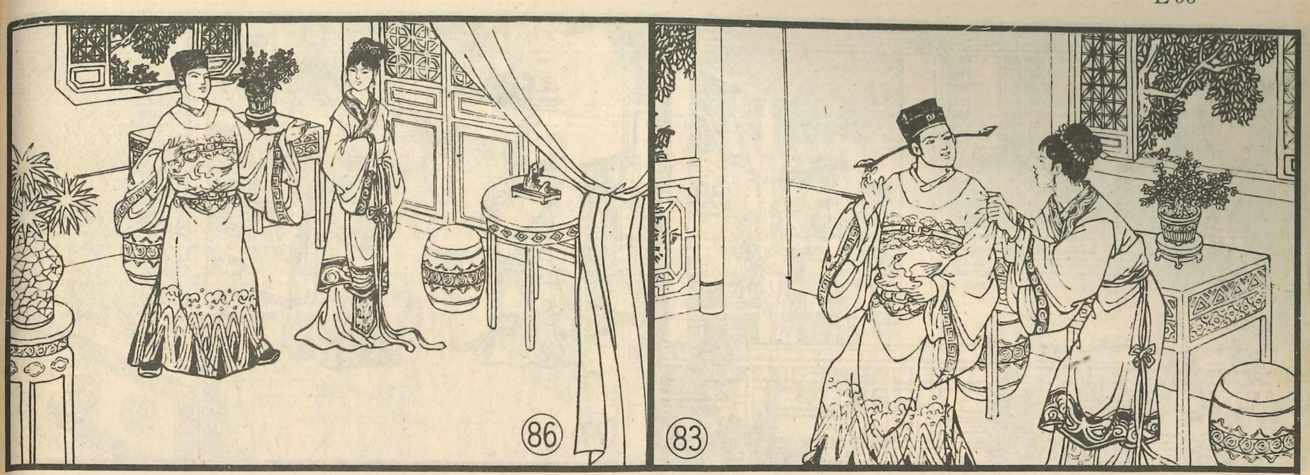
78　眼前的情景使燕玉不再懷疑恩師是個女的，她輕聲地說：「門生實在荒唐，求恩師看在門生媳婦份上，格外開恩，暫息雷霆之怒。」

81　麗君見燕玉走了，才鬆了一口氣。她很得意自己把真相瞞住了燕玉，高興地來到樓上內房。不料，她發現映雪正氣呼呼地坐在窗前掉淚，便忙上前探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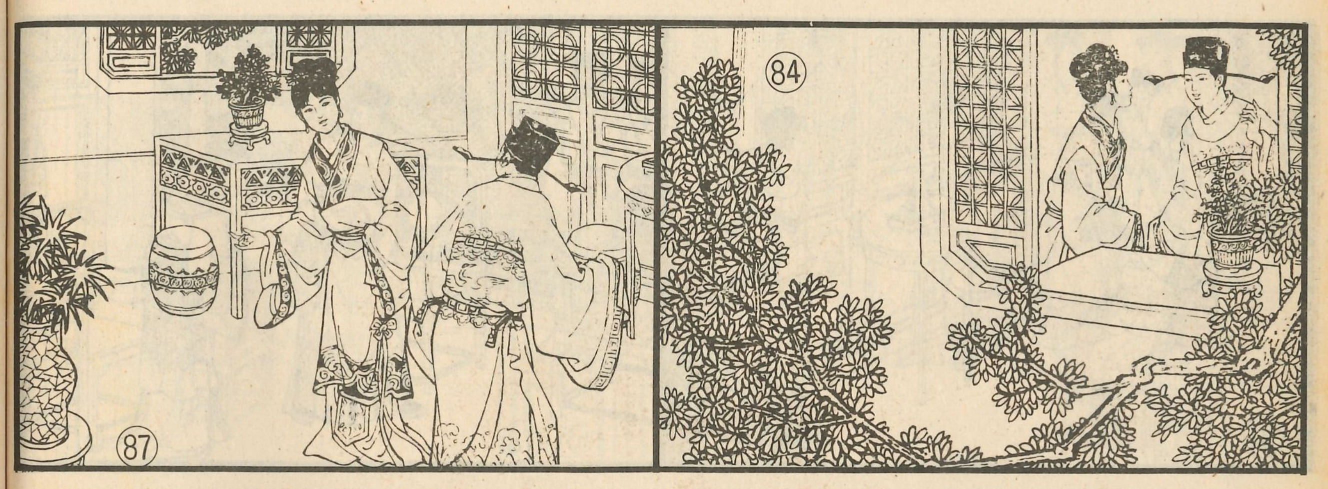


79　麗君見戲也作得差不多了，便緩和了口氣說：「既妳代夫請罪，尚稱賢德，就看在妳的份上，從寬了事。但是妳要告訴妳的相公，以後做事要多多思量。時光不早，妳可以回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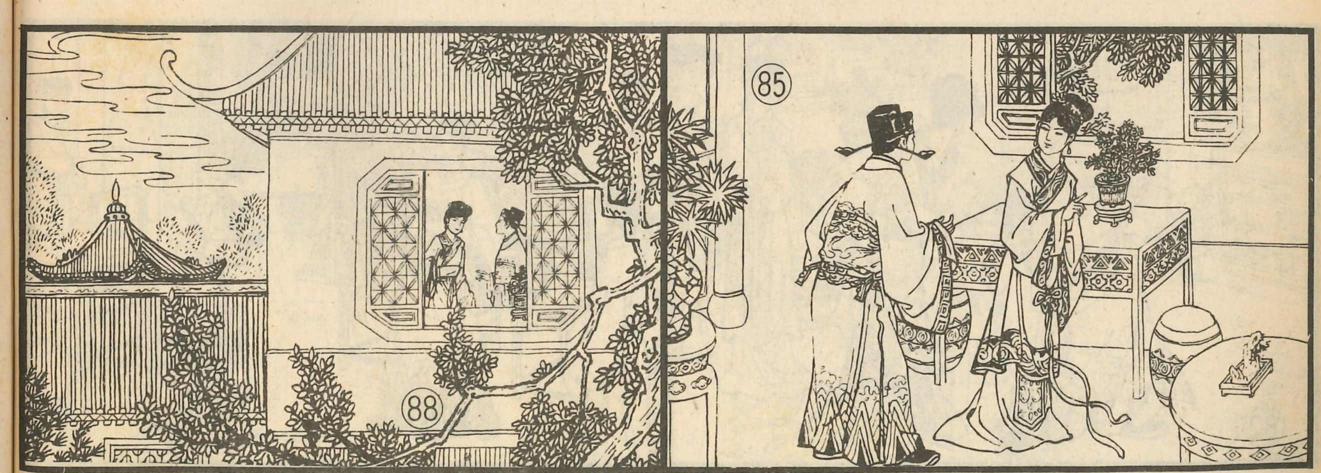
82　映雪一把抓住麗君，哭着問道：「我幾時有喜？幾時流產？妳這樣胡說八道，叫我日後怎麼有臉見人？」



83　麗君慌了手脚，忙喝退丫環，對蘇映雪說：「映姐，快點息怒，我也是沒有辦法，總怕別人懷疑我是女的，才說你已懷孕，好讓他們不再懷疑我。」



84　映雪無可奈何，鬆開了雙手：「那妳爲什麼又說我流產呢？」麗君說：「妳沒發覺劉燕玉是來看妳是否眞懷孕的嗎？我要是不說妳流產，皇甫少華見妳根本沒懷孕，會放過我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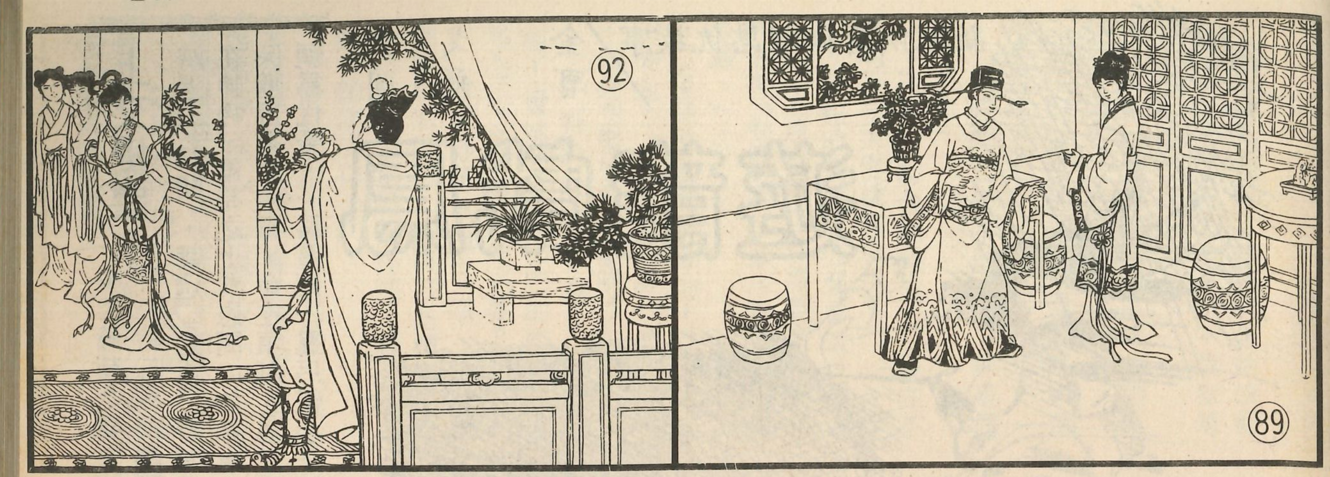


85　映雪聽麗君說的也有理，便嘆了口氣說：「妳肯定在門外偸聽我們說話了，妳就沒聽見，燕玉和少華祇拜過堂，沒同過房嗎？」

86　麗君忙說：「劉燕玉的話不能輕信，她是套妳的話，讓妳說出眞情，回去她好告訴皇甫少華，讓他再奏本章，揭穿我的隱密，到那時國法無情，殺了我，妳哭都來不及了。」

87　映雪不以爲然地說：「妳也太不相信人了，少華的行爲雖然魯莽，可也是爲了想與妳團圓啊！我看劉燕玉並不想害妳，我相信她和少華一直是分開過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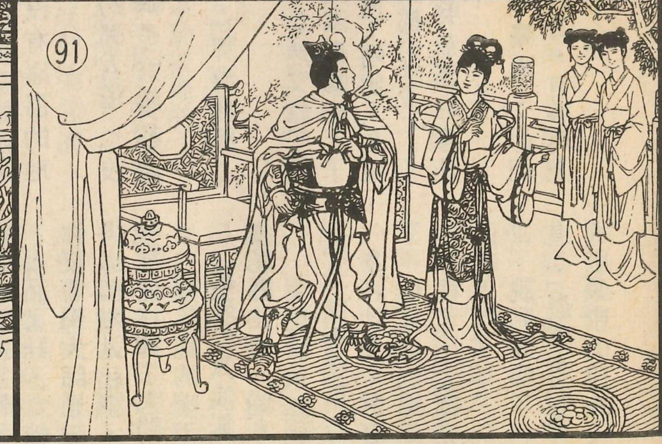
88　麗君很委屈地說：「我並非無情無義，祇因少華負義忘恩，竟娶奸臣之女爲妻。妳設身處地爲我想想，我腦中怒火怎能平息？」映雪說：「少華是妳的丈夫，縱使他欺負妳，妳也該讓他三分。」



89　麗君一聽已發起火來：「讓？爲什麼女人就該吃虧忍讓？我偏不讓！」映雪生氣地問道：「那我們就這樣做一輩子假夫妻？妳就這樣當一輩子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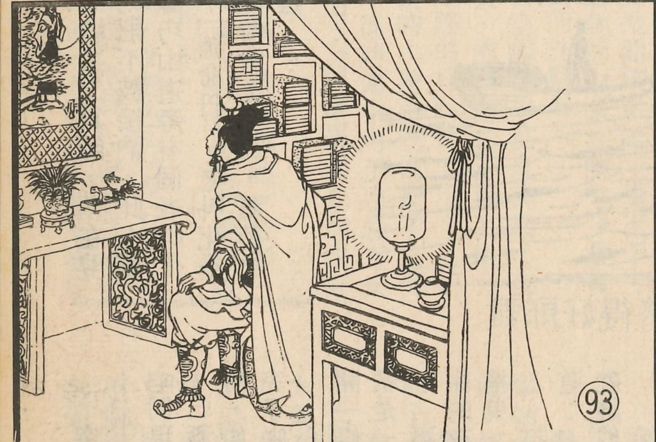


90　麗君上前拉着映雪的手說：「映姐，我知道妳爲我受了很多委屈，可事到如今我們也祇能這樣了，我是必須看淸他們的眞情才能脫下官袍的。」映雪望着麗君，難過得流下了眼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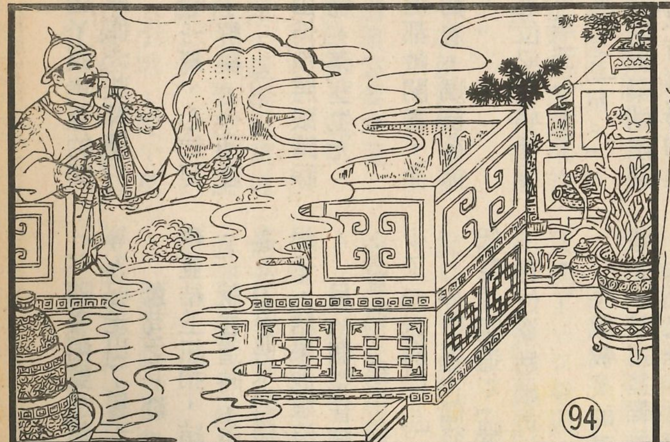


91　却說劉燕玉滿含委屈地回到王府，把在王府的所見所聞講了一遍，並說：「我看恩師不像是女的，望忠孝王今後切勿魯莽，不要再得罪恩師。」

92　少華很失望，但他還是拜謝了燕玉：「夫人代我受過，眞是感激不盡。」燕玉心想：受點委屈沒關係，祇要你知情就行了。隨後，拜別少華，回鋹鑾殿去了。



93　少華沮喪地回到內宮，望着麗君的畫像，絕望地說：「妻啊！究竟何時妳才能回來？妳把我害得好苦啊！」



94　此時，還有一個人也在苦苦地思念着孟麗君。這就是當朝皇帝。自從皇甫少華金殿認妻奏本，成宗心裡已全明白。他讓麗君躲過那個險關，爲的是能夠得到她。欲知成宗皇帝下一步準備怎麼辦，請看第九(中計脫靴)。

(本段完)

上文提要：少年蕭苟之要去紅驢山拜「千面諸葛」爲師，須在翌日午時三刻前趕到，誤了此刻則不被接納。此去要跨過「女兒關」，渡過「老龍河」時間極之緊逼。偏巧山道旁有個老叫化在呻吟，蕭苟之上前慰問，始知有人欲搶他懷中「補命丹」，老叫化爲保護丹藥而中毒，命在頃刻，爲了挽救二十多條待救的生命，蕭苟之願爲代勞，一路遭到一羣丐幫小子的阻撓與刁難……

新派俠情倫理恩仇故事／金可

文•圖　戈•飛

遊龍戲鳳

巧思計謀龍戲鳳　嬌女終得好郎君

突聞那個「春綠」丫頭焦急的問：「小姐，要不要灌他一些解藥，咱們現在就追問？」

蕭苟之聽得大吃一驚，心知要糟，如果被他們灌了解藥，一切就完了啦！

心中一急，不由悄悄將眼睛睜開一條縫，油燭高燒，滿室生光，祇是一個人也沒有。

再看前後窗•但都敞開着，徐徐的夜風在室中流動着，燭苗徐徐搖曳。

打量着，又聽那位梁姑娘低聲道：「不用了，他也辛苦一天了，就讓他睡到天亮再說吧。」

接着一靜後，又聽那梁姑娘關切的問：「他身上沒有碰傷的地方？」

嗓音有些熟悉的那人道：「沒有碰傷的地方，祇是衣服都濕了。」

梁姑娘立即道：「那沒什麼，待一會兒就乾了。」

說到此一頓後，突然又鬆了一口氣，說：「好，大家折騰一天了，也該去休息了，留下兩個人在這兒照料着，其餘的人都走吧！」

接着響起了數聲恭謹的應是聲。

又聽那梁姑娘叮囑道：「你們兩人在這兒好好照料着，有事馬上通知我。」

隨着兩聲恭謹應是聲，梁姑娘等人已走出了房去。

蕭苟之一聽，立即悄悄繫上腰帶並結上鈕扣，結紮妥當。

就在這時，祇聽外間一人埋怨道：「眞他娘的掃興，本來到手的銀子，結果他娘沒影兒了。」

另一個聲音聽來較年長的人道：「算啦，銀子仍是有，祇是賞錢少了一些而已。」

只聽第一個發話的人，突然壓低聲音說道：「喂！你看出來沒有，那位梁姑娘可能看上這個小子了。」

年紀較長的不耐煩的說：「你這小子管這些幹什麼？人家武功高，人品又好，女娃兒當然喜歡他，你沒看到大師兄三人，被那小子打得這個剛站起來，那個又趴下，險些被他打掉了大門牙。」

較年輕的嘆了一口氣，輕聲道：「說來也眞洩氣，他們那麼些人沒能纏住他一個……」

年紀較長立刻加重語氣說道：「那是你不在場，據說這小子練得一身好功夫，那麼寬的山澗，僅翻了一個觔斗就過了去，那些小叫化子都楞了，大師兄三個人也看傻了眼啦！」

說到此頓了一頓，轉而又正色道：「最厲害的還是在狹谷口，在那麼嚴密的搜查下，居然仍被那小子混過去，眞絕，連那位梁姑娘都心折得不得了，小臉蛋上一直掛着笑。」

較年輕的立即問道：「怎麼？她沒有惱？」

年紀較長的正色道：「高興還來不及呢！」

年輕的立即不解道：「那是爲了什麼？」

年長的却含糊的道：「現在不要問，將來你就知道了。」

年輕的突然壓低聲音改口問道：「喂！阿雄哥，你看到了沒有？那個叫『春綠』的丫頭，對這小子也不錯。」

年長的被稱阿雄的，立即不耐煩的說：「你管這些幹什麼，怎麼，你還想娶她做老婆呀？」

年輕的立即否認，說道：「嘿！看她那副兇巴巴的樣子就嚇死人了，還敢討她做老婆？」

阿雄却正色道：「唔，你別看她說話兇巴巴，長得可是標緻的呀，阿正，請我喝兩杯吧，我給你做媒，保你成功。」

年輕的阿正嘆了口氣：「唉！本來這次分到點兒賞銀買點什麼東西給她，誰知，搜遍了那小子的全身都沒搜着，你說氣人不氣人？」

阿雄也不由迷惑的說道：「說也奇怪，能搜的地方都搜了，就是沒有看到那包藥。」

阿正聽得目光一亮，突然一拍桌面道：「有了，我想起來了，還有一個地方沒有搜到。」

阿雄聽得精神一振，不由關切的問：「什麼地方？」

阿正急忙起身，立即一招手道：「阿雄哥，來！」

說話之間，飛身奔進室內。

阿雄、阿正兩人一看，臉色大變，脫口驚呼，頓時傻了，因爲床上的蕭苟之已不在床上了。

阿雄年紀比較大些，首先心神一定，急聲道：「阿正，快去請梁姑娘，我去房中再找一找。」

阿正應了一聲，慌忙轉身，如飛向外奔去。

阿雄先掀開床單看了看床下，接着又將牆角的衣櫃打開來，最後才探首後窗向外察看。

祇見夜空晴朗，繁星萬點，夜風迎臉徐吹，感到格外舒適涼快，正是夜間趕路的好時候。

就在這時，房外已傳來了急促的跑步聲，同時傳來阿正惶急不安的聲音，道：「阿雄哥還在房中守着。」

話聲甫落，門帘飄起，紅影一閃，容貌嬌美，神色凝重的梁姑娘已當先奔進門來。

接着是一身艷色的「夏紅」和一身綠色衣衫的「春綠」，最後才是氣急敗壞的阿正，其他的人想是都已分頭離去，因而沒有跟來。

阿雄一見梁姑娘進來，立即緊張的說：「蕭少俠不見了……」

梁姑娘僅是看了一眼空床，立即明白了是怎麼回事，這時一聽阿雄報告，立即一揮玉手，道：「沒有你們的事，你們兩人去吧！」

阿雄和阿正一聽，頓時楞了一楞，兩人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兇巴巴的春綠立即怒叱道：「還不滾，呆在這兒等着挨揍嗎？」

阿雄和阿正一聽，忙不迭的連連哈腰應是，急忙溜出房去。

較爲冷靜的夏紅則埋怨道：「他們也太大意了。」

兇巴巴的春綠立即怒聲道：「什麼大意？笨！笨得像頭豬。」

神情凝重，仍望着空床發呆的梁姑娘，則失意的說：「他們沒有錯，都怪我低估他了。」

說罷，緩緩的坐在就近的一張椅子上。

春綠一聽，不由憤聲要求道：「小姐，妳要想個辦法呀，這樣，太便宜他了。」

梁姑娘微皺眉頭，緩緩搖頭道：「我怕是鬥不過他了，爹沒有說錯，我可能會輸給他……」

夏紅立即道：「小姐，妳千萬不能認輸呀，那妳以後的日子還怎麼過，光看他的神氣啦。」

春綠也在旁慫恿說道：「對，小姐，妳好歹也得想個辦法治服他。」

梁姑娘顯然神傷的嘆了口氣，道：「現在什麼都晚了，他不但和我照過了面，也知道了我全部計劃，當他再見了我時，他會有什麼想法，他還會對我有好印象嗎？」

夏紅突然寬慰的說：「小姐，妳放心，那一個年輕的少年人見了妳不着迷，小婢不敢說，等明天他見了妳，妳不理睬他試一試，他不跪下來求妳才怪啦。」

梁姑娘一聽，不由「噗嗤」一聲的笑了起來，雖然知道蕭苟之絕不可能跪在她面前求婚，但聽了夏紅的話，心坎裡總有一絲絲甜甜的。

但她嬌臉上的紅暈未褪，突然又嘆了一口氣道：「唉，祇怕他一氣之下轉回大茂山去了。」

了字出口，春綠已斷然肯定的接口道：「絕對不會回去的。」

梁姑娘不由一楞的問：「妳怎的有這樣肯定的想法？」

春綠答道：「因爲他也是一個一頭抵在南牆上的死倔脾氣，上次他去見老爺，我把他關在門外頭，直到外面下了傾盆大雨，他還是不走……」

話未說完，梁姑娘的一雙迷人大眼睛突然一亮，脫口興奮的問：「大雨？現在下雨了沒有？」

夏紅和春綠兩人不必跑到外面去看，僅在開着的門窗已能看到滿天的星星，是以，兩人同時有些頹喪的說：「下雨？還不知道要等到那一輩子了。」

艷麗的梁姑娘突然變得精神奕奕，急忙由椅上站了起來，催促道：「不下雨沒關係，走，我們追上去，我斷定他把那包藥塞在髮髻的裡面了。」

春綠和夏紅一聽，立即興奮的跺足跳着道：「對，還是小姐聰明，一定是塞在髮髻裡去了……」

說話之間，梁姑娘像是飛燕穿簾似的，早已飛出了窗外，兩個小丫頭也足尖一點，相繼跟了出去。

看着天上的星辰，已是四更將盡了，追是無論如何追不上了。

不錯，因爲這時的蕭荀之，已經能聽到隱隱傳來「隆隆」的水流聲了。

蕭荀之一面急急向前飛馳，一面不時發出得意的微笑，因爲他又贏了。

他心裡在想，那包藥是「補命丹」也好，是一分錢不值的巴豆粉也好，反正不能讓他們得到，他們也永遠別想搜到。

飛馳上最後一個山頭，下面銀光閃閃，蜿蜒如帶的「老龍河」已經在望了。「隆隆」的水聲，顯示出河水的湍急，沒有一套眞功夫的人，別想在「老龍河」的渡口做渡船生意。

一想到渡船，他立即望向渡口。

祇見渡口坡上的兩排商店，在昏黑的夜色中靜靜的躺在河岸上，兩條車馬大渡船，也靜靜的停泊在河邊碼頭上，車輛停在街上，但看不見人影。

蕭荀之知道，渡船要到日出才開始擺渡，他無須馬上趕到渡口去，他要等車馬衆多的時候再混進船上去。

於是，他就在山頭上刹住了身勢，找了棵大樹倚坐下來，他仰首看着天上的小星星，心裡却想着迷人艷美的梁姑娘。

一想到梁姑娘他就笑了，他一直在想，這時候不知她已經發覺了沒有，發覺後她又會怎麼樣呢？

當他聽着阿雄、阿正兩人閑聊時，悄悄的穿好衣褲縱出窗外，眞想在暗處看看那位梁姑娘大發嬌嗔時的神態，但是，衡情之下，細分利害，還是儘快趕去渡口的好。

因爲，一時看不到不礙事，如果因此而遭了敗迹，恐怕以後再也看不到美麗迷人的梁姑娘，這損失太大了。

他想到明天拜見「千面諸葛」時可能發生的情形，同時，也擬好了一個拜見的步驟和計劃，心中越想越得意，含着愉快的微笑睡着了。

突然，傳來了一陣隱約可聞的吵雜吆喝聲。

蕭荀之心中一驚，急忙睜開了眼睛，一看之下，大吃一驚，因爲天色大亮，已經日上三竿了。

他這一驚非同小可，宛如晴天打了一個霹靂，因爲河寬爲數十丈，渡過了河距離「紅驢山」還有三四十里地。

蕭荀之無暇多想，挺身而起，展開身法，直向山下的渡口飛馳而去。

前進中舉目下看，神情不由一楞，因爲渡口擠滿了人，吵吵嚷嚷，亂成一片。

這眞正令蕭荀之感到非常迷惑不解的，兩艘大車馬船仍停在碼頭上沒有開出。

蕭荀之一看這情形，不由暗暗叫苦，看情形渡口上可能有了變故，果眞如此，不但他拜師無望，美夢也將成空。

心念間，已到了街外的店房後，尚未進街，已看到了每間屋簷下都蹲着有小叫化子。

蕭荀之一看，不由暗暗呼叫一聲老天，完蛋啦！

他當然暗恨了自己睡過了頭，但是，自己被折騰了一天一夜，在山上那麼涼爽的大樹下，怎不愈睡愈甜。

但他不能就此認輸，總要做番最後的掙扎和努力。

這時，他已經感到這情形一定是那位艷美無儔的梁姑娘設計造成的。

心念間，已到了最靠近渡口河灘的一家客棧後門前。

由於後門開着，蕭荀之毫不遲疑的走了進去。

遊目一看，院中的車馬都套好了，但都整裝待發，這情形顯然是因爲沒有渡船不能起程。

車伕們個個倚着車轅吸煙，有的人滿臉怒容的站在店門議論紛紛，走出走入。

蕭荀之見院中沒有小叫化子和可疑的人物，立刻向着就近的一個車伕走去。

車伕正自悶着頭在吸旱煙，一看見蕭荀之一臉迷惑的走過來，就先白了他一眼。

蕭荀之一看，就知道車伕正在生氣頭上，但又不能不問，祇好未言先笑，和聲問：「車把式，渡口是怎麼回事？」

果然，車伕立即搶白了一句：「怎麼回事你自己不會去看看嗎？」

說着，用嘴呶了呶店牆。

蕭荀之循着方向一看，果然發現店牆上正有個缺口，心中一動，急步走了過去。

站在缺口向外一看，滿腹的希

望頓時洩了氣，因爲兩條大渡船上的七八名船伕，正在用木桶和水瓢子向外汲水。

心裡雖然明白是怎麼回事，但仍忍不住回頭望向着車伕問道：「被人洞穿了船底啦？」

車伕雖然放緩了神色，但仍不高興的說：「穿倒沒穿，被人家灌滿了水，差一點兒沒有沉下去。」

蕭荀之故作用情的說：「看樣子個把時辰之後可上了船吧。」

車伕拿起煙袋鍋在鞋底叩了一叩，同時哼聲道：「聽說第一撥要等晌午後才能開船！」

蕭荀之聽得渾身一戰，脫口啊了一聲道：「船不是沒有穿嗎？」

車伕立即沒好氣的說道：「沒有洞穿也要汲乾了水好好查一查呀，一船的人可是鬧着玩的嗎？」

蕭荀之一聽，忙不迭連聲應了兩個是。

車伕站挺了身子，盲目的用煙桿一指天空，繼續不高興的道：「太陽快要到頭頂了，午前開船還可有希望嗎？」

說完，轉身向店門口走去。

蕭荀之聽得「啊」了一聲，急忙抬頭看天，太陽雖然距離頭頂還遠，但他如不儘快的設法渡河，無論如何也無法在午時三刻趕到「紅驢山」了。

看看渡口碼頭上，人頭湧湧，車馬擠擁，吵吵嚷嚷，亂成一片，看樣子每一個人都急着想先上渡船。

蕭荀之一看這情形，希望完全絕滅了，莫說人羣中和碼頭上尚站了不少的小叫化子，就是兩條船上的積水，半個時辰之內，也未必能汲得完，何况他等到開船時，也未必能趕上第一撥。

心念及此，他已無暇多想，轉身退出客店後院，加速步子向河岸邊走去。

前進中，愈想愈懊惱，愈想愈埋怨自己，心想，怎的竟醒得如此之晚？

心念間，不由以埋怨的目光看了一看他睡覺的山頭。

抬眼一看，發現山頭上的樹林中升起了一縷白煙。

蕭荀之一看，斷定是山上人家的炊煙，因而更加後悔，心想，假設他昨夜投宿在山上那戶人家，或在他們的房舍附近打瞌睡，也不致醒來得這麼遲了。

心中雖然暗自懊惱，但總得設法渡河，唯一的希望就是碰到一條漁船。

說也奇怪，往日他經過渡口，在渡船上看到許多在下游捕魚的小艇，怎麼今天祇見滾滾的水流，却看不見一隻漁船。

蕭荀之沿着河堤向下游走，心中愈焦急，步子愈走愈快，不覺已離開渡口一里多，吵雜的聲音也早已聽不見了。

突然，蕭荀之的目光一亮，脫口驚呼，不由驚喜的張大了嘴巴，立即站在原地呆了。

因爲他看到了一條梭形小艇，正由對岸渡口，斜斜的順着水流向下游划來。

蕭荀之看得出，這種梭形小艇，既輕便又快捷，漁夫都不敢用這種小艇，因爲這種艇一不小心就會翻艇了。

雖然梭形小艇有翻沉的危險，但仍被心急趕路的人所喜愛，因爲它順流而下，其快如飛，可以節省不少時間。

小艇好快，就在蕭荀之心中盤算的一刹那，小艇已到了河中心，同時，他也看清了小艇上站着一位老人，而操槳的竟是一個老太婆。

站在船頭上的老人，霜眉銀鬚，臉色紅潤，穿一襲月白色的夏布大褂子，根據他的目光和精神，顯然武功不俗。

再看老太婆，藍褂黑褲，慈祥的臉龐紅樸樸，薄薄的唇角一直掛着愉快的微笑，看她的划槳的腕力，小艇的速度，顯然也是一位內力深厚很有根基的人物。

就在蕭荀之在打量間，老太婆將小艇突然射向上有十數丈處的河岸。

蕭荀之看得心中一急，深怕老婆婆小艇撥頭駛回去，急忙再向前奔去。

也就在蕭荀之向前奔去的同時，老人大袖一揮，身形凌空而起，直向堤岸上縱去。

突聞老婆婆親切的叮囑道：「辦完了事早點回來，我鍋裡還給你炖着鷄。」

縱落岸上的老人，頭也不回，吭也不吭，僅僅揮了一下手，大步向渡口的方向走去。

河中老婆婆的小艇距岸尚有三四丈，是以，老人一上岸，老婆婆雙腕一翻，小艇疾廻，直向下游如飛駛去。

蕭荀之一見，心中大急，不由急呼叫道：「老人家，請行個方便，帶晚輩過……」

話未說完，老太婆已大聲道：「你沒聽見我家裡鍋上還燉着鷄。」

說話之間，加速反向回駛去。

蕭荀之一見，簡直要急瘋了，不由大吼道：「老人家請行個方便，我會記着您一輩子的。」

老婆婆想必是被蕭荀之的話給感動了，立即雙手停槳，小艇順水下流，老婆婆也正色道：「你能跳上艇來嗎？這種小艇容易翻覆，沒有碼頭不能靠過去。」

蕭荀之一聽有希望，一面跟着

小艇向下游奔馳，一面忙不迭的連聲道：「可以，可以，晚輩可以跳過去的。」

老婆婆一撥槳，小艇刷的一聲靠了過來，同時催促道：「上來吧！」

蕭苟之一聽，那敢怠慢，足尖一點，騰身而起，一到半空，疾演「平沙落雁」直向小艇上落去。

就在蕭苟之下落的同時，老婆婆目光一亮，突然尖叫道：「小心！」

尖叫聲中，小艇突然一個傾斜，立即橫移了數尺。

蕭苟之大吃一驚，大喝一聲，疾振雙臂，一式「隼鷹斜飛」，閃電般落到了小艇上。

老婆婆神色一變，瞪着蕭苟之驚呆了，久久才緊張的說道：「老龍河暗流多，方才眞是太險了。」

蕭苟之早已暗叫一聲糟糕，知道上了賊船了，方才突然小艇橫移，顯然是老太婆動的手脚。

這時，他已提高了警惕，想到了方才上岸的那個老人，會不會就是老鬼精「千面諸葛」呢？

心念間，他不自覺的看回岸上，那位老人早已去得無影無踪了。

這時一聽老婆婆的解釋，不由强自一笑道：「是是，晚輩也常常聽人這麼說。」

老婆婆說話間，已雙腕撥槳，藉着水流去勢，已斜向對岸駛去，老婆婆似乎餘悸猶存的說：「還好，你小哥的功夫俊，換了別人非掉進河裡不可。」

蕭苟之心中暗哼了一聲，但表面上却笑着道：「果眞掉下去，今天非出人命不可。」

老婆婆聽得臉色大變，脫口驚啊，不由瞪大了眼睛問：「什麼？你是說你不會水功？」

蕭苟之暗自一笑，但却愁眉苦臉的說：「不瞞老人家說，晚輩有一種毛病，身體入水就抽筋……」

話未說完，老婆婆已緊張激動的說：「快坐下來，快坐下來，兩手抓好，阿彌陀佛，方才實在是太危險了，我先問一問你會不會游泳就好了。」

蕭苟之暗自一笑，心想，未上船前妳問我，我當然會實話實說，多少會一些了。但不願意戲弄老人家，祇得謙和的說：「晚輩雖然會抽筋，掉到水裡一時半刻的還不至會發生危險，如果能抓住塊木頭，晚輩也許會順流漂下去不致被淹死……」

話未說完，老婆婆已呵呵的笑道了，同時笑着道：「你這孩子眞有些意思，大河大海裡的那來的木頭？沒事還是要學點水中功夫……」

老太婆突然似笑非笑的問：「咦？你去找誰拜師？」

蕭苟之故意說：「就是大名鼎鼎的『千面諸葛』梁老前輩嘛。」

豈知，老婆婆霜眉一皺，竟遲疑的說：「『千面諸葛』會水功嗎？據我所知，他家裡水功不錯的好像不是他。」

蕭苟之知道老婆婆指的是「千面諸葛」的女兒梁姑娘，但他也不便說破，祇得故意裝糊塗的說道：「可是江湖上却是這麼說。」

老婆婆毫不遲疑的說：「那是因爲他女兒梁小玉的水功極俊的緣故，所以一般人也以爲老鬼精的水功不錯，其實，他和你差不多，掉到水裡不抓塊木頭就會淹死的……」

話還未說完，老婆婆自己也樂得一笑了。

蕭苟之不便說什麼，也祇跟着一笑了，但他能在老婆婆的口裡得知明媚艷麗的梁姑娘芳名梁小玉，却是最開心的一大收穫。

老婆婆突然關切的問：「你小哥見過『千面諸葛』的美麗女兒嗎？」

蕭苟之當然不能說見過，祇得搖搖頭說道：「沒有。」

老婆婆竟臉色一沉，認眞的問：「你眞的沒有見過她？」

蕭苟之被問得臉孔一紅，祇得說：「也許見過，但不知道是那一個……」

老婆婆一聽，不由的生氣道：「你這儍孩子，她家裡除了兩個丫頭就是她，你連丫頭、小姐都分不清嗎？」

蕭苟之一聽，不由自覺的說：「我沒有到過她家裡去。」

老婆婆釋然的「哦」了一聲道：「原來你沒有去過她的家裡，這就難怪了，如果你小哥見了她，一定會着迷……」

蕭苟之由於老婆婆談到了「千面諸葛」的家，不由想到兩次被拒門外的事，心中突然升起一股怒火，因而也不自覺的沉聲問：「您老人家是說她長得很美？」

老婆婆似乎沒有聽出蕭苟之的口氣來，立即有些得意的說道：「美喲，她漂亮極了。」

蕭苟之冷哼一聲，立即輕蔑的說道：「漂亮有什麼用？人要心地好才行……」

這次老婆婆發覺了，突然瞪大了眼睛吃驚的問：「什麼，你說玉兒的心地不好？」

蕭苟之自知措詞不當，祇得趕緊改口更正道：「不！晚輩不是這個意思……」

思字方自出口，老婆婆的背後船尾，突然由水下伸出一雙白晰的玉手，同時露出一截鮮紅小臂水靠。

蕭苟之一看心知不妙，暗呼一聲：不好。

嘩的一聲水聲，蕭苟之的身體立由船頭彈了起來，「噗通」的一聲栽進河水裡。

也就在蕭苟之翻身栽進河水中的一刹那，却聽得老婆婆惶聲尖叫道：「玉兒小心，他不會水功的。」

蕭苟之一聽，就在水中已打好了主意，急忙冒出水面，接着雙手撲天，哇的一聲吐出一口河水，接着又沉了下去。

當他冒出水面的一刹那，却聽得明媚艷麗的梁小玉嗔聲叫道：「不要管他，他祇是裝糊塗的。」

蕭苟之不理，決心繼續糊塗下去，隨流而上，載沉載浮，因爲他已看清楚了河岸，最多祇有四五丈距離，如果梁小玉不來救他，他決心潛至下游上岸，立即趕往「紅驢山」。

果然，就在他隨流而下，第三次冒出水面的同時，一隻柔如無骨的玉手就像飛魚般，突然滑過水面，閃電般抓向他的後領。

蕭苟之早已打定了主意，要贏就贏個徹底，要輸就要讓美麗的梁小玉輸得口服心服。

是以，就在梁小玉的玉手抓向他的後領的同時，猛的暗施千斤墜，身體突然下沉，使得梁小玉分毫之差沒有抓着，而他的雙手却已閃電般向急忙廻游的梁小玉抱住。

梁小玉由於過份擔心蕭苟之眞的會被淹死，芳心一急，急忙廻游下沉，準備將蕭苟之的肩背托出水面，豈知，就在她廻游的一刹那，兩隻亂摸的手已將她的胸腰抱住。

梁小玉心中一急，大吃一驚，她是水功精絕的人，當然知道這是淹水滅頂人的本能動作，祇要叫他在水中抓住一樣東西，他是抵死不放的。

她是知道，這是蕭苟之自然的現象，但被他緊緊的抱住，前額抵着她的雙峯，不但使她心跳怦怦，又慌又急，而她也被迫得幾乎停止了呼吸。

爲了避免蕭苟之喝太多的河水，她不得不纖腰一挺，翻身向上，使蕭苟之伏在她的酥胸上。

梁小玉的確慌了，她一面仰泳，一面急叫道：「阿嬸婆，快來幫我把他分開，他抱住了我。」

划着梭形小艇跟在附近的老婆婆一聽，立即吩咐道：「何必我老婆子幫忙，打他一個嘴巴，用脚蹬他的小腹不就把他蹬開了嗎？」

梁小玉一面仰泳靠近小艇，一面焦急的解釋道：「哎呀，不行呀，他抱得太緊了。」

把話說完，才發覺措詞不對，一張粉臉頓時紅達耳根。

阿嬸婆却哼了一聲道：「不說自己捨不得，却說他抱得太緊啦。」

說話之間，已到近前，舉起手中的一支木槳，照準蕭苟之的後腦打去。

梁小玉看得大吃一驚，尖聲一叫，施展一個「鯉魚倒穿波」，嬌軀一挺，向後疾射近丈，不由怒叱道：「阿嬸婆，妳要作什麼？」

阿嬸婆佯裝一楞，說道：「怎麼？妳不是要我老婆子幫忙，把你們兩人分開的嗎？」

梁小玉被氣得嬌臉一紅，道：「是啊！妳怎可以用木槳打他！」

阿嬸婆正色道：「不把他小子打暈，他會鬆手嗎？」

梁小玉不由得氣惱道：「妳把他打傷了怎麼辦？」

說話之間，發現距離河岸已經不遠，索性幾個倒縱已到了河岸邊。

一直忍笑不住的阿嬸婆，也急忙猛划槳將小艇衝上河灘，立即縱至梁小玉的身邊，幫着她將蕭苟之抬起來。

蕭苟之不敢戲謔太甚，就在阿嬸婆托他的兩腿時，也將摟抱在梁小玉纖腰上的雙手滑開，任由兩人向河岸上抬去。

抬了沒幾步，突聞阿嬸婆說：「玉兒，把他放下吧。」

梁小玉立即反對道：「這兒怎麼成？沙灘熱得像烙餅的鍋，太陽又這麼大，抬到樹林裡去好啦。」

蕭苟之一聽，心裡不禁升起了一絲慚愧，對一個待他這麼好的美麗少女施展惡作劇，實在太不應該。

由於有了這一種想法，他決定今生今世一定要好好的照顧她，愛護她，而且還要聽從她的話。

根據梁小玉的話，他知道太陽已經很高了，時間有限，使他不能在此躭誤得太久，但他也不願猛的掙起逃走，這樣會令梁小玉太難堪了。

如何能使梁小玉心中又折服又不太懊惱呢，他覺得這個問題太難了。

於是，他決心用「龜息大法」先待一會再說，雖然梁小玉總會有被愚弄的感覺，但總比掙脫了就跑要好得多。

心念間，梁小玉和阿嬸婆已把他抬進了岸上的樹林中，祇聽梁小玉問：「阿嬸婆，妳要把他放在那兒？」

阿嬸婆立即無所謂的道：「就放在樹底下便好了啦。」

蕭苟之一聽，心裡不禁有氣，心想：「妳就準知道我是僞裝的？」

心裡由於有氣，因而決心鬥鬥阿嬸婆，早已含在口中的河水，立即一絲絲的讓它慢慢的溢流出來。

在後面抬腿的阿嬸婆一見，臉色突然一變，脫口驚訝道：「哎喲不好，他眞的喝足了水。」

抬着前頭的梁小玉一聽，急忙回頭，一看之下，也是花容大變，脫口急聲地叫，道：「快把他放在這塊石頭上，他被水嗆死了。」

說話之間，兩人立即把蕭苟之伏放在一塊岩石上，使他頭脚下垂，兩人一面按摩推拿，一面捏開蕭苟之的牙關，用手指扣向喉嚨，企圖引出胃中的水。

蕭苟之沒想到梁小玉和阿嬸婆會用這一手，動也不敢動，嘔也不敢嘔，眞是自找苦吃。

所幸梁小玉的食指一入蕭苟之的口，頓時驚覺蕭苟之的呼吸已奄奄一息，又惶恐的急聲道：「啊呀不好，他的呼吸已沒有了。」

阿嬸婆一聽，也不由大吃一驚。「啊！」了一聲，也伸手去試蕭苟之的鼻息。

一試之下，氣若游絲，眞的是臉色如紙，魂飛天外了。

再試脈搏，毫無感覺，不由震驚急呼道：「哎呀！他的脈搏已經沒有了呀！」

梁小玉這時已急得珠淚滾滾，臉白如紙，聞聲一驚，急忙也扣住了蕭苟之的脈門。

一把之下，可不是，一絲動靜都感覺不出，不由急得哭聲道：「快去，阿嬸婆，快到小村上找些薑和大蒜來！」

阿嬸婆眞的慌了，蕭苟之一命嗚呼，「千面諸葛」絕饒不了她。

這時一聽，忙不迭的連連點頭，展開輕功，直向林外馳去。

緊緊握着蕭苟之脈門的梁小玉，突然想起了什麼，急忙飛身縱出林去，望着已如飛馳出數十丈外的阿嬸婆，哭聲吩咐道：「春綠、夏紅就在河邊，要她們快把我的衣服拿來。」

吩咐完了，未待阿嬸婆回應，又急急縱了回來。

但是，當她飛身回縱的一刹那，岩石上的蕭苟之竟然不見了。

她急忙刹住身形，舉袖拭一拭眼淚，沒有看錯，岩石上仍有濕濕的水漬，而那蕭苟之却眞的不見了。

心中一陣驚喜，根本沒想到自己受愚，轉身再縱出林外，立即嬌呼道：「阿嬸婆回來！阿嬸婆回來！」

正在急急飛馳，有如喪家之犬的阿嬸婆一聽，急忙震驚的刹住身勢，老臉慘白，瞪大了眼睛回頭望來，看她的震駭神情，顯然以爲蕭苟之已經氣絕身亡呢！

梁小玉驚喜的跺着脚，高聲道：「回來，阿嬸婆快回來看！」

阿嬸婆不是傻子，一聽梁小玉的驚喜聲音，便知蕭苟之有了救活的希望了。

於是，神色一喜，回身飛馳，心中不住暗暗唸佛，因爲蕭苟之是她老主人「千面諸葛」選了多年才選中的唯一衣缽承繼人兼女婿，萬一因她一時的疏忽而被淹死，後果如何？那就可想而知了。

因爲，蕭苟之一死，梁小玉必然會對「千面諸葛」說，她阿嬸婆非但沒有及時協助搶救，還準備用槳把蕭苟之打暈，以致躭誤了時間而多灌幾口河水。

心念未完，已馳至梁小玉的近前，立即急不及待的問道：「蕭少俠可能是能喝夠了河水吧？」

梁小玉已興奮得不能回答，說了一聲「妳進來看！」轉身馳進樹林內。

阿嬸婆不敢怠慢，也滿臉含笑的跟進了林內。

進林一看，一塊濕淋淋的石頭，蕭苟之已不見了。

阿嬸婆神色一驚，脫口急聲道：「人呢？」

梁小玉立即興奮道：「跑啦！」

阿嬸婆聽得一楞問：「跑了？怎麼跑的？」

梁小玉含笑道：「就是我方才追出去和妳說話的一刹那，回來就不見了。」

阿嬸婆一聽，不由哼了一聲，搖頭感慨的道：「妳又被他捉弄了一次。」

梁小玉却不以爲然的道：「可是他也輸啦。」

阿嬸婆立即似有所悟的問：「妳指的是那包巴豆粉？」

梁小玉正色道：「是呀！就算他藏在髮髻內，經過這麼在河水裡一泡，除了像漿糊樣一捏紙，什麼也沒有了。」

阿嬸婆一聽，不由感慨的搖頭道：「你們兩個眞是天造地設的一雙，一個比一個心眼多。」

梁小玉一聽，也不由高興的笑了。

但是，阿嬸婆却遲疑憂慮的說：「如果他沒有把那包巴豆粉交給指定的花子頭許五，妳爹還會收他做徒弟嗎？」

梁小玉聽得花容一變，脫口驚啊，頓時呆住了。

阿嬸婆繼續說：「如果妳爹一氣之下，不再收蕭少俠，那時他被逐出門外，妳又該怎麼辦呢？」

梁小玉一聽，頓時慌了，不由焦急的說：「阿嬸婆，這可該怎麼辦？妳快替我想個辦法呀！」

阿嬸婆立即無可奈何的說道：「又要想佔上風，又要想辦法贏他，那我有什麼辦法？」

梁小玉不由急得一跺脚，嗔聲道：「到了這時候，妳還說這些幹

什麼呢？」

阿嬸婆見梁小玉眞的急了，祇得說：「現在唯一的辦法就是快快追上蕭少俠，再送他一包巴豆粉……」

話未說完，梁小玉已沉聲道：「那怎麼成？莫說現在他已經跑遠了，根本無法追上，就是能追上他也不能這樣做，這若是給爹知道了，不但我要挨頓打，妳也少不了一頓罵，說不定還把妳趕出門去呢！」

阿嬸婆知道梁小玉沒有說錯，祇得道：「現在祇有一條路可走了。」

梁小玉立即急不及待的說：「妳快說出來聽聽呀！」

阿嬸婆忙說道：「祇有把方才蕭少俠落水，抱着妳不放的事，照實向妳爹稟告出來。」

梁小玉一聽，嬌臉早紅了，立即反對說：「那怎麼成？那樣不但顯得我笨得像個傻瓜，而且也難以出口嘛。」

阿嬸婆立即正色道：「你們是親生的父女，這有什麼好害臊的。」

梁小玉似乎仍不贊成，而又想不出兩全其美的辦法，不由急得跺脚道：「我本來準備他上岸算了，誰知道，他偏偏說我心地不好，當時心裡一氣……」

阿嬸婆立即道：「哎呀！妳會錯了他的意思，他的意思可能是說妳心眼兒太多了。」

說到此一頓，然後又正色警告道：「究竟如何妳自己拿主意，可要快呀！我們現在走捷徑，還可能趕在他前頭，再遲恐怕就來不及了。」

梁小玉一聽，祇得咬一咬牙道：「好吧！我們現在就往回趕，再遲眞的怕來不及了。」說完之後又頓一頓，突然似有所悟的嘆了一口氣道：「唉！其實他若想起那包巴豆粉早已溶成了水，不知道他會急成什麼樣子呢？」

梁小玉完全說錯了，因爲這時冒着大太陽，展開輕功加速在山區飛馳的蕭苟之，他祇想到又一次的佔先和勝利，根本沒想到那包巴豆粉的事。

蕭苟之淳厚的臉龐上，不時煥發着異彩，上翹的唇角，一直掛着愉快的笑，而在他的腦海裡，也一直浮現着梁小玉穿着鮮紅水靠的胴體，和凹凸分明的綫條。

他不知道梁小玉的水靠是什麼質料，柔滑細膩，非綢非絲，由於觸透體溫，他就像撫摸在梁小玉的肌膚上。

尤其當他一頭抵在梁小玉的酥胸上，高聳而富有彈性的雙峯，不但微微戰抖，而梁小玉的心則跳得尤爲厲害。

回想她在「女兒關」後巷街的小客棧示警時，回眸一笑，那該是多麼明媚迷人，當時他做夢也沒想到，那位明艷無倫的少女，數個時辰之後，已投進他的懷裡，也許，她就是我終生同在一起的妻子。

他仍記得父親和王老爹，時常笑罵他是傻小子，俗語說：「傻人有傻福。」眞沒說錯。

但是，當他想到梁小玉發覺受愚弄後，她會怎麼樣？她會不會又羞又怒找他理論呢？

他覺得理論並不擔心，到時候向她道個歉，賠個禮，也許就消氣而笑了，而令他最擔心的却是梁小玉爲了少女尊嚴，一氣之下，從此再不理他了。

他又想將來拜師後的事，那時他住在「千面諸葛」的家裡學藝，當然和梁小玉日夕相處在一起，有時雙雙漫步山中，有時併肩賞月觀花，兩人卿卿我我，那該是多麼快活愜意。

繼而又想到梁小玉的年紀，她的芳齡幾許了？比他大還是比他小？該稱她爲師姐還是師妹？

蕭苟之就在這種忽憂忽喜，患得患失的心情下，翻山越嶺，不覺已看到了「紅驢山」。

一看到了「紅驢山」，蕭苟之不由驚得急忙仰首看天，還好，午時還未到，他有足夠的時間可以趕到。

「紅驢山」是由恆山綿延下來的支脈，和大茂山遙遙相連的山區，「紅驢山」的山色既不「紅」，形狀又不似個「驢」，至於它的名稱來源，傳說有人在這裡看到一隻紅色的驢在山中奔馳而得名的。

這些傳說，本是齊東野語，也就姑妄聽之而已。

蕭苟之曾經來過兩次「紅驢山」，一看山勢，立即改用捷徑飛馳，不到午時，便到了「紅驢山」山前。

一到山前，蕭苟之不但沒有了方才的欣喜，反而升起了一陣情意和憂慮。

因爲他怕見到了梁小玉，更怕梁小玉在一氣之下不准他去見她父親，若果眞是這樣，他就是有通天本事，賽過諸葛孔明，勝過劉伯溫的機智也是沒用了。

他現在最重要的是娶得梁小玉爲妻，至於拜「千面諸葛」爲師那祇是次要的問題。

剛剛踏上通往「千面諸葛」家門的山道，即見七八丈外的一棵大樹下站着一個中年叫化子和兩個小叫化子。

蕭苟之一看，這三個叫化子都不認識，站當前的中年叫化子顯然就是此地的花子頭許五。

祇見許五焦急的向着山下張望

，同時自語道：「老爺子該回來了啦，怎的到現在還沒有見到人影，眞是急死人了。」

說話間，蕭苟之已到了近前。

中年叫化子沒有看看蕭苟之，蕭苟之也沒理會中年叫化子，繼續向山下疾馳。

漸漸已能看清了林木間前露出的茅屋和柴牆。

蕭苟之的心開始跳動加劇起來，也暗暗禱告上蒼，祈求神明保佑他，保佑他一切如願以償。

禱告間，凝目一看，兩次前來都是關閉着柴門，這一次竟意外的大開着。

蕭苟之看得精神爲之一振，不由愉快的笑了，脚下也立即加快了步子。

舉目再看，他濃濃的兩道虎眉又皺在一起了，因爲柴門的一側，正側站着一個綠衣少女，一雙玉手抱在胸前，仰着臉望着青天，高嘟着小嘴在那兒把關。

蕭苟之暗暗叫苦，他知道：閻王好打發，小鬼難纏，看她那副神氣，八成就是那個尖聲尖氣兇巴巴的「春綠」。

到達了柴門口，身形不停，一面前進一面含笑道：「春綠姐姐好！」

果然，祇見那位「春綠姐」立即兇巴巴哼着道：「誰是你的春綠姐，快到屋去挨罵去吧！」

蕭苟之雖然聽得心頭一震，但他也知道，祇要大門口沒有刁難，見了「千面諸葛」就好應付了，尤其是梁小玉已經趕回來了。

院中兩棵大榕樹，不但遮住了院中炎陽，大部份的茅屋也遮了大半。

蕭苟之躬身前進，不敢抬頭，但他在目視餘光中，看到屋內中央的雲床坐着一個人，那當然就是「千面諸葛」本人，其餘的人是誰，他當然不得而知，但他深信，梁小玉一定在那些人士之內。

一到門口，蕭苟之即急上兩步，深躬一揖恭聲道：「師父在上，請受徒兒蕭苟之大禮參拜！」

說罷屈膝下跪，一連叩了四個響頭。

端坐在雲床的「千面諸葛」，一直等到蕭苟之大禮叩拜完畢，才沉聲道：「老夫又沒有說要收你爲徒弟，你爲何行此拜師大禮？」

蕭苟之趕緊伏俯在地，恭聲道：「徒兒到達，柴門大開，業已告訴徒兒，可以進門了！」

「千面諸葛」先是一靜，想必是以目光看向左右人等，這才誠意的「唔」了一聲：「你先抬起頭來，讓老夫看看你。」

蕭苟之却依然伏俯着恭聲道：「您老人家已經見過徒兒了……」

「千面諸葛」意外的「嗯」了一聲，似有所悟的說：「那你也趁機抬頭看看老夫呀！」

蕭苟之急忙道：「徒兒也見過您老人家。」

「千面諸葛」急忙道：「你在什麼地方見過？」

蕭苟之恭聲道：「就在昨天的山道谷中。」

「千面諸葛」雖然已覺不妙，但他一聽，仍然忍不住脫口輕啊，不解的問道：「爲師多年來，甚少外出，你又沒有見過爲師的眞面目，你又怎的認出是爲師僞裝的老叫化子？」

蕭苟之祇得恭聲道：「您老人家雖然有獨步武林的『易容術』，剎那改頭換臉，神龍見首不見尾，但您老人家却改不了在手上的六隻手指！」

話聲甫落，屋中立即響起了數聲大感意外的驚訝聲！

一陣沉默，才聽「千面諸葛」讚嘆的低喝了一聲「好！」，繼續問道：「那麼爲師給你那包『補命丹』呢？」

蕭苟之見問，急忙叩首伏身，惶聲道：「徒兒惶恐，不敢直言。」

話聲甫落，一旁立即響起了梁小玉撒嬌的不依的聲音，道：「爹！您老人家……」

話未說完，突然住口不說了，想是被「千面諸葛」的手勢所制止了。

祇聽「千面諸葛」慈祥的笑着說：「你前來此地的經過，爲師已聽了你師姐報告過了，你處處都在她的算計中，當然難逃她事先佈好的陷阱，你雖然沒將那包藥帶到，爲師亦已滿意了，不過，今後凡是動心眼的地方，你可要多向你師姐學學。」

蕭苟之一直待「千面諸葛」說完，才再度叩首恭聲道：「您老人家交代的事，徒兒怎敢怠慢，那包藥徒兒已遵命帶到了。」

話聲甫落，包括梁小玉、阿嬸婆在內，人人均脫口啊了一聲楞住，就是「千面諸葛」也啊一聲急問道：「那包藥呢？爲何還不快些呈上來？」

蕭苟之惶聲求道：「師父如不赦免徒兒欺師罔上之罪，徒兒死也不敢說出。」

「千面諸葛」一聽，不由生氣得急聲道：「你再不說爲師要生氣了，片刻之前，你是你，我是我，你就是欺騙了我也是迫不得已，爲師怎會怪你！」

蕭苟之祇得說：「您老人家可是仍穿着那套老叫化子衣服？」

「千面諸葛」立即道：「是呀，爲師爲的是讓你大吃一驚，感到意外……」

蕭苟之道：「現在該您老人家大吃一驚，頗感意外了！」

「千面諸葛」神色一楞，同時「噢」了一聲。

蕭苟之則繼續說：「因爲徒兒在抱您老人家至路邊樹蔭下的時候，已將那包藥趁機塞進您破衣背後的第二個破補丁裡面了。」話聲甫落，屋中又是一片議論騷動聲。

「千面諸葛」則急聲道：「玉兒，快快，快到我背後看看有沒有？」

接着梁小玉的驚喜嬌呼道：「啊！爹，眞的在這裡呢！」

話聲剛落，全屋立即掀起一片歡笑鼓掌之聲。

「千面諸葛」則心花怒放的一拍大腿，哈哈一笑道：「好，老夫總算沒有走了眼，果然是塊接我班的料子。」

說罷，特的又望着愛女梁小玉，得意的一笑道：「玉兒，怎麼樣？爹說的沒錯吧，妳雖然也機智絕倫，但比起小狗子來，仍要稍遜一籌，就是老爹我，也自嘆不如……」

蕭苟之一聽，趕緊恭聲道：「螢螢之火，怎能與皓月爭輝，徒兒怎敢與師父比較。」

「千面諸葛」一笑，道：「你小子也用不着在那兒瞎捧瞎恭維，精明就是精明，笨就是笨的了。」

說到這裡頓了一頓，特的又興奮的一問：「哦！你小子是叫什麼名字來着，小狗子？」

蕭苟之趕緊解釋道：「回稟師父，不是小狗子，是蕭苟之，蕭是漢室三傑蕭何的蕭，苟是姑且假如的苟，之乎者也矣焉哉的之……」

話未說完，「千面諸葛」已爽朗的說：「這個名字不好，今後改名爲蕭雋智好了！」

屋內衆人一聽，立即掀起一陣讚美祝賀聲。

蕭苟之也急忙叩首恭聲道：「多謝恩師更名。」

「千面諸葛」哈哈一笑，却難以抑制興奮的心情聲調，呼喚道：「蕭雋智！」

蕭苟之忙恭聲回答道：「徒兒在！」

「千面諸葛」則興奮到忍笑沉聲問道：「以你在老龍河的胡作非爲，還不該向你師姐賠個不是道個歉嗎？」

蕭苟之一聽，急忙抬頭，祇見一身紅色身形，背插寶劍，美艷無匹的梁小玉，羞紅了滿臉，強忍嬌笑，正以深情親切的目光望着他在看。

一看這情形，蕭苟之急忙快步走了過去，在滿室衆目睽睽之下，深深一揖到地，歉聲道：「師姐妳好，務請原諒小弟這一遭……」

話未說完，高興難抑的梁小玉「噗嗤」笑了，想是自覺不好意思，祇得說了一聲：「誰要理你。」頭一低急步的奔了出去。

一直哈哈大笑的「千面諸葛」立即笑着說：「傻小子，現在才是你動眞腦筋的時候了。」

蕭苟之一聽，毫不遲疑，急步追了出去。

一陣快意的笑聲，直達院外，久久才歇！

（完）

上文提要：陸游爲替柳青青探查大仇人幕後主公的底細，混身在宮主與其四婢中。宮主武功超羣，是被主公寵壞的烈性女，在她身邊的春、夏、秋、冬四婢武功亦絕頂，陸游以傻呆之態、任由戲耍。傻俏的陸游不但令四婢幾乎愛煞瘋狂，即使殺人不眨眼的乖戾宮主，眼中亦現柔情……





花鼓歌

湖海俠情故事／伴霞樓主・文　可飛・圖

溫柔鄉中被戲弄　青青懷裏訴心聲

說，忘了形的小菊不但說出聲來，而且再遠些也聽得到，連小玫都嚇了一跳，替她揑了一把汗，既然她們也聽到了，宮主那會聽不到的，宮主性烈如火，有敢拂違她的，那是活得不耐煩了，就像先前陸游的一樣，只因大叫一聲，就怒惱了她，連人影尚未看清，就一鞭子抽來！

當眞，這是怎麼啦，現在已看得清楚了。她縱容寵愛的四個丫頭，被人家又摸又擰了臉兒不說，還打了屁股，非但不惱，而且一聲不響，一雙眼兒越睜越大，竟沒有了常見的烈焰？

這紫衣宮主自幼玉食錦衣，若不是自幼就是個美人胚子惹人愛，她爹也不那麼嬌寵她了，長大了，玉食錦衣裳，雖然有一身功夫，也培養出個花朵兒般的美人兒來，只不過性烈如火更乖戾。她爹，那帮主，千挑萬選，替她選了三個年歲相仿的妞兒來服侍她，替她作伴兒，既是千挑萬選，自也貌美如花，正因難選，也才只挑選到三個，却是她自己挑選了小梅，湊成了四個之數，何況小梅年紀在四人中最小，也最美，眞美如幽谷寒梅，也最慧黠，也最善體人意，也最討這宮主歡心，自被宮主加倍寵愛。

五個都有一身了得功夫的妞兒，有財又有勢，那會不出宮門，少不免長街騁馳，人間笑傲，可又都貌美如花，所到之處，如何不引來浪蝶狂蜂，何況年紀最長，懷春的小桃風情萬種，柔媚蝕骨，也最會賣風情，就不知有多少浪蝶狂蜂，在宮主的金絲長鞭下斷腿斷胳膊，不過是年前，商丘分舵的一個堂主，就因被小桃撩得情迷意亂，竟當着數十個帮衆面前，被這惱怒的宮主一鞭劈去了半個天靈蓋。

自此以後，誰也不敢正眼兒瞧她們，美人如蛇蠍，遇上了，就只有抖顫的份兒，可眞是惡名兒在外了。

但今兒，這是怎麼啦，那宮主竟轉了性兒，四個寵愛的丫頭被人家又摸又擰，又打屁股，豈僅鞭不出手，反倒纏回自己腰間了，分明聽到小菊說了什麼話，也一些兒不惱，目中不現烈焰，倒現了從未見過的柔情。

那小桃小玫互望了一眼，都回頭來望小梅，也都恍然大悟，小梅這小妞最會察顏觀色，適才她說什麼？棋逢敵手，將遇良才？小菊又是怎麼說的：金童逢玉女，才子遇佳人？

啊呀！可不是傻笑兮兮的陸游，被不眨眼兒的宮主瞧得他忸怩起來，明亮的灯光下，可不是一雙玉女金童，當眞，將遇良才，難道現下不是用人之際，宮主知道了他的

來歷，也才知道爲什麼適才眼見她們被戲耍了，竟不出手，敢情是在冷眼旁觀，惺惺惜惺惺，必然是越愛越看，越看越愛。

該死，五個妞兒，十隻眼兒，都在瞧他，都不眨一下眼兒，該死！四個妞兒更可惡，都眼兒笑，小桃眼兒更媚，而且都抿着嘴兒，咬着唇兒。

陸游被瞧得臉兒紅又紅，好不忸怩尷尬，道：「宮主果然見識淵博，小生……」

便他自己也楞住了，人家已知他的出生來歷，竟還小生……只聽噗嗤連聲，即使忍笑不住，被他又摸又擰，小桃難免嬌羞含嗔，道：「小子，該死的小子。」

「而且是壞透了的，」小玫跺着脚兒罵，雖是有怨已被報怨，以打還了打，而且踢，但該死的，壞透了的小子，女孩兒的屁股，豈是當衆打得的，兀自氣得牙癢癢。

「算甚麼大丈夫，」倒好心幫他，竟也被他戲耍了，小菊也惱惱的，道：「小小子，小丈夫就眞！」

時刻都在宮主身邊，如何不會看宮主的臉色，一見宮主眼中不怒而含情，頓又放肆起來，還是小梅會看眼色，忙道：「罷了，咱們可也沒饒過他，」啐了一口，說道：「好一個男子漢，大英雄，有膽兒，就別躲。」

那陸游是眞怕了這四個妞兒，見她們七嘴八舌，又跺脚，又罵，早又躲在宮主身後了。

宮主喝道：「休得放肆，人家是不和你們一般見識，和你們耍子，憑你們這四個丫頭，豈能奈何得了人家！」

「不不，」陸游誠惶誠恐，道：「宮主武功出神入化，神鞭更無敵，不怪四個姐姐也恁地了得，我那是四個姐姐的敵手，饒我這遭兒。」

誠於中，形於外，即使他臉上、眼中流露笑意，一雙明亮的眸子也正而不邪，何況令人一見，就討人歡喜，是以，那乍見時的傻傻呆呆，倒成了坦誠純眞了，令人怎還會對他存戒心，怎會不喜愛。

都清楚宮主的性情，性烈如火，而且乖戾成性的，竟一改常態，喝而非斥，一見宮主眼中不現稜芒，咄咄怪事，倒現了從未現過的柔媚，那四個妞兒倒更放肆了，小玫跺脚道：「不行，跪下討饒才算數。」

「還敢不敢自稱男兒漢？」

便小梅也揚了眉兒，說道：「他瞧不起咱們，說好男不跟女鬥，宮主，他也不把你放在眼裡。」

陸游嚇了一跳，直跳了起來，一跳離開了宮主身後，說眞的，眞不是怕了這四個妞兒，却怕了宮主那耀眼惑神的金絲長鞭，一朝經蛇咬，十載怕井繩，生怕那宮主一惱，又一鞭子抽來，既然一圈臂兒，那麼長的長鞭便已扣在她腰上，撤出必也快逾電閃。

跳起身來，一雙睜大了的眼兒，仍盯在宮主腰上，謝天謝地，金光不耀眼，也不見鞭影如山，才閉上眼兒，大大地鬆了一口氣。

任何人一見也知他怕甚麼，心有所思，意有所向，都毫不掩飾，形諸於面，之所以都不對他會存有戒心。

小桃早笑出聲來，說：「敢情你也有怕的時候，瞧你還敢不敢欺負咱們。」

「我沒有，」陸游說：「也再不敢啦！」

當眞太陽打西邊出來了，那宮主竟也會抿了嘴兒，唇邊竟也有了笑意，道：「都不許再胡鬧了，既燕山門下，那就不是外人了，喂！你叫甚麼名兒？」

竟是一聲喂，請教也沒一聲，貴姓大名也不會說，可知眞是個寵壞了、乖戾任性的妞兒，自也是不知何謂禮數的，在心裡嘆了一口氣的陸游說：「陸游。」

小桃格的一聲，笑道：「宮主，你見他揚眉兒沒有，我知他心裡怎麼說的，行不改名，坐不改姓。」

仍然惱恨在心的小玫，一挑眉兒，說：「原來是陸游小小子。」

小梅上前一步，說道：「宮主問你的名兒，眞是你這小子幾生修到，啐，你要知禮數，怎不請問咱們。」

了不得，看來這宮主雖任性乖戾，倒不難對付，這四個妞兒却冰雪聰明，尤其是這小梅對宮主最是忠誠，也最慧黠，心想：休想瞞得過她們，非得小心不可，說道：「又何必問，你這小梅名冬梅，她是秋菊，這朵玫瑰花兒美是美極，只是多了些刺兒，對桃花，醉臉薰薰，你這眉兒眼兒也會說話的，當然是春桃了。」

「這不算，」小梅說：「你不過賣弄聰明，被你猜中了而已，還有，你沒有請教宮主。」

陸游正容道：「宮主何尊榮，小妞，天下間，可有第二位宮主？是否唯宮主獨尊，是否……而且普天之下，古往今來，是否祇得宮主一位。」

「便是咱家宮主。」小梅說。

「對啦，」陸游道：「小妞，我再問你，那觀世音菩薩爲何自唐以後，改稱觀音？你們不知道，好，那我告訴你，你們，你們這些聒聒兒小妞，聽眞了，唐太宗名李世民，連觀世音菩薩也要諱其名，改稱觀音。」

都瞪大了眼睛，不明白他爲甚麼說觀音？

「諱名，」陸游說：「古例、古禮，對至尊者，不僅避而不敢稱其名，有相同者亦要避而之，宮主何尊榮，人間天上，絕美獨尊，請名道姓，豈非大不敬？」

原來說的這麼回事，是小梅一見宮主性情大變，而且現了柔情，就知宮主喜歡他了，誰又不喜歡他呢？竟連幽靜的小菊一見便暗中相助，須知避不過她的一雙眼兒，火爆爆的小玫難道不也讚得陶陶醉醉，小桃更不用說了，本來眼兒就媚，自陸游一現身，那雙媚眼兒就沒離開過他，難道她不也一見便也喜歡他了，眞不明白，不過鼻子被人家捏了一下子，便像着了魔一般，巴不得他和宮主親近。

人俊，武功也更俊，哎呀！難道他這張嘴兒，又不更甜，變了性情的，又豈僅是宮主，小菊和她，不也都變了性兒，先前不也把人家按翻在地，又擰又打。

小梅登時有了主意，忙道：「好啦，看在你對宮主敬誠，今兒且饒過你，既然你和宮主有緣，啊！我是說淵源，咱們還站着幹嗎，請吧！」

陸游巴不得一聲，抱拳一揖，道：「適才多有得罪。」

小梅噗嗤一聲，說：「那麼，你招認啦，可知宮主目光如炬，任你裝呆扮傻，可瞞不過宮主一雙眼兒，你還敢說不是壞透了的……」

宮主喝道：「住嘴，休得無禮。」

「我又不是說是壞透了的小子。」一見宮主喝而帶笑，小梅那會住嘴，笑道：「好吧，他不裝呆扮傻，不過是人家大英雄，好男不跟女鬥。」

小桃已明白小梅的用意，又怎會看不出宮主的眼色，上前一步，笑道：「好男不跟女鬥的男兒漢，還痛不痛啊。」

「瞧他臉上仍紅一塊，白一塊，怪可憐的……」小菊說。

宮主見從來少言語的小梅小菊也一改常態，話也多了起來，生怕又不了不休，忙道：「却是先前多有得罪了，快請回房，我這就吩咐她們送葯前來。」

陸游一怔，送葯？他又沒傷，送藥做甚麼？

但巴不得一聲，忙一拱手，只見宮主已轉身了，喚道：「小梅，取葯送去，小桃，吩咐店家。」

不明白宮主和四個妞兒爲何去匆匆，倒先去了，他也回到房中。

那知他才在床邊坐了下來，頓覺脚脛上不但疼，而且，有痳木的感覺，可惜已熄了灯，無法查看。

正想喚夥計掌灯來，那知光亮已近了門，那夥計不但掌了灯來，而且來了不只一個，後面更有一人搶前，當先進了房。

九尾狐！竟是那江湖人稱九尾狐的店家，陪笑，道：「當眞失敬得很，原來是英雄出少年，陸少俠來自燕山。」

不用說，先前院中那一陣大鬧，早被這九尾狐見到，也聽到了，老江湖見多識廣，瞞得過那四個妞兒，連宮主也瞞不過，豈能瞞得過這隻老狐狸。陸游倒有些訕訕的。

只見那九尾狐向外瞄了一瞄，院中已是空蕩蕩，四個妞兒與那宮主都已進入了上房，那九尾狐這才低聲說道：「宮主說陸游少俠不是外人，陸少俠可知還是同門麼？」

陸游一怔，其實心下吃了一驚，那知九尾狐才要往下說時，上房門口一暗，走出那小梅，直向他房中而來，九尾狐忙改了話題，說道：「陸少俠請起，陳設簡陋，如何能接待貴客！」

陸游才注意到他身後的伙計，捧着乾淨的被褥，來替他更換，咬着牙，站了起來，那知適才不坐，也還罷了，這一起身，脚脛上竟刺痛起來，而且越來越痛。

那小梅已到了門口，道：「快別動彈，」小梅哼了一聲，却是已轉向那九尾狐，說：「竟連你這隻老狐狸也走眼了，此刻倒來獻慇懃，若是對頭，你豈不是引狼入室，好在不是別人，算你夠運，放心，宮主不會責備你的。趁早兒把這骯髒的被褥拿走，待嬌客，宮主自有安排，不用你們來獻慇懃。」

陸游心中一震，她說甚麼？嬌客？

九尾狐與兩個夥計忙應了聲是，竟對宮主身邊的一個丫頭也恭敬之極，忙退了出去。

那知小梅尚未轉身來，已在他鼻頭兒上捏了一下，說道：「你也不知幾生修到，快躺下啦。」

「躺下？」

「要不趕快敷葯，能保小命兒，你這條腿也會廢了，倒是捲起褲管來瞧瞧。」

陸游不瞧也還罷了，一瞧，可涼透了，只見連小腿也有些烏黑了，脚脛上有兩個小孔，滲出了黑血。那麼，宮主那金絲長鞭，不但有刺，而且煨有劇毒。

那還敢再言語，忙依言急躺下了，才明白先前那宮主吩咐小梅即刻替他送葯來，原來是這麼回事。

小梅一面替他敷葯，冷不防，在他臉兒上拍了一下。

「啊喲！」陸游說：「你爲什麼打我？」

分明是拍了一下，而且還是輕輕的，小梅抿着咀兒一笑，說道：「可惜宮主瞧清楚了你，鞭已出手

，總算消了敵意，你不是覺得有些痳癢麼？這就是宮主這毒鞭厲害之處，待得你覺出痛來，毒已從傷口漫延，便無葯可治了。」

「爲什麼打我？」

陸游心中一凜，是眞嚇了一跳，替柳青青嚇了一跳，鞭長丈許，不但招術奇詭，而且有光耀眼，有聲惑神，出招更狠辣之極，他竟然躱不開，眞不信柳青青也能招架。敢情鞭上有刺，更煨有劇毒！

陸游睜大了眼兒，還有：小梅爲什麼笑？却大大吸了口涼氣。

「你是眞不知，還是假不知？」小梅冷不防，又在他鼻子上捏了一下，說：「你這模樣討人喜歡呀，看清楚你，就忍不起心腸下重手了。還有，傻笑兮兮的，任誰一見，就知你沒有敵意，不信你會有一身功夫，之所以小桃小玫才上了你的當，我可警告你，當心小玫，尤其是小桃……」

一聲喲，一聲冷笑，竟不知小玫小桃已來到房門口，捧着棉被等床上用物。

「當心我甚麼？你這小妮子人小鬼大，好哇，暗中編排我。」冷笑一聲的小玫說。

「只道你三貞九烈，敢情饞貓兒也見不得腥，小妮子春心也動啦。」是喲一聲的小桃說。

臊得小梅滿面緋紅，道：「你們胡說些甚麼，不知誰是饞貓兒，還有，小玫，你可得當心，你踢他打他肉厚的地方，我不管，休動了他的傷口，你們瞧見沒有，他這小腿兒也已變了色。」

放下他的褲管，臊紅了臉的小梅才一轉背，小玫已挑了眉兒，說：「賴在床上幹嗎？還敢自誇男兒漢、大丈夫，可是要我拖你才起來？」

那霎間，早挪出手來，揪着他一扔，陸游摸着屁股，叫道：「小妞，你有完兒沒有，我不過打你一下子，却被你又踢又打，還不夠！」

他不過才離床，冷不防又被小玫在屁股上踢了一脚。

小桃嘻嘻笑道：「人家早警告過你了，叫你當心小玫，誰教你把人家的話當耳邊風。好漢子，就別哼一聲，這是你送上門來。」

被小玫踢一脚，又一扔，陸游如何站立得穩，是有意，還是無意？竟把他扔去小桃懷裡，那小桃非但不躱，倒迎了上去，被小桃在他臉上重重地擰了一下，呔！非但不放手，還扭了一下子。

他臉上之所以紅一塊白一塊，就是被小桃又擰了一下，呔！非但不放手，不也沒完兒，不怪小梅警告他小心了。

陸游氣不是，惱又惱不得，因爲踢了擰了的小玫小桃笑了，還嘻嘻哈哈，也忙着替他舖床。

只聽門口有人嘆了口氣，說道：「你們怎麼沒完兒，休被宮主知道。」

小玫已直起腰兒來，說道：「永沒完兒，誰教他先打我呀！」

「人家是流血不流淚的大英雄，」小桃直笑，笑得好媚，說：「是任咱們踢打也不出聲的。」

惱惱的小玫噗嗤一聲，竟也笑了，說：「而且皮不粗，肉却厚。」

原來是小菊送菜餚來，放在桌上，道：「已吩咐店家，便送酒來了，你眞是幾生修到，宮主把店家孝敬她的菜餚也送來給你了。」

吱吱喳喳，一陣聒噪，好不容易三個妞兒才退了出去。陸游大大鬆了一口氣，幾乎是前後脚，店家送了酒來，少不免也慇懃起來，店家又添了幾味，擺滿了一桌。

店家這裡才出門，陸游忙不迭探頭望了望，上房灯火通明，院中却空蕩蕩，只有話聲隱隱傳來，還雜着連珠笑語，不用說，連同那宮主，五個妞兒都以他爲話題了。

忙不迭把門關上了，掃了一眼，低聲喚道：「出來啦。」

倒要瞧瞧神出鬼沒的柳青青如何現身，她說過的，而他也相信，她不離他左右。

陸游自己倒啞然失笑了，旅店客房，能有多大，如何能藏人。

罷了，敢情溫柔鄉，是這麼個滋味兒，僅是這春桃、夏玫、秋菊和冬梅，這四個妞兒他已無法招架了，何況還有一個無法招架的宮主。何況還不敢，也不能招架，否則就不能深入虎穴。但誰又教他應承了柳青青，已是無法反悔了。

一橫心，桌子餚香酒冽，當眞，天之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現今有酒有餚，餓不着他，也不過被打被擰，就當替他搔癢兒，既然水裡火裡都敢去，爲什麼不敢在溫柔鄉中走一回？

他自己倒忍笑不住，天之降大任於斯人也，他竟不是心說，而是晃腦搖頭，說出了口來，如何不好笑，要是被人見到，也知道他爲何這麼喃喃自語，怕不笑掉了大牙！

且慢，陸游怔住了，他雖忍笑不住，也不過笑在臉上，可沒笑出聲來，怎麼噗嗤一聲！

莫非是那四個妞兒？跳了起來，搶去門邊。開門一看，那知院中仍然空蕩蕩，上房的門也緊閉。

那麼，是他疑心生暗鬼了，閉着眼兒，舒了一口氣，再又把房門關緊，而且門上了，那知回過身來，驚得他目瞪口呆！

只見桌邊坐着一人，已在吃喝起來。

正是柳青青！竟是柳青青。

「鬼！」陸游說：「莫非你是……」

「若是不想被人聽到，就別大聲。」柳青青，說：「喂！我若是鬼，你怕不怕？」

「不怕，」陸游走了過去，坐在她身邊，說：「但妳敢不敢……讓我摸一下妳？」

柳青青抓起他的手來貼在她的臉上，不但溫暖，而且滑膩如脂，柳青青瞪了他一眼，把他的手一扔，說：「你爲甚麼捏我？」

陸游嘻嘻笑，說：「我就知你不是鬼，鬼臉兒怎麼暖暖的，捏也不會覺痛。」

柳青青一挑眉兒，就嚇得陸游打了個哆嗦，說：「原來你裝傻，你竟敢把我當作那些妞兒了，又摸又捏的，我宰了你。」

「你不講理，」陸游說：「是你把我的手貼在你臉上的，而且，我沒裝傻，你怎麼一晃眼，就在面前了。」

待見柳青青不是眞惱，這才放了心，道：「水裡火裡去，我也不會皺一下眉頭，你偏要我溫柔鄉裡走一回，敢情溫柔鄉，是這麼滋味兒，我這一身，兀自疼痛得緊。」

「而且臉上還白一塊，紅一塊的。」

這可是從未有過，他從未見過的事，柳青青，冷若冰霜的柳青青，竟格的笑出聲來，還伸出手來，在他臉上搓抒，那麼輕輕柔柔的。

「還痛不痛啊，這幾個妞兒當眞可惡，玩笑罷了，出手怎生這麼重。」

陸游閉上了眼兒，但願幾個妞兒出手更重些，爲什麼只是紅一塊、白一塊。

又是那麼自然而然，他不過只想靠近些而已，柳青青只不過輕輕一帶，他就又躺在她懷裡了，爲什麼只是紅一塊，白一塊，若是傷了，柳青青豈不對他更懷惜。而且，當然都已被她瞧得清清楚楚了，豈能瞞得柳青青，憑那幾個妞兒，豈能按翻得他來，任由她們又打又擰又踢的，分明半是戲耍，半是嬉戲。那麼，她一點兒也不惱他。

醉醉地，他閉上的眼兒却漸漸睜開，睜大了，看似無情却有情，若說有情，却又似無情，不，若說她天眞未鑿，眞不知男女有別，又怎會懂得那麼多，既知何謂溫柔鄉，豈會不解溫柔，現刻，而今，他豈不就躺在她溫柔的懷抱，享受着溫柔。

「啊喲！」陸游叫道：「妳爲甚麼擰我。」

「哼！」柳青青把他一托一帶，不由他不坐直了身子，說：「你眼珠子一轉，我就知你在想甚麼，原來你眞會裝呆扮傻。」

還好，仍許他挨着她，坐在她身邊，並非眞惱了，而且，還噗嗤一聲笑，說：「不過麼，若不如此，那就不是溫柔鄉，而是毒龍潭了。那妞兒狠毒如蛇蠍，你可知她一鞭劈去了一個堂主的天靈蓋麼，誰敢對她稍現輕薄，就沒命兒了，即使是出言不遜，有敢違逆的，不斷腿，也會斷胳膊，她又聰明絕頂，即使你對她只是心存輕薄，也瞞不過她，她也不會放過你的。」

「我沒有，」心下寒透了的陸游說：「我不是裝呆扮傻，即使她更美些，我又豈會心存輕薄，因爲……因爲……」

「說出來，」柳青青盯着他，不瞬眼兒：「因爲甚麼？」

陸游嚥了口涼氣，心說：絕頂聰明的是妳。在妳面前，那敢打誑語，不自覺把身子挪開了些，怯怯地，囁囁說：「因爲，我心中已有了妳，也只有妳呀……妳不許惱的。」

她沒有惱，避開了他的目光，臉上竟湧現了一片紅霞。

陸游膽壯了，說：「說眞的，雖是玉貌花容，雖是一身綺羅裳，那及得妳清麗脫俗，只應天下有……」

「你笑甚麼？」

「妳猜，蓮花樓頭初相遇，我想甚麼？我想起兩句詩來。」

「別以爲我沒注意到，我奇怪，這書呆爲甚麼無端端晃腦搖頭啊？原來是想起兩句詩來，是兩句甚麼詩啊，唸來聽聽。」

陸游可不是又晃腦搖頭了，吟道：「恐嫌脂粉汚顏色，淡素娥眉朝至尊。」

柳青青啐一口，瞪了他一眼，說道：「你臭美，竟以至尊自居。」

但柳青青面容一肅，說道：「休得胡說八道，好吧，我也坦白告訴你，自知你的來歷後，我就對我自己說：要找出這狡獪之極的賊子的巢穴來，只在你身上了……」

「原來你……」

難道她眞不是天眞未鑿？非是無男女之別，之所以不避嫌，之所以和他親近，只爲了他有可利用之處。

心兒在下沉，下沉，那臉兒自是繃緊了，道：「是了，妳早知那賊子有女，知道這宮主會前來？」

柳青青竟點了點頭，道：「也知道你養天地正氣，法古今完人，英雄肝膽，爲行俠江湖而下燕山。」

柳青青瞟了他一眼，因爲他不瞬眼地瞪着柳青青，是以也才能捕捉到她目中掠過的一抹柔情，只聽柳青青繼續說道：「連我也明白，爲何一見你，竟像是早已相識了，竟……竟怕那些賊子會傷害你。」

下沉的心兒在上騰，像要飛騰上九霄，陸游道：「這就是妳在蓮花樓頭，去而復返之故。」

心下不但釋然了，而且又醉醉的，那麼，那時，她還不知他的出身來歷，若知，怎會擔心賊子們會傷害他。

柳青青點了點頭，道：「自從知道你的出身來歷，又被那狡獪的賊子不但逃出了手去，而且還殺人滅了口，我已告訴過你了，我已追查了一些時日，才知那賊子狡獪不僅三穴，便連他的爪牙，也不知他眞正的巢穴所在，那蓮花樓……」

「蓮花樓？」陸游一怔，說：「妳是說被妳火焚的蓮花樓？」

柳青青搖頭道：「你已知鳳陽城外的蓮花樓，其實也是那賊子的巢穴之一了，只不過偶然前來落脚而已，那賊子原來在多處地方，皆建有蓮花樓，作爲聚會與賊衆聯絡之地，原來賊黨組織極爲嚴密，各地雖有分堂分舵，却互不聯繫，而直屬於總堂，分堂分舵之間，也不互相往來，是以任何地方的分堂分舵，有了差池，出了事，也不會動搖他的根本，即使被官兵圍剿，被高手攻襲，也不會被掃其穴，犂其庭，而在必要時，他一聲令下，動員起來，却動地驚天，遍地皆他的嘍囉賊衆。」

陸游不禁駭然了，道：「這賊子居心何在？」

柳青青切齒咬牙，今晚未曾在她面上、眼中出現過的寒霜，又凝結了，道：「你已知我全家的人，是怎麼死，死在甚麼人手中的……」

這是陸游從未感覺過的，竟也感覺如同身受，也切齒，把牙兒咬緊了。

那麼自然而然的，甚至是不自覺地，竟把她的手兒，那雙已殺了無數賊子的手兒，握在掌中，而且緊緊的，眞是玉手纖纖，竟柔若無骨。

那柳青青竟也任由他握着，也任由他的另一隻手，輕輕地撫揉。

啊！柳青青一口把燈吹熄了，原來院中有人走動，可是這緣故，怕被人看見了？是以才沒出聲，全神貫注在窗外。

可憐的柳青青，陸游無限同情，無限憐惜，還有無限地愛，皇天在上，眞不是色膽包天，他心中壓根兒就無色，只有憐愛與無限同情。

眞而又眞，只有憐愛，因是不自覺的，把她拉了過來，本就是肩併着肩兒，柳青青被他一拉，他的身子微一側，柳青青便已在他懷裡了，那麼自然地，把頭兒靠在他胸上。

上房通明的燈火，從窗上透進來，漸漸又復清晰可見，何況她的秀髮拂在他臉上，不，她那如蘭的吐氣，也拂在他臉上。

原來她仰起了頭兒來。

「熄了燈，她們以爲你已睡了，」柳青青耳語一般說「不怕她們會闖來了，說甚麼也都是姑娘，任那妞兒有多任性，多少也還有幾分矜持。」

妞兒，她自是指那宮主了，因爲柳青青又繼續說了，道：「那幾個妞兒都已知道她喜歡呢，也就不敢太放肆了。」

眞不明白，她身上的異香何來，先前被幾個妞兒按翻在地，一陣斷混，又摸又搓的，簡直就是糾纏在一起，怎麼沒嗅到有異香，還有那宮主，他不也緊貼在她身後麼？不也把呼吸噴在她脖子裡了，也沒這樣醉人的異香？可是因爲她心中有愛之故？

可不是奇怪麼？那宮主和四個妞兒，雖非是國色天姿，說眞的，也許都着的綺羅裳，笑臉也如花，比起柳青青來，更是美艷，但他竟沒心動過，那像在柳青青身邊，就像現在一樣，醉醉的，怦然心動。

即使熄了燈，他也看得出來，柳青青面上的寒霜又溶解了，可是他懷中的溫暖，溶解了這寒霜？

他把她的手兒握得更緊了些。

「這樣最好，」柳青青耳語一樣的聲音，說：「這樣說話兒，就不怕被她們聽到了。」

不怕被她們發現，不怕被她們聽到，難道只是爲了這緣故，她才任由他摟抱，靠在他胸上？

但無論如何，此時，她已經在他懷中，而且，像小鳥依人，倚偎在他懷中。

「適才咱談到那裡啊？對了。」柳青青說：「你知那妞兒爲何稱宮主麼？因爲她居住的地方，叫蓮花宮，那賊子狠子野心，再明目張膽，也還不敢稱自己的女兒是公主。」

「莫非，」陸游大吃一驚，道：「莫非想要造反？」

「低聲些。」

她不但把頭兒揚高了些，那臉兒幾乎貼在他的面頰上，只不過爲了嘴兒更靠近他耳邊，這一來，他的嘴兒也在她耳邊了。

但盼她發覺不出，他的心兒跳得多厲害，而且，千萬不能醉，敢情不僅是酒才能醉人，幾乎是心連心，他就感覺不出人家的心跳，眞不明，不明白這柳青青，看似無情却有情，說有情，却又似總無情，眞令他又迷惑，又心醉。

她的話聲可不是雖然不冷了，但一絲兒激動也沒有，又道：「之所以，那賊子因爲愛女，凡是分堂

、分舵所在之地，皆建有蓮花宮，只不過是賊衆才稱爲蓮花宮，外人只知名蓮樓，我不是告訴了你，組織極嚴密麼，各分堂分舵之間，互不聯繫往來，任何一個分堂分舵出了事，才不會牽一髮而動全身，而一見蓮花樓，便知是蓮花宮，即使賊衆到了一個陌生的地方，有事，隨時隨地，都可與幫中聯絡，互通聲息。」

「原來如此。」

「還有，」柳青青道：「除了蓮花樓，唯有分堂分舵所在，才有蓮花樓外，招商客棧門上，若有蓮花爲記的，也是接待幫衆落脚之所，只要一表露身份，自有人來接待。」

「那麼，這客棧也有？」

「只不過你粗心大意，也才沒發現，只不過不知者，以爲是裝飾而已，誰也不會生疑的……」

越說越低聲，終於無聞了，陸游低頭一瞧，柳青青竟在他懷裡睡着了。

可憐的柳青青，强煞，武功再高，可也不是鐵打的身子，已不知有多少個夜晚，不曾睡覺了，只怕眼兒也不會瞌一下，現在，在他懷中，又熄了燈，又不會有人闖進來，更何況這是賊子巢穴之地，豈不是更安全，鬆懈了戒備，何況他懷中多溫暖。

他輕輕地、輕輕地把她抱了起來，放在床上。

可憐的、更可愛的柳青青，睡吧，把棉被蓋在她身上。

柳青青竟然絲毫也沒動彈一下，他眞不信她會才閉上眼，就會睡得這麼沉，是的，必是有他在她身邊，在他懷中，她大可放寬心，是相信他、信任他之故。

他呢，豈可不信任自己，倒反而更拘謹了，那料就在這瞬間，忽聽門上有人輕輕敲了兩下。

眞嚇了他一跳，門外有人來了，他竟也不知道。

只聽有人說：「喂！開門來，不信你這麼快就睡着了。」

陸游心下着慌，他已聽出，是那小桃的聲音，若是小梅、小菊，也還罷了，即使是小玫，那妞兒也不過火爆些而已，唯獨這小桃，風情萬種，柔媚入骨，先前被四個妞兒按翻在地，小玫是眞打，眞踢，小梅不是眞擰，不過敲他、捏他兩下了，小菊惱惱地，她倒是一番好心，好心却沒好報，也被他戲耍了，如何不惱惱的，更該死的，陸游竟當衆摸她的臉兒，是以，眞給了他兩個嘴巴子，唯獨這小桃，不但擰，擰得重重，而且還扭，他臉上之所以紅一塊，白一塊，多半是她造成了。

何況，當着那麼多人，她也肆無忌憚，而今，竟是獨自前來。

「開門，還是不開？」

格的一聲嬌笑，再沒有聲音了，可知只有她一人，卡察一聲響，顯然門閂已開了，眞不知她是怎麼開的。

只把個陸游嚇得魂散魄飛，他豈會怕成這個樣兒，但床上有柳青青呀。

沒法兒了，三把兩把，脫去了衣衫，鑽入被窩。

原來小桃替他送香茶來，正因這緣故，她必須放下茶盤，也因此不知她用甚麼，撥開拴上了的門門。

因是，門開了，她必須俯身取回茶點，也才沒即刻進門，待得小桃進得門來，陸游已躺在床上。

非是他敢放肆，非把柳青青摟在懷裡不可，還幸她的身子那麼柔軟又嬌小，又熄了灯，蓋着被褥，不怕會被小桃看出來。

小桃走近床前來了，陸游早閉上了眼兒，把呼吸調勻了，以耳代目，聽得出，小桃把茶點放在桌上，呔！向他俯下身來了。

陸游的心兒像要跳出口腔。

呔！該死，才感覺小桃的呼吸噴在臉上，竟……該死，竟親了他一下。

又格的一聲，笑了，說道：「不怪宮主的手兒也軟了，這可是從未有過的事。」

這才眞是從未有的事，悄沒聲，從懷中伸出一隻手來，掩着他的嘴。

是柳青青，不許他出聲，怕他會出聲，同時，柳青青另一隻手，反手把他摟得更緊了，不許他動彈一下。

小桃的呼吸仍噴在他的臉上，顯然仍在端詳他，柳青青已縮回手去了，陸游倒鬆了一口氣，竟是替小桃鬆了一口氣，小桃雖仍俯着身子，總算離開他遠了些。眞怕柳青青一彈指，這小桃就沒命了。

柳青青小小年紀，不料彈指神通，威力竟已達到這般驚人的境界，他已是不只一次見識過了，那麼牛高馬大的漢子，相隔那麼遠，都已受制於她這彈指神通之下了，若敢再胡鬧，豈會有命在。

眞令他想起來，就不由他不一陣陣心寒，雖然柳青青從不是主動，總是被逼出手，但殺了那麼多人，眞是從沒見她眨過一下眼兒。

也多虧這麼心下一寒，懷中的柳青青，才不是軟玉溫香，否則，柳青青必會發覺他心跳得有多厲害，若然發覺他神魂迷亂，會不會……柳青青會不會眞宰了他！

柳青青已不是一次這麼說了，每當她說「宰了你」時，她目中必然顯露出令人砭膚生寒的寒芒，可知

眞不是說笑，殺人不眨下眼兒的柳青青，眞會宰了他，若他敢對她心生綺念，不，發乎情，發乎自然，就不應該說是邪念呀，她究竟懂不懂？知道還是不知道？

眞不明白，柳青青是有情，還是無情？還是從小在仇恨中長大，心中只有仇恨，也心如鐵石？還是除了仇恨，心態上仍如孩兒，男女不分，甚至壓根兒就無男女之分。

「你放心，」柳青青在他耳邊，聲如蠅語，說道：「你只不動彈，裝睡，任這小桃再放肆，有多嬌媚，也不敢揭開被褥的，你明白麼？」

好大膽，竟不怕被小桃聽到了。那小桃俯着身子，仍在端詳他，甚至連溫暖的呼吸也仍拂在他臉上，可知相距極近，但小桃竟沒聽聞。

他明白了，便不明白，聽小桃一說，他也明白了，只聽那小桃說道：「天下間，英俊的男兒不少，宮主見過、遇到的，也不少，但誰敢多瞧她一眼兒，可就沒命了，眞不明白，偏是一見你就喜歡你，眞是從未有過的事，竟會動了情。」

「因爲，」耳邊又响起柳青青如蠅語般的聲音，分明還一聲輕笑，說道：「因爲你竟然不多瞧她一眼，竟然眼中有色，心中無色，或者說：呆呆傻傻的，你明白了麼。」

陸游的臂兒一緊，不是示意她說明白了，而是眞怕她目中無人，不把小桃放在眼裡，被小桃聽了去。

呔！冷不防，又被小桃在臉兒上重重地擰了一下子，他不是不敢動彈，而是一時之間，想入非非，心想：那麼，是否這緣故，柳青青也才喜歡他啊？即使不是一見鍾情，也是一見如故。

只聽那小桃幽幽怨怨地，嘆了口氣，又說：「誰教宮主喜歡你呢……」

忽聽門外有人壓着嗓門兒說：「宮主就知你這饞貓兒見不得腥，還不快回去，一見這房裡沒了灯，已生疑了，當心你的命兒。」

來的是小玫，小桃笑說：「眞好笑，才一會工夫，不但就睡着了，而且睡得這麼死，擰他也不醒。」

「快走吧，」小玫說：「我勸你還是收斂些兒，若再動手動脚的，可要小心了。」

「你休要假正經，」小桃笑道：「你若不喜歡他，被你掌拍脚踢，他還有命兒！」

陸游大大地鬆了一口氣，兩個妞兒走了，而且替他帶上了房門。

陸游忙不迭放開手，那知柳青青仍然躺在他的懷裡，只不過探出頭來，說道：「這就是最危險的地方，也最安全了，明裡暗裡，不知有多少人在搜查我的行踪，却不知我就在他們的身邊，做夢也想不到，我會在你的被窩裡。」

「明裡？暗裡？」

「明裡是蓮花宮主……」

「啊！」陸游說：「原來是蓮花宮主？」

「那賊子專爲她興建一座蓮花宮，自此以後，都對她以宮主相稱了，鳳陽的老巢被我火焚，死了近百個賊衆，如何不震動賊帮，那賊子不敢現出身來，和我明鬥，只有伺機暗算，當然要查出我的行踪，這蓮花宮主可不同了，却擺明了車馬，擺出堂堂之陣，打出正正之旗，要和我……哼！不知天高地厚，竟以爲她天下無敵了，要和我分個高下，之所以招搖過市，大搖大擺，公然投到這店中來。」

「你怎會知道？」

「怎會不知道。」柳青青說：「這蓮花宮主到處，落脚之處，插上一隻蓮花宮旗，旗兒上繡着一朵紅蓮，那就是警告江湖中人，也知會賊衆，宮主在此，諸人廻避。」

「了不得，」陸游說：「這妞兒豈不是威名遠播？」

「可知你雖是燕山客門下，對江湖中事却孤陋寡聞，仍是個雛兒，江湖中人，對這賊帮，所知不多，甚至知有這賊帮的存在，也不知首腦是什麼人，更不知其眞名姓，因爲帮衆也只以主公帮主相稱，更無人見過其眞面目。

「但這蓮花宮主却不同了，不僅威名遠播，自從這宮主一鞭劈去了那堂主的半個天靈蓋後，更視她爲羅刹、夜叉，眞是聞名喪膽，偏又……喂！你動不動心，你不覺得她眞美麼，甚至她那四個丫頭，也無一不美，也眞難爲她了，不僅美，而且都是練武功的絕佳資質，而且都練成了一身了得的功夫，若不是從千千萬萬個姑娘中挑選出的，豈能得夠。」

「不怪那麼兇覇覇了，」陸游說：「眞不講理，見人就一鞭子抽來，哼！我才多一眼也不瞧這惡妞，如何會動心，不過教人怒從心上起。」

柳青青噗嗤一聲，笑道：「若是在她未看清楚你之前，你若敢多瞧她一眼，你早沒命了。」

「未必。」

陸游在枕上的頭兒一揚，柳青青道：「還嘴硬，人家若不是手下留情，不用劇毒攻心，人家只要一用勁兒，你這條腿早廢了。」

陸游漲紅了臉，分辯道：「若不是爲了你，你不講理，若不是你要我溫柔鄉中走一回，那妞兒的金絲長鞭雖詭絕，豈能奈何得了我，而且，也眞想不到，那會有這樣歹

毒的妞兒。」

「但無論如何，幸好你顯露出身有武功，也幸好任誰一見，至少最初一見，也不信你有一身功夫，否則，一旦被她的軟鞭纏住了，即使有她的獨門解葯能解百毒，你這腿一斷，可是不能接合了。」

「罷了。」陸游說，噘了嘴兒：「爲了你，水裡火裡，我也不會皺下眉兒，敢情溫柔鄉，是這滋味。」

柳青青沒有出聲，却把本已移開的身子兒，又靠近他來了，像是表示她的歉意。

「你這人……」

黑暗中，一雙眼兒在凝視着他，即使是黑暗中，因爲那眼兒特別明亮，是以他也看得出那眼波的笑意。說了，而且低低的，笑了一聲，說道：「你這人……」

究竟有什麼好笑的？又一聲笑，才說了道：「這就是人家一見你，就會喜歡你之故，若然你那眼珠轉一下，若然顯露出輕浮儇薄來，別說這宮主了，便我……也一早宰了你。」

「我都記住了，這是第三……不，第四次了，我已被你宰了四次。」

即使她眼中有笑意，即使話聲也帶笑，但那聲宰了你，仍然冷如冰，好冷，令他心下也寒透了。

「但你死了四次又翻生，你知爲什麼？這也就是我明知那宮主乖戾得近於邪惡，也不躭心她會殺你之故，我也說不上來，只不過我知道就是了。誰會殺一個如嬰兒、如赤子，心地善良又坦誠，而又毫無武功的人呢，這倒令我有些明白了，你師傅精研道家之學，也可知你已得了道家的眞傳。別瞪着眼兒望我，奇怪我怎會知道是麼？不過是聽我師傅說的，說當今天下，道家之學，以燕山客爲尊。」

誰說她天眞未鑿？眞令他驚駭，也對她更敬佩了，敬佩的豈僅是小小年紀，武功已高不可測，而且見識其實淵博，又豈僅莫測高深，而且，更像謎一樣，看似無情却有情，若說有情，又却總無情。

一個哈欠，無聲地，長長地打了一個哈欠，陸游慌忙把耳朵湊近她唇邊，她那越來越低的話聲，幾乎已不可聽聞，她的眼兒也閉上了，喃喃地，像囈語，說道：「有了你在我身邊，我可放心睡一大覺了，而且，再不用躭心有人會來……會搔擾你。若我……若我不知那宮主雖然性烈乖戾，却嫉惡如仇，只要知她鞭下死的，多是登徒浪子，就知她不是……」

不是甚麼？不是聽，是看，看得她的唇兒，多半是猜。她必是說：知她不是淫娃，這才放心讓他去溫柔鄉裡走一回。

沒有聲音了，她那唇兒也不蠕動了，可憐的柳青青，眞不知有多少日子不曾合過眼了，可不是已鼻息咻咻。

有他在身邊，而且簡直是在他懷裡，無憂、無慮、無恐、無懼，她睡去了，沉沉地，那鬆弛了的臉兒，不再繃得那麼緊，笑靨生溫，微笑也在她唇邊浮現了。

但他非但不陶醉，反而心中一凜。人家這麼信任他，而且，依賴他，他豈可不自愛、自重的。而且，這令人莫測的姑娘，是否在試探他呢？難道他又曾吃過苦頭，即使心下動念，也瞞不過她。（未完・七）

驚艷一槍

「說英雄，誰是英雄」故事

溫瑞安・文　可飛・圖

蔡京陰謀刺諸葛　小石就計殺相爺

上文提要： 蔡太師用威迫利誘要王小石狙殺諸葛先生，若王小石不接納，就要把「金風細雨樓」在京的江湖勢力消滅，王小石只有接受指令，豈料命令下達幾次，又全盤取消，原來另有原因，主要是試探王小石是否忠於執行殺手任務，經過假戲眞做，才佈置狙殺方式，王小石怕傅丞相殺人滅口，提出事成後向太師滙報，雙方妥協，才接受指令。王小石往拜謁三師叔諸葛先生……

諸葛先生即問王小石道：「他們是崔略商和冷凌棄，是我三徒和四徒，江湖人稱追命和冷血。他們如此匆急趕來，必有要事。我先且不跟你們引介。」

王小石「哦」了一聲，目光大詫。

那落拓的中年漢子，急掠而來，呼息絲毫不亂，一揖便道：「世叔，外面有魯書一、燕詩二、顧鐵三、趙畫四藉故挑釁，揚言要闖進來找世叔，大師兄和二師兄正攔住他們，爭持不下。」

諸葛先生銀眉一聳，道：「他們都是蔡太師的心腹，如此鬧事，必有原故。你們快去助鐵手和無情，我稍過片刻便出來應付他們。」

追命一拱手，道：「是。」這時冷血才趕到，叫了一聲：「世叔。」他們雖是諸葛先生的徒兒，但都稱之爲「世叔」；諸葛先生待他們，既有師徒之義，亦有父子之情，不過，他一向都因有隱衷，只許他們以「世叔」相稱。

王小石忽問：「他是冷血？」

諸葛先生不料有此問：「是。」

正待引介，王小石忙道：「兩位有事，就不叨擾了。」

諸葛先生便道：「待辦完事你們才好好聚聚吧！」

手一揮，追命、冷血二人領命而去。

諸葛先生再飲一盃酒，不慌不忙的說：「蔡太師和傅丞相的人，跟神侯府的人一向有些誤會，常生事端，請勿介懷……這，也許就是二師兄不肯道出多惹煩惱之故吧！對了，你適才不是說過要去殺人的嗎？」

他含笑問：「不知殺的是誰？」

王小石看着他，嘴裏遽然迸出了一個字：「你！」

「你」字出口，他已拔刀、出劍！

*　*　*

魯書一、燕詩二、顧鐵三、趙畫四一齊出現在「神侯府」前，不顧御前帶刀侍衛副統領舒無戲的力阻，要進見諸葛先生。

舒無戲堅持不讓他們闖入。

「就算你們要拜見諸葛先生，至少也得讓我先行通報一聲。」

魯書一道：「我們有急事，通報費時。」他位居「六合青龍」之首，堂堂鬚眉男子說話竟是女子聲音。

舒無戲道：「就算你們是來拿人，也得先交出海捕公文。」

「拿人？誰要拿諸葛先生！」燕詩二哂然道：「我們乃奉丞相之命，有事緊急通報諸葛先生，這不是比那門子的海捕公文更重大！你要是妨礙了我們，後果自負！」

這時，一人以手自推木輪椅而

出，道：「到底是甚麼事？」他身後跟着一名威武大漢。

舒無戲一看，見是無情和鐵手來了，知道縱有天大的事，這兩人也承得上肩膀，登時放了大半個心，把事情向無情、鐵手道分明。

無情聽罷便道：「到底是甚麼要事？爲何這般急着要見先生？」

趙畫四哈哈笑道：「諸葛先生是縮頭烏龜不成，躲在裡面不肯見人麼！」

鐵手臉色一沉，無情也臉色發寒。

魯書一假意叱道：「老四，你可別口沒遮攔，丞相和先生相交莫逆，你這不長牙的嘴別替相爺開罪了朋友！」

魯書一這般一說，無情和鐵手倒不好發作，鐵手道：「有甚麼事，先告訴我們也一樣。世叔正在見客，諸位稍待片刻可好？」

燕詩二冷笑道：「我們有的是要緊的事，要是出了事，你們可擔待得起？」

無情也不禁有氣，「是甚麼事，我倒想聽聽，四位儘管說無妨。」

趙畫四又是哈哈一笑。「我們就是不要說給你們這些小輩聽。」

燕詩二冷笑道：「我們是非要見諸葛先生不可。」

趙畫四哈哈笑道：「若有人阻攔，我們衝進去也無妨。」

鐵手再也按捺不住。「四位眞的要亂闖神侯府，那也休怪我鐵某人粗魯無文了。」

這時，冷血和追命也聞聲趕至，舒無戲知道冷血性格剛猛，連忙把兩人拉到一旁，說了情形，並要冷血追命先行走報諸葛先生，以行定奪。

魯書一卻又叱喝道：「老二，老四，這是甚麼地方，豈容你們出言無狀！得罪兩位神捕大爺，萬一私仇公了，你們可是一輩子都睡不安寢、食不知味了！」

這幾句話，說的諷刺入骨，偏又不好發作。

無情道：「我們不是不讓四位馬上進去，只是國有國法，家有家規；你們既未事先約好，又未投帖，未免過於倉卒。我們若拜會丞相大人，當亦不敢不守禮節；至於神侯府，也不是沒教養的所在，不是阿狗阿猫胡言亂道一番都可以混進來的。」

這番話，倒是聽得趙畫四和燕詩二臉色變了，魯書一卻在一旁做好做歹的道：「說的好，說的好，只不過，我們此來，爲的不是我們自家的事，而是你家的事。你們卻不急，我們還急死才怪呢！」

這樣一說，倒是緩了下來，不急於求見。

如此一急一緩，一張一弛，倒令鐵手、無情好生不解。

這時，追命、冷血已得到諸葛先生的指示，趕了出來。

追命即道：「我們已通報世叔，因席間有客人在，他請各位稍候片刻，即行接見。」

「有客人在？」魯書一故意問：「那是位甚麼客人？」

「一位稀客。」追命答了等於不答。

「可是腰間繫一把似刀似劍、不刀不劍的利器的年輕人？」魯書一追問。

「正是……」追命話未說完，已聽到府內傳出一聲慘嚎。

——諸葛先生的聲音。

「糟了！」魯書一不分悲喜的叫了一聲。

冷血、追命、鐵手、無情、舒無戲，全都變了臉色。

——府裏發生甚麼事了？

——那年輕人是個甚麼樣的客人？

* * *

客人有分好幾種：有的客人好，有的客人壞，有的客人受歡迎，有的客人不受歡迎。

有的是稀客，有的是顧客，有的過門是客，有的是不速之客。

——但刺客能不能算是「客人」？

* * *

無情、鐵手、追命、冷血神思未定，一人已飛掠而出。

正是那名腰繫如刀似劍的青年人。

他衣已沾血。

他神色張惶。

他手上提了個包袱，包袱絹布正不斷的滲出鮮血！

這時，魯書一正說道：「不好了，我們正要趕來通知諸葛先生的是：我們接到密報，有一名腰佩可刀可劍利器的青年，今夜要行刺諸葛先生。」

冷血怒吼一聲。

他迎了上去。

以他的劍。

* * *

但他一拔劍，那披髮戴花的燕詩二就立即拔劍。

劍光一出，金燦奪目，由於太過眩眼，誰也看不清楚他手中之劍是長是短、是銳是鈍、甚至是何形狀！

相形之下，冷血的劍，只是一把鐵劍，完全失色。

燕詩二一面出劍，一面叱喝：「你幹嗎要向我動手！」

兩人各搶攻三劍，又攻七劍，再互攻五劍；兩人衣衫都滲出了血迹，但仍無一劍自守。

* * *

四大名捕裡，追命的輕功最好。

王小石飛掠而出，急若飛星，他已長身而起，要在半空截擊王小石。

那頭戴面譜的趙畫四卻更先一步，一脚飛踢追命，一面喝道：「你敢暗算！」

追命迴腿接過一脚，對方卻連攻十七八脚，追命腿若旋風，如舞雙棍，格過這一輪急攻，但王小石早已逸出圍牆。

* * *

王小石正要翻出圍牆，無情一振腕，兩道袖箭突地激射而出！

可是就在袖箭激射的刹那，兩張書頁，飛旋而至，正切在箭身上！

書紙是輕的、軟的。

但現在飛切而至的書頁卻比任何淩厲的暗器更銳利。

書頁一到了魯書一手中，就成了利器。

他揚手發出書頁，邊還咆哮道：「還敢對我們放暗器！」

同一刹間，鐵手和一直雙手環抱、默不作聲的顧鐵三已兩人四手交換了一招，然後都退了一步，身子晃了一晃。

就這麼一阻之下，王小石已逃出「神侯府」。

只有舒無戲沒有去追。

他在諸葛先生發出慘嚎的一刹間，已返身往內掠撲。

他要查看到底發生了甚麼事。

此際，他驚恐已極的聲音在寒月下清清晰晰的傳了過來。「天啊，諸葛先生給人殺了！快捉拿刺客！」

四大名捕一聽，神色灰敗，如着電殛，登時無法戀戰，追命和鐵手循王小石逃逸的路向急追而去，無情和冷血則急回撲神侯府。

魯書一、燕詩二、顧鐵三則各對望一眼，那是一種「我們成功了」的慶幸之色。

半個時辰後，鐵手和顧鐵三各自在不同的地方，哇地吐了一口血，剛才在「神侯府」前那一戰，他們兩人動手最少，只交手一招，但戰情最是激烈。

* * *

王小石急奔「我魚殿」。

他身上還帶着傷。

傷口的血正滲透着衣衫。

他手上的包袱還淌着血。

斷頭的血染紅了雪地，一行滴到了「我魚殿」。

* * *

「王小石回來了。」

「王小石得手了。」

「王小石提着諸葛先生的人頭回來。」

……

消息一個接一個，一次比一次更精確，更緊密。

在「我魚殿」裏等候消息的傳宗書一聽，饒是他平日沈着幹練、喜怒莫測，此際也不免喜溢於色。

——殺死諸葛先生這等頭號大敵，畢竟是件大事。

他一面傳令。「快傳。」另向左右兩座「門神」和龍八吩咐道：「王小石膽敢狙殺諸葛神侯，待我驗明後，就給我當場格殺！」

龍八和兩門神均恭聲應道：「是！」當即發話叫刀斧手暗中準備。

語音才落，王小石已如一支箭般竄入大殿；在冬夜裡，他額上隱然有汗，衣衫盡濕。

王小石一入大殿，便問：「太師何在？」

傳宗書反問：「諸葛的人頭呢？」

王小石疾道：「請太師來，我立即獻上。」

傳宗書道：「宮裡臨時有事，聖上已召太師密議，一時三刻不能回來；太師要我先驗察首級，明日再予你犒賞。」

王小石一跺足。「他不能來了？」

傳宗書道：「我來也不是一樣。」

「不一樣。」王小石歎道：「但也只好這樣了！」

他把包袱扔向傳宗書。

龍八一手接過，打開一看，燭火映照下，赫然竟是一名馬臉高顴漢子，臨死時還張開血盆大口，像要撲人而噬。

——那是尤食髓的人頭！

傳宗書變色。

王小石已出刀。

他一刀斫傷了正要拔出金鞭的「門神」。

王小石同時出劍。

他一劍刺傷了正要揚鞭的「門神」執鞭的手。

同一刹，他猱身撲向傳宗書。

傳宗書比他更快，迎面一拳，格的一聲，王小石鼻骨碎裂。

傳宗書變招更速，一脚踹在王小石左肩上，勒的一陣脆响，至少有三根脅骨斷在這一脚下。

傳宗書鐵袖反捲，把王小石連刀帶劍飛捲出去。

然後他返身掠向內殿。

——蔡太師就在內殿「忘魚閣」裏等他的消息。

——太師才不會在「我魚殿」去面對一名「殺人犯」。

——而今「必殺諸葛」行動有變，應當立即通知太師才行。

王小石已給他擊退。

王小石已爲他所傷。

傅宗書身形甫動，倏然，飛跌中的王小石在半空奇蹟般猛一挺身，「嗤」的一響，一枚飛石，已迎面打到！

傅宗書怔了一怔。

在這一剎裏，他只想到：

王小石已受了傷！

這只不過是一小塊石子！

自己練的「琵琶神功」，可以刀槍不入！

龍八額上也捱過一顆石子，也不過是栽了個觔斗而已！

怕甚麼！

……

往後他已不能再想下去。

那枚石子來得奇急，而且十分突然，他避不及，也閃不開，但若眞要全身騰挪，也可以避重就輕，讓石子擊在別的地方，他自己至多在地上翻幾翻、滾幾滾，撞倒些椅子、桌子和手下而已！

傅宗書不想自己在手下面前顯得那麼狼狽。

他已運聚「琵琶神功」，要以鐵砧般的臉來硬接這一枚石子。

* * *

可是他錯了。

他不知道王小石在半天前，故施以一石只傷而殺不了龍八，便是爲了要他掉以輕心，也沒料到王小石拚着捱他一拳一脚雙袖，來使他掉以輕心，才發出這一顆石子。

這一顆石子，已是王小石畢生功力所聚。

* * *

「噗」的一聲，石子穿入傅宗書前額，像打破一粒蛋殼似的，自後腦那兒貫飛而出。

* * *

王小石一招得手，已藉傅宗書雙袖飛捲之力，掠出「我魚殿」。

龍八驚駭莫已，連忙扶住傅宗書徐徐倒下的身軀，睚眥欲裂怪叫起來。

那兩座「門神」，以及一干侍衛，拔刀亮劍，挺搶搭箭，猛追王小石。

王小石半瞬不留。

他斷了骨頭，但還有骨氣。

他流了鮮血，但還有血氣。

他殺不了首惡蔡京，但終於誅殺了另一大惡傅宗書。

他已得手。

他已甘心。

他現在唯一要做的事是：逃亡。

* * *

王小石開始了他的逃亡歲月。

* * *

逃亡的感覺是：你不甘心受到傷害，但偏偏隨時都會受到傷害，而且任何人都可以輕易傷害到你。

* * *

逃亡不是好玩的。

王小石聽過戚少商（詳見「四大名捕」故事之「逆水寒」）說過他逃亡的故事；如果能夠不逃亡，寧願戰死，也不要逃亡。一旦逃亡，就要失去自己，忘了自己，沒有了自己。

——試想，人在世間，已當不成了一個「人」，他還能做甚麼？

可是此際王小石不得不逃亡。

因爲他殺了傅宗書。

* * *

傅宗書乃因仗蔡京之蔭而起，充其量不過是「蔡黨」的一個傀儡，他受任拜相爲期也極短，且因巴結獻諛於蔡京，作惡無數，爲人鄙薄，日後正史裏不見有載這一位「短命宰相」，裨官野史也大多只輕提略述。可是不管怎麼說，王小石所殺的確是當朝宰相。

傅宗書一死，蔡京一黨大受打擊，唯趙佶仍對蔡京戀戀不捨，是以蔡氏父子手上仍握有重權，也很快的便由蔡京再任宰相，重掌大局；不過，在這人事浮沈變動的短時間裏，暴徵苛政，緩得一緩，諸葛一黨和朝廷正義之士，得以略展抱負，使天下百姓受濟者衆，雖只是曇花一現，但無疑能替窳敗時局保留一綫生機。

這不能不說是王小石之功。

——王小石倒戈一擊之功。

——王小石那一顆石子的功勞。

當然，蔡京一黨也因此決不會放過王小石的。

蔡京決心要將王小石追殺萬里，挫骨揚灰。

他自有佈置。

* * *

王小石呢？

他現在唯一要做的事是：逃！

* * *

逃才能不亡。

爲了不亡而逃！

* * *

王小石殺了傅宗書的事，很快就遍傳天下；有的人說王小石大膽，有的人說王小石好膽，但幾乎人人都認爲王小石膽子雖大，性命難保。

性命難保是一回事，但人生裏總有些事，是殺了頭都要做的——至少對王小石而言，這就是明知不可爲，但義所當爲的事，要是重活一次，從頭來過，他還是會再做一次的。

而且，至少到現在，他還沒死。

* * *

他還沒死，他只在逃。

他逃出開封，逃到洛陽，逃到揚州，逃過黑龍江，逃到吐魯蕃，買舟出海，隱姓埋名，逃上高山，

逃入深谷，如是者逃了三年。

整整三年。

三年歲月不尋常。

光陰荏苒，就算十年也只是彈指而過，但在逃亡中的一千個日子裏，風聲鶴唳，杯弓蛇影，吃盡苦中苦，尚有苦上苦，那種歲月不是人過的。

更不是未曾逃亡過的人所能想像的。

——爲了「不露痕迹」，就連一身絕藝，也不敢施展。

——爲了「忍辱負重」，空有絕世之才，卻受宵小之輩恣意折辱訕笑。

——爲了「眞人不露相」，以致天下雖大，無可容身，栖栖惶惶，蓆不暇暖。

就這樣空負大志、忍辱偷生的活了三年。

——這是爲了甚麼？

這都不過是王小石自找的。

——是他手上一顆石子所惹的禍。

——是他一念之間所做下的事。

對一個在逃亡的人而言：逃亡本身是最苦的，究竟何時才能結束這無涯的逃亡歲月，恢復一個自由自在之身呢？這答案可能永不出現，這才是逃亡最令人絕望之處。

這使得受盡風霜的王小石，作下了一個決定。

——返京！

* * *

——要看一個人是不是人材，最好是觀察他倒霉的時候：是不是仍奮發向上？是不是仍持志不懈？是不是在落難時仍然有氣勢、有氣派、有氣度、有氣節？

失敗正是考驗英雄的最好時候。

王小石雖然因爲危機四伏，不敢再像以前率性而爲，任俠而行，但在他浪迹天涯的三載春秋裏，他還是去了不少地方，學了不少事情，做了不少功德，結識了不少江湖上的英雄豪傑。

英雄莫問出處，要交眞心朋友，正是應在一無所有時。這時候所交的朋友，多半都可以共患難、同闖蕩的；至少，你沒權我沒勢的，除了以心相交，彼此都一無所圖。

王小石幾乎每逃到一個地方，他都在那兒建立了他的友誼，增長了他的見識，以及擴大了他自己的關係。

——這難保不是王小石日後的「本錢」。

所以，有人曾問過：要是王小石不逃亡，他會是甚麼一個樣子？

答案很可能是一句話：

英雄都是在折磨歷難中熬出來的。

人在危難中，有一件事是切切要避免的：那就是不可以懷憂喪志。

人在成就裏，不妨杞人憂天；但在生死關頭裏，卻不可灰心喪志。

王小石既然要逃，就不放棄。

——不肯放棄他的生命。

——他的生命是他的。

他要活下去。

要活下去得要堅強、堅定、堅忍、堅持。

他記得諸葛先生一見着他，就問過他類似的問題，他也肯定的作了答覆。

——大凡人爲之事，無論爭强鬥勝，遊戲賭博，必有規矩，無規矩不成方圓。有規矩法則必有打破規矩法則的方法和人。

——不破不立，是庸材也。能破不能稱雄，要能立才能成大器。人要可破可立才能算人傑，而到最後還是回到無破無立，這才是圓融的境地，這時也自成一個規矩，直至其他的人來打破這個規矩。

——有時候，要部署殺局，少不免要用一兩子衝鋒陷陣，聲東擊西，去吸引敵方注意，才能伏下妙着。

——棋局裏有極高明的一着，那就是到了重大關頭，不惜棄子。

——眞正的大移大動，大起大落，反而是極靜的；一如星移斗轉，日昇月落，無不在動，但卻能令人恍然未覺。

——驚雷要在無聲處聽得，好詩總要在刀叢裏尋覓。

——江湖後浪推前浪，武林新葉摧落葉；小成小敗，不成器局，死了喪了敗了亡了，也沒人知、無人曉。對一些人而言，寧願一生匆匆也不願淡淡，即使從笑由人到罵由人至笑罵由人，只要率性而爲，大痛大快，則又如何！

——棋局裏的一些妙着，伏子，開始下子時往往不知其爲何，直至走了數步，或走數十着後，甚至在緊要關頭之際，才會見出妙用來。

——持正衛道，跟一切無法無天的盜寇對敵，那是「公敵」，而不是個人的「私敵」。爲天下對敵者可敬，爲私利對敵者憎。「公敵」通常也是老百姓的「頭號大敵」，也即是「天敵」——這才是不易收拾，不好對付的大敵。

——因爲敵人厲害，所以結果非大成即大敗，成者遺澤萬民，敗者屍骨無存，故而敵對之過程，愈發可歌可泣，可敬可羨！

——在江湖上，做人要做得相當堅强才能當得成人；在武林中，早已變成友無摯友、敵無死敵，甚至敵友不分，敵就是友，友就是

敵。可是，當一個人的可貴，便在於他是不是歷經波瀾幾經折磨之後還是一個人——或許，我眼中無敵，所以我「無敵」。

諸葛先生一見面就問了王小石那麼多的話，等知道王小石確有決心並勇於承擔之後，他才默許王小石這樣行動的。

在這之前，王小石確未曾見過諸葛先生，甚至也未與他通過消息。

如此，蔡京和傅宗書才會相信王小石確會手刃諸葛先生。

因而，蔡京、傅宗書才沒料到王小石要殺的是他們兩人！

所以，王小石才能「得手」。

——他是「得」了半「手」，他是殺了傅宗書。

他初見諸葛先生之際，已不及也不便說其他的話了；在兩人之間，只有一見如故的信任和默契。

當時，尤食髓在帳後，要是諸葛先生把他斥退，他必會向蔡京發出「事有蹊蹺」的警示；要是直言，則教此人聽去，早有防範，更是不妥。

這件事其實從來沒有變過。

王小石上京來，因爲自度志大才高，有意要闖蕩江湖，一展抱負，但他卻不一定要有千秋名、萬世功，只想試一試。不試一試，總會有些憾恨。

可是對於蔡京一黨弄權誤國、專恣殃民，他一早就十分激憤、不齒。

他是非分明，但一向並不愛惡强烈。

他與蘇夢枕、白愁飛結義，引爲相知，一旦「金風細雨樓」大局已定，他自覺再留在樓裏，難免會與白愁飛相爭，且蘇夢枕亦有些作爲使他無法苟同，爲免事端，他便離開紅樓，專醫跌打，並治奇難雜症，順便連白愁飛一向經營的字畫店，也包攬了過來幹他的賣畫醫病的生涯。

十分自得其樂。

但當蔡京動用了傅宗書，天下第七、八大刀王還有「六合青龍」之四，前來威迫利誘，要他非殺諸葛不可，反而激起他的一個念頭：

——殺蔡京！

——除一大害！

——要是能殺蔡京，自己雖死無憾。

——就算殺不了蔡京，至少可阻止蔡京暗殺諸葛先生的陰謀，那也是一樁好事。

——要是殺不了蔡京，能殺得了傅宗書，也算是不錯了。

是以，他將計就計，決殺蔡京。

王小石決非昏昧之輩。

他很清楚，眞正欺上瞞下、隻手遮天、懷姦植黨、鎭壓良民的人，是蔡京而不是諸葛先生。

他很明白，眞正險詐驕橫、空疏矯僞、顚倒是非，無法無天的，也是蔡京一黨而非諸葛先生的人。

——不殺蔡京，朝政日非，一切興革，無從着手。

——蔡京大權在握，足以挾天子以令諸侯；蔡京口才便給，足令人爲他兩脅插刀而在所不辭；蔡京書藝高妙、廣結人緣，手上有無數心腹，在朝在野，唯一可以節制他的人就只有諸葛先生。

——殺了諸葛，蔡京就可以恣意而行，目空一切了！

諸葛先生一向爲民除害，鞠躬盡瘁，爲保忠良，數遭罷黜，有他在的一日，還能爲窳敗朝政，保住一口元氣；他力阻蔡京暗圖篡登極位之野心，又力諫君主履行紹述遺志，所以常兩面不討好。他的四位徒弟，除暴安良、平寇扶正，但他們的大敵往往就是當朝權貴和大亨劣紳，有時處身於法理衝突、情義矛盾的兩難處，受到朝官責難，遭到百姓埋怨，但他們仍力撐危局、力挽狂瀾，以良知行事、以良心行道。

——諸葛先生和四大名捕要是喪命了，蔡京豈不是可以橫行金鑾殿？天下豈不變了蔡京的了？

——更何況諸葛先生還是王小石的師叔！

所以王小石已一早決定：

不殺諸葛。

殺蔡京！

＊　＊　＊

大凡世上能功成名就者，絕少有笨人。

蔡京決不是笨人。

——他要不是絕頂聰明，也不可能長期篡居大位、位極人臣、朋黨天下、翻雲覆雨了。

他知道王小石未必對他忠心。

甚至也未必眞心。

他派人跟踪王小石。

他先派趙畫四和葉棋五緊躡王小石之後，看他有甚麼異動——一有異動，先殺王小石，若無異動，等王小石殺了諸葛先生後，一樣也會殺了王小石。

——既然是王小石殺諸葛先生，蔡京還假意派人來通知諸葛先生，只是守門的四大名捕堅拒美意，後果自負；而諸葛之死，也變成是他們「自在門」門內自相殘殺的事了。

——到頭來，若是皇上追究起來，最多也不過是往另一個「自在門」的高手：元十三限身上一推，不就了事。

蔡京聰明。

王小石可也不笨。

他苦無辦法通知諸葛先生。

他也不能告訴他的朋友。

——所以無論方恨少還是唐寶牛，張炭或是溫柔，都不知道他心裏有甚麼打算。

蔡京爲了加强王小石對諸葛先生和四大名捕的厭惡與仇恨，他下令早已潛伏在「迷天七聖盟」當卧底的朱小腰和顏鶴髮，故意引王小石一衆人等去瓦子巷。

——瓦子巷裏早已排好了戲，只等王小石一來就上場。

所以有「四大名捕」强徵暴斂的事。

——那賣帽的「老闆」，其實就是傅宗書身邊的兩座「門神」之一；就是爲甚麼王小石後來一見其中一座「門神」，就覺得眼熟。

蔡京還是低估了王小石過目不忘的本領。

——其中一名抬轎的「僮子」，就是另一名「門神」，因爲當時在瓦子巷裏他曾吆喝了幾句，是以王小石一聽他的聲音，就覺得有點耳熟。

蔡京也輕視了王小石入耳不忘的功夫。

當時，在轎中的「無情」，是葉棋五扮的；他故意當衆「收紅」、「抽行頭」，並出言侮辱溫柔，存心與王小石結怨，並在半途的雪地上暗算王小石；他是有意殺死唐寶牛、張炭或溫柔，讓王小石悲憤若狂，必親殺諸葛和四大名捕方能甘心。

除了葉棋五在轎內施放暗器，還有齊文六以梅花施暗襲，當時，王小石和天衣有縫，已盡力搶救，但眼看還是棋差一着之際，卻有人放出飛箭破去葉、齊的暗器。

王小石當時對曾經仔細觀察過受到暗狙的現場。

施放袖箭及時援助的人是乘輪車而至的。

車輪在雪地上留下微痕。

於是王小石作出了判斷：

——這才是眞正的四大名捕之首：無情！

無情的暗器不是靠內力發射，而是仗賴精巧强勁的彈簧機括，所以發出來的勁道雖厲，但與內力發射的暗器是略有不同的。

至於梅花，則是趙畫四發的；他的輕功高明但內力卻不如何，一旦以飛花施暗襲，內息微亂，飛花攻敵之際，便總共震落二十五朶梅花。

王小石在愁石齋前的石板街，看過追命和鐵手兩人要請張炭回齋一行時所留下的痕印：鐵手內力極高，下足過重，連石板都爲之凹陷留痕，宛如鐵鐫；追命則長於輕功，踏花無損其艷——如果來的是鐵手，梅枝必折；來的若是追命，梅花不落。

——更不可能會是冷血。

——冷血能拚，輕功卻是不高。

那分明便是蔡京手下的人，故意使王小石以爲是四大名捕向他下毒手。

這種做法已不止一次，也不只針對王小石；當日在「發黨花府」，任勞任怨對羣雄下毒，也用的是四大名捕的名義，後終讓王小石無意間揭破，那其實是白愁飛主使的陰謀。

恰巧，那時際，張炭因偷盜了鐵手和追命的「吞魚集」，而遭兩人追索。原來，蔡京等人在城裏暗自收攬王小石的行動，精明幹練的四大名捕亦有覺察，只是他們並不知道王小石就是天衣居士的徒弟，也就是他們的同門師弟。

鐵手與追命有意把張炭「請」了回來，而王小石過來要人時，冷血便有意一試王小石的武功。

四人之中，冷血血氣方剛，比較沈不住氣，便是他一力要「掂掂王小石的斤兩」。追命與鐵手覺得這也不妨，此事一直瞞着他們的大師兄無情。

是以，冷血與王小石一戰之中，王小石終仍在三十招內不出刀劍，但也撤出石塊，冷血並不計較「石子是不是武器」，放了張炭，其實不管成敗，他只要和王小石一戰，並無意要爲難張炭。

這一戰反而使王小石暗自驚心。

——冷血已是四大名捕之末，武功尚且如此之高，要是自己眞的要去行刺諸葛先生，四大名捕一旦聯手，豈不是應合了江湖上那句：「四大名捕，天下無阻，四大聯手，邪魔無路。」自己決無勝機！

——幸好自己橫看豎看都不似是邪魔。

——自己一直沒有機會向諸葛先生說出原委，要是諸葛先生眞以爲自己蓄意行刺，單止派四大名捕，就不易應付了！

王小石暗自惕懼，在與冷血一戰之後，只猛看手中掌紋，試圖在相法中預知自己的凶吉安危，故令張炭大惑不解。

等到進入神侯府後，王小石一見諸葛先生，就感覺到這個人情練達的前輩，早已看出他的來意，並且絕對信任他的誠意，在七次問答之中，雙方坦誠相對，既無輩份之隔，亦沒有敵友之虞；兩人都神會意傳，肝膽相照。

後來，冷血與追命進來之際，冷血還向王小石做了一個鬼臉。

——像冷血這樣一位冷峻的青年，居然向王小石做鬼臉，無疑讓王小石很是詫異。

所以王小石「哦」了一聲。

可是王小石畢竟是聰明人，——在詫異之外，他也很快的領悟了冷血的用意。

——我們是友，非敵。

——你的用意我明白。

——我們支持你。

＊　＊　＊

諸葛先生已用他們內特殊的聯絡方法，通知了他四個徒兒，一切佯作不知，將計就計，不妨照樣與「六合青龍」的人起衝突，以助王小石計劃得成。

諸葛先生唯一躭心的是：

王小石是不是承擔得起後果？

——無論事成與否，後果都十分嚴重。

王小石的回答令諸葛先生滿意。

他覺得自己應該放心和放手，讓這年輕人去做這樣了不起的一件事。

於是王小石不殺諸葛。

他殺了尤食髓。

——尤食髓正是尤知味的哥哥。

——在「逆水寒」一案裏，名廚尤知味出賣息大娘，與四大名捕中的鐵手結怨，後來尤知味身死，尤食髓自然要爲兄報仇，他原爲蔡京司厨，是以轉而至神侯府卧底。

王小石砍下了尤食髓的頭顱，情況緊急，他已不及與諸葛先生解說原委。

他疾離神侯府。

四大名捕假意大亂，佯作要追——要是眞的追趕，四大名捕也未必眞截不住王小石的。

這一來，魯書一、燕詩二、顧鐵三、趙畫四反而要留在神侯府附近探察局勢，爲傅相爺和蔡太師諉罪圓謊，王小石趁此趕至「我魚殿」——敵人以爲自己得利大捷之際，正是防守最弱，最易疏失之際。

當年，六分半堂的雷損就是利用這一點反撲金風細雨樓的。

這一點，王小石自然深記。

但他也沒有忘記，金風細雨樓也反利用這一點，反制六分半堂。

——成敗殊難預料。

——生死却未可知。

無論如何，都得一試。

在這之前，傅宗書曾下令要他在孔雀樓狙殺諸葛先生，他就斷定諸葛決不會在樓上。

——要是諸葛先生在孔雀樓上，傅宗書就決不會在那兒，一，諸葛先生和傅宗書一向道不同不相爲謀，傅設的宴諸葛未必會去，諸葛的邀約傅更不一定會到。二，傅宗書決不會蠢到在叫人刺殺諸葛之際，自己竟會在當場，如此豈不是瓜田李下，自暴居心。三，傅宗書既請刺客狙襲諸葛先生，自己當然不會在現場，以免殃及池魚。

以傅宗書的地位，根本不必冒這種險。

所以王小石料定那一役只不過是個試驗。

故此他也全力以赴——不如此就決不會派他行刺；但他在發出石子時留了力。

他所留的才是他必殺的一擊。

傅宗書見王小石果然賣命，於是便放心讓他去刺殺諸葛。

王小石算定自己如果「得手」，蔡京或傅宗書必予以接見——主要是强仇已了，不免喜而忘形，而且還須驗明大敵正身，這正是他動手的大好時機！

只不過，蔡京仍是審愼過人，他去見王小石，一因是他自己主動找王小石，之前無人得悉；二因他帶去的高手如雲，根本不怕有人鬧事，所以才會親自出馬——一旦王小石提出，「殺了諸葛要見他」的意思，他就反而不出來了。

——讓傅宗書去驗察人頭就好了。

——有險不妨讓人去冒。

——有功不妨自己來領。

這是蔡京一向以來的做人原則。

所以，王小石才「得」了半「手」。

——如果蔡京也在，王小石是否能夠也殺了他呢？

——如要殺得了蔡京，還殺不殺得了傅宗書？

——若是殺了蔡京，王小石又逃不逃得出「我魚殿」呢？

這些答案，誰也不知。

幸與不幸，都是指已發生了的事情。

誰也不知會是幸或不幸。不幸中之大幸，大幸中之不幸，不幸中之不幸，大幸中之大幸！

蔡京設給他一個局。

他破了局。

——蔡京原擬利用他而除去一名政敵，結果，反而失去了手上一名大將。

進時容易退時難。

——這是用來形容一入江湖深似海的話。

＊　＊　＊

曾經上過京，威風過，入過江湖的王小石，時常想念起在京的那段歲月。

——溫柔還溫柔嗎？

——雷純還純不純？

——張炭還墨似炭否？

——唐寶牛沒改牛脾氣？

——方恨少還會不會書到用時方恨少？

他想到心都亂了。

也心都疼了。

他想起結義大哥蘇夢枕，他的

病怎麼了？他的傷好了沒有？幸好自己已在行動之前，表明已跟「金風細雨樓」一刀兩斷，恩盡義絕了，因而，照理是不會連累蘇大哥的吧？

另者，傅宗書暴斃，蔡京如失右臂，諸葛先生跟四大名捕格外提防，白愁飛與任勞、任怨殘害京城武林同道一事，也激起各門各派的義憤，一起聯合同氣，蔡京一伙顧忌頗多，招安及剷除京城各幫各會的事，一時不敢冒然進行。

王小石躭心的反而是：

白愁飛野心太大，殺性太强，他會不會對蘇大哥不利？蘇大哥又容不容得下白二哥？

這些，王小石雖然煩憂，但並不想參與。

他想逃避。

他覺得自己是金風細雨樓的逃兵。

他已沒有資格去過問金風細雨樓的事。

他以爲自己此生永遠也不會再入武林。

他唯一不放棄的是：每天不是對着日起日落，就是隨着月昇月沈，練他的劍，和習他的刀，風雨不改，陰晴不變。

——任何武功也得要練出來的。

——練武雖不是他爭權達成野心的手段，但絕對是他的興趣，一個人把一種「鍛煉」當作一種「興趣」，一定會有所成，只看成就高低而已。

——沒有家底和背景的人，能夠崛起和冒升的方法，只有靠才能。

——才能是要勤奮努力和淋漓發揮，才能有才有能的。

一個眞正有志氣的人，在最沒有希望的關頭，仍然不改其志，一個眞正不平凡的人，就算想要平平凡凡的過一生，但總會有不凡際遇。

三年之後，王小石又回到了開封府。

＊　＊　＊

王小石回到京城的原因有四：一，他父親和姊姊的慘死。

王小石自小爲天衣居士撫養成人。他的父親叫王天六，外號「金寶大俠」，只在千萬與萬山之間的老龍溝一帶，有點薄名。

王天六開的是鏢局，替人保金子元寶，倒是命福兩大，沒失過手，也沒動過手。他總共替人走鏢廿四次，走一次，怕一次，未走前失眠，到步後胃痛；到中年之後，有點小儲蓄，就索性關鏢局，辦布莊，洗手不幹，倒也落得平安。

王天六武功平平，早年也想在江湖上揚名立萬，闖過兩年江湖，見武林中風大雨大，浪高濤高，還是收心養性，回家的好。

他原本把王小石託交天衣居士，爲的是跟這飽學之士學文。他根本不知天衣居士會武，而且武功之高，是他畢生連做夢都夢不出來。

當時王天六仍在走鏢，怕有閃失，連累家人，其時王母因病而死，他便把王小石交給天衣居士帶回「白鬚園」撫養。

王小石還有一個姊姊，略諳武功。

後來，王天六知道兒子也有習武，頗不以爲然。他也並不知道兒子的武功有多高，他以爲至多不過像他一樣，再練也練不出些甚麼名堂。

王小石要赴京師，王天六也並不反對；他認爲兒子不妨闖蕩闖蕩，長長見識，最好在京城裡能結識些達官貴人，日後能提攜他飛黃騰達。

在京城的歲月裏，王小石從未提及他的家事。

更未向人提起他的家人。

王天六在武林中，也藉藉無名，沒人注意。

所以，當王小石進行反刺殺計劃時，並不躭心家人的安危。

但在行刺之後，他即趕返老龍溝。

他覺得還是把老父家姊接走較爲安全。

他並不惶急。

他深信：無論官府再怎麼查，能查到他的家底時他已趕返千山，屆時早已把家人送到安全的地方了。

他行動雖快，但一路上爲了要逃避追捕，無論如何，也有諸多躭擱。

挨到了千山老龍溝時，已是三個月後的事。

「美羅布莊」只剩下一堆瓦礫。

——據救火的鄰居說，約在兩個月前的一個夜晚，布莊神秘起火，裏面的人都跑不出來，等到大火撲滅過後，人們發現布莊裏有兩具屍首，一男一女。

王小石悲不能抑，痛不欲生。

他沒想到自己的所作所爲，竟會牽累家人。

他也更沒料到，官方的行動竟會如此之快！

他們是怎麼查到自己身世的？

對於這一點，王小石大惑不解。

他要找出到底是誰透露自己的身世和究竟是誰下的毒手——要查出這兩點，必須要回開封府。

二，他仍時常念起蘇夢枕、白愁飛、溫柔、雷純、方恨少、唐寶牛、張炭、何小河這一干好朋友。

（未完・二）

上文提要：程小蝶與小文、小雅以刑部名義堂堂正正地帶了新訓練的匣弩手前赴三槐谷去救江北四老。小蝶故意施展絕技，在衆人不覺下，以「辟邪」寶刀逐個解了四老身上的斷血障接頭與皮索，並讓四老有調息復元機會，四老感激不已。小蝶的堅毅表現懾服了四周的伏兵，也令小文、小雅嘆爲觀止……



女捕頭傳奇／臥龍生・文
　　　　　／可飛・圖

玉掌青苗

兩派殺手相交鋒　高手之外有高手

「身體膚髮受之父母，豈可任意自殘，我和妳賭一千兩黃金，」青袍人道：「妳敢不敢賭？」

「我知道你不敢賭手指，」素華道：「不過，千兩黃金，也是一筆數字，聊勝於無，賭啦！」

「妳年紀輕輕，那能作得主意？」青袍人道：「賭輸了，怎麼付錢？」

「素喜妹子，」素華道：「拿出銀票來，給他瞧瞧，同時，也要看看他的賭本。」

素喜點點頭，目注青袍人，道：「一千兩六十二斤半，誰也不會背着那麼多黃金行動！但我們非常有錢，你說吧！千兩黃金折合多少白銀？我就拿銀票出來，小心哪！看過我的銀票，你也要亮出相同的銀票才行。」

青袍人點點頭，道：「俗例是一兩黃金十兩銀，我們就算它一萬兩銀子，妳能拿得出一萬兩銀子的眞正銀票麼？」

「我有很多銀票！」素喜道：「壹萬兩是所帶銀票中最小面額的一張了。」由懷中取出一把銀票，選了一張，雙手拉直，高高舉起，道：「看清楚啊！山西柳記銀號的號票，天下通用。」

素喜拿出的銀票，是否這張最小，沒人知道，但這一張確是壹萬兩的銀票。

青袍人目光銳利，看得十分清楚，確實是貨眞價實的柳記錢莊票子，也只好拿出銀票了。

不過，是十幾張湊成的一萬兩，三張大面額是一千兩，其餘的都是伍百兩一張。

最感訝異的是程小蝶了，打架拚命來的，爲甚麼帶了這麼多銀票來呢？一張一萬兩的巨額銀票，又作甚麼用呢？

不過，程小蝶心中有個解釋，是作獎賞用的，立下功勞，立刻發下賞銀票，是最好的獎勵方式，尤其是對爲錢殺人的殺手，甚麼方法能比立刻付錢更有效呢？

「你是……」素華微笑着道：「血手無影帥永昌。」

青袍人呆住了，把剛放入口袋的銀票，又取了出來，道：「你贏了！不過，我很奇怪，你怎麼認識我的？我雖然常在江湖走動，但大多戴着面具，知道我眞正面目的人，天下只有五個人，這些人絕對不會洩漏我的秘密，我身上帶有三副人皮面具，常在江湖上使用，我以爲不戴面具，才是秘密，天下無人能識我，眞是百密一疏啊！」

一揚手，把一疊銀票投向素華。

十多張銀票，平平的飛了過來，速度快，但却有如黏在一起似的

，竟無一張零亂散落。

素華接過銀票，立刻擲還，笑道：「帥兄，開個小小玩笑，那能眞的收錢？」

這說明，她們眞的是不把一萬兩銀子放在心上。

「我輸了應該付！」帥永昌道：「一萬兩銀子，不是小數目啊，姑娘爲何不收？」

「我想知道，多少銀子，帥兄才肯撒手不管這件事情？」素華道：「我們不希望和帥兄爲敵。」

「這！」帥永昌皺起了眉頭，道：「使我非常爲難了……」

素華接道：「當然，除了價錢由帥兄開出之外，你也可以提其他條件，例如小師妹，素喜、素蘭……」

說得清楚極了，只要撒手不管此間事，要錢給錢，要人給人，也可以人財兩得。

程小蝶終於明白了，素喜身上帶着巨額銀票的原因，也明白了爲甚麼這些新秀女殺手，個個貌美如花。

但更可怕的是她們的言行，表達出對主人的絕對忠誠，可以爲主人犧牲所有，包括貞操和性命在內。

程小蝶也知道了素喜這一代的殺手，全以素字排名，但却想不通用甚麼方法，把一個美麗聰明的姑娘訓練得如此忠貞？

小文、小雅也有着爲她犧牲一切的決心，但程小蝶也付出了眞正的關愛、感情，她拯救她們於水火之中，但程小蝶也不敢作太過份的要求，有關生死大事，全都是商量着辦，她身先士卒，反是小文、小雅請求她珍惜自己，願爲她代冒石矢。

這等感恩情意的昇華，一生中能遇上三兩個，已屬難得，絕對無法結交一大批這樣的姐妹、朋友。

這說明了，訓練這批美女的人是訓練成功了，透過訓練的方法，控制了她們的一切。

甚麼方法呢？程小蝶茫然了，想不通啊！

「三位都很美，嬌媚撩人，可是……」帥永昌結結巴巴，有些說不出口。

「帥兄與緻好，也可以一箭三鵰啊！」素華道：「只要帥兄肯答應退出，一切事都好商量。」

天啊！可眞是只求達到目的，不擇手段。

一直沒有開口的素蘭，突然開了口道：「帥大哥，我們既能入君眼，想是姿色還可人，你忍心殺了你喜歡的女人麼？」

纏夾呀！程小蝶心中忖道：「遇上這樣的女人，還眞是難以對付，帥永昌已經被纏夾得有點動心了。」

「帥某擔心的是無法向僱主交代，再說，我邀請了這麼多人進入京城，也不能甩手不管。」

素華目光轉動，四顧了一眼，低聲道：「這裏隱伏有多少人？」

「二十多三十個吧！」帥永昌有保留，不肯把確實的人數說出來，當然也未說出埋伏的位置。

素華、素喜暗中留意，也看出一些隱藏殺手的位置，但只有十幾個人。

「有幾個高手，殺人的能力，不在我帥某之下，他們不單是武功一流，而且，還有奇技。」

「一日千里馬乘風，百手尊者水中天，聽說能在激戰中多出一把殺人刀。」素華道：「可能是一種奇異的飛刀手法，我不信一個人眞生了三隻手！」

這兩人的影子秘密，果然隱藏得很好，素華能叫出血手無影帥永昌的身份，却不知道影子的秘密。

帥永昌也不知道，笑一笑，道：「他們常在激烈的搏鬥生死一髮的危機中，突然能出現殺人之刀，在完全意外方位殺到，一刀取命，至少也使人重傷，從未失過手，江湖上傳說他們有陰靈護身。」

「帥兄，你相信這件事麼？」素華道：「怪力亂神之說，小女子是絕不相信的。」

「我也不信這種鬼話，可是也想不出他們怎會在激戰中，多出一把神出鬼沒的刀啊？」

「帥兄可是擔心他們兩個人麼？那容易，我們替你除掉他們兩個，你只要安排我們見兩人的機會就行，」素華道：「還有什麼困難，一起說出來吧！相信我們有能力代你解決。」

「馬千里、水中天如能殺我血手無影，殺手至尊的地位早就被他們搶去了，不論什麼殺手，都沒有機會殺我。」

「所以，我們才動之以情，重酬相邀，也願以身相許，動用如此大禮，可是從未有過，這是第一次，」素華道：「因爲你是最頭痛的敵人，所以，我們想化敵爲友。」

帥永昌搖搖頭，道：「我不能棄下他們不管，也不能背叛聘僱我的主子，我看，這件事很難談得下去，三位姑娘不用再多費唇舌。」

「那是說，我們之間，非得拚個你死我活不可？」素華道：「再無商量的餘地了？」

「剛才，幾乎被妳們說動，殺手最愛的錢和美女，都已擺在眼前，但我仔細一想，這種事，不是帥某人幹的。」

素華臉色變了，長歎一聲，道：「帥兄啊！我們眞的是如此無緣麼？」一眨眼，竟然滾落下兩行清

淚。

小雅看得很清楚，心中暗罵道：「還會流淚呀！做作到家了，這個女人陰毒，尤在素喜之上。」

但帥永昌的看法就有些不同了，皺起眉頭，道：「陣上相逢，本屬敵對，談判不成，兵戎相見，可是常有的事，姑娘也不用為此傷懷，何況，帥某走遍江湖，絕不相信有一見鍾情的事。」

「我鍾情你的武功，也愛慕你的成就，」素華道：「當我知道你確實存在於江湖中時，我已為君動心了，今日雖是初度見面，但帥兄的影子，已在我心中活了三年。」

她說的不知是眞是假，但帥永昌有些動容了，只不過這狡猾的大魔頭容色一閃即逝，恢復慣常冷靜，笑道：「如果妳說的全是眞話，何不投入帥某麾下？」

素華雙目眨動，臉上也微現驚喜，道：「你眞的肯要我？」

帥永昌點點頭。

「我已非完璧，你不會嫌棄我麼？」

「這是世俗偏見，帥某何等人物，豈會放在心上。」

素華目光左右瞟，素喜、素蘭立刻警覺，突然向後退出了十餘步。

素喜順手一把，拖開了那站在原地未動過的藍衣姑娘。

素華回手一劍，就未能刺中那藍衣少女了。

帥永昌微微一笑，道：「殺人哪？」

「我只想証實自己的誠意！」素華道：「兩個小師妹都油滑成精，自己閃開了不算，還帶走了第三屆一位學妹。」

「第三屆，」帥永昌吃了一驚，道：「她們有多少人，全是女的麼？」

素華歎口氣，道：「既然已決定跟你，也不用再騙你了，男女都有，合計七十二人。」

「七十二大賢啊！」帥永昌道：「男女各有三十六人？」

「不是！」素華道：「這一屆女的多了十二個，一共四十八人，男的麼，只有二十四個了。」

「妳是第幾屆？」帥永昌被引動了好奇之心。

「第二屆，素喜、素蘭和我同屆，只不過她們的年齡小一點，叫我師姐。」

「有沒有第一屆？」

「當然有，她們成就很高，不是獨當一面，就是……」突然停口，笑道：「你問我這麼多，我都据實回答，我好像太吃虧了？」

「日後要長久相處，還有什麼你我之分？」帥永昌道。

「說得也是！」素華緩緩向帥永昌走去，擺出了一個依偎入懷的姿態。

帥永昌似想避開，却突又改變心意，一挺胸，大有歡迎美女入懷之勢。

但見刀光一閃，兩把刀攔在帥永昌的身前，擋住了嬌媚橫生的素華姑娘。

是帥永昌兩個從衞，他們以極快的速度，閃轉到帥永昌的身前，出刀擋人。

素華微微一怔，停下腳步，神色也復常了，畢竟鋼刀鋒利，是要命的玩意兒，酒醉亦會三分醒，何況素華的嬌媚神態全是裝出來的，刀上的寒氣一逼，就立刻消失不見了。

帥永昌哈哈一笑，道：「你們這是幹什麼？閃開呀！」

兩個勁裝從衞看了帥永昌一眼，收刀而退。

「下屬無知，多多得罪！」帥永昌道：「以姑娘之能，想必看得出來，他們並無傷人之心，只是想保護在下吧了。」

「他們出刀好快，」素華道：「寒光一閃，刀鋒已到了我的前胸、頸項，天啊！再多那麼一寸，就會傷了我。」

「當眞能夠傷了妳麼？」帥永昌笑道：「妳也太過謙虛了。」

「如果我有防備，他們當然不能，」素華道：「可是我沒有防人之心，這就無法預測了，再說，如是我情急反擊，出手無法拏捏分寸，重傷了你兩個從衞，豈不是一件很大的憾事？」

帥永昌目光一轉，發覺素喜、素蘭和那藍衣少女竟已走得踪影不見，點點頭，道：「那只怪他們學藝不精了，不能責怪姑娘。」

素華道：「看起來，你不信任我，也沒有眞心招降我的用心。」

但聞四週草叢中傳出了輕微的聲息，似是有物在移動。

「怎麼？斬我歸路，是不是已存了殺我之心？」素華道：「郎心狠心，果然不錯。」

「好啦！素華姑娘！」帥永昌冷笑一聲，道：「妳雖然放下了身份，不過，演技還不夠精練，帥某是何等人物，豈會踏入女色陷阱，姑娘也不用再做作下去了。」

素華仍在笑，笑得一張臉嫵媚花嬌，但蓮步緩移，暗中，佈馬拏樁，準備迎戰。

殺手的第二特色，是表裏不一，口中叫哥哥，腰裡掏傢伙，兩個殺手遇上了，就要比耐心，比狠心，爭取最有利的出刀機會。

他們不但隨時準備出刀殺人，也一直防備別人偷襲。

「素華姑娘，妳聰明美麗，為什麼不估算一下？」帥永昌道：「有

多少突圍逃命的機會，妳猜得不錯，妳歸路已斷，四面楚歌，放下寶劍投降吧！」

「我知道，你點頭的動作很大，那是傳達你的命令的暗號，小妹猜得對不對？」

「對！後生可畏呀！」帥永昌道：「不過，我現在才明白，女殺手比男的更為可怕，幸好在下老謀深算，佔先一步，姑娘人雖聰明，但比起在下，就嫩薑不如老薑辣了。」

「唉！我眞動了投降之心，為什麼你就是不肯相信呢？」素華拔出長劍，棄置於地，道：「現在，總應該相信我了吧？」

這一招，倒是大出帥永昌意料之外，微微一怔，道：「好！先告訴我，妳們從那裏來的，目的何在？」

「這裏不是談話之處，」素華道：「帶我回去，還怕我不告訴你麼？」

帥永昌沉吟了一陣，道：「好！我帶妳回去。」舉步走了過來，一面接道：「其實，妳不說我也猜出個七七八八了，殺手這個行業，我最清楚，妳們這一批人，是受過特殊而又長期訓練的人，才能培養出那種視死亡如兒戲的勇氣，妳們只是十八九歲的小姑娘啊！沒有十年工夫，訓練不出這樣的勇武精神和那麼精湛、凌厲的劍法，當今之世，除了富可敵國的萬寶齋外，我就想不出，有那些家族有這麼大的財富和魄力，只是我不明白，萬寶齋為什麼要淌這次混水呢？」

「我們來自有方，一切行動都受到令諭的控制，有些事非出本願，但又不能不聽命行事，」素華道：「你帥兄一個人獨來獨往，為何受人利用？以你在江湖上的權威，召集了如此衆多的殺手，為人效命，究竟為什麼呢？實叫人百思不解？」

「錢，殺手的工作，就是拏錢取命，計價殺人。」

「你帥兄的價碼一定不低，」素華道：「再加上這批人手，都是江湖第一流殺手，費用的龐大，非常驚人，我也想不通，北京城中，誰有這麼大的財力，請得起你帥兄和這一批人手？他要殺什麼人？需要用這麼多的江湖中高級殺手？」

「差一點就被妳騙了，」帥永昌道：「妳棄劍投降，我還認為妳眞的想和我合作，現在，我已覺悟到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妳們一定被一種外人難知的方法，牢牢的控制着，不死不休，活一天，妳們就不能背叛主人，素華，妳太急啦！妳只是想從我的口中，探知邀請我們的幕後人物……」

「帥兄，這麼吧，我們交換這個最大的秘密，」素華道：「你告訴我他是誰，我也告訴你，我們來自何處。」

「不談妳投降、合作的事了？」帥永昌道：「百里行程已九十，妳不覺得很可惜麼？」

「你一直不肯相信我，談下去也很難有個結果，」素華道：「乾脆，大家以秘密交換秘密……」

「那我就太吃虧了，」帥永昌道：「我可以把妳帶回去，慢慢拷問妳，我相信一定能問出一個所以然來。」

「準備動强了？」素華道：「這有失君子的氣度啊！」

「幹殺手的，那會是正人君子！」帥永昌道：「我希望妳不要反抗，我保証不會殺妳，只要說出妳的出身來歷，一定放妳回去，殺手無情，但重承諾。」

「如果我不肯說呢？」素華道：「何況，我也不喜歡被人逼迫、綁架，再說，把我們折磨得不成人形，苦痛萬分，就生不如死了。」

「這眞是一件不幸的事，」帥永昌道：「因為，現在妳已經沒有選擇的餘地！以我的觀察、判斷，妳的人，至少隱身在十丈以外，她們已來不及出手幫助妳了，何況，還有人攔截她們。王閃、余標，帶她走。」

兩個從衞分左右圍了上來，左首一人笑道：「我叫王閃。」

右面一個接道：「我叫余標。」

兩人同時抱拳，同聲說道：「好漢不吃眼前虧，何況姑娘是個婦道人家，棄置長劍，意在行騙，騙局既被揭穿，兵刃已不在手中，我們也不想出刀傷人，跟我們走吧！」

只看兩人說話的配合語氣，素華心中瞭然，這是一對慣常合作的人，雙刀配合，必然有非常凌厲的殺着，心中殺機忽動，不過臉上仍然帶着笑，是那種無可奈何的苦笑。

素華姑娘很會裝啊！裝出了一副愁眉苦臉，裝得連王閃和余標也看不出來。

王閃、余標向前走，走到素華身側，兩個人同時出手，就要扣拏素華的雙腕脈穴。

已快握住素華手腕，忽然間變生肘腋，只見素華姑娘雙手轉動，寒芒疾閃，血光迸射。

王閃、余標就像一把抓在被火燒的鐵板上，嚎叫着向後疾退。

總算兩人見機早，閃得快，素華手一轉，兩人就收手，但仍被削掉了幾個手指頭。

王閃運氣好，只被削掉了小指無名指，余標就災情慘重了，除了大拇指，全被削去。

更慘的是，傷的全是握刀右手

，痛得兩人哇哇叫，出了一頭冷汗。

素華手中不見刀，好像變戲法一樣，刀用過，立刻又消失了。

「袖裏刀，」帥永昌神情肅然的說：「妳是千手刀王的門下？」

「千手刀王門下沒有女弟子，」素華笑道：「不過，袖裏刀確是千手刀王所傳授，但他只是我們授業的師長之一。」

說得很清楚了，除了千手刀之外，還有別的傳藝師長，絕技也不止「袖裏刀」一種了。

「就算千手刀王親自臨陣，帥某何懼之有，妳裝瘋賣傻隱藏技藝，致使我兩個從衞受傷，只此一樁，就不能饒妳。」緩緩舉起了右手。

就只抬起右手的工夫，原本白玉般的手掌，全成了血紅顏色。

素華的臉色變了，她明白帥永昌眞的動了殺機，也聽說過這種武功的厲害，「血焰掌」不用擊實在人的身上，一丈外就能殺人，他號稱血手無影，敵人被一掌打死了，還不知道如何死的！

這一次緩緩舉手，掌變血紅，卻讓她看得清清楚楚，不知是有意恫嚇，還是留下了一點見面之情，讓她看到了血掌形貌。

不管帥永昌用心如何，但素華心中明白，是故意讓她看到的。

血掌揮出，是那麼輕描淡寫，也沒有破空凌厲的掌風，但卻有一股炙熱，無聲無息的襲了過來。

素華感覺炙熱上身，全身穴道似是被一股熱力封閉起來，眞氣無法運轉，手脚也無法移動。

任人宰割了。

素華領略到「血焰掌」的厲害，只覺炙熱的感受不斷在升高，身上血液似要被蒸發，全身的經脈也在被炙枯，是一種無法忍受的痛苦。

但聞帥永昌哈哈大笑，笑聲中，手指彈出，點了王閃、余標兩人穴道，止住了他們的流血，緩緩說道：「素華，我只用了三成功力，所以，妳還活着，如果願意告訴我，妳的出身來歷，我會放了妳，斬斷我從衞的手指，也不再追究。妳的眼睛會說話，我相信妳會用眼睛回答我，以我的智慧和閱歷，相信我也能領悟妳表達的意念。」

素華强忍着劇烈的痛苦，閉上雙目，準備以身殉職了。

「素華姑娘，妳現在承受的痛苦，可以延長到兩個時辰，」帥永昌道：「除我之外，沒有人能夠救妳，千手刀王也不能，妳不妨仔細的想想，兩句話就可以換回妳一條命。」

擊中要害了，一刻也難忍受的痛苦，要延續兩個時辰，如何忍受得了？素華是眞的害怕了，活罪難受啊！睜開雙眼，目光中表露出求救的心意，當然，也是願意合作的訊息。

但素華姑娘心中，打的却是另一個算盤，答允帥永昌的要求，只是一時權宜之計，只要解去束縛，手脚能夠活動，就立刻自絕一死，決不出賣主人，她也明白逃走的機會不大，不能冒逃走之險。

帥永昌眞的領悟了素華表達出的意念，頷首微笑，遙發一掌，掌風中帶着一股涼意，炙熱頓消，一代殺手之王，果然技藝非凡，武功神奇。

素華長長吁一口氣，還未來得及有所動作，幾縷指風又擊中穴道，雙手再度受制，那裏還有自絕的機會。

帥永昌淡淡一笑，道：「我是個很小心的人，不願使希望落空，也很怕痲煩，不想多費手脚。」

「什麼意思啊？」素華能開口了，提出質疑。

「我是想告訴妳，就算妳自絕死了，也不要緊。」帥永昌道：「剛才妳受的痛苦，如果加諸妳這些師妹身上，她們能夠受得了嗎？所以，我相信，一定能問出我想知道的事情。」

素華暗暗歎道：「這話倒是眞的，素喜、素蘭也沒有抗拒這份痛苦的能力，就別說那些小師妹了，不論誰落到帥永昌手中，都無法保存來歷之秘，說與不說，眞是大費週折了。」

帥永昌冷笑一聲，道：「素華姑娘，我的耐心已被妳磨光了。」右手一舉，血掌再現。

素華一閉雙目，道：「我願意受兩個時辰炙熱之苦，也不會告訴你什麼，除非你也能告訴我，聘請你們的主人是誰。」

「鬼丫頭如此頑强，」帥永昌怒道：「我要讓妳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但聞一陣清脆的鈴鐺之聲，劃空傳了過來。

素華的臉上忽現驚喜之色，閉着的雙目也突然睜開。

鈴鐺聲來勢奇快，響聲入耳，已到了素華的頭上。

帥永昌的血掌也再度擊出。

一個人影，帶着一陣疾風急撲而下，突然在素華身前張開了一片黃色傘幕。

血焰掌擊在傘幕上，傳出一股淡淡的焦臭氣味。

就這一擋之間，素華的穴道已被解開，嬌軀也被來人抱起，飛竄騰空，同時兩脅間，張開了一副巨大的黑色雙翼，越升越高的飛走了。

「好狡猾的手段！」帥永昌運足了目力，仍然看出一些端倪。

那人身上的雙翼張開了之後，是日光下看到了一道很細的絲索，是放風箏的原理，有人牽着絲索奔走，利用來人張開的雙翼，硬把兩人拖上高空帶走了。

當然，雙翼也是人製作的，只是很精巧，運用的技術也十分熟練，顯然常常習練。

來人的武功也是頂尖的高手，似不在他帥永昌之下。

武功、巧思、熟練的配合，才能出奇制勝，帥永昌雖然埋伏下阻截的高手，却無法阻止來人。

不能在空中埋伏人手啊！

帥永昌走過去，撿起棄置的傘幕一看，竟是一張大牛皮，而且，是幾張黏在一起，上面還有刀刻的一行字，寫的是：

能放手時且放手，付的酬金你帶走，再謝白銀三十萬，江湖何處不交友，還請帥兄多思量，莫爲他人作嫁衣裳。

帥永昌看得心頭一跳，這分明是早已安排好的精密計劃，我帥某人自以爲無人知曉的身份，別人却早知道了，而且，如何拒擋我的「血焰掌」，如何救人，也早準備妥當，看上去有些不可能的神奇事情，只要有完美的準備，也就不足爲奇了。

唯一想不通的是那人如何來的，怎能凌空越渡近數百丈的距離，飛過埋伏的殺手陣？因爲，再好的輕功也辦不到。

帥永昌想到了這些人是萬寶齋培訓的殺手，這個家族充滿着神秘，掌握了南七北六十三省十之七八的珠寶交易，擁有的古玩玉器也是突出羣倫，世上傳聞的奇珍異寶，只要眞有其物，十之七八全落在了他們手中。

所以，這個家族有很多的錢。

只不過，帥永昌無法肯定，也找不出証據，一直希望找人証，最好是萬寶齋中人，親口承認，却一直沒有機會，這一次功敗垂成，是敗在敵人的精密計算之中。

查出敵人身份，也是帥永昌的重要任務之一，僱主要他找出作對的根源力量，而且要十分確定，再決定對付之策，所以，還未到全力對付的時刻，今日一番火併，只是一次小規模的前哨接觸，所以，帥永昌也未下令全面圍攻。

但現在，却有點後悔，如果他早些出手，或是下令幾個高手出馬，擒住對方一個小姑娘，也許早已問出底細了。

對方出動了眞正的高手，也展現了驚人的創造能力，却也留下了一份江湖交情，傳達了心聲，應該怎麼辦呢？是不是要接受對方的勸告，一走了之，附帶也可以多收三十萬兩銀子？

但如此一來，以後，就別想再在江湖上混了。

不接受這個勸告，以後，可能就是眞正的敵人了。

本來，帥永昌目空四海，並未把敵人放在心上，但聽到千手刀王只是他們授藝的師長之一，又見識到剛才救走素華的武功，帥永昌猶豫了。

來人是誰？帥永昌沒認出來，那人穿着一身白衣，頭臉也被白布包起，只露出兩個眼睛，飛躍而起後，再展一雙巨大的黑翼，黑白分明，想是爲了易於識別之用。

帥永昌很明白自己的處境，對方未找出幕後的僱主之前，他會被列入第一被獵殺的對象。

他是江湖上殺手之王，能駕馭江湖上大部份殺手，所以，他知道伏擊、刺殺的可怕，何況，對方至少有兩個人可以和他拚搏數十招的高手，一個是救走素華的人，一個是千手刀王，實是非常可怕的敵人。

帥永昌心神大亂了，望着天上飄浮的白雲，竟是無法拏定主意。連吩咐兩個從衞敷藥的事也忘了。

王閃、余標的流血雖被點穴止住，也正因穴道被點，身子轉動不易，無法自己敷藥，疼痛依舊，但主人忘了，他們也不敢驚擾，只能咬牙忍痛。

（未完・十五）

上文提要：梅三公子用金剛指夾斷聞香教主溫如風的長劍；用昆吾劍削斷獨臂天王的青竹蛇杖，藏在杖內的「青鱗帶」毒蛇一併削斷而死，再用「大乘伏魔法藏」的「小雷音掌」將天王的獨臂折斷；用劍封開紅灯夫人的劍，夫人的劍術，放眼四大劍派亦非其敵，但無法逼開那昆吾劍，而歌樂山莊的人已走得一個不賸。梅三公子的佛門絕學，更使鐵拐仙走了眼……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神劍金釵

打走紅燈夫人　找尋武老英雄

對方這位年輕公子，前幾天和轎前四煞動手，自己已經看出他身懷佛門絕學「般若神功」。

普天之下，會「般若神功」的，只有東海神僧天蒙禪師一人，自己實在惹不起他，這才匆匆退走。

不想這年輕公子，除了「般若神功」之外，在劍術上居然也有如此高的造詣。

若在十年之前，自己恐怕早已抵擋不住他這一輪功力十足的奇快攻勢了。

自己二十年潛修苦練，這次出山，原想一雪當年各正派長老圍攻之辱，那料人還沒有走出湘西，就兩次碰上這個初出道的年輕高手。

不要說栽在人家手上，自己數十年盛名毀於一旦，就是打個平手，也夠自己難堪的了。

想到這裏，不由把方才對梅三公子一絲憐惜之情霎時收起。

凝神澄志，劍發如風，把生平絕學源源施出！

其實，經過這一陣攻打，各人心裏都有了數，這一比鬥，決非百招以內可以分得出勝敗來。

梅三公子雖然近來連遇强敵，但他自從下山以來，使用長劍和人認眞動手，今天還是第一次。

他在天台絕頂，只是獨個兒練劍，沒人給他餵招，是以劍法雖然練得十分純熟，但一到眞正和人動手，缺少臨敵經驗，自然還會感到生疏，一面對敵，一面還要用心思索下一招的變化。

所幸方才和獨臂天王李殘打了一陣，劍法運用上已逐漸領悟。

這時和紅燈夫人比鬥了一陣，佛門絕學的「準提劍法」，威力却不斷的在增强之中。

兩人的劍法，瞬息萬變，打到後來，只見寒光飛繞，劍氣衝霄，那裏還分得出敵我人影！

百招之後，梅三公子一支長劍，越來越純熟，越打越得心應手，把「準提劍法」的精緻玄奧之處，發揮得淋漓盡緻。

這場比劍，在紅燈夫人而言，可算得平生第一次逢到勁敵，越打越覺寒心。

偷眼向梅三公子瞧去，只見他氣定神閑，一張俊臉上，英氣勃發，左手手掌，直豎在胸前。

原來他把「般若神功」已使到劍招上來了，難怪一劍一招，壓力沉重，絲絲有聲。

就在她微一分神之際，陡見梅三公子仰天一聲長嘯，劍氣如輪，精光四射。

一支晶劍寒芒迸發，宛如濺玉飛珠，爆出銀花火樹，把自己劍勢震開，一點寒星乘隙而入，迎面飛來。

劍還沒到，劍尖上一絲銳利的

劍氣業已當先襲到。

不由心頭大駭，一時之間但覺架也不是，不架又不是。

在這千鈞一髮間，趕緊吸了口氣，身如輕絮，飄然後退了一步。

同時翹劍一指，一招「仙人指路」，劍尖迎着對方劍尖點去。

紅燈夫人一身武功差不多已入化境，就在這一點之勢，劍尖相接之際，陡然運集全身功力，透劍而出。

「叮」！一聲清脆的金石交鳴。

劍光突斂，銀虹頓杳，兩條人影倏然分開。

雙方觀戰的人都不禁嚇了一跳，定睛望去。

只見長衫飄逸的梅三公子，和宮裝明艷照人的紅燈夫人，脚踏丁字步，相向而立，兩支劍尖，却如膠似漆黏在一起，動也不動，相持不下。

別小覷了這兩支劍尖，相互抵拒，劍尖上凝聚着內功眞力，絲毫也取巧不得。

山頂上夜風蕭蕭，沉靜得一點聲息也沒有，大家都似乎感到空氣窒息，緊張到直扣心弦。

兩人對峙了一陣，只聽紅燈夫人吐氣開聲，左掌迅如閃電，對準梅三公子遙空劈出。

梅三公子直豎胸前的左掌，也輕輕的向前迎去。

掌風相接，「蓬」的一聲，兩條人影，兩支劍尖，同時霍地後退。

紅燈夫人退出兩步，鐵青的臉色，倏然又如春花般綻出嬌花，輕聲兒道：「小兄弟，你的劍法眞行，我做老大姐的這回可眞服你啦！」

媚態盈盈，嬌音未落，「嗒」！收劍入鞘，嬌軀疾轉，說了聲：「我們走！」

十六名手提紅燈的玄衣少女，一齊躬身。

梅三公子心中一急，舌綻春雷，喝了聲：「且慢！」

紅燈夫人才轉過身去，聞聲一怔，止步回頭，瞧着梅三公子問道：「喔！小兄弟，你敢情認爲勝負未分，還要和老大姐打一場，是不？唉！我不是說，已經服了你嗎？」

梅三公子知道紅燈夫人錯會了自己意思，「鏘」！也連忙還劍入鞘。

臉色一正，朗聲說道：「小生只想請教夫人，那鐵背蒼虬武公望武老英雄，現在何處？」

上官燕一聽梅三公子提到她外公，不由兩隻大眼睛睜得圓圓的，臉上一片焦急，望着紅燈夫人。

紅燈夫人聞言，不由「噫」了一聲，道：「你說武老英雄！那天我不過徇天理教瘟凰道人史長風之托，順便伸手，後來不是都放了嗎？誰還老管他們的閑事兒？」

「哼！梅哥哥，別聽她花言巧語。那天，武老英雄失踪之後，我和敏姐姐分道追踪，不是她派那鬼丫頭故意引我上歌樂山莊，還用埋伏迷香把我擒住，後來燕妹妹也被擄了來，這裏如不是她的巢穴，她會這樣凑巧趕來？想抵賴，哼！今天可別放過她！」

崔慧越說越氣，她知道有梅哥哥在場，吃不了虧，長劍戟指，躍躍欲試。

紅燈夫人這位女魔頭，換在平時，誰敢如此出言頂撞，她只要眉毛一挑，殺人不眨眼。

今日衝着梅三公子，只不過淡淡一笑，嬌聲說道：「歌樂山莊，主持另有其人，我身爲玄女教副教主，此來不過只是例行的巡視罷了，武老英雄這檔事，確非我玄女教手下幹的。」

崔慧還待再說，梅三公子凝眸尋思了一會，突然說道：「這話如果別人說來，小生還不十分相信，但既然出於玄女教副教主之口，份量自然大不相同。不過，小生還想請問一句，你們玄女教總壇所在，能否見告？」

崔慧見梅三公子居然相信女魔頭的話，心中不期而然起了一陣酸溜溜的味兒，櫻唇輕撇，一賭氣，索性側轉身去。

紅燈夫人心中却是甚覺受用，但聽到後來，臉色不禁微微一變，旋即毅然答道：「你既然見問，我也不必藏頭露尾，玄女教總壇，就設在六詔山中。不過，武老英雄失踪，決非玄女教所爲，小兄弟，你雖身懷絕學，初步入江湖，玄女教和你素無怨嫌，何必多找麻煩？」

梅三公子大聲笑道：「江湖道上，首重義氣，武老英雄這檔事，小生是管定了，如果確如夫人所言，自然最好。否則六詔山即使是龍潭虎穴，小生也得闖它一闖！」

紅燈夫人瞧他神色凜然，不由微微搖頭，道：「小兄弟，信不信由你，老大姐良言盡此！」

她蓮步輕移，慢慢的回入轎中。

轎前四煞一去，這頂繡金軟轎就由四名玄衣少女抬起，十二盞宮燈，前擁後簇，如飛的向山下而去。

崔慧瞧着一列紅燈的後影，冷笑着說：「這妖婦排場倒眞不小，總有一天，我要鬥妳一鬥！」

山頂上缺少了十六盞宮燈，立時顯得黑沉沉起來。

夜風習習，星月無光，激烈的戰鬥全部結束，敵人早已一個不賸。

連那鐵拐仙，也不知何時，走

得沒了蹤影！

* * *

「梅大哥，我和崔姐姐，已經把人都救出來啦！現在全在山下呢，我們快去。」

上官燕望着梅三公子叫了一聲，方要拉了崔慧往峯下跑去。

驀聽梅三公子沉聲喝道：「是誰？躲躲藏藏的還不給我出來？」

崔慧、上官燕給梅三公子這一聲大喝，才回過頭去，却見琴兒劍兒兩人早已縱身躍起，快如閃電，向五六丈外一塊大石後面飛撲過去。

「哼！賊子，你眞不開眼，躲在這裏！」

琴兒語聲未落，緊接着一聲悶哼。

兩小已拖着一個黑衣大漢出來，走到梅三公子跟前，琴兒替他解開穴道。

黑衣大漢一眼瞧到梅三公子，早已嚇得面無人色，噗通跪下去，連連叩頭，道：「小的原是山中獵戶，被歌樂山莊的人强迫爲奴，因眼看莊中所爲，都是傷天害理之事，久想逃走，苦無機會，方才大莊主一走，小的趁別人不注意，就躲在大石後面，想逃下山去，不想瞞不過公子神目，只求公子爺饒命！」

崔慧搶着閃出身去，喝道：「姑娘有話問你，只要老老實實的說了出來，自然饒你一命。」

黑衣大漢連忙叩頭說道：「姑娘只管吩咐，小的知無不言。」

崔慧冷哼了一聲問道：「你在歌樂山莊，可知有一位老英雄被困在裏面？」

黑衣大漢略一沉思，忙道：「有！有！姑娘說的，可是一位五十多歲，兩鬢斑白的老英雄？小的還替他老人家送過一天飯呢！」

上官燕聽得直跳起來，喊道：「那正是我外公！」

崔慧瞟了梅三公子一眼，冷笑着道：「如何？那紅燈妖婦，方才還斬釘截鐵的否認呢？這回兒你總該相信，妖婦的話靠不住吧！」

她說到這裏，又倏然回過頭去，向黑衣大漢問道：「那老英雄被關在那裏？」

黑衣大漢道：「那位老英雄就被關在八角花圃下面的石室之中。」

崔慧又道：「石室如何走法？」

這可把黑衣大漢問住了，只見他結結巴巴的道：「小……小的實在不知如何走法，因爲進出門戶，全由大小姐(指紅衣羅刹賀龍珠)的貼身侍女管理，聽說裏面還存着許多金銀財寶，所以被劃爲禁地，平常……」

崔慧不耐的道：「我問你如何走法？你扯到那裏去了？」

黑衣大漢心中一驚，忙道：「是是！我說我說……那石室入口，是在八角花圃正中，那座大香爐底下，只要按動機鈕，大香爐就會自動移開，露出洞來，小的實在不知啟閉之法。」

崔慧道：「好！那你就在前面帶路，我們走！」

黑衣大漢無可奈何的站起身來，大家下了山峯，梅三公子吩咐琴劍兩人留在當地，照顧二十幾個被救出來的少女，以免再落惡人之手。

自己就和崔慧上官燕兩人，帶着黑衣大漢，再次往歌樂山莊的石洞中走去。

何消片刻，便到了月洞門口。

縱目下望，歌樂山莊這塊別有洞天的幽谷之中，十分靜闃，白石牌坊依然矗立如故。

八角花圃中的古銅大香爐，還是白煙裊裊，隨風縹緲。

只是不見半個人影，死寂得有點可怕。

梅三公子說了聲：「我們快下去。」

身形驟起，業已凌空輕飄的往下直落，崔慧上官燕和黑衣大漢却循着石級飛奔而下。

梅三公子等三人趕到，正要舉步向八角花圃中走去，却被崔慧一把拉住衣袖，嗔道：「你急甚麼？這花圃有着蹊蹺呢！我們瞧清楚了再走不遲。」

梅三公子給她一拉，果然含笑停下步來。

可是崔慧方才因心中一急，出手便拉，這時却驀覺羞澀起來。自己一個女孩兒家，那好拉拉扯扯的？

她粉臉上一陣熱烘烘地，紅透雙頰，不由輕聲說道：「那天，我追一個丫頭，追到這裏，一入八角花圃，便越走越不對，錯綜迷離，好像還按着甚麼八卦奇門一類東西，走來走去，就是走不出來。我眞後悔沒跟爺爺學一學，否則那會吃了這鬼把戲的虧？後來，那大香爐也噴出一縷縷的黃煙來，敢情還是迷香，聞得頭腦昏昏沉沉的，甚麼都不知道了。」

梅三公子一聽這八角花圃原來還有些門道，回想自己跟金絲小獼猴進來的時候，難怪牠遠遠的繞道而行，那小畜牲倒眞精靈！

再一細瞧，這片八角花圃中，一排矮樹，一叢花木，全按着乾、坎、艮、震、巽、離、坤、兌八卦生尅之理，演爲休、生、傷、杜、景、死、驚、開八門。

看來雖然平淡無奇，但只要一入其中，當覺天地變色，路徑迷離。

梅三公子博覽羣書，對八卦九宮奇門之學，也涉獵不少，這時一瞧佈置情形，覺得也並無新奇之處，當下回頭說道：「這不過按着八卦生尅而設，並不新奇，妳們只管隨我進去就是！」

說着大踏步向八角花圃中走去。

崔慧上官燕和黑衣大漢緊跟在他身後，左轉右轉，穿花而行，果然毫無阻礙。

到了花圃中央，這塊空地上全舖着白色花崗石，光滑可鑑。

正中端放着一座五尺多高的古銅大香爐，香爐下面，是一塊八角形、顏色和地上相同的花崗石座墊，約有一尺來厚。

石室入口，既在大香爐下面，如果不明開啟之法，這座大香爐，少說也有幾千斤重，誰有恁大的神力能夠把它搬移開去？

梅三公子心中嘀咕，尋思開啟石室的機括，可能就在香爐的雕刻花紋之上。

正想用心查看，站在他身邊的崔慧和他心思相同，這時早已跨前一步，蹲下身去。

纖纖玉手堪堪伸出，還沒碰上香爐，却見大香爐肚上雕刻着的九個奇形獸頭口中，突然同時噴出縷縷黃煙！

一陣濃烈無比的異香，刹那之間瀰漫空中。

崔慧吃過這黃煙的虧，急忙一個倒縱，退出去一丈來遠，口中叫道：「梅哥哥快退！這是迷香。」

其實梅三公子也早已瞧到，身形略退，攔在大家面前，雙袖揮舞。

立時拂出一陣陣强猛勁風，把裊裊飛來的黃色迷香，全部揮散。

但任你雙袖不停的揮動，九個獸口中的黃煙，還是不停的噴出。

幸好過了一盞茶時間，黃煙逐漸的自動停止。

梅三公子輕輕吁了口氣，連喊「厲害」！

上官燕因自己外公就被關在這大香爐下面的石室之中，心中更是憂急。

眼看黃煙停止，她就奮不顧身的向前撲出，雙掌猛然一挫，朝大香爐推去。

她是蜻蜓撼石柱，大香爐那會動得分毫，自己却因用力過猛，反被震得後退了一步。

崔慧見狀，忙道：「燕妹妹，不可妄動，這香爐中恐怕還有甚麼機關，我們瞧清楚了再說。」

說着走上前去，從身邊取出火摺子，面對大香爐，邊照邊摸，過了好一會，那裏能找得到開啟石室的機括？

上官燕忍不住焦灼的道：「崔姐姐，找不到機括，這可怎麼辦？我們索性把香爐移開去好不好？」

崔慧笑了笑道：「燕妹妹，妳倒說得容易，這香爐怕不有數千斤重，誰有這大的氣力，能夠把它移得開來？」

她話聲未落，却聽梅三公子接口說道：「妳們且請後退，讓我來試試看！」

崔慧雖然不信梅哥哥以一人之力，能夠把數千斤重的古銅大香爐移開。

但除了讓他試一試之外，實在並無別法，只好拉了上官燕向後退下兩步，口中說道：「梅哥哥，你可得小心。」

她對他，似乎特別關切！

梅三公子微微一笑，左足前跨，站了個丁字步。

左掌當胸直豎，右臂平圈，掌心向外，氣沉丹田，功運右臂，掌心慢慢的向香爐大肚上貼去，他使的正是佛門絕學「般若神功」。

崔慧、上官燕，和黑衣大漢，六隻眼睛屏息凝神的瞧着梅三公子，連霎都不霎，好像他們也在幫着他出力似的。

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古銅大香爐依然屹立着，紋風未動。

梅三公子的長袍，却無風鼓動起來，顯然他的內勁，已使到頂點。

驀見梅三公子右腕微震，口中一聲斷喝，「砰」然巨響，一個龐大物體，隨手揮出。

緊接着只聽「轟隆隆」連聲大震，直若天崩地裂，山谷響應，四面隆隆之聲歷久不斷！

五尺多高的一座古銅大香爐，居然被梅三公子揮出兩丈開外，倒在花圃的一叢花木之中，差不多有一半深陷土內。

梅三公子用「般若神功」把大香爐震出，他可並沒閑着，右脚飛起，對準那塊一尺來高的花崗石座墊踢出。

又是「砰」的一聲，石座被踢得飛起，地面上立時露出一個黑黝黝的地洞。

上官燕被方才這一聲巨響，耳鼓被震得嗡嗡直響，但她看到香爐飛起，地面上露出一個石洞，早就驚喜得跳了起來。

搖着崔慧玉臂，說道：「啊！崔姐姐，梅大哥果然把香爐推倒啦！我外公就關在裏面啊！快幫我把他老人家救出來。」

崔慧雖然也是個性急的人，但自幼隨着她爺爺嶽麓老人，對江湖上的各種情形，自然聽得不少。

這時一見上官燕急着便要下去，心中一動，隨手把火摺子遞到黑衣大漢手上，說道：「你既然給武老英雄送過一天飯，路徑較熟，你

就在前面帶路吧！」

黑衣大漢連忙接過火摺子，應了一聲「是」，轉身就向石洞口跑去。

剛俯身跨下，驀聽黑沉沉的石洞入口，突然「啪」的一聲，隨見數十縷寒光，帶着「嗤」「嗤」之聲，由下向上，從洞口激射出來！

黑衣大漢猝不及防，那裏來得及躲閃。

一聲慘叫，扔下火摺子，人就往後倒去！

梅三公子從地上拾起火摺子，緩緩的向黑衣大漢臉上一照，他胸前中了十幾支毒弩，早已氣絕多時。

不由微怒的道：「這石室機關，佈置得眞夠歹毒！」

接着又道：「崔家妹子，你們隨我來！」

方要擧步，崔慧急道：「梅哥哥，你……且慢！」

梅三公子敞笑着道：「區區機關，何足道哉？」

說着身形微晃，人已飄然向洞口飛入。

黑黝黝的洞底，立時透上火光！

崔慧不待梅三公子招呼，早已一拉上官燕手臂，說道：「我們也快下去！」

跨入洞口，便是鋪得十分整齊的石級，拾級而下，走了約五六十級，前面便是一條青石砌成的甬道。

梅三公子等兩人走下石級，就領先向甬道中走去。

走沒多遠，眼前橫着一條走廊，甬道十字形的穿過走廊，還是向裏直通。

走廊左邊，是一間大石室，右邊却一排兩間，石室較爲狹小。

梅三公子略一打量，擧着火摺子就向左邊一間石室走去。

崔慧、上官燕緊跟在身後，却早已手握長劍，嚴神戒備！

石室的鐵門，只是虛掩着，並沒有鎖。

梅三公子推開鐵門，脚才跨入，陡然觸鼻聞到一陣强烈的藥水味道，和一種屍腐霉氣，幾乎中人欲嘔！

縱目一瞧，這間石室極爲寬大，略帶長形。

中間一張長桌上面，放着不少刀圭之類的東西，右邊是一座壁架，放着大大小小不同的磁瓶。

梅三公子心中一動，看情形，前山隧道中陳列的屍體，敢情就在這裏製作。

想到這裏，不由義憤塡膺，無名火起，正待一掌劈去。

驀聽上官燕一聲驚呼，抱着崔慧身軀，向後連退，地上還骨碌碌的直響！

這是什麼？梅三公子趕緊把火摺子往地上一照，原來小妹妹剛才脚下踩了一具白骨嶙嶙的骷髏，這時已滾了開去！

「梅大哥，我們快找外公去。」

上官燕還有點膽怯，說着和崔慧兩人，就退將出去。

「這些殘酷害人的東西，豈能留着？」

梅三公子心念一動，掃了壁架上許多磁瓶一眼，左掌同時跟着拍出。

嘩啦啦一陣連響，掌風所及，把壁架都砸成稀爛。

走廊右邊，一共是兩間石壁，也都裝着堅固鐵門，顯是囚人之用。

但兩扇鐵門却只是虛掩着，並沒鎖上，第一間裏面，空蕩蕩的一點東西也沒有，好像久無人住。

第二間石室，靠近裏首石壁，鋪有草褥，門口還放着吃賸的菜飯。

梅三公子用火摺子一照，那吃賸的菜飯分明才吃過不久，不由心中一動。

唔！那黑衣大漢不是說替武老英雄送過一天飯嗎？那麼囚在這石室裏的，準是武老英雄無疑。

噫！他到那裏去了呢？難道已經被人救走了？

哎喲，歌樂山莊的人，一個不見，分明業已率衆遁走，他們難道另有出路，臨走還把武老英雄一起帶走了？

梅三公子想到這裏，忙向崔慧上官燕兩人用手一指，說道：「兩位妹子，武老英雄確被他們擄來，關在這裏呢！我們遲來了一步，又讓歌樂山莊的賊人臨走時劫持去了，這時諒來走得不會太遠，我們快追！」

上官燕聽說外公又被賊人擄了同走，禁不住淚流滿臉，一個旋身，急要向來路奔去。

崔慧連忙一把拉住，笑道：「燕妹妹，妳別性急，我們來路上一個賊人也不見，他們定是另有一條秘密隧道通往外面，我們且順着這裏進去瞧瞧，也許會發現端倪！」

三人退出走廊，就向十字形的甬道中走去。

* * *

青石甬道，極爲深長，走出一大段，前面向左彎去，再走了一會，又向右轉彎。

四面雖然黑沉沉的，但並不潮濕陰霉。

梅三公子手中拿着火摺子，走在前面，崔慧上官燕兩人却緊握長劍，跟在他身後，心情顯得有些緊張，握緊的纖纖玉掌，也微微的滲

出汗來！

這一路上，甬道彎曲雖多，並沒再遇上什麼機關埋伏。

而且甬道也只有一條，走來自然不易迷失方向。

又一連轉了幾個彎，甬道突然開闊起來，前面盡頭之處，却擋着一座大石壁。

甬道至此爲止，石壁上有兩扇高大的黑漆鐵門，緊緊關閉，上面還釘着一塊木牌，依稀有字。

梅三公子擧火一照，木牌上白底黑字，寫着：「敎下弟子，不准擅入！」

梅三公子把火摺子遞給了身後的崔慧，雙手向大鐵門上推了一推，居然紋風不動！

崔慧女孩子家心思較細，她看到地上橫着大鐵門，和一把大鐵鎖，心中一動，忙道：「梅哥哥，這兩扇鐵門，是往外開的呀！你瞧！本來鐵門外面，還有一道橫門和一把鐵鎖，顯然平日就在外面加鎖。這時橫門和鐵鎖都棄置地上，敢情是他們匆匆忙忙的打開鐵門，由這裏進去，人到了裏面，又鎖起來，你用寶劍試試看！」

梅三公子仔細一瞧，果然不錯，這大鐵門顯然在裏面下了鎖，不由笑道：「慧妹說得不錯！」

崔慧給他一聲「慧妹」，叫得臉上一熱，從心頭泛起一絲甜意，微笑着低下頭去。

梅三公子却並沒有理會，忙從腰間抽出昆吾劍，勁運右腕，用劍尖對準兩扇大鐵門中間的門縫慢慢刺入，逐漸往下劃去。

昆吾劍削鐵如泥，大鐵門雖然沉厚，也經不起那神物利器一劃。

裏面鐵門墮地，兩扇大鐵門豁然而啓。

三人只覺眼前一亮，門內是一間約有四五丈開闊的圓形石室。

四壁光滑如鏡，室頂掛着四盞氣死風燈，照得滿室光亮。

但這間石室，除了中間靠壁之處，放着一張白石香案之外，空蕩蕩的別無一物。

只是圓洞門上，也各有一道石門！緊緊閉着，不知裏面是些什麼。

梅三公子略一打量，便率先往左邊圓洞門奔去。

他這時無暇思索，右手揮處，呼的一掌，直向石門上撞去，他的般若神功何等威力。

只聽「砰」的一聲，接着「嘩啦啦」一陣巨響，石門立被震開。

這一間石室之中，但覺銀光耀眼，滿室盡是白鏹！

梅三公子看得心中一呆，原來這是歌樂山莊聚藏金銀之所，難怪列爲禁地！

方要轉身却步，却被崔慧輕輕的推了一把，說道：「梅哥哥，裏面還有一間呢，我們既然來了，也得去瞧瞧呀！」

梅三公子縱目一望，果然這間石室盡頭，還有一個圓形洞門，當下就依言走去，穿過圓洞門。

裏面一間，形式狹長，却略帶弧形，微向右轉。

靠右邊牆下，一排端放着十來隻黑漆大木箱。

上官燕心中好奇，伸手一揭，木箱蓋子才一開啓，只聽「嗤」「嗤」連響，一大蓬銀針，由木箱中向四面激射而出。

梅三公子驀的大吃一驚，連忙把上官燕嬌軀向後一拉，自己一側身擋在前面。

左手連揮，勁風激蕩，把銀針捲飛出去。

上官燕驚魂甫定，梅三公子早已遙空一掌，對着木箱劈出！

「砰」！「嘩啦啦」！聲響未歇，三人陡覺金光流閃，纍纍赤金，滾了一地。

這就難怪木箱中要裝上飛針，原來他們也爲了防宵小覬覦財寶。

三個人急於尋找武老英雄下落，無暇多看，方待退出身去。

却見梅三公子「噫」了一聲，擧起火摺子，反向室內走去。

這一擧動，立使崔慧上官燕兩人大感驚奇，難道梅哥哥發現了什麼？

連忙躡脚跟了過去，石室盡頭，乃是一堵光滑的石牆，並無可疑之處。

再看梅三公子却好像聚精會神，正在傾聽着什麼。

崔慧、上官燕可不敢打擾他，也依樣葫蘆的把耳朵湊近石壁，細心諦聽。

石壁裏面，果然隱隱傳出細微的「呼……呼……」之聲，如果不用心細聽，眞還聽不出來。

梅哥哥身在五六丈外，居然能聽到石壁裏面的細微之聲，還聞聲尋來，他內功精湛自可想見。

崔慧眼望着英俊瀟洒的他，粉臉上不期而然的露出甜笑！

「呼……呼……」細微的聲音，隱隱傳來，好像還合着節拍，十分調勻。

這到底是什麼聲音？她心中奇怪，正想開口。

却見梅三公子直起腰來，望着兩人笑道：「這回大概妳們也聽到了？這聲音，好像是人的鼻息！」

「不過這堵石壁，極爲壁厚，傳音不易，常人鼻息，那有如此響亮？」

「但我聽了半天，確確實實是人的聲音，敢情這石壁後面，還另有秘室，不是有人躲在後面，就是囚着一個什麼人，臨走時來不及帶

走……」

「是我外公，梅大哥，一定是我外公！他老人家平日裏鼾聲就像打雷一樣，梅大哥，你快設法救救他老人家。」

上官燕又喜又急的嚷了起來。

梅三公子點頭笑道：「小妹子，別急！只要是武老英雄，我們一定要設法把他救出，只是……」

他瞧着石壁，微微沉吟了一下，續道：「只是這堵石壁，光滑滑的一點痕跡也沒有，恐怕還安着什麼機關，要找到樞紐，才能開啓。」

崔慧接口道：「梅哥哥，那我們快找。」

三個人分頭找尋開啓石壁的樞紐，這間石壁，能有多大？一會工夫，已全找遍了。

除了放着的十來隻大木箱之外，四面上下，全是光滑石壁，那有什麼樞紐的影子？

大家邊找邊敲，四面都是實篤篤的，依然找不出痕跡來。

崔慧是個性急的人，那還沉得住氣，不由氣憤的道：「梅哥哥，不要找啦！」

上官燕失望的抬起頭來，焦急地道：「那怎麼辦？」

崔慧「咭」的笑道：「妳梅大哥不是有一把寶劍嗎？我們只要在石壁上挖一個洞，不是就可以過去了？」

接着又恨恨的道：「眞氣人，爺爺賜給我的那支寒英劍，失落在賊人手裏，不然，兩柄劍挖起來，不就更快了嗎？」

上官燕可沒聽她說完，早已跑到梅三公子身邊，說道：「梅大哥，崔姐姐說得對，我們就把石壁打通，好不？」

她一雙大眼睛，露出期望之色。

梅三公子笑道：「找不到消息，也祇好這麼辦了。」

上官燕心頭一高興，臉上立時露出兩個梨渦，甜笑着道：「梅哥哥，你眞好！」

梅三公子瞧着這位小妹子，天眞嬌憨，不由笑了笑，抽出昆吾劍來。

昆吾劍切玉如泥，要在石壁上掘一個洞，當然輕而易舉。

但這堵石壁差不多有三尺來厚，梅三公子運劍如飛，崔慧、上官燕都幫着把石塊搬開。

三個人也忙了頓飯光景，才把石壁打通。

「呼……呼盧……呼盧……」

含有節拍的聲音，十分響亮，果然像人在打鼾。

梅三公子收劍入匣，和崔慧、上官燕兩人打了個招呼，便向石洞中躍去。

這是一間向右拐彎的弧形石室，三個人走出七、八步，突然眼前一亮。

寶光燦爛，石室之中，竟然堆着一大堆珊瑚、瑪瑙、翡翠，寶石之類的東西。

晶瑩耀眼，琳琅滿目，眞是美不勝收。

歌樂山莊的賊人，不知從那裏劫掠來這許多珠寶財物。

哼！由這一點，可知玄女教劫掠爲惡，形用寇盜。

梅三公子一陣沉思，却聽崔慧「噫」了一聲，纖手輕指，低低的道：「梅哥哥，你瞧！那是什麼？」

梅三公子依着他手指瞧去，只見一大堆珠寶上面，伏着一團黑沉沉的東西。

「呼……呼盧……呼盧……」鼾聲如雷，那分明是人，一個全身蜷伏着的人。

唔！他敢情是歌樂山莊專司看守寶庫的人，瞧他這份睡相，蒙頭曲腿，背脊向外，睡得又沉又熟，派他來看守寶庫，即使被人家把東西悉數搬光，也不會發覺，眞是個懶蟲。

崔慧不待梅三公子回答，右手緊握着長劍，突然跑前兩步，大聲叫道：「喂！你是什麼人？姑娘有話問你！」

「呼……呼……呼盧……」那人依然鼾聲如雷，酣睡正濃，可並沒聽見。

按說歌樂山莊不會派一個不會武功的人，來看守寶庫。

但只要是練武的人，即使在睡夢之中，也會特別警覺，方才掏挖石壁，聲音也不算小，並沒有把他驚醒，還可說隔得稍遠。

這回姑娘大聲叫喊，還不醒來，除非他是個聾子。

崔慧叫了一聲，並沒把他叫醒，不禁心中有火。

俯身撿起一小塊寶石，扣上中指，對準那人肩頭彈去。

說時遲，那時快，一小塊寶石剛剛出手，那人口中依依唔唔的說着囈語，身子動了一下，又呼呼睡去。

一小塊寶石，居然毫釐之差，「篤」的一聲，落入珠寶堆中。

以崔慧的指上功夫，即使對面敵人要想躲閃，也非易事，遑論是一個沉沉熟睡的人，距離又這麼近。

但那無巧不巧的一動，竟會輕易避開，難道他背上長了眼睛？

崔慧實在看不出人家是有意，抑或無意，不但崔慧看不出來，就是站在她身邊的梅三公子，身懷絕技，又何嘗看得出來？

崔姑娘一彈落空，心中更是有氣，輕哼了一聲，俯身又撿了兩塊

寶石，纖指輕彈，直向那人右腰「精促」、「笑腰」兩穴打去。

這回認穴準確，手法迅速，那人却一動也不動。

「噗」「噗」兩聲，看來全打上了。

「啊唷！別開玩笑，嘻嘻！」

那人好像極爲怕癢，腰眼扭了幾扭，含含糊糊的說着，身子一縮，又復沉沉睡去。

「精促」、「笑腰」，一屬肝臟，一屬腎臟，乃人身上三十六大穴之二，普通點打，均足致命。

崔慧內功已有相當火候，這兩塊小小寶石，力足洞穿碑石，何況打在人身重穴之上？

如果沒有高深內功，那會若無其事？

行家眼裏揉不進沙子，崔姑娘打鼻孔裏哼了一聲，嬌叱着道：「好賊子，別再在姑娘面前裝傻。」

突然抓起一大把珠寶，勁運左腕，隨着嬌叱之聲，揚手打出。

一大片珠寶，好像冰雹似的，向那人滿身洒落。

這回可把他驚醒過來，口中「荷」「荷」連聲，一團身子，「畢列噗落」幾聲！從珠寶堆上直滾下來。

但身手着實俐落，才滾到地上，就一個翻身，半僂着腰，站了起來，向後直退。

崔慧一瞧那人，原來是個五十出頭，六十不到的骯髒老頭。

生得短小枯乾，骨瘦如柴，臉上顴骨高聳，尖腮尖嘴，幾莖蒼黃的鼠鬚，滿頭塵垢的短髮，身上穿着一件邋遢得起了烏精油光的半截長袍，埋頭縮頸，形狀猥瑣已極。

瞧他彎腰駝背，兩手似乎緊抱着一件東西，生怕被人家看到似的，一雙又小又亮的眼睛，骨碌碌亂轉，活像一頭老鼠。

他揉了揉眼睛，打量着三人，臉上十分狐疑的問道：「你們是什麼人？打擾鼠爺爺的好夢。」

崔慧可眞瞧不慣他這副賊頭賊腦的樣子，聞言氣道：「眞人面前不必說假，你別裝蒜，先說說看，你是什麼人？」

猥瑣老頭聞言，老鼠眼睛向四面瞧了瞧，一陣亂霎，好像恍然若有所悟。

半僂着腰，跨近一步，諂笑道：「喔！喔！我可明白啦！說實在，鼠爺爺最喜歡結交朋友，從沒獨吞過。今天眞也湊巧，剛摸上這山裏來，就碰着他們失魂似的爬出洞去，我生平最喜歡乘虛而入，不費手脚，這就順便溜了進來。那知外面傳聞失實，這末一堆破碎東西，鼠爺爺眞不希罕。我老人家一生氣，就想睡覺，這地方還算清靜，正好痛痛快快的睡他個十天八天。那知你們也跟着摸來，嘻嘻，眞湊巧……」

崔慧見他沒頭沒腦的說了一大堆，越聽越煩，攔着他的話頭，叱道：「你在說些什麼？姑娘問你，你是幹什麼來的？」

猥瑣老頭却並不生氣，依舊縮着頭笑道：「嘻嘻，小姑娘，妳眞夠意思，難得咱們這一行，選出個女的。嘻嘻！江湖上講究見者有份，我鼠爺爺這一份，就全讓給你們，三一三十一，不就得了嗎？」

什麼？他原來是個小偷。

呸！竟然把自己當作同行，眞是活見鬼。

崔姑娘聽得又好氣，又好笑，不禁怒道：「呸！你發什麼瘋？滿口胡說八道，快給姑娘滾開！」

玉掌一伸，向前推出，一陣掌風，疾捲過去。

猥瑣老頭怔了一怔，問道：「那你們是幹什麼的？」

他口中說着，掌風還沒及身，早已原形不動的向左一閃，避了開去。

他胸前好像抱着一件十分貴重的東西，傴腰曲背，不讓人家瞧到。

那知就在一晃之間，突然從他胸前，露出一段紅絲穗，隨風飄起。

（未完・十）

新派武俠奇情故事／臥龍生・文　可飛・圖

劍嘯江湖

上文提要：小高捉了天痞之後，將三痞放在火堆裡烘炙以洩憤，另方面追查廣雲宮所在地，突然來了轎中人將火弄熄，救起三痞，這回小高又被廢了武功，困在懸崖山洞中，洞中有池，經過月亮托映出水下的仙女圖案，原來是一套招式，經過演習，功力恢復，便決心去救陳水水……

水月洞按圖學舞　仙女功觸類旁通

倚紅驚詫道：「他欺負妳了？」

「對！他企圖非禮……」陳水水竟如此說道。

「水水，妳誤會了……」小高急急解釋道：「我只是想讓她看看仙女跳舞，她就以爲我發神經……」

陳水水急忙敲着鐵門。「快放我出去！他已經瘋了！」

倚紅也覺得男女同室，似也不妥，終於打開鐵門，陳水水飛奔而出。

小高急道：「水水，妳當眞要走……他們是敵人啊……」

「跟敵人在一起，總比跟神經病的人關在一起的好。」她揚揚手。「再見了！神經病。」

陳水水裝了個鬼臉，揚長而去。

倚紅開玩笑道：「好好檢討啊！再這樣下去，連仙女都要躭心你了呢！」

說完，她也離去了。

小高有苦說不出，萬萬沒想到將他的發現說出去，會被人當作神經病，只有大嘆天才難尋了。

「都是羣凡夫俗子！」

罵了幾句，他的心情才好轉。平靜下來之後，想到陳水水也被抓，總是爲了自己，若不救她出去，實在說不過去，對自己也難以交代。

但是自己只恢復了六成的功力，足以救人嗎？

小高覺得沒有把握，還是等功力完全恢復了再說吧！

而且也可以好好利用這段時間，把池中秘圖整理得更完善些，希望能彌補三清神功的不足。

＊　＊　＊

時光匆匆，又過了四天。

小高的內力已完全恢復，甚至練了秘功之後，內力更加充沛，這下該是救人的時候了。

他將百餘張圖形加以整理，連同三清寶籙一同塞入懷中，待想離去時，又擔心有人隨後來此發現這個秘密。

於是他刮下牆壁石粉，撒向池底，現在就算在月光照射下，也見不到反射的光紋了，他這才安了心。

有了武功，鐵門已不是問題，但爲了隱密，他還是攀爬牆壁而上。

時爲二更，弦月清亮，小高得以看清，身在尖塔式的山峯。

此洞在西面，在轉向南面之際，岩壁上竟有一棟白色的大理石宮殿，十八支數人合抱的擎天柱直聳。

氣勢之宏偉，乃生平所僅見。

小高想着這麼大的一座宮殿，想去找人，救人，談何容易呀？這下可頭大了。

他想了許久，還是決定先摸入廣雲宮再說。

他潛向石柱，順勢攀下，果然見到正門頂顯有「廣雲宮」的大隸書，增添了幾分宏偉氣息。

看了半天，但覺無人，他跳落地面，迅速竄入內殿，裏頭跟皇宮相差無幾，只是全以乳白帶淡紅的大理石雕鑿而成，更是氣象萬千。

照樣沒人。

「人都到哪裏去了？」

小高再潛深入，到處都沒人。

小高迷惑了，這似乎是個空城，這是怎麼回事？

他茫然而又細心地走着，突然又發現內壁有道石梯，他立刻攀登而上，此梯如蛇，纏西繞東，又繞出懸崖。

待要轉向另一個崖面時，小高終於聽得姑娘的彈琴聲。

小高終於明白了，此峯崖面甚多，只要轉錯方向，很可能找不到目標。

既是有了琴聲，就是有人在彈，小高小心翼翼地潛過去，此處跟一般庭園一樣，但呈現出古樸的原始風貌，別有一番情景。

琴音來自一處蒼松下的亭台。

小高潛近，已看見一女子背影，這背影看來有點眼熟。

但是自己是來救人的，實在不便驚動任何人，他只好暗暗潛開，再尋往別處，希望能夠發現陳水水。

但是，不論他如何地轉，就是找不到一個較像是監獄的地方，他甚至懷疑這裏只剩那位彈琴者。

沒辦法，他只好折回去，準備抓人來逼問。

那名女子已不再彈琴，却坐在那裏沉思，小高靠得較近時，這才看清那是倚紅，心下不禁篤定不少。

「小姑娘！」

小高輕聲呼喚，同時注意四週是否還有人。

結果不僅四處無人，就連倚紅也沒反應。

小高這次提高聲音，立刻有了回應。

倚紅驚詫地回頭，但見小高正站在那裏含笑向她招手。

倚紅嚇得兩眼睜大地道：「是你？你怎會出來的？」

「宮主放我的！」

「宮主回來了？」

「是啊，妳沒碰上？」

「不可能，他要放人，決不會自己親自去！」倚紅靈機一閃，驚道：「你……你是自己逃出來的？」

小高笑道：「我覺得自己好像就是宮主，沒有甚麼人跟我搶這個位置。」

倚紅鎮定了之後，倒能處之泰然，淡淡地笑着，走近道：「出來走走也好，可是別忘了回去睡啊！」

「我是來找陳水水的，她在哪裏？」

「已經睡了，在宮裏。」

「我到處找過了，沒有啊！」

「地方大得很，你怎能找到？」

她邊走邊說，在逼近三丈之際，突然飛身撲來，雙掌一揚，獨有的擒拿術頓然施展開來了。

小高却是不閃不避，閃出右手反扣過去，倚紅竟然沒躲掉，左手被扣個正着。

「你武功恢復了？」倚紅驚詫萬分地道。她身形掠飛空中，右手兩指迅捷無比地疾點小高的肩井要穴，她想以快打快，左手更扭甩向上，已能掙脫束縛。

小高一時想試試新練的武功，右手吸入倚紅的力道，左手反掃出去。

倚紅禁不了那份吸力，弄得功力盡失，整個人凌空軟了下來，小高又一掌打來，正中小腹，使她倒彈了七八丈遠。

小高與倚紅同時楞住了。

小高終於証實「美女神功」確實跟吸功大法有關，差別只在於它能借力打力，不必留在體內，却更爲好用。

倚紅的內力突然被吸，根本施展不了身手。

如果是以前，憑她的能耐，該能和小高打個平手才對，至少不會一招敗陣，可是現在怎麼會如此？縱使自己一時大意，也不該輸得這麼慘啊！

情況突變，她感到不妙，立即發出嘯聲，使得回音連連。

小高更感到不妙，登時飛撲過去，舉掌即攻。

倚紅心知不敵，乾脆不打了，使得小高得以順利地點了她的穴道。

「妳爲何不抵抗？」

小高頗爲意外。

倚紅輕嘆道：「這麼厲害的武功，我怎能抵擋得了，只好認輸了！」

小高斥道：「既然認輸，還發什麼嘯聲？」

「嚇著了，當然要叫。」

「胡說！妳明明在發求救訊號。」

想及求救訊號，小高臉色微變，道：「妳跟我說話，是爲了拖延時間？」

倚紅還要說，小高却扣住她的肩頭，道：「說！陳水水在那裏？」

「不知道！」

「不說，我要用刑了！」

小高手指一用力，倚紅的臉色頓時發白，還冒出冷汗，看來是十

分疼痛。

她還是不說。

「妳……」

小高想再逼她，但想到這些日子來，她對自己實在照顧得無微不至，又怎能如此忍心逼她？

「算啦！冤有頭，債有主，不爲難妳！」

小高放開了她。

這時已有幾道人影自高峯處掠來，小高雖然在武功上已有所進步，却也沒進步到敢跟三痞對抗的地步。

於是當下決定先逃開，以後找機會再來救人。

心思已定，一閃身，已掠過懸崖，從另一個方向逃去。

倚紅楞楞地站在那裏，心緒起伏不定。她似乎覺得突然調來救兵，似乎是做錯了什麼，她茫然地想着。

來者果然是三痞，人未到，地痞已追問：「那小子逃了？」

「嗯！」倚紅只是默默點點頭。

「這小鬼！」

天痞暴喝一聲，領先衝了出去，地痞、人痞則緊跟其後。

此時倚紅更加茫然了。

小高輕功不弱，但三痞志在必得，功力又高，追逐數十分鐘之後，在半山腰已把小高追上了。

小高覺得再逃下去也躲不了，倒不如試試新武功，說不定一試之後有發現，「美女神功」還能打敗他們呢！

心念已定，於是猛一轉身，落定位置，舉手歡迎，道：「三位好久不見了，過得還好吧？」

三痞飛身而下，是品字形圍住小高。

地痞冷冷地道：「好好的山洞你不住，逃出來算你倒楣。」

小高笑道：「孤獨一人多無聊，多謝三位陪我玩。」

小高話未完，天痞婆婆一聲「放肆！」，掌勁一揚，毫不留情地劈了過來，她含怒而發，其速度快逾奔雷。

小高如何閃避得了，硬是被打得飛去七八丈，倒摔在地面上，痛得他哇哇叫，還好多少運了神功抵擋，受傷不重。

在天痞的想法中，該是一掌就能讓小高倒地不起，沒想到這小子又搖搖晃晃地站了起來，這對她實在是一種侮辱。

於是她又怒喝一聲，第二掌緊接着劈了過去。

小高可沒那麼笨了，他知道三清神功對三人無效，此時正好運用新招。

只見他雙手一耍，演戲般揮出右手接向天痞的掌勁，隨後猛吸過來，接着迅速地又從左手打出。

只聽轟然一聲，他竟然把老太婆的掌力吸過來，且打得她倒退了三步。

如此戲劇性的變化，連小高自己也楞住了。

天痞被迫退了之後，驚駭不已，問道：「你又練了什麼邪功了？」

「美女功，聽過沒有？」

小高耍了兩招，更是激怒了天痞，熊熊烈掌又打了過來，小高如法炮製地還擊，天痞這次可學乖了。

她一擊無效時，趕快停手，才沒有再吃他的還擊一掌。

地痞感到驚心動魄。「這小子難道已練成了三清秘學上的眞功夫了？」

天痞怒斥道：「胡說！那功夫天下沒人練得了，快！咱們聯手打得他走火入魔！」

天痞似乎有著無上的權威，她一聲令下，三人遂合力齊往小高攻去，也不管三人打一人是否不公平了。

他們素知三清神功的特性，非逼得小高鋌而走險使出奪功大法，才有可能讓他走火入魔。

然而小高就是不用。

他憑着美女神功的引力作用，硬是把右邊力引到左邊打出，一時間也能週旋於三痞的圍攻而不敗。

可惜，小高所用的招式雖然神奇，似仍是漏洞百出。

誰叫他沒練熟功夫，便急急逃了出來呢？

尤其是右手進、左手出的固定形式，已讓天痞抓到了弱點。

「攻他左側！」

地痞、人痞在天痞的命令之下，全部往小高的左半邊攻去。

小高一聽，知道這下糟糕了，但有什麼辦法，神功就是練得不熟，想調整左進右出的招式都不行。

在這樣的危急情勢之下，他也只好硬拚了。

可是雖然有心硬拚，他又哪裏是三痞聯手的對手？

方要出招，兩道狠勁猛流已如奔雷般轟來，小高的左側，包括左掌、左肩、左脅、左腰皆被重重地擊傷。

小高悶哼一聲，倒飛出去，掉落地面，喉頭一甜，鮮血流得滿嘴都是。

他硬撐着一口氣，脚步艱難地爬了起來。

他的左肩左手已是不能動了，垂在一邊，只有勉强用右手迎敵。

他冷冷地道：「三人聯手，對付我一個小鬼，算什麼英雄好漢……」

地痞和人痞聞言已感到手軟。

但天痞仍是怒氣難消道：「邪惡之徒，不必跟你講什麼江湖道

義！」

「誰邪惡？是你們先惹我的……」

「胡說！明明是你耍卑鄙手段！」

天痞想到上次上當被辱的事，更是憤恨難消，咬牙切齒地道：「把他廢了，以絕後患。」

地痞、人痞聞言，略顯猶豫。

天痞見狀，怒喝道：「難道要我親自動手不成？」

她怒氣難消，當眞又親自劈招攻向前。

小高更是恨透她了，顧不得傷勢，反正是拚命嘛，總得值回本，眼看天痞毫不留情地罩來，掌勢掃得勁風大作。

天痞自恃小高左手已廢，使不出什麼怪招，故來個泰山壓頂，以强欺小硬衝了過來。

小高這下連閃避的機會也沒有，眼看對方掌力又是千鈞萬鈞，實在是硬接不得，這時也管不了走火入魔了。

奪功大法猛展，盡把天痞掌勁吸了過來。

天痞似乎早已算準了他會有此招，冷笑一聲，其勢不變，雙掌更貼近小高右掌，準備迫得他內力奔竄流散而走火入魔。

此時小高但覺勁道不停地灌入體內，全身頓時疼痛腫脹不堪。

本來若有左手可洩，必能收到反擊之效，但左手已廢，使不了力，實在要忍受不了啊！

「你認命吧！」

天痞一掌又加一掌，硬想逼他走火入魔。

小高忍受不了，突然瘋狂厲叫，勁道逼不進左手，無法控制全部逼向左脚，他如瘋子般反踢天痞。

只聽砰一聲暴响，那勁道竟然得以宣洩，全衝往天痞，打得她口吐鮮血，倒摔暴退三四丈。

地痞、人痞見狀驟驚，登時飛撲過來，一是爲了救人，一是爲了反擊。

小高剛剛拚命的一擊，已耗盡內力，又見敵手攻來，他已無力閃躲，只有等死了，而人痞又是驚怒的直接反應，小高危險萬分。

眼看他就要命喪當場了，突然一聲急喝傳來：「住手！」

一道黃影閃射而至，凌空抄住小高，避開了人痞的一擊。

救人者，竟然又是隨後趕來的轎中黃袍老人，他冷冷地道：「沒有那麼大的仇恨，放他一馬吧！」

他又隨即倒掠而退，倚紅、偎翠依然分站兩旁。

黃袍老人情急趕來，連平常坐的轎子都省了。

他放下小高，要倚紅偎翠檢視他的傷勢。

小高却睜眼睛，道：「不必了！」話一出口，又嘔了一口血。

「你的傷很重……」倚紅焦急地道。

小高掙開兩人，道：「不必假好心，虛情假意了，傷是你們給的，不需你們來治，要我欠人情可以，把陳水水放出來！」

黃袍老人楞在那裡。

小高又道：「她是無辜的，放了她！我立刻離開這裡！」

小高目光冷硬。「否則，我還會再來。」

黃袍老人已轉過身子，淡淡說道：「我答應你！」

「立即放人！」

「好！」

小高這才露出感激的神情，道：「多謝，我欠你一份情！」

「你沒有欠我。」

黃袍老人沉默了一陣，轉向三痞，道：「他可能練了正本的三清神功！」

說完，他已飄身離去。

三痞面面相覷，似乎對黃袍老人的話有所顧忌，連一向高傲的天痞，現在也不說話了，眞是奇怪。

天痞傷得不輕，本是地痞扶着她，她却因不願失態而掙脫了，冷冷地再看了小高一眼，也甩頭離去。

地痞、人痞也相繼輕嘆着走了。

現場只剩倚紅和偎翠了，兩人頗同情小高，但却是愛莫能助。

「你們到底屬於那一羣？」

小高被他們亦正亦邪的態度弄得滿頭霧水。

倚紅淡淡地說道：「還是趕快療傷吧！你的朋友馬上就會被釋放出來了。」

在輕嘆中，倚紅偎翠也走了。

小高送走了她倆，不解中隱含了歉意。

心情一鬆弛，全身的傷痛立即襲了上來，尤其是左手，整隻手都動彈不得，似乎已骨折了。

想要治妥，還得忍受一番疼痛才行。

他現在連動也不能動，只想運功先療內傷再說。

剛自調息完畢，他已覺得有人逼近，睜眼一瞧，陳水水已走近身旁，她兩眼裏滿是淚水，却笑道：「我沒事……」

小高勉强忍痛站起，道：「沒事就好，走吧！咱們快離開這裡……」

「你的傷勢……」

陳水水看他身形不穩，趕忙扶着他。

小高痛苦地說道：「沒關係，咱們先離開再說，傷勢再慢慢療養……」

「他們放了我，你該不會再來這裡吧？」

「這是我答應他們的條件，走吧！」

小高堅持信守諾言，倒讓陳水水頗爲感動，她只好小心翼翼地扶着他，往山下慢慢地走去。

直到接近五更天時，兩人才走出天雨峯山區。

陳水水立即找了處水流，洗去小高臉上的汚血，又拿出珍藏的七彩還魂丹，道：「吃下去吧！」

「我的傷有這麼重嗎？」

「全身都紅腫了，還不算重嗎？快服下，反正還有兩顆。」陳水水硬把丹藥塞入小高的口中。

陳水水見小高服下了丹藥，應無生命之憂，遂笑道：「誰叫你不聽話，去惹他們，最好讓他們一掌打死算了，也省得拖累別人！」

小高苦笑道：「我可沒拖累妳，這可是妳自找的。」

「還說！」陳水水一手抓向小高左手，小高立刻大叫起來。

陳水水斥道：「還知道痛嗎？嘿嘿！手骨都折了，這可夠你疼了。」

陳水水準備把小高的斷骨接回去，才一晃動，小高就已汗流滿面，又哀叫道：「能不能弄痲藥來？」

「甚麼地方？還想弄痲藥！」

「那等天亮再接行不行？」

「不行！」陳水水冷冷地道：「愈久接上去，就愈多副作用，要是等到肌肉壞死了，你的手就廢了！」

「那……把我打暈吧！」

「也不行，你暈倒了，我又怎知接得合不合你的意思？」

小高苦嘆道：「那就請妳動作快些，好讓我長痛不如短痛吧！求求妳……」

「好吧！看在你救我出來的份上，我會小心些的。」

陳水水一抓他的肩頭與手臂，才一晃動，小高便又大叫起來：「快……」

「好啦……」

陳水水猛一抖手，肩骨已湊上，但却因用力過猛，手掌如鐘擺般亂晃，痛得小高淚水冷汗直流。

「小心啊！疼死我了！」

陳水水也不知是有意還是疏忽，聞言才發覺小高的手正擺個不停，「哦！」了一聲，趕忙把「鐘擺」抓停。

小高將眼睛睜開，道：「一次接完，不要停呀！」

「好！我試試……」

「不能試！一次就要成功！」

陳水水還是以「試試」回答。

但這次她果然更小心了，先接手肘，再接手腕及小臂斷骨，接到後來，小高已不再慘叫了。

因爲他已因忍受不了疼痛而暈倒了。

陳水水頗爲同情他，故並未叫醒他。

她趁此機會找了些草葯來，敷在小高的手臂關節，並撕下衣衫當布條包紮起來，以便固定斷折處。

草葯敷上，一陣涼意襲來，小高才悠悠醒轉過來，他勉强擠出苦笑，總算挨過了這痛苦的難關。

陳水水斥笑道：「再耍狠啊！哪天兩隻手都不見了，就連接骨也省了，到時你也不必喊疼了。」

小高道：「我那有耍狠，是他們先招惹我，想要我的命啊！妳說我能夠坐以待斃嗎？那還算是個人嗎？」

「誰叫你把人吊起來烤！」

「那也是他們先烤我的。」

「天痞又沒有參與。」

「可是她總有份扮鬼嚇我，以前也曾欺負我，我烤烤她有甚麼不可！」

陳水水瞪眼道：「聽說你還非禮抱人家？」

「我非禮這個老太婆？」小高感到好笑，道：「饒了我吧！我不去控告她，她就要偷笑了，她倒反告我非禮來了！眞是豈有此理，太過份了。」

「不准你再說人家！」陳水水斥道：「她已守身數十年，當然難免對此反應過度了些。你再亂說，簡直是要讓她下不了台了。」

小高苦笑道：「我哪敢亂說，因爲這也同樣關係著我的名節啊！」

陳水水被他逗笑了，道：「算了！以後就少惹他們不就甚麼事也沒有了！咱們還是趕快回中原去吧，免得又招惹痲煩。」

小高道：「妳以爲到了中原就沒痲煩了嗎？」

他眨眼，又道：「妳知不知道廣雲宮主是誰？」

「誰？」

「就是號召天下搶奪三清寶籙的轎中黃袍老人！」

「就是他？」陳水水驚訝道：「他的武功很高强？」

「妳沒聽過這檔子事嗎？」

陳水水搖搖頭，一臉茫然。

「眞是孤陋寡聞！」小高道：「他就是策劃逼得我和方振遠逃入鬼王墳的主謀者，是個可怕的角色。妳想想看，能號令天下羣雄皆聽命於他，這個人厲不厲害？」

「可是你並不怕他呀！」

「誰說的！要是我知道是他在廣雲宮，打死我，我也不敢惹他。」小高搖搖頭道。

陳水水笑道：「結果你還是惹了！」

小高苦笑道：「那是不得已

的。」

「你恨他？」

小高笑道：「也不太恨，做人要恩怨分明，至少今晚我欠了他一份人情。」

「哦？」

小高道：「還不都是爲了妳，我要求他放了妳，我就認輸，馬上離開廣雲宮，他也答應了，還蠻守信用的。」

陳水水瞪眼道：「要不是看在你對我的這份人情，我才不跟你這神經病的在一起呢！還有你非禮我的帳，我還沒跟你算呢！」

小高苦笑道：「姑娘寃枉啊！眞的是妳誤會了，我沒那個意思啦！」

小高說著窘紅了臉。

陳水水道：「誤會？這種事，說給天下人聽，恐怕只有你會說『誤會』二字了，眞是天大的笑話。」

小高解釋道：「我眞的練了神功，妳沒看到我突然恢復了功力，又在三痞的圍鬥之下傷了天痞，才敗陣下來，這些都可以証實我的話。」

陳水水不禁睜大了眼睛，盯著小高道：「眞有此事？」

「當然！妳看看這些圖……」小高又拿出那些圖像，興緻勃勃地道：「妳看看這些仙女的手勢，尤其是彩帶，它即是運功路域圖，從右手進左手出，借力打力，十分神奇呢！」

小高繪影繪形說得陳水水也聽得入迷了，道：「這武功想必是眞的很厲害吧！說不定練了它，就可以天下無敵了。你……你是怎麼得來的？」

小高道：「不是跟妳說過了嗎？是我從水月洞的水池裏，當月光照射下來時，水底波紋的反射形成圖案，我將之抄畫下來的。我當時叫妳看，妳還哇哇叫說我要非禮妳。」

陳水水不好意思地笑道：「當時你又沒說清楚……」

小高瞪眼道：「我有機會嗎？」一頓，又道：「剛帶妳上床……上石桌，妳就開始叫，不讓我分辯，使我有口難言！」

陳水水紅著臉道：「都是那個『牀』讓我誤會了嘛！哎呀，不談那件事啦！這功夫是不是眞的很厲害呢？」

小高道：「我不是証明了嗎？」

「可是你的手腳卻斷了。」

小高乾笑道：「因爲我只練會右手進左手出，才令傷成這個樣子，現在更進一步的，練得了右手進左腳出，結果把天痞彈得老遠，效果不錯吧！」

「你可以把它反過來練啊！」

「正在嘗試。」

陳水水看了又看，實在有些愛不釋手。

小高覺得奇怪道：「妳功夫差得很，三清神功又沒練過，也看得懂這些圖畫嗎？」

陳水水一時困窘，立即將圖像交還小高，不悅道：「總是想看看嘛！能看得懂，豈不是更好嗎？它在水月洞可找到呀？」（未完•廿七）

上文提要：阿寶師徒從苗疆岳陽樓和曾妮約會，等了很久都不見人來，却發現閻五率領手下和黑衣教壇主柳一刀走在一起，登上畫舫離去。另外遇到糟老頭來打招呼，願出高價收買白妞的人頭，阿寶一口拒絕，他才離去。師徒往君山靜心庵，發現李紅玉的畫舫也停在附近，來到庵前，二人被一怪人截查……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可飛・圖

尼姑的女兒



細訴托孤因由　曾妮始知身世

賴皮急道：「師父，老怪物狂妄自大，自以爲了不起，不給他一點顏色瞧瞧，以爲咱們是膿包、笨蛋、軟脚蝦，先賞他五百，叫他滿地找牙，再來一招『自尋煩惱』，讓他自己打自己，放着正事不幹，沒有必要跟他泡蘑菇。」

阿寶聽他言之成理，正欲採取行動，猛聽靜心庵內傳出一聲喝叱：「住手！」應聲從庵內走出一位四十餘歲，慈眉善目，身穿皂袍，足履芒鞋的比丘尼。

怪人對尼姑似頗敬重，聽得喝聲，便即住手，收回棍棒，退回到數丈外的一間茅屋內。

師太寶相莊嚴，單掌豎立胸前，不疾不徐道：「貧尼了緣，你們剛才的言談俱已入耳，但不知是受何人指點尋來君山？」

阿寶深施一禮道：「找師太是峨嵋了塵掌門的意思，來君山則是承尊翁指點。」

了緣師太字斟句酌的道：「了塵師姐當時怎麼說？」

小祖宗道：「在下奉情僧無垢師父之命，赴貴派找他與峨嵋了字輩女尼姑生的女兒，結果毫無所獲，臨別前了塵掌門才說師太在十幾年前曾收養了一個女孩子，叫我們師徒來問問。」

「還有沒有說別的？」

「問候師太，也問候那孩子。」

「哦！」

「並說峨嵋的大門永遠敞開，歡迎你們隨時回去。」

了緣平靜的臉龐上起了一些變化，聲調也稍稍有一些兒顫動：「嗯，貧尼明白，明白掌門師姊的意思。」

阿寶道：「這個女孩子是否情僧之女？」

了緣想了想，慢吞吞的道：「事情已經過了很久，孩子也長大了，是該把事實眞相說出來，這個女娃兒確是情僧之女無誤。」

賴皮道：「有了爹啦，娘呢？」

「掌門師姊沒有說？」

「沒有。」

「那貧尼也不能說。」

「奇怪，峨嵋派的尼姑個個推三阻四，婆婆媽媽的，一點也不乾脆。」

「不是不乾脆，而是怕毀了峨嵋的百年清譽。」

「這位姑娘現在還在師太身邊吧？」

「在。」

「可否叫她出來見見？」

「貧尼帶你們去。」

了緣在前，大哥大、小弟小在後，進入靜心庵，繞過佛堂，後面是兩排禪房，在最後一間禪房前停下來。

這是最差的一間禪房，低矮老

舊，有門無窗，還下了鎖，了緣師太打開鎖，將門推開一些，低沉的聲音道：「妳可以出來了。」

屋內有一個女孩子的聲音在大發嬌嗔：「不要，我不要，晚了，太晚了，約定的時間早過，寶哥哥可能早已不在岳陽樓，已經叫張嫂帶話去了，告訴寶哥說今生無緣，叫他把我忘掉算啦，我明天就剃度，也要長伴古佛青燈，出家當尼姑。」

了緣面部的肌肉抽搐了幾下，强自壓抑住紛亂的思緒道：「孩子，阿寶來了，還有賴皮，就在門外。」

這話比什麼都靈，麗影一閃，射出來一位大姑娘。

果然是以前的白妞，現在的曾妮。

人略微瘦了一些，想係爲相思所苦，臉上淚痕未乾，嘴角已是笑意盎然，四目相對，四手緊握，多少離情別意，多少甜言蜜語，盡在不言中。

片刻之後，曾妮才如夢初醒般道：「寶哥，你怎麼知道小妹住在君山？是不是張嫂告訴你的？」

阿寶道：「張嫂不肯說，來君山是尋找情僧師父的女兒，做夢也沒有想到會是你，居然誤打誤撞的碰在一起。」

賴皮插嘴道：「這是緣，有緣人大炮打不散，城牆擋不住，死人也會復生，看來你們這一對有情人一定會成眷屬的。」

二人聞言相視一笑，喜上眉梢，羞上面頰，阿寶道：「妮妹，妳做錯了什麼事？怎會被師太關起來？記得妳曾說過，要爲師太蓋一座雄偉壯麗的尼姑庵，怎麼至今仍無動工的跡象？」

賴皮隨聲附和道：「是啊，六七千兩銀子數目不小，可以買下半個君山，可以蓋一座獨一無二，漂漂亮亮的庵院，讓了緣師太好好的風光風光，怎會演變成這個樣子，一點動靜也沒有？」

曾妮歎息道：「問題就出在錢上。」

小弟小愕然道：「錢多也不好，這眞是天下奇聞。」

「不是錢多不好，而是因爲錢多引起師太老人家懷疑，追問錢的來源。」

「妳怎麼說？」

「實話實說。」

「糟了，糟了，有些事是不能說實話的，該騙的時候就要騙。」

是很糟，了緣身在佛門，清心寡慾，一心向善，怎能忍受自己一手帶大的曾妮爲了賺錢，不擇手段，拋頭露面，遠走他鄉，賣歌獻舞不算，最後竟淪爲別人殺人的工具，幹下駭人的命案，師太當然無法接受，難怪她會生氣。

阿寶上前道：「妮妹確有不是之處，但她用心良苦，純出一片孝思，想在極短的時間內弄一大筆錢，以了心願，希望師太別再深究，好好的運用這些銀子，趕快把新庵蓋起來。」

了緣的臉色不好看，罩着一層濃濃寒霜，冷聲道：「貧尼寧願不蓋新庵，也不能動用這筆不乾淨的錢。」

「銀子是辛苦賺來的，又不是偷的搶的，放着不用太可惜啦。」

「貧尼早已有言在先，叫她原封退回去。」

「這些錢都是應得的酬勞，沒有退回的必要，況且……」

「況且怎樣？」

「老王爺屍骨已寒，根本不可能翻案。」

「如此，貧尼別無選擇，只好繼續叫她面壁思過。」

賴皮聽得一呆，道：「還要關呀？」

了緣師太毅然道：「過實在不小，當然要關，不然如何向她生身的母親交代？」

一句話提醒了阿寶，忙道：「啊，對了，還沒有請教師太，妮妹親生的娘是那位？」

了緣師太望了曾妮一眼，道：「情僧無垢大師沒說？」

「家師只說俗家的名字叫冷寒梅，是峨嵋了字輩的比丘尼。」

「甚麼了？」

「他沒有說。」

了緣從鼻孔裡冷哼一聲，道：「這個花和尚一生風流，不知害了多少貞節烈女，臨老居然懂得修口德，眞不容易啊！」

噗通！一聲，曾妮忽然跪倒在了緣面前，淚流滿面的道：「生我者父母，養我者師太，請妳老人家務必要據實告訴孩兒，情僧無垢眞的是我親生的爹嗎？」

了緣頷首道：「這是千眞萬確的事。」

「孩兒生身的娘眞的是峨嵋派了字輩弟子？」

「一點不差，曾妮二字便是由僧尼演變而來。」

「娘爲甚麼不親自撫養我？」

「貧尼這位師姊有不得已的苦衷。」

「師太難道不怕別人說長道短，指指點點？」

了緣沉思有頃，感慨萬千的道：「在先師衆多弟子中，數我最小，無足輕重，爲了保全峨嵋派的聲譽，更爲了師姐妹的情誼，貧尼只好挺身而出，把撫養妳的責任一肩承擔下來。」

曾妮淚下如雨道：「養育之恩，山高海深，妮兒一生一世也報答

不完，生我的親娘究竟是誰，妳老人家一定要告訴我，否則孩兒會痛苦一輩子。」

了緣的眼圈也濕了，將曾妮拉了起來，輕撫着她滿頭的秀髮，幽幽怨怨的道：「不是貧尼不說，而是不能說，妳娘確有不得不如此的苦處，知道是冷寒梅就可以了，不必追究她現在的身份。」

賴皮嘻嘻一笑，道：「曾妮，別問啦，小弟有未卜先知之能，已經知道妳娘是誰啦！」

曾妮怔愣一下，道：「那位？」

賴皮轉對了緣道：「師太一再表示冷寒梅有不得已的苦衷？」

了緣師太道：「事實確是如此。」

「她的年齡比師太大，身份比師太高？」

「本來就是。」

「也就是說，如果她親自撫養曾妮，會影響她遠大的前途，使峨嵋的聲譽受損？」

「就是爲了這個緣故，貧尼才……」

「換言之，她得到了地位，也保全了峨嵋派？」

「師姊用心良苦，峨嵋始有今日。」

「如此，冷寒梅已呼之欲出，她就是……」

了緣聞言大急，連忙打斷賴皮的話，肅容滿面的道：「請少俠愼言！」

曾妮本是冰雪聰明之人，早已瞭然於胸，直截了當的道：「不說我也知道啦，現在就到峨嵋山去見我娘。」

可不是說着玩，轉身要走，可把了緣師太急壞了，伸手攔阻道：「妮兒，別莽撞，事關重大，必須從長計議，千萬別去峨嵋山，現在還不是你們母女相認的時候。」

阿寶亦道：「區區也不贊成。」

曾妮頗感意外，道：「寶哥哥怎麼也跟師太站一邊？」

「咱家不是反對妳上峨嵋，而是此時不宜公開露面。」

「爲甚麼？」

「因爲白妞死在涼州的妙計已敗，各路人馬正在四處捉拿妳。」

「噢，有這種事，本來安排得天衣無縫，怎會變成這樣？」

「眞的假不了，假的眞不了，死者旣是冒牌貨，免不了會露出馬脚，在岳陽樓就發現不少牛鬼蛇神。」

「都有那些人？」

「活閻王閻五、紅玉郡主李紅玉以及黑衣教的魔崽子。」

賴皮補充道：「另外還有一位曾姑娘的老搭檔。」

曾妮花容微變道：「你是說糟老頭也到了洞庭？」

「還在岳陽樓跟我們師徒談買賣哩。」

「談甚麼買賣？」

「糟老頭願出一萬五千兩銀子買曾姐吃飯的傢伙。」

「這個老匹夫好可惡，毒辣已極，總有一天會給他點教訓。」

「簡單，那一天讓我師父傳幾招絕活兒給我，管教他吃不了兜着走。」

阿寶道：「妮妹，庵外那位怪人是……」

曾妮截口道：「正是家師鐵掌追魂胡九天。」

「胡前輩素以鐵掌名重江湖，何以改用棍棒？」

「斷腿之後，行動不便，雙掌威力大減，棍棒是兵器，也是交通工具。」

「他的腿被何人所斷？」

「狂道杜非。」

「怎會跑到靜心庵來？」

了緣師太接口道：「當年貧尼抱着小妮，返抵苗疆，在湘西往洞庭的途中，偶然與身受重傷的胡大俠相遇，因見他孑然一身，乏人照料，遂僱舟車載來君山，傷癒之後，他對妮兒憐愛有加，不久便拜爲師，胡大俠性烈心善，自願結廬庵外，看守門戶，屈指算來已是十六寒暑。」

阿寶吁一口長氣道：「如此說來，胡大俠也算是一個失意人，難怪言行怪異，與衆不同。」

賴皮的同情心也不差，「啊，好可憐呀！不知道有那些地方可以效勞？」

曾妮正容道：「家師只有一個心願。」

大哥大道：「是何心願？」

「一心想找狂道杜非報仇。」

「能否設法化解？他不是杜師父的對手。」

「恐怕很難。」

「這事不急，可以慢慢來，當務之急是妮妹最好找個地方避一避，閻五爺、黑衣教、李紅玉那一幫人隨時都有出現在靜心庵的可能。」

曾妮倒抽一口寒氣道：「寶哥哥是說他們也到君山來了？」

賴皮道：「活閻王、李紅玉所乘畫舫就停在湖中，黑衣教、糟老頭的行踪則不得而知。」

了緣師太焦灼之情溢於言表，是關懷也是責備道：「妳看妳這個孩子，說是要遊山玩水，歷練江湖，結果闖出了滔天大禍，還不趕快躲起來，萬一有個三長兩短，豈不辜負了師姊的重託！」

賴皮好熱心，拉着曾妮就往剛才被關的禪房走。

遲了，行未三步，便發覺情況不對，庵內乍然有一大羣人翻牆越

屋而至，一現身便將四人圍起來。

活閻王閻五居中。

那個疑似鬼見愁柳一刀的傢伙站立一旁。

牛輿、吳化、王天霸、烏貴生分站四方。

另外還有十幾二十人，也不知是閻五手下，或黑衣教徒。

賴皮搶先說道：「五爺，好久不見，靜心庵是了緣師太的私產，不歡迎閑雜人等，更不歡迎牛鬼蛇神，各位如果自以爲是人物，就不必等主人下逐客令，請吧！」

閻五是何等樣人，豈會將賴皮放在眼內，連正眼都沒瞧一下，逕對了緣師太道：「師太打擾了，閻某是來捉拿殺人兇手的。」

了緣義正詞嚴道：「靜心庵乃修身養性之所，沒有兇手。」

閻五手指曾妮道：「白妞就是閻某要捉的人。」

了緣的態度很强硬：「她叫曾妮，不是白妞，施主認錯人了。」

阿寶道：「沒錯，她叫曾妮，外號小尼姑，久居君山，從未離開洞庭。」

賴皮的話更調皮。「發甚麼神經，抓白妞應該到陰曹地府去，人早就死啦，不但認錯了人，也跑錯了地方，白妞能歌善舞，乃風塵女子，曾妮文靜嫻淑，乃小家碧玉，根本是截然不同的兩種人，扯不在一起，五爺老矣，看走眼啦。」

王天霸大聲喳呼道：「賴皮鬼，少耍嘴皮子，白妞這個臭婊子在涼州鬼混甚久，剝一層皮也認得出是她。」

賴皮的嘴向來不饒人。「王八，你他媽的已經活得夠久啦，是不是看上了君山的好風水，再大放厥詞，就叫你變成死王八。」

王天霸曾經吃過賴皮的虧，被他唬住了，沒再開腔。

阿寶目注那疑似柳一刀的漢子道：「柳壇主，峨嵋一別，想不到這麼快又重逢了。」

那人矢口否認道：「娃兒弄錯了。」

「你不是黑衣教的青龍壇主鬼見愁柳一刀？」

「不是！」

「別以爲未穿教服，未戴頭套，就想打馬虎眼，從身材輪廓上一樣可以認得出。」

「可惜認錯了。」

「拔刀！」

「拔刀作甚麼？」

「看一下你的鬼頭刀是否斷了三寸？」

「沒有這個必要。」

「哼！這可由不得你！」

小祖宗聲若雷鳴，去勢如電，人影一閃，就要伸手奪刀，被活閻王閻五攔了下來，道：「坦白說閻某並不想與少俠爲敵，但此女志在必得。」

阿寶疑雲滿面的道：「五爺，白妞的所作所爲，跟閣下似乎毫不相干，爲何一再苦苦相逼？」

「還是那一句老話，爲了白花花的銀子。」

「哼！內情恐怕並非如此單純。」

「有人願意花錢買活口，也有人願意花錢買人頭。」

「誰要人頭？誰要活口？」

「此乃業務機密，不便對外人言。」

「管他買主是誰，反正白妞已死，這一樁公案已告終結，這一趟洞庭之行五爺是白跑了。」

「嘿嘿，你倒推得乾淨，閻某不敢苟同，不論是白妞，或是曾妮，這個女娃兒五爺我是要定了，今天非帶走不可。」

突聞場外有人發出一聲虎吼，聲若雷鳴般道：「住口，誰敢帶走曾妮，老子就跟誰拚命！」

循聲望去，這人好高，足足高出一般人半個身子，頭頂已接近屋簷。

是鐵掌追魂胡九天。

人在棍棒之上，故而高出別人甚多。

活閻王閻五一眼就認了出來，滿臉堆笑道：「哦，原來是胡兄，幸會，幸會，多年不見，胡大俠一向可好？」

鐵掌追魂胡九天可不吃這一套，馬上給他澆了一盆冷水。「閻五，你我向來河水不犯井水，少拉交情，只要不侵犯妮兒，可以網開一面，放你們走，如敢說半個不字，老夫的棒下絕不留半個活人。」

胡九天在武林中名頭不小，閻五可不敢輕敵大意，暗中提聚了一掌眞力，道：「還沒有請教，曾妮與胡兄有何關係？」

鐵掌追魂高高在上，聲音粗獷有力：「她是我徒，我是她師，對妮兒不敬，就是對老夫不敬。」

閻五朗聲道：「曾妮化名白妞，在涼州殺了鎮西王李絳，是朝廷下令追緝的欽命要犯，胡兄犯不着爲了一個罪犯惹來抄家滅門之禍。」

「老夫孤家寡人一個，這『抄家滅門』四字對我無效。」

「爲了胡大俠自己的生死，亦當知所進退。」

「放屁，老子不吃這一套，有胡大爺在，誰也別想帶走曾妮。」

「假如閻某非要將人犯帶走不可呢？」

「那就必須先殺掉老夫，只要胡大爺有一口氣在，你們就休想稱心如意。」

「好，老匹夫想死就死吧。」

「看棒！」

「接招！」

「殺！」

好厲害的胡九天，七尺追魂棒舞得虎虎生風，居高臨下，威風八面，見人頭就敲，見腦袋就砸，一霎時就造成了二死三傷，其鋒不可擋。

閻五睹狀大怒，跟疑似柳一刀的漢子互換一道眼神，雙雙虎撲而上，欲以多爲勝，以雷霆萬鈞之勢先把胡九天放倒再說。

二人身手不凡，連攻三招便將胡九天逼退，飛到屋頂上去了。

正欲乘勝追殺，阿寶已飄然而至，將疑似柳一刀的漢子截住。

「拔刀！」

「不必！」

「不拔刀你死得更慘！」

「恐怕未必！」

二人一言不合，旋即大打出手，四掌翻飛，殺機重重，雙方皆毫不留情。

喘了一口氣，胡九天去而復返，又在羣魔頭頂亂砸起來，閻五也彈身而起，與鐵掌追魂展開一場空中戰。

全場都在動，沒有一個旁觀者。

賴皮找上王八、烏龜。

曾妮惡戰牛興、吳化。

了緣師太也沒閑着，跟羣魔鬥在一起。

阿寶的功力登峯造極，已至爐火純青之境，疑似柳一刀之人豈是他的對手，不到十個回合，便被小祖宗打得東倒西歪，跟跟蹌蹌，萬般無奈之下，只好將寶刀亮出。

果然是一把鬼頭刀，刀尖斷掉三寸，大哥大一眼就認出正是在峨嵋山被自己毀掉的那把斷刀。

阿寶怒眉雙挑道：「老匹夫，你現在還敢說不是柳一刀？」

「是又怎樣？」

「咱家想知道柳壇主跟閻五的關係。」

「朋友。」

「朋友之外，也是同路人？」

「甚麼意思？」

「意思是姓閻的也是黑衣教的人？」

「娃兒判斷有誤，事實絕非如此。」

「既非同路人，爲何同路行？」

「偶然相遇，應邀拔刀相助。」

「拔刀相助？助他捉拿白妞，賺銀子，或者另有不可告人的陰謀？」

「臭小子，廢話少說，看刀！」

柳一刀不願多言，亟欲扳回劣勢，鬼頭刀好似灑金潑銀，夾風帶雨，劈頭蓋面捲過去，一瞬間便佈下一道刀網，將小祖宗網住。

功深，刀法精，確非庸手，奈何遇上大哥大，手中握住一把寒鐵刀，金鐵交鳴之聲大作，火星四處亂竄，刀網很快就出現漏洞，片刻工夫不到，鬼頭刀已被削去七八截，握在柳一刀手裡的僅餘刀柄而已。

鬼見愁既驚且懼，鬚髮怒張，吼一聲：「本壇主跟你拚了！」將刀柄全力擲出，疾取小祖宗的心胸要害。

「找死！」

喝聲中，阿寶疾展「自尋煩惱」絕技，刀柄回頭倒打，砰！一聲，不偏不倚的撞上柳一刀的胸膛，當場暴退五步，口吐鮮血，身如迎風弱柳，搖搖欲墜。

一不作，二不休，阿寶跨步而上，準備結果鬼見愁的性命。

「兔崽子休得逞兇！」

王天霸就在附近，橫刀劈過來，欲救柳一刀。

「該死的狗東西，泥菩薩過江，你自身難保，向閻王爺報到去吧！」

螳螂捕蟬，黃雀在後，胡九天揮舞着七尺追魂棒，話到棍到，王天霸還沒有弄清楚狀況，便腦袋開花，腦漿四溢而亡。

還是給柳一刀製造了一個活命的機會，電光石火間暴退出一丈五六。

一聲殺豬也似的慘叫劃破長空，死者乃烏貴生，下手的人是賴皮，這小子自從拜阿寶爲師之後，日夜苦練，功力已大有精進，完全憑自身的實力爲猴子報了血海深仇，也爲他自己爭了一口氣。

王八死了。

烏龜已亡。

惡鬥也結束了。

院內橫七豎八的倒着一大堆死人，僅活閻王閻五、鬼見愁柳一刀、牛興、吳化得以全身而退，逃之夭夭。

胡九天殺人最多，功勞也最大，弄得一身是血，拱手道：「師太，閻五、柳一刀不除，後患無窮，爲了妮兒的安全，必須斬草除根，我去追。」

夜幕已降，了緣師太望望天色，道：「窮寇勿追，君山地形複雜，視線又差，追也無益，不追也罷。」

胡九天心意已決，不想更改。「追上最好，追不上便作罷，胡某也不準備回來了。」

曾妮聞言楞在當場，道：「師父，靜心庵是你的家呀，爲何不再回來？」

鐵掌追魂的話很冷，也很傷感情：「狂道杜非與我有斷腿之仇，情僧無垢與我也有一段過節，剛才那一場血戰就算是報師太當年的救

命之恩，從此咱們橋歸橋，路歸路，各不相干。」

曾妮急得眼淚都流出來了，道：「你老人家打算到那裡去？」

「去找三怪報仇。」

「三怪武功高強，師父……」

「爲師的亦非弱者，有仇不報是懦夫，死也要死得像一條漢子！」

「這裡是你的家，深盼師父日後能重返靜心庵。」

鐵掌追魂胡九天咬一咬牙，橫一橫心，怒視着阿寶道：「不了，妳我師徒之緣已了，找不到狂道，報不了仇，就拿這小子來抵債，永遠不會重返靜心庵！」

連一句再見的話都不肯說，七尺追魂棒在地上一撐，人已順勢縱起，箭也似的如飛而去。

賴皮看不順眼，在心裡臭罵道：「哼，眞是個怪物，一點感情也沒有，什麼玩意兒。」

阿寶亦暗道：「就憑你胡九天的這一身蠻力也想找杜師父報仇，門兒也沒有。」

靜心庵外不遠，有一個自然形成的坑洞，大家一齊動手，將所有屍體掩埋完畢，已近午夜，大哥大鄭重其事的道：「師太，妮妹身份業已曝光，君山是住不下去了，晚輩想帶她走。」

了緣師太想了想，依依不捨的道：「原則上貧尼不反對，最好是能多盤桓幾日再走。」

「不，越早走越好，遲了說不定就會有危險。」

「少俠是說現在？」

「三更半夜的，早已沒有渡船，你們走不了。」

「沒問題，我們來時的渡船仍在湖邊候着，而且……」

「而且怎樣？」

「最好改裝一下。」

曾妮急急追問道：「如何改裝？」

賴皮的點子不少。「簡單，女扮男裝，或者裝扮成新媳婦、老太婆、半老徐娘、老少尼姑都可以，只要能將本來面目掩去，別人認不出是曾妮就行啦。」

曾妮思慮再三，復與了緣仔細斟酌後，決定女扮男裝，理由是阿寶有現成的男裝可用，彼此結伴而行也方便。

即說即做，很快便換裝完畢，臉上還塗了一層古銅色的油脂，戴了一頂英雄帽，由細皮白肉的窈窕淑女，一變而爲黝黑豪邁的粗獷少年。

情勢危急，不敢久留，曾妮含着兩眶熱淚，以跪拜大禮拜別了養育她十幾年的了緣師太，與阿寶、賴皮踏着朦朧月色，步出靜心庵。

忽又回過頭來，聲淚俱下的道：「師父走了，妮兒又不在，妳老人家自己一定要多保重，最好是把張嫂叫回來，彼此也好有個照應。」

阿寶道：「重建靜心庵的事盼再考慮，這些錢妮妹受之無愧。」

賴皮亦道：「如果悶得慌，可到峨嵋走走，了塵掌門也很想知道曾妮的近況。」

了緣早已泣不成聲，頻頻頷首示意，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大哥大、小弟小最怕這種婆婆媽媽的場面，拉着曾妮如飛而去。

* * *

狂奔好一陣工夫，曾妮的情緒才稍稍平靜一些，也才想到有關自己身世的事，道：「寶哥，我爹現在在那裡？你們是怎麼認識的？」

阿寶見問，立將三怪決戰塞外，鑽研絕技，收自己爲徒的經過，以及尋仇大風莊，揚威玄武觀，惡戰黑衣教，解峨嵋之厄，苗疆遇怪事，威震火龍堡的大小事故，詳詳細細的說了一遍。

眞聽得曾妮忽喜忽憂，時而擊掌叫好，時而咄咄稱奇，小祖宗一說完，便即追問道：「我爹他老人家還好吧？」

大哥大道：「好得很，在大漠草原上，三怪結伴而居，整日以談論武學，印証武功爲樂事，無憂無慮，無牽無掛，比神仙還快活。」

「可有什麼特別的事交代小妹？」

「叫妳服用『三怪再造丸』，苦練『玄玄神功』，將來好爲武林盡一分心力。」

「還有沒有說別的？」

賴皮接口道：「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沒有說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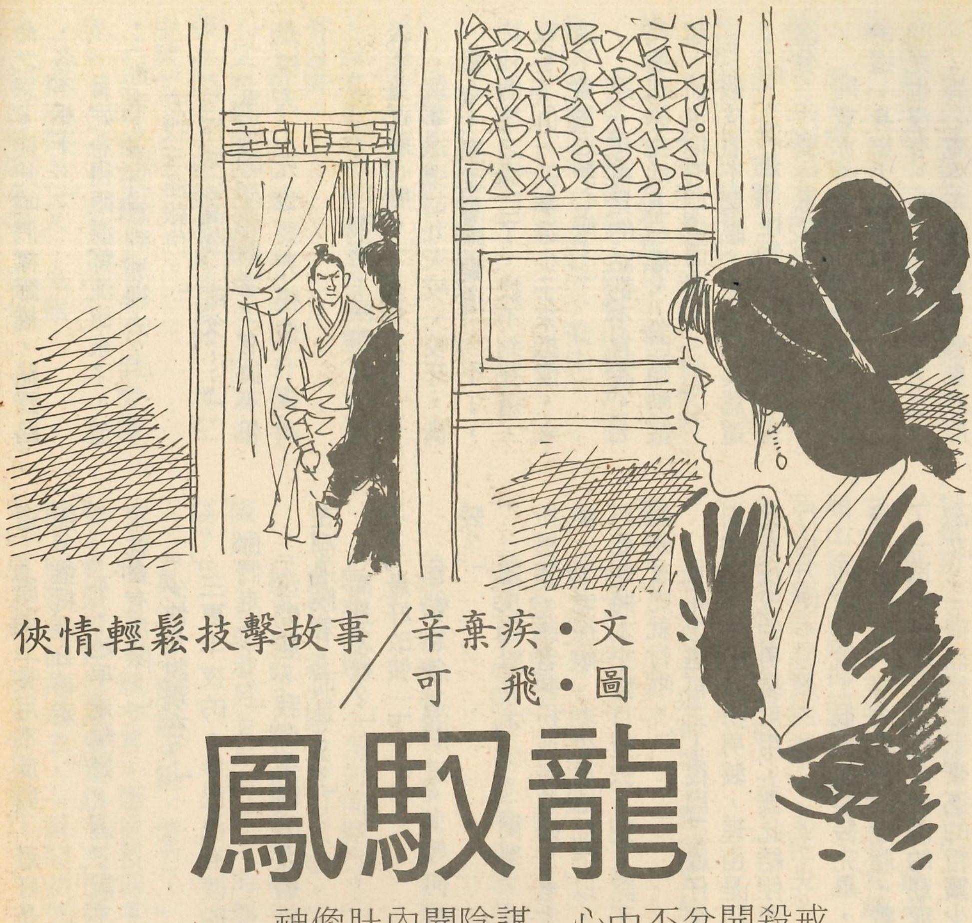
曾妮迫不及待的道：「是什麼大事？」

「終身大事。」

「討厭，別賣關子，有話就直說。」

（未完・十五）

上文提要：小玉兒要去應汪蘭眞老道婆之約鬥而下南陽，經秦嶺，被十八盤寨主趙瘋子迎去寨中，上下當她女皇帝式恭迎與敬重，小玉兒樂極，告訴趙瘋子：南陽府莫少白一心要消滅十八盤，囑他們倍加小心，並教他們先下手爲强乘機去襲擊，表示自己也會竭力助之……



俠情輕鬆技擊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鳳馭龍

神像肚內聞陰謀　心中不忿開殺戒

小玉兒不是個嗜殺的人，她把自己囚在地室中，盡量的壓制自己，因爲她每次出門總會遇上令她十分困惑的事情。

只不過事情多了，時間久了，小玉兒便也明白一件事情，那便是善惡難並存，忠奸不兩立的道理。

她對付徐元玉當然也就不會去想後果了。

此刻，小玉兒聽了汪蘭眞的話，不由冷冷一哂，道：「他不該死嗎？」此言一出，四週响起一陣咒罵與吼聲：「該死，該死，該死一千次，他媽的！」

汪蘭眞三角眼猛一掃，還眞嚇了衆人一大跳。

那吼聲立刻減去一大半，她重重的對小玉兒道：「妳是什麼東西，徐公子的生死由得妳來操生殺大權？妳算他娘的老幾，只不過一個十幾歲的臭丫頭。」

小玉兒被她罵得一怔，一時間有些張口結舌。

小玉兒年紀小，當然罵不過老道婆，是的，她有什麼資格操別人的生殺大權？

只不過小玉兒的身後面，「河間漁隱」齊進道：「老道婆，妳又是什麼東西，妳是個方外之人吶，妳爲什麼六根不淨來此動刀？姓徐的玩死人家姑娘又怎麼說？妳這可惡的老道婆，怎不問妳的兩個徒兒在玉青觀爲何偷漢子，厚着臉皮到咱們這兒討公道，娘的，你們的公道標準是什麼？人家史姑娘才叫公道，人家這是行俠仗義呀，妳這老道婆黑白分不清！」

汪蘭眞抖着手中劍，叱道：「我殺了你這打魚郎。」

齊進抖着釣杆，道：「來吧！看誰怕誰？」

一邊的和鳳玉與李丹青二道姑已架起快死掉的徐元玉，那李丹青道：「師父，報仇不晚，先送徐公子回南召去吧！」

汪蘭眞恨聲連連，道：「打魚的，先把你的狗命記在賬上，便宜你多活幾天了。」

齊進嘿嘿連聲道：「憑妳……」

汪蘭眞不予理會，跟在兩個徒兒身後匆匆的離去了。

* * *

小玉兒仍然怔在那裡，當百寶莊莊主歐陽伯仁向她抱拳施禮的時候，她清醒過來。

歐陽伯仁的身邊，緊緊的跟着歐陽湧與歐陽浪二人，這兄弟二人的心中太高興了，因爲小玉兒又來了。

他兄弟二人都爭着追求小玉兒，如果以武功而論，這兄弟二人正是自不量力。

歐陽伯仁更明白，小玉兒不是池中物。

「姑娘，老夫對妳的到來，表示十二萬分的歡迎。」

小玉兒道：「謝謝！」

「姑娘千萬別這麼說，該謝的是我歐陽伯仁。」

柴千田過來了：「史姑娘，妳眞是神龍一現羣魔四散，太好了。」

笑笑，小玉兒道：「我是來巧了。」

便在這時候，歐陽大山與「西山豹人」江洪二人也過來了，兩個人的傷已由莊丁們加以包紮。

江洪衝着小玉兒道：「剛才若非姑娘出手，我二人必重傷在那妖道婆之手。」

小玉兒道：「我不是有心出手相救，我是要教訓老道婆，也是告訴她，叫她保留實力，因爲我來赴約了。」

江洪一笑，道：「妳是個誠實的好姑娘，但我們還是很感激的。」

歐陽伯仁道：「各位都是我百寶莊的恩人，大家快請到莊裡去，容我略盡地主之誼。」

小玉兒並不推辭，她大方的走進百寶莊。

那歐陽伯仁的兩個未婚兒子可就忙極了，二人盡在小玉兒身邊打轉，爭獻殷勤。

小玉兒十分平靜，她心中當然明白兄弟倆的用意，只不過她怕了。

小玉兒怕再傷害到人家，因爲她已經害了兩個人，她的心理上正處於焦急與無奈。

* * *

酒筵是豐盛的，歐陽伯仁果然在酒筵中途命那大管事端出一隻紅漆木盤，盤中放着一千兩銀子。

大管事柴千田笑嘻嘻的走到小玉兒面前，道：「史姑娘，這是一千兩銀子，請收下！」

小玉兒楞了一下，道：「送我一千兩銀子？」

柴大管事道：「咱們莊主說過，誰殺了姓徐的那個畜牲，贈送銀子一千兩，史姑娘，咱們相信徐小子這一回大限難逃了。」

小玉兒道：「他已心脈斷裂，活不久了。」

柴大管事道：「所以，這一千兩銀子是姑娘妳的了，妳請收下！」

小玉兒搖頭，道：「我不能做殺人事換銀子的。」

柴大管事一笑，道：「史姑娘，妳與那江湖殺手是不同的，江湖殺手認錢不認人，花了錢，他們自然會去殺人，不論那個人他們根本不相識，而妳……」

他看看在座，又道：「妳是行俠仗義之舉呀，揮仁義之劍，銀子賺得心安理得呀！」

小玉兒道：「如果眞要送我，我就不再拒絕了，歐陽莊主，我暫把銀子放在你這裡了。」

歐陽伯仁立刻點頭，道：「可以，可以。」

他手一揮，柴千田又端着銀子退下了。

* * *

這一夜，小玉兒平靜中有着不安的心情，因爲她發覺歐陽兄弟在不時的對她噓寒問暖之餘，還要求她傳授他們幾手武功。

小玉兒有了去意，但又不便力求離開。

小玉兒想着如今最安靜的地方，應該是自己家裡，外面再美好，如求安靜，只有她住的地室了。

由於思維至此，小玉兒忽然想到一個地方。

那是個更加清靜的所在，而且敵人就在她眼底下，眞是一舉兩得。

小玉兒想到什麼地方了？這，只怕天下再沒有人想得到了。

小玉兒看窗外，窗外月濛濛，風微微，她仔細聆聽四週，四週傳來打鼾聲。

如是一般人，這鼾聲甚微是聽不見的，但小玉兒不一樣。

小玉兒的聽覺異於常人，她可以夜聽十里遠，目視八里外。

* * *

小玉兒起身整裝，她帶上她的七星寶劍穿窗而去，她的小川馬便暫寄在百寶莊中了。

小玉兒一路奔行如飛，她已經很久未再施展輕功了，如今跑起路來另有一番新鮮感。

小玉兒不是奔向什麼城鎭，她奔向玉青觀，因爲她想着玉青觀中的那尊大神像了。

原來當初徐元玉曾躲在大神像的肚子裡面，如果不是她的聽力絕高，柴千田一夥永遠也找不到他。

小玉兒想着大神像，便立刻奔向玉青觀，她要在神像之中打坐，那才是最好的地方。

* * *

小玉兒的行動實出人意料之外。

百寶山莊的人五更天便發覺小玉兒不在莊裡了，發現的人乃是歐陽浪。

歐陽浪一大早便奔到小玉兒的房門外，當他發現大窗已開，便伸頭看進去，這才發現小玉兒不見了。

當然，百寶莊上免不了有人嘆氣。

而玉青觀中，此刻觀門上了鎖，那表示道姑出外化緣說經去了。

小玉兒不需進大門，她躍過牆奔到觀內，先在灶房找吃的，又把

喝的裝滿袋，茅房中清除掉五臟中廢物之後，她便進入前面大殿上。

很快的，小玉兒找到那尊神像後方暗門，她輕快的走進神像肚子裡面了。

眞不錯，也很舒服，神像肚皮裡還有被舖——一張毛毯、一個墊子，最妙的還是正前方的彩繪處有一隻小如黃豆那麼大小的洞眼，人，只要一隻眼瞧出去，正殿前面便可以瞧個大概。

小玉兒就微微笑了。

她趺坐在裡面，宛如她在家中地室一樣調運那混元一氣通天功。

她每調理這種氣功，無形之中便增加不少功力，只不過她並不知道這些，反而爲自己的異樣生理而產生着憂慼的心事。

* * *

小玉兒的運功已達隨心所欲境界。

一般高手運功未達周天，最怕有人干擾，那將導人走火入魔。

小玉兒不怕，小玉兒不但不受這種限制，她還能在運行功力之時耳聽八方。

她此刻便聽到有咒罵之聲傳來。

小玉兒知道，這聲音還很遠，至少三五里之外。

小玉兒更知道，聲音是往玉青觀這面來的，於是，小玉兒在神像之中換個位置，把眼睛移向神像前面的那一個小小洞眼。

她漸漸的聽出來了，這些人都騎馬。

小玉兒冷笑了。

果然沒多久，玉青觀外雷聲似的傳來，四匹快馬利時停下來了。

玉青觀門外開鎖聲，「嘩」的大門推開了。

只聽得汪蘭眞沉聲道：「馬匹拉進觀後馬棚，咱們進去再仔細商量。」

有個女人聲音傳來，罵道：「姓史的丫頭太可惡了，她用拳打死我兒子，這是一筆還不清的賬啊！」

「徐夫人，妳寬心，再過一兩天，我邀請的人就到了，到時咱們聯手對付她。」

一陣叮咚聲傳來，一行四人進了大殿，小玉兒洞中仔細看，她心中眞苦，徐奇的老婆「一枝梅」白青青來了。

白青青當然是爲了替她兒子報仇來的，只見她的雙目已紅腫，頭髮半披散，一副如喪考妣的樣子。

其實那眞比她死了娘親還令她傷心，因爲她與徐奇只有這麼一個寶貝兒子。

小玉兒心中冷笑，養子不教怨得誰？

突然，白青青狠聲道：「汪道長，妳師徒三人我多謝，我以爲還是快馬去南陽，把我丈夫也找來。」

汪蘭眞道：「怕是徐大俠已與官兵去了陝西。」

白青青道：「我一路想過了，南陽邀的人並未立刻趕到，如今兒子都被人殺了，還爲別人去出力，那點賞銀不要也罷了。」

她這話聽得小玉兒心一緊，原來這些自稱俠義之士全是爲了銀子。

小玉兒立刻想到她的師父脫凡師太。

脫凡師太不也是爲了白花花的銀子嗎？可見銀子才是主宰人物的東西，也難怪大伙爲銀子而拚命。

再看這白青青，她含恨又退出大殿外：「汪道長，兩日後我夫妻必會先到這裡來。」

汪蘭眞道：「必殺那丫頭爲令郎報仇。」

重重的一跺脚，白青青道：「到時候那丫頭的項上人頭是我們的了。」

汪蘭眞道：「徐夫人，妳若想那丫頭的項上人頭，妳快馬加鞭，咱們過時不候。」

果然，玉青觀外又傳來馬蹄奔馳聲，想是白青青已拍馬奔南陽了。

汪蘭眞衝着觀外冷冷笑，道：「若非我加以利害分析，妳單騎找上百寶莊，必自討沒趣。」

二門的和鳳玉過來了。

她伸頭看看觀外，立刻把門掩起來，道：「師父，她已來過玉青觀地方了，希望她能把徐大俠一齊找來，咱們人多，只希望一旦出手，便能殺了那丫頭。」

汪蘭眞冷冷道：「徐奇的武功不知夠不夠得上同那丫頭一搏，希望他不是虛有其名。」

三師徒往道觀後走，小玉兒在神像之中聽得清，她也冷笑了。

小玉兒也漸漸明白一件事，那就是對敵不能手軟，你無傷虎心，虎有傷人意，對敵仁慈便對自己殘忍了。

小玉兒漸漸體會出江湖的險惡。

* * *

小玉兒剛剛閉目在運功，突然傳來一聲哈哈笑，遠處有個人飛一般的落在玉青觀內了。

只聽得一聲大笑，道：「蘭眞在那裡？」

這聲音甫落，突見那汪蘭眞一躍而出，眞大膽，她竟然貼上去了……

這二人好像夫妻分散多年似的，忽的一下子便抱在起了。

這二人抱得眞熱烈，那個瘦瘦的道長還把右邊面頰壓在汪蘭眞的灰髮之上嗅着。

「你終於來了。」

「我能不來嗎？」

「我……們有幾年未曾見面了。」

「五年還差三個半月。」

「你……記得眞清楚。」

「正想西去終南會一會妳的，接到妳徒兒的邀函，我還大出意外吶。」

便在這時候，一邊轉出和鳳玉與李丹青二人。

那李丹青笑着，道：「是玉道長來了，歡迎呀。」

這玉道人乃是洛陽白馬寺住持，人已快六旬，但看上去五十不到，他高高瘦瘦的，看上去却有着威武的樣子，雙目上吊，是個厲害面相。

他見李丹青過來，毫不顧忌的便把李丹青也摟在懷中哈哈笑了。

李丹青巧笑道：「我爲玉道長收拾床舖去。」

她掙扎着往客房中奔去，那和鳳玉道：「我爲玉道長準備了紅米黃酒數罈，這就去搬出來。」

玉道人哈哈笑，道：「蘭眞，妳瞧，徒兒們多孝順，妳教導有方呀，哈……」

汪蘭眞道：「唉，你依然風流……」

玉道人道：「妳不就是爲了我的風流一去幾年不見面嗎？何苦吶！」

汪蘭眞說着話，她的手已在玉道人身上捏了一下。

玉道人哈哈笑，汪蘭眞沉聲道：「你眞風流，我敢說你必趁着丹青送信的機會對她下過手了。」

玉道人呵呵一笑，道：「妙吔……哈……」

他摟着汪蘭眞往客房中走，還抬頭看這玉青觀的後院，又道：「這兒處在半山崗上，也是清修好地方，呀……」

汪蘭眞道：「你來了，還清靜得了？」

玉道人大笑，這二人併肩入了客房中。

* * *

小玉兒盤膝坐在神像中，她可也聽得清楚。

小玉兒幾乎把他們每一句話全部聽入耳中，她奇怪，爲什麼出家之人也搞男女關係？

小玉兒想不通，男女關係眞的那麼吸引人？眞的叫人樂不思蜀的

她就有時候把想這種事改成運功行氣，她把這種運功行氣當成一種家常便飯似的，只要她閉上雙目，氣便衝出玄關而游走百骸，每一次，她都會覺得如脫一次胎，如換一次骨般暢快！

對於外面傳來的聲音，小玉兒全聽進耳朵裡，她知道，這裡不是修道處，乃藏污納垢差不多。

* * *

紅米黃酒用景鎭細瓷大壺盛裝着，菜餚不多，四樣精緻大菜外加一大碗香菇雞湯。

汪蘭眞坐在玉道人身邊，兩個徒兒對面坐。

只不過兩個徒兒還得對兩個老的侍候着斟酒夾菜外，還把山果剝皮送過去。

這時候，玉道人談入正題了。

「蘭眞呀，妳說說，那個什麼樣的丫頭，她竟然修習了武林人人想學却又無法練成的隔山打牛功夫？」

汪蘭眞重重的放下酒杯，狠聲的道：「這丫頭太可惡了，我先告訴你，她還把中原鏢客的獨子打死了，她用的正是隔山打牛神功。」

她頓了一下，又道：「我看這丫頭，她是誠心取徐公子的命，她全力一拳打出。」

汪蘭眞仍然以爲小玉兒的功夫是隔山打牛。

當然，玉道人也信以爲眞。

玉道人冷冷一笑，道：「隔山打牛神功，用的人甚耗元氣，每出幾拳，必跌坐地上大喘氣。」

汪蘭眞搖手道：「怪就怪在這丫頭好像一點也不見累，仍然那麼氣定神閒。」

玉道人道：「不可能，我也曾聽說過，這種功夫全憑一口氣自丹田以下逼出來，之後隨拳出擊，高手練成至最高境界，五丈之內可取人性命，一般的三五尺內也足以令人吐血而亡。」

汪蘭眞道：「那丫頭已至隨心所欲了。」

玉眞人道：「別擔心，咱們自有手段。」

汪蘭眞道：「玉兄，快快說出來。」

玉道人道：「只要看她出拳揮過來，立刻往一邊疾閃，側身疾進，出劍要捷，迫使她無法接連出拳。」

汪蘭眞道：「玉兄，我還可以再告訴你，那丫頭似乎已盡得脫凡師太的武功絕學，她的那手劍法正是脫凡師太的屠龍劍法。」

玉道人哈哈一笑，道：「若論劍法，仍是咱們道家爲最，蘭眞吶，休得被一個丫頭片子把妳嚇倒了。」

汪蘭眞道：「玉兄，是我親眼所見，那丫頭手中的寶劍乃我祖師爺之物呀。」

「七星寶劍？」

「不錯，七星寶劍。」

玉道人雙眉一挑，道：「這是眞的？」

「絕對眞實，我聽得多了，那

劍鞘上的七顆藍寶石耀眼生輝，一看就是天上北斗七星吔。」

玉道人嘿嘿一笑，道：「我沒有白來呀，哈……太好了，白馬寺正缺少鎮寺之寶，如能奪得祖師爺的寶物，白馬寺便名震當今了，哈……」

汪蘭眞道：「那丫頭的武功令我生疑。」

玉道人道：「休再提那丫頭，來，咱們還有一天吧，來，乾！」

幾個人又大吃大喝起來。

* * *

夜已深，山崗上微風吹來，是那麼的柔和，令人欲醉。

其實人早已醉了。

玉青觀的客房中，那盞灯火已捻熄了，玉道人與汪蘭眞二人各自盤膝坐在床沿上調運功力。

武功到了一定境界，總是在睡前有一番行功，這就是每天必修的功課。

只不過半個時辰不到，這兩人已動了。

玉道人的雙臂旁伸，重重的打了個哈欠，便也引得汪蘭眞吃吃笑了。

只這麼一次行功，汪蘭眞的精神來了。

「玉哥……」

「蘭眞，咱們幾年未曾一起快活了。」

「是的，有幾年了。」

「說實在，這幾年遇上不少女子，但若與蘭眞妳一比較，我仍然懷念妳。」

「你不是討好我吧，玉哥。」

「多年了，妳應該明白我的話是實在的。」

汪蘭眞道：「我相信你就是了。」

灰暗中一隻手平伸過來。

灰暗中一隻手送了過去，汪蘭眞還撒嬌的「嚶嚀」一聲斜肩倒過來了。

沒有灯光，爲什麼不要灯？

原來有許多夫妻們也是暗中在摸索，也許那已是成了習慣吧！

但汪蘭眞過去並非是習慣熄灯的，只不過如今她熄灯，汪蘭眞最明白的一件事，便是她在生理方面的變化，尤其是她年近六十，胸膛的兩個奶子變成兩片垂貼在胸膛上的厚皮了。

一個女人變成這樣，當然還是關了門熄了灯才不至於倒了男人的胃口。

室中雖然無灯，但却並未把窗子全關上，也因此，攀在大殿後面的廊柱橫樑上的小玉兒，正可以居高臨下看到了客室中的大床上……

小玉兒吃驚了。

小玉兒爲什麼會吃驚？

她幾乎以爲自己看不清楚床上的那兩個男女，其實她看得十分清楚。

別人看不清楚，尤其在黑暗的屋子裡，但小玉兒看得很清楚。

「他們怎麼不一樣？」

小玉兒說的什麼不一樣，沒人知道，大概只有她一個人知道，因爲她未再說什麼。

她帶着迷惘沉思着，她實在沒有這方面的經驗，可憐的小玉兒喲。

* * *

也不知道又過了多久，客房中傳來幾聲大喘息，不旋踵間，汪蘭眞有話傳來，「去吧，我只能給你這些了。」

眞是老女人的無奈，也是年紀大的人的悲哀。

汪蘭眞拉過一床被子便睡下了。

玉道人披起袍，他拍拍床上的汪蘭眞：「睡吧，養足精神對付敵人。」

汪蘭眞慷慨的道：「你也別太耗精力，且等咱們殺了那丫頭之後，我叫她二人好生侍候你。」

「哈……」

玉道人裹着身子走出門，他轉而到了對面的一間禪房中，果然，和鳳玉與李丹青二人在房中未睡呐。

玉道人剛坐下來，兩個道姑便輕悄悄的先把房門關起來，這才又取過熱乎乎的酒菜擱在桌面上。

兩個道姑左右坐，侍候着玉道人也坐過來。

三個人一邊吃酒還調情，只要男的有管用，七八十歲也是英雄。

玉道人今年還未滿六十，他當然雄風依舊令人大表滿意的。

這三人就在一陣吃喝之後，便也開始風流了。

小玉兒再一次迷惘了。

* * *

小玉兒換了一個柱橫樑，她再一次的看過去，太可惜了，她什麼也看不見，因爲那禪房門窗關得嚴。

小玉兒只能聽，她聽得還是一樣清楚。

這禪房中的聲音與剛才客房的大不相同。

客房中靜得可以聽到細釘落地聲，而此刻……

此刻這禪房中爲什麼會發出叮咚聲，而且也有歡笑呼叫傳來。

小玉兒很想過去再細看，只不過她想了一下嘆口氣：「算了，我總是與她們不同的。」

她緩緩的落在地面上，帶着幾分的憂傷。

突然，禪房中傳來一聲大叫：

「哎唷……」

是女子聲音，隨之聽得玉道人哈哈笑了。

小玉兒幾乎想過去看個明白，但她還未動呐，只聽得客房中的汪蘭眞大吼：「妳們別再和玉道長胡鬧了，需知明天就有一場惡戰，想玩呐，等事情完了再說。」

兩個道姑齊答應。

李丹青大聲道：「是了，師父，這就送玉道長過去了。」

和鳳玉喘息的道：「好了，好了。」

果然，不多久，那玉道人便披着外罩光着身子，大搖大擺的又回去客房中了。

玉青觀一時之間便再一次的陷入沉寂中了。

小玉兒發楞了。

她心中實在不甘，自己也是女人，爲什麼她們在一起那麼的高興快樂，有說有笑而且還樂不可支，她却不一樣，她與男人在一起，男人就那麼痛苦得好可憐。

小玉兒心中在呐喊：「爲什麼？」

她也不知道是爲什麼。

她這一次下了決心，決心回去以後問娘親，她應該問的，因爲金娘子是她親娘。

* * *

小玉兒黯然的回到了大殿上，她再一次的走入神像的暗洞中。

小玉兒再也難以安靜下來了，她有着怨天尤人之感，老天對她太不公平了。

她在神像肚子裡，恨得幾乎出拳。

小玉兒如果出拳，這座神像必慘，如果她毀了神像，她只有現身了。

小玉兒冷冷一笑，她似乎想殺人……這種感覺，她過去是沒有的。

小玉兒已經殺人了，她殺了中原鏢客徐奇的獨子！

小玉兒本無意置徐元玉於死地的，但徐元玉太惡毒了，他竟然當着那麼多的人說他與小玉兒之間的事！

小玉兒本就對自己的身子有着懷疑，但她不想叫人知道，甚至包括她的親娘金娘子在內！

她是不容許徐元玉當衆說出來的，那會令她的自尊心受了打擊，人的缺點總是不想爲外人知道的，徐元玉却偏偏在衆人面前說出叫她難以忍受的話！

小玉兒是忍不住出拳的，徐元玉死得並不冤！

* * *

玉青觀內後禪房中，玉道人正與汪蘭眞師徒三人圍在一起細商着甚麼，玉青觀外面來了一個粗壯道人，這道人一副山羊鬍子及胸，背上青鋼劍背在肩頭上，他足踩草鞋走地無聲，那麼威風的站在玉青觀前伸手拍門！

「叭叭」之聲響起，立刻引得後面的李丹青匆匆的奔出觀來，和鳳玉也跟來了。

那和鳳玉一看便笑了：「太乙師叔，快請進來……」

此道人果然是當今武當的太乙眞人。

太乙眞人淡淡一笑，道：「帶路！」

後面，李丹青立刻再把門關上，三人來到後院禪房中，太乙眞人先是對汪蘭眞打個稽首，道：「師姐，我及時趕來了！」

汪蘭眞點點頭，道：「多日不見，師弟卅采依舊！」

一笑，太乙眞人再向玉道長施禮，道：「玉道長好，算來十年未見面了！」

玉道長笑道：「可不是嘛，黃山一會轉眼快十年了，這些年只聽武當更發揚光大了！」

太乙眞人道：「也是祖師爺對我教的庇佑……」

汪蘭眞道：「師弟，快坐，坐下來再細商量……」

太乙眞人側身坐下，自有李丹青與和鳳玉兩人送上杯筷，斟上酒！

太乙眞人道：「師姐，我想一個小小姑娘，何勞我等大費周章？」

汪蘭眞道：「此丫頭非比尋常！」

太乙眞人道：「便是她自娘胎習武，也不足以與我三人中任何一人相提併論！」

汪蘭眞道：「師弟，若非這丫頭的武功高絕，師姐我又怎肯勞你的駕？」

玉道人道：「太乙，既來之，咱們就聽吩咐，妳師姐怎麼說，咱們就怎麼做……」

太乙眞人連喝三大杯紅米黃酒，他重重的道：「看師姐如此愼重，必是此女能耐高强！」

汪蘭眞道：「師弟，單只這丫頭手中的七星寶劍，也足以叫你不虛此行了。」

太乙眞人吃驚道：「甚麼？七星寶劍？」

「不錯！」

「七星寶劍乃我教鎭教之物，傳已失去一百多年了，難道這丫頭手中是眞的七星寶劍？」

汪蘭眞道：「絕對錯不了！」

太乙眞人嘿嘿笑了……

* * *

別以爲小玉兒在大殿上的神像肚子裡，可是後面禪房中他們說的話她全都聽到了……

那幾乎就等於在她面前說話一樣。

小玉兒聽到七星寶劍引得他們偌大興趣，忍不住用力抓緊手中的七星劍。

她的心中下了決定，誰敢出手搶她手中的寶劍，她就會殺了誰。

由於心理上的不平衡，小玉兒變了，她變得心中有恨，過去她心中只有愛，但此刻……

此刻她恨這世上所有的人，這便是她心理的巨大轉變！

一個絕頂高手，如果變成恨比愛多，那是一件十分令人可怕的事情。

小玉兒如果變得嗜殺，當然誰碰上誰沒命。

＊　＊　＊

玉青觀的後院裡，三個老道品字形站着，那和鳳玉與李丹青二人併肩站在禪房門下。

汪蘭眞對太乙眞人與玉道人二人比劃着：「二位，咱們以三才劍暗含日月乾坤殺，三支寶劍雖然不在一起，但也可以連綿於敵人的四周，此便足以令那丫頭無法轉身出拳打人，我們自有機會殺了她……」

太乙眞人道：「必要那丫頭死嗎？」

汪蘭眞道：「她若不死，咱們就得死！」

太乙眞人道：「這是深仇大恨呀！」

汪蘭眞道：「難道你不想得到她手中的七星寶劍？」

太乙眞人道：「如果殺得她無力招架，七星寶劍仍是咱們的！」

汪蘭眞道：「一旦放生，她會找上武當索劍，到時候你怎麼應付？」

太乙眞人不開口了。

玉道人道：「今天應是限期，那丫頭怎麼還不出現？」

汪蘭眞道：「在她未來之前，咱們爲何不加以練習三才劍法呀！」

於是，三支長劍出鞘了，只見那汪蘭眞側身疾進，隨之又見太乙眞人攔腰一劍平削，緊接着，玉道人一聲斷吼：「殺！」

好凌厲的一招「開門見山」，果然辛辣有餘。

這三人一旦運劍出手，但見銀芒相接，宛如銀龍戲雲間，那「咻咻」之聲未曾斷過，端的令人心神搖曳不敢小覷。

這光景看得和鳳玉與李丹青二人也拍掌叫起好來了。

李丹青笑叫起來：「好厲害，咱倆何時才練成呀！」

和鳳玉道：「那得再跟師父學三年！」

這二人高興的笑了。

＊　＊　＊

後院中三個老道在練劍，他們還不知道附近早已站了一個人。

一根大柱子下面，依靠着的是小玉兒。

小玉兒早已站在柱子後面了！只不過她也想看看這三才劍有甚麼神妙之處！

當她在神像腹中聽到三才劍之後，便走出來了，此刻，她看了一陣子之後，忍不住拍手道：「眞好劍法呀！」

她此言一出，後院中的劍不練了！

那汪蘭眞抬頭看過去，小玉兒徐徐的走下來。

立刻間，玉道人雙目如電的看向小玉兒，他還忍不住的道：「好美啊，眞是美人兒呀！」

小玉兒笑笑，她仍然往院子中央走着！

太乙眞人却把雙目盯在小玉兒的手上，因爲小玉兒的手上抓着一把寶劍！

太乙眞人的嘴巴張大了，他自言自語道：「不錯，不錯呀，果是我教鎭教之物！」

汪蘭眞就在小玉兒剛站定，打個手勢，三人已品字形的把小玉兒圍起來了！

太乙眞人重重的道：「姑娘，妳手中的劍從那裡得來的呀？」

小玉兒道：「別問了，我已知道你很想得到我的劍，你說是不是？」

太乙眞人哈哈一笑，道：「此劍乃我教鎭教之劍，相傳呂仙長的劍正是此劍，姑娘，讓此劍物歸原主又有甚麼不好？」

小玉兒哼哼冷笑，道：「老道，我才不會去管你甚麼鎭教之寶，你如果想要，那太簡單了！」

太乙眞人道：「怎麼說？」

小玉兒道：「伸手來拿呀！」

太乙眞人哈哈笑，道：「是的，貧道也以爲那要憑藉些甚麼，姑娘，妳可得小心了！」

小玉兒嘆口氣，道：「只是你們三人的甚麼三才劍法，怕是很難將我的劍奪走了！」

她此言一出，院中五人都吃驚。

汪蘭眞厲吼，道：「未出招怎知我們會以三才劍法對付妳？難道妳……」

小玉兒淡淡的道：「我已來了一天多快兩天了，老道婆，妳這淫婆，偌大年紀妳依然喜歡男人呀！」

汪蘭眞驚怒交加的看了玉道人一眼。

玉道人手中青鋼劍一抖，叱道：「好猾頭的丫頭，妳都看到些甚麼？」

小玉兒道：「我明白，說出來你這老雜毛也不會臉紅，你夜來力

氣出盡了吧？」

她說着，目光轉向門下的和鳳玉。

玉道人已沉聲道：「別爲老道人擔心，妳這丫頭，馬上就會知道老道的精力是多麼的充沛，如果妳想試試，這一戰咱們延後一個時辰也不晚！」

小玉兒尚聽不懂玉道人的話中含意，問道：「爲甚麼要延後一個時辰？」

玉道人仰天一笑，道：「妳我兩人先在床上大戰一番，妳便明白老道的眞功夫了，哈……」

小玉兒不由忿怒道：「雜毛老道，非善類也！」

汪蘭眞突然叱道：「丫頭，妳不在百寶山莊，妳躲在此地甚麼地方？快說！」

小玉兒道：「這裡有最隱蔽的地方呀，妳怎麼不問問你的兩位寶貝徒弟？」

汪蘭眞回過頭看向門下兩個徒弟，李丹青已驚叫道：「哎唷，這臭丫頭必是躲在大殿神像肚子裡了。」

和鳳玉頓足，道：「你這個鬼丫頭，妳好奸詐呀，果然令人料想不到。」

汪蘭眞道：「難怪她知道咱們將以三才劍法收拾她了，可惡！」

玉道人道：「諒她也難逃我三人的聯手！」

汪蘭眞一擺手中青鋼劍，大吼一聲，道：「殺！」

「殺！」

「殺！」

這三聲殺出自三人口中，但幾乎是連貫的，但見冷芒交織一片極光，電閃般的直往小玉兒殺去。

小玉兒「嗆」的拔劍，身已彈向半空之中，她用目看，三團人影就在她身邊未脫離。

原來汪蘭眞、玉道人、太乙眞人就在小玉兒拔劍之時，竟然也隨之而躍升追殺。

小玉兒半空中驚怒交加，厲吼一聲：「大屠龍！」

但聞一片花炮似的撞擊聲，自空中直落地上連响不斷，然後再往空中迴响，便見鮮血灑濺中四團人影直落地上。

小玉兒的肩膀冒出了血，她的左腿也有血，只不過汪蘭眞三人也不完整，三個人身上也冒血！

汪蘭眞的脅下有傷口，她不顧一切的仗劍再上。

玉道人認準小玉兒手中劍，把傷重的右手劍交左手，隨之也往上撲去。

太乙眞人看得清，雙手抱劍平飛而上。

這三人盡出絕學，一心要分小玉兒的屍了！

小玉兒早就火大了，只見她雙手抱劍，暗中把那「混元一氣通天功」運在七星寶劍上。

那可比之運在拳頭上厲害多了！

小玉兒平斬如電，口中厲吼：「龍泣刄！」

雙方還差半丈才夠到，却已聽得「嗆」聲連响，汪蘭眞三人的青鋼劍已被小玉兒揮出的劍氣削斷。

汪蘭眞三人大驚。

那太乙眞人驚呼中暴閃：「馭劍術！」

他的吼聲甫落，便見小玉兒收劍出拳，隨之便是一陣「咚咚」之聲起處，汪蘭眞已被小玉兒打得撞在牆下吐血不已，她翻白眼了。

和鳳玉與李丹青兩人忙奔過去：「師父！」

玉道人左閃右躲之後，生生出拳相抵擋，却被小玉兒一拳打在肚子上，當場打得血水飯菜吐了一地。

太乙眞人剛轉身，背上也挨了一拳，打得他倚在牆上喘大氣。

小玉兒冷冷的站定身子，她怒視着汪蘭眞三人，道：「你們傷不了我的！」

伸手拉起褲管，道：「看，我這身上的血是不會平白無故往外冒的。」

李丹青與和鳳玉齊看去，小玉兒挨劍的腿上只是一條刀痕罷了。

小玉兒的肩頭上也不見血流，她幾乎就是沒有受傷一般的令人看了大吃一驚。

汪蘭眞喘了幾口氣，突然「哇」的吐出一碗鮮血來。

她本來暗中以內功穩住內傷的，但見小玉兒這般模樣，氣得忍不住內力盡吐，斷氣死在兩個徒兒懷中了。

玉道人早就不動了，他的臉上一片灰白，這光景是昨夜陽氣掏盡，今日難以爲繼，氣血走岔，怎麼能活？

只有太乙眞人了。

小玉兒看着幾乎站不起身的太乙眞人，道：「曾聽過武當乃名門正派，你却很貪心，想取我的寶劍？」

太乙眞人道：「我現在仍念念不忘。」

「你就不怕我殺了你？」

「如果能奪回我教神器，貧道死何足惜！」

「可是你又打不過我！」

太乙眞人道：「是的，貧道是打不過姑娘，但貧道仍不會喪失奪劍的心。」

小玉兒道：「你很固執！」

太乙眞人道：「我不是固執，實乃責任所在。」

小玉兒的右拳已揚起來了，她

只要出拳，太乙眞人非死在牆下不可。

太乙眞人也已閉上雙目，他準備死了。

小玉兒突然收拳，道：「太乙道長，我給你一次機會，你如果能奪去我的七星寶劍，你不但可以取走我的劍，而且我也不會找你麻煩！」

太乙眞人搖頭，道：「姑娘，妳莫非在羞辱貧道！」

小玉兒道：「這話怎麼說？」

太乙眞人道：「姑娘，合我三人之力仍不是妳對手，此刻貧道帶傷，又怎是姑娘對手？」

小玉兒又道：「我自不會現在同你比武，你先去想辦法吧，只要你知道七星寶劍在我手上就成了。」

太乙眞人怔怔的道：「姑娘，妳會後悔的。」

小玉兒道：「我不知甚麼叫後悔，只不過我把狠話說在前面，你如果再遇上我，除非你能贏我，否則你就活不成了，我會殺了你的。」

太乙眞人重重點頭，道：「也好，貧道決心一賭，姑娘，貧道這就走了。」

小玉兒道：「你走吧，我自不會留難你的。」

太乙眞人走到汪蘭眞的屍體前，他深施一禮，道：「汪道友，貧道盡力了，無量壽佛！」

太乙眞人又轉到玉道人屍體前，他沒施禮，只不過搖了搖頭，遂轉身而去。

太乙眞人根本不看和鳳玉和李丹青二人，他甚至不屑說一句話。

太乙眞人是正派人物，小玉兒便是想到這裡，她才找個理由放太乙眞人一馬。

小玉兒看着太乙眞人帶傷離去，這才面對李丹青與和鳳玉二人叱道：「都是妳二人可惡，若非妳二人，把妳們師傅搬請出來，又怎會發生這等慘事？」

李丹青和和鳳玉二人抱住汪蘭眞的屍體，那和鳳玉大叫道：「妳已殺了我師父，妳還想怎樣，妳要趕盡殺絕嗎？妳太殘忍了！」

小玉兒冷冷一笑，道：「也是另一種求生的方法，也罷，我放過妳們，希望妳二人別再勾引男人。」

李丹青想回罵，却被和鳳玉示意止住了。

* * *

小玉兒剛剛走出玉青觀，忽聞得鐵蹄之聲傳來。

小玉兒抬頭看，她並未看到什麼，她只是聽到，因爲她的耳力特異。

小玉兒並不放在心上，她大步往山崗上走着，漸漸的，那馬蹄聲由遠而近了。

小玉兒攀上大樹看過去，她冷笑了。

小玉兒不走了，她下樹來坐在路邊，她這是在等候甚麼人的模樣。

是的，發覺來的不是別人，乃「中原鏢客」徐奇和他的夫人白青青二人。

小玉兒心中在想，也好，事情總要解決的，何不一次了事。

小玉兒心中已定案，這種仇恨只有以血來解決。

想到血，小玉兒看看自己腿傷與肩頭上的刀口子，奇怪的乃是這麼大的刀口竟然好得那麼快。

小玉兒也想到在家中原是想問娘的，但她在一番掙扎之後並未去問金娘子，小玉兒心中焦燥時就會忍不住以刀割自己，但只流出一些鮮血便自己好了。

小玉兒並不在意，她以爲自己割得並不深。

但此刻小玉兒也吃驚，爲什麼自己挨刀會好得那麼快？這太神奇了。

* * *

小玉兒坐在路邊的樹下等着來人吶，但她突然一怔，急忙站起身來，她這才發現那徐奇夫妻二人已快馬抄小路自三里外的崗下繞上玉青觀了。

小玉兒這一發現，自己也微微苦笑了。

小玉兒不欲把殺戮帶上百寶莊，如果在百寶莊，徐奇夫婦二人難免惱羞成怒殺人。

小玉兒一念及此，立刻起身再回玉青觀。

小玉兒幾乎是奔跑着往玉青觀去，她的心中也在想，如果徐奇也不講理，那就別怪她手下無情了。

* * *

玉青觀門外，兩匹快馬上躍下兩個人，當然就是徐奇夫婦二人了。

姓徐的火冒三千丈，單臂推開觀門便往後面走去。

白青青帶淚提刀跟在後面，這二人只一到了後院裡，正看到兩個尼姑在收屍。

徐奇夫婦二人怔住了。

白青青直跺脚，道：「奇哥，我們還是來晚一點了，你看這兒已死了人。」

徐奇尚在咬牙，附近已傳來小玉兒的聲音：「你們來得不晚，我還在呀！」

白青青與徐奇二人回頭看，小玉兒已往他二人前面過來了。

小玉兒的再出現，那兩個道姑的臉上在冷笑，她二人以爲，只要徐奇來到，小玉兒有難受了。

這二人等着撿便宜了，她二人也不想想，徐奇的功夫與玉道人汪蘭眞之間應屬伯仲，汪蘭眞合三人之力也被小玉兒打得死的死傷的傷，如今徐奇又怎樣？

只不過一綫希望還是有的。

* * *

徐奇當然知道小玉兒的武功可怕，但親子之死令他忍無可忍。

「小玉姑娘，我一直不相信妳會殺了我兒。」

小玉兒道：「事實上我殺了你的兒子。」

徐奇沉聲道：「眞不願聽妳這句話。」

小玉兒道：「我也不願殺人。」

「可是妳還是殺了我兒子。」

「我無奈！」

徐奇咬牙道：「我兒如果死在百寶莊人之手，我認了，因爲他不聽我的話，自己再去找死，可是他死在妳姑娘之手，事情就不一樣了。」

小玉兒道：「你兒子在百寶莊上逞凶殺人……」

一邊的白青青叱道：「關妳什麼事？」

小玉兒冷冷道：「人家閨女已死，你們兒子仍活着，應該好生看管，爲何又來找這裡的道姑合力再去百寶莊撒狠，如是你們又如何？」

白青青道：「妳抱不平了？」

徐奇已冷視着和鳳玉與李丹青二道姑，看得二人也低下了頭。

小玉兒道：「你們的兒子最缺德的是他把我也扯上了，他……可惡！」

徐奇急問：「扯上妳史姑娘？」

「不錯！」

「怎麼扯法？」

小玉兒道：「他曾與我同過床，他的行動不便，便是因爲他對我的欺負，他是個淫徒。」

白青青道：「我兒子下體腫大，原來是妳動了陰毒之心害的呀？」

小玉兒道：「不是的，是他太過急燥了，我可一點傷也沒有。」

徐奇怒叱白青青，道：「妳慣的，成何體統！」

白青青道：「別聽她一面之詞，難信吶！」

小玉兒指着和鳳玉和李丹青二道姑，道：「她二人就是証人。」

徐奇再一次的怒視兩個道姑。

小玉兒接道：「你們兒子怎可以當衆把他害我的事說出來呀，我是忍無可忍才出手的，他也咎由自取。」

白青青大怒，叱道：「那麼，妳償我兒的命。」

她雙手抱刀直往小玉兒刺去。

徐奇一個大旋身，他的刀已拔在手中了。

小玉兒豎劍只一隔開，便把徐奇的刀格開，但她並未還擊。

她發覺徐奇的身法快，爲什麼反方向往外旋。

小玉兒還以爲這徐奇會有什麼怪招吶，不料只聽得徐奇一聲厲吼：「殺！」

他凌厲的刀法，那麼殘忍的掀起一溜冷焰如電亟乍閃的流電般抹過去。

抹的不是小玉兒，徐奇的刀切過了兩個道姑，殺得和鳳玉與李丹青二人抱傷摔跌，一時間「哎呀」之聲不斷，兩個道姑直翻眼。

那李丹青雙手按緊肚子：「徐……大俠……你……爲什麼殺我……們？」

和鳳玉也尖嗥：「爲……什麼……」

徐奇踏前一步，沉聲道：「我兒不是死在史姑娘之手，實乃死在妳二人之手，妳們這兩個淫娃，該不該死？」

他吼聲甫落，手中刀再刺出，「颯颯」兩聲，兩個道姑的人頭落下地來。

這光景看得小玉兒也動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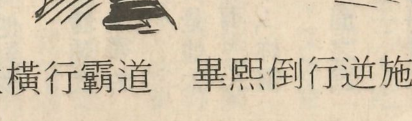
白青青却不高興的道：「怎麼殺道姑，這不是減少了咱們的力量嗎？」

（未完・十三）

上文提要：夏愚、蕭思冰雖然找到何志欽，却被他逃脫，証明他學了不傳之秘，嫌疑很大。眞一也是爲了兩隻斷臂而出賣色相，連呼延覺、白翎也是她的座上賓，喬琪知她的私事太多，爲了一個變童藉詞要殺喬琪。畢熙得到柳大元整容後，又得朱倫、李笑傳授「太上忘情掌法」，成爲武林頂尖高手，倨傲不羈……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司空羽・文　可飛・圖

頭痛人物



帮主横行霸道　畢熙倒行逆施

白翎還是不信，再次動手，小心出招，全神應付，又在三十幾招上被砸了一肘。

現在他終于不能不承認，自己落伍了。

「你……不就是和小林在一起的跟班的？」

「甚麼跟班的？」

「你不是他的長隨？」

「去你的！他作我的長隨還差不多。」

「你是故意找痲煩的對不？」

「可以這麼說，我要試試自己的斤兩！」

白翎心灰意冷。

連這麼一個八流角色都制不了，還吃了虧，今後要在武林中與人爭一日之短長，豈不是自討沒趣？

事實上近來頂尖高手栽觔斗的不少。

如蕭思冰及夏愚等，都栽得很重。

他們也都栽在昔日的奴才手中，說起來更窩囊。

「你走吧！」畢熙道：「我已証明了一件事，你們這些人，並沒有眞憑實學。」

「你不肯說出師承？」

「說出來又如何？反正你是不入流了！」

白翎慚然離去。

畢熙在路邊小便，一邊揮舞着他那東西一邊大聲道：「這些高手還不如我這個老二……」

一人站在他身後不遠處，來者冷冷地道：「哪些人不如你的老二？」

畢熙轉過身來，道：「白翎……」

來人竟是呼延覺。

雖然他不喜歡白翎，應該說白翎是他的情敵。

只不過他却不喜歡畢熙這論調。

因爲輕視白翎就等於輕視他。

「小子你發甚麼狂！」

「呼延覺，你們的時代過去了！」

「甚麼意思？」

「你們該回家去吃老米飯了！」

「小雜碎！你也配說這句話？」

「剛才白翎以爲我不配說這幾句話的！」

「你以爲你配？」

畢熙道：「你和他一樣。」

「和誰一樣？」

「和白翎一樣，也和這個一樣……」他指指自己的下體。

呼延覺大怒，正要撲上。

畢熙搖搖手道：「你以爲我侮辱你？」

「你死定了！」

「你以爲你比我這東西好些？」

「你……」呼延覺很想不通，這小子是不是活夠了？

「你看看我這東西之後，你還會以爲你比我這東西好看些，或者管用些？」

他拿了出來。

呼延覺的目光隨着他揮舞着的東西移動。

的確，這東西長得壯大而又飽滿。

如果這東西也有相，應該是相貌堂堂，儀表非凡吧。

呼延覺以爲，的確，這小子有值得驕傲之處。

其貌不揚，這東西却不同凡響。

如果要他選擇，是選擇這東西粗壯還是選擇外表不俗，身手高超呢？

「呼延覺，你還以爲自己比我這東西好看嗎？」

無論如何，這小子把他比作這東西，是忍無可忍的，道：「小子，你吃了豹子膽？活膩了？」

畢熙道：「我要你開開眼界……」

呼延覺撲了上來。

他也不過接了三十八九招、四十招左右，也挨了一脚。

再戰之下也差不多，又挨了一掌。

身爲一幫之主，居然栽在這麼一個不入流的小嘍囉手中，怎能嚥下這口氣，但不服氣又如何呢？

兩次是不會僥倖的。

「你……你有甚麼奇遇嗎？」

畢熙搖搖頭，道：「我以前只不過是裝聾賣傻而已……」

呼延覺自然不信，道：「你是拿我們作靶子的？」

「可以說是這樣的。」

「現在我邀你作本幫的副幫主！」

畢熙道：「我只對幫主有興趣！」

呼延覺暗暗一嘆，在過去，這貨色就是晚上爲他拿尿壺也嫌他不配，如今他居然要作幫主。

「好，你只要肯幹，咱們一字併肩。」

畢熙道：「有誠意嗎？」

「當然，我最喜歡青年才俊。」

「不會包藏禍心？」

呼延覺道：「你有此身手，想必另拜了名師，那位名師也必是絕世奇人，我呼延覺惹得起嗎？」

「說的也是……走吧……」

＊　＊　＊

「海天幫」在華山之中，規模不大，人手也不多，但它畢竟是一個有勢力的幫會。

畢熙被呼延覺介紹給部下時，多人不服。

這是必然的。他實在不像個有份量的人。

有很多壇主護法和長老等都認識他。

都以爲他是小林身邊一個跑腿的小廝。

要是他作了「海天幫」幫主，那是一件很沒有面子的事。

首先挑戰的是壇主車瑛。

此人也是壇主之中的表表者，居然沒有接下七招。

第二個不服的是護法司徒靜。

他也未挨過十七招。

長老倪賓明知這小子有點怪，還是不服，全力施爲，在第三十招上被踢了一下屁股。

最後自然應該是副幫主上了。

三個副幫主是金滔、崔雲及「追魂銅鈸」馮稼昌。

三人互相讓了一下，最後由金滔出手。

當然，連呼延覺都不過是四十招出頭一點，金滔使出了看家本領，拖了三十四招。

他輸得很不值，被打了個跟蹌。

畢熙揚眉吐氣，聲威大振。

不管他的德性是姥姥不親舅舅不愛，武人講的就是手底下的眞玩藝。

手底下有兩套，在衆目睽睽之下，連挫數十高手，却無人能看出他用的是那一派的絕學。

這才是一件丟人現眼的事。

只不過也無人能否定這個事實。他是「海天幫」兩位幫主之一，實至名歸。

非但是幫主，看來呼延幫主對他還十分客氣。

部下們當然不知道連呼延覺也栽在他的手中。

＊　＊　＊

小林和米珠在飲酒。喬琪又走了進來。

米珠正要打招呼，小林阻止了她。

「爲甚麼？」

「這女人變了！」

「也許受了打擊。」

「有原則的人，受了打擊也不會太走調！」

喬琪自據一桌，叫了三個大菜。這工夫樓上來了一個人，竟是柳大元之徒「毒公子」錢有餘。

錢有餘見喬琪在，立刻坐在她的對面，道：「小琪，好久沒見了。」

「是啊！很想你的。」

「想我？眞是榮幸極了！」

喬琪道：「你住在那家客棧？」

「大盛客棧。」

「先回去等我，我去找你。」

「眞的？」

「我騙你幹甚麼？近來悶死了……」

「好好，我這就去，不過我總

要陪妳喝幾杯。」

兩人杯來盞去，有說有笑。

甚至還廢話連篇，在錢有餘來說，自是正中下懷，他沒想到喬琪是個風騷入骨的小女人。

以前喬琪在柳大元門下，還是一本正經的哩。

小林越聽越煩，丟下銀子和米珠下樓。

這工夫小林耳邊突然傳來了細微之聲道：「小林，你想不想知道一件秘密？」

小林相信這是喬琪「蟻語傳音」之聲。

他回頭望去，喬琪却不看他，但耳邊又傳來了她的細小聲音，道：「我被畢熙弄過你信不信？還是不信？」

小林大聲道：「我不信！」

那細小的聲音道：「那証明畢熙已成爲絕世高手這件事你還不知道哩！」

「他成爲絕世高手了？」

「對，而且比白翎及呼延覺還高。」

「胡扯！我不信！」

「你會信的，不久你就知道了……」

小林和米珠下樓去了。

米珠道：「小林，你剛剛和誰說話？」

「喬琪。」

「可是她沒有和你說話？」

「有，她先以『蟻語傳音』告訴我，她被畢熙弄了。」

「這……」米珠忿然道：「這是離間你和畢熙之間的情感。」

「當然，所以我不信。」

「再說，畢熙也不是喬琪的敵手呀！」

「這個人眞會胡扯，要說畢熙比她高還有可能，他會比白翎及呼延覺還高？」

「這女人越走越偏。」小林道：「我師叔怎麼會收這麼一個女徒？八成又和錢有餘搭上了吧？」

＊　＊　＊

「海天帮」的雄心大得邪氣。

他們要征服武林，使所有的高手都來臣服。

即使不參加該帮也成，但要到該帮報到。

所謂高手，那是指夏愚、黎玄、蕭思冰及呂敖等等，當然白翎也包括在內。

這些人當然不會聽他們的。

於是「海天帮」展開了鐵腕行動。

他們兩個帮主，先行對付呂敖。

此刻，呂敖在自宅中練功剛畢，見門外走進五人，其中一人竟是呼延覺，另外是副帮主馮稼昌。

以下是長老倪賓，和護法司徒靜。

呂敖知道麻煩來了，道：「呼延覺帮主大駕光臨，有何貴幹。」

「本帮要大肆擴充，且本部要遷到開封，歡迎武林名流前來共襄盛擧……」

「恭喜了！」

「呂大俠也在本帮邀請的貴客名單之內。」

「謝謝，呂某本性淡泊，無意與人爭名……」

「呂大俠師出名門，若不成一番事業實在可惜。」

「多謝關切，呂某獨來獨往慣了……」

「今後武林中不容許獨來獨往之人存在，要不就到本帮去……」

「你是何人？」

剛才說話的是畢熙。

「我是何人？相信你以前見過。」

「你是有點面熟。」

畢熙道：「呂敖，在目前，像你這等人物，已經不是甚麼了不起的了，聰明人該適時而動！」

「怎麼說？」

「只有本帮才是所有的武林中人的靠山！」

「人各有志，不要强人所難！」

畢熙道：「呂大俠，我給了你面子。」

「你到底是誰？」

「我就是畢熙！」

呂敖還是想不起來，以前畢熙和小林一起他見過，但因小人物不起眼，就忘記了。

「呂某心意已決，今生不會參加任何帮會。」

畢熙道：「倪長老。」

「在！」

「司徒靜！」

「在！」

「偏勞兩位把他擒起來！」

「是……」兩人一左一右撲上，呂敖雖是黎玄師弟，身手可要差一截，接下這兩個人有點吃力。

「海天帮」中的長老，身份超然，武技也不含糊。

副帮主和長老差得極微。

五十招左右時，呂敖就守多攻少，七十招時中了倪賓一掌，雖不重，自尊却受了傷害。

兩人得手就退。

呂敖道：「在下學藝不精，輸得沒有話說。」

畢熙道：「輸招算甚麼？就是帮主也會輸招，呂大俠兩天後到本帮去報到吧！」

「呂某說過的話不會更改。」

「報到之後，還可以自由行動，只是在名義上擁護本帮而已。」

「呂某不會更改初衷！」

「走吧！」畢熙道：「十天內不去報到的話，下次可就沒有這麼客

氣了！」

畢熙等人走後很久，呂敖才突然想起了這個其貌不揚，擧止猥瑣的小人物。

也就是小林身邊的畢熙。

這樣一個人，居然能在呼延覺身邊發號施令，看樣子呼延覺似乎全聽他的。

是怎麼回事，年頭眞的是變了。

＊　＊　＊

山居很悠閑，尤其是一對愛人在一起。

上官清的臉也由柳大元整過，好得多了。

他以爲只要不像惡鬼就成了，好在蕭思冰不嫌他。

中年人的愛是十分强烈的。

他們剛在山澗中裸泳，如今在沙灘上晒太陽。

此刻來了四個人。

這四人又是畢熙、呼延覺、馮稼昌和倪賓，只是，護法司徒靜未到。

兩人身上的衣衫不多。

呼延覺一雙色眼直勾勾地盯在蕭思冰的身上。

蕭思冰冷冷地道：「『海天帮』所以受人歧視，大概和領導者不夠光明磊落有關……」

呼延覺道：「蕭女士是說，和一個醜鬼在山野中胡來，就表示人格高尚？」

蕭思冰厲聲道：「滾！」

兩人匆匆穿上衣衫。畢熙道：「限十天內，兩位到『海天帮』去報到，過時即以反抗本帮論罪！」

蕭思冰凝目望去道：「你是何人？」

馮稼昌道：「本帮帮主畢熙畢大俠。」

蕭思冰未聽說過，上官清當然更未聽說過。

這把子年紀能當帮主？不會是開玩笑吧？兩人都不免有此想法。

這當然是不可能的。

呼延覺會容一個無名小卒冒充帮主掠他之美？至少呼延覺沒有這份涵養。

雙方自然是不會有好言好語的，這兩人更不會屈服，於是馮稼昌對付蕭思冰，倪賓撲向上官清。

五十招後，馮非蕭的敵手。

倪也不是上官清的敵手。

畢熙道：「呼延覺帮主，你選一個。」

呼延覺道：「把上官清交給在下，一定能把他侍候得服服貼貼！」

「好，蕭思冰交給我！」畢熙道：「你們到一邊涼快去！」

即使是呼延覺，他也沒有對副帮主及長老以這語氣說話。

馮、倪兩人悻悻退下，呼延覺對付上官清，他有信心，却偸看畢熙對付蕭思冰的行動。

蕭昔年是武林花魁，呼延覺也是蜂蝶之一。

他要看看，畢熙到底是否比她高明。

蕭思冰當然盡力而爲，但六十招左右，就有力不從心之感。

畢熙在六十七招上撕破了她的衣襟。

呼延覺在七十招上踢了上官清一脚。

蕭思冰識貨，雖然想不通這無名小卒爲何有此驚人的武功，却不能否認。

蕭思冰很難過。

如果是輸在呼延覺手下還好些。

事實上上官清也一樣，他輸在呼延覺的七十餘招上。

以前他以爲和呼延覺差不多，不能保護愛人，使她受辱，他羞急欲死。

「十天內到『海天帮』報到，願意在帮中服務，自然歡迎，不願意也可以自由，但必須前去報到。」

蕭思冰道：「我們不會去報到的！」

畢熙道：「去不去十天後再說……」

畢熙等人走後，蕭思冰一言不發，上官清道：「思冰，我太無能了！」

「阿清，不是誰無能的問題，你有未看出，那個叫畢熙的年輕人武功詭異，連呼延覺也聽他的？」

「正是。」

「這年輕人我見過一次，那是個和黎玄之徒小林一起的，眞想不通，他怎麼會作了『海天帮』帮主呢？」

「一切都變了……」上官清道：「思冰，以前妳會以爲何志欽是這種人嗎？」

這工夫夏愚來了。

他和蕭思冰及上官清約好要去找何志欽的。

二人說了剛才發生的一切。

夏愚長嘆一聲，也說了他個人的遭遇。

上官清道：「十天後夏兄去不去『海天帮』？」

「當然不去。」

「聽他們的口氣，似乎必能使我們屈服似的。」

夏愚道：「畢熙那小子一躍而爲海天帮帮主，眞是太想不到了。」

「是啊！小丑跳樑嘛！」

「話是不錯，但在武林之中，以武功高低排列名次及身份，無可厚非。」

上官清道：「我們三人在一起

，不信會怕他們。」

蕭思冰道：「是啊！從此以後，我們三人不離開，必要時邀上呂敖。」

＊　＊　＊

凌珈找小林，却遇上了畢熙。

此刻他已和呼延覺等人分了手，凌珈不知近來發生的事，很高興能遇上畢熙。

「『癟十』，小林呢？」

畢熙有點不悅，這綽號他不大願意聽了。過去任何人叫此綽號他都不大在乎，現在不同。

他幾乎以為可以號令武林。

「妳不可以如此和我說話。」

「『癟十』，別開玩笑嘛！小林在哪裡？」

「誰和妳開玩笑？」

「『癟十』……」

「別叫我『癟十』，我現在是小皇上，至尊寶！」

他大聲疾呼，很認眞的樣子。

凌珈吶吶道：「『癟十』，你變了……」

畢熙伸手就是一個耳光。

凌珈差點沒有閃過，但指尖已觸及面頰了。

「你……你翻臉不認人？」

「妳聽我的沒錯。」

「你算什麼？小丑一個。」

「是嗎？我這小丑却可以玩當家花旦。」

凌珈道：「小林不和你在一起？」

「他配嗎？」

「他不配？」凌珈「格格」笑了起來，道：「你知不知道你是誰呀？」

「『海天帮』帮主之一。」

「誰是『海天帮』帮主？」

「我！」他指指鼻尖。

「吹吹牛也可以過癮，你這一輩子休想了！」

畢熙傲然一笑，連擊三掌。

此刻自山坡下馳來二人，一個是一副帮主崔雲，另一個是長老倪賓。

二人向畢熙行禮。

凌珈幾乎以為自己的眼睛有毛病。

是假的在演戲嗎？怎麼可能？

「請告訴呼延兄，去找『雪山神鷹』高照，他也該列入咱們的邀客名單之內。」

「是！」二人躬身欲退。

「慢着！」畢熙又道：「柳大元為一代名醫，本帮需要他，他是非入帮不可！」

「是！在下即刻轉達鈞座的意思……」

凌珈呆呆地看着二人離去。

畢熙道：「妳還要找小林嗎？」

「當然。」

「我看不必了！」

「為什麼？」

「妳在我身邊比在他身邊安全得多。」

「你是小人得志！一個忘本的傢伙！」凌珈走了。畢熙冷冷一笑，也沒有攔阻她。

凌珈一直還沒有眞實感。

這是不是仍在夢中？就憑畢熙那個胚子能作帮主？連副帮主及長老都聽他使喚？

凌珈在七八里外鎭上住入客棧。

飯後回到房中，有人躺在床上等她。

「你……」凌珈一驚。

自畢熙的眼神中可以看出，他不懷好意。

「『癟十』就是『癟十』，你以為你是什麼？」

「好，『癟十』要玩妳！妳以為如何？」

「我是你朋友的女友。」

「妳已不是黃花閨女了對不？妳不是被莊璞玩過？」

「以前我並未發現你很邪！」

「現在也不算太晚！上床吧！」

「你作夢！」

「我要的幾乎都可以得到，凌珈，妳逃不出我的掌心！」

「畢熙，你是人還是畜牲？」

「我只知道，我想要什麼就必須得到。」

凌珈實在不信這個人渣子會有多大出息，向床上踢出一脚，畢熙伸手一抄，差點被抄住脚根。

心頭一凜，果然不一樣了。

又攻出三五招很拿手的，可悲的是，畢熙居然半躺在床上應付過去。

凌珈感覺他的招式十分詭異犀利。

凌珈心中懼怕，立刻竄了出去。

她必須快逃，她絕非此賊的敵手。

她相信，若不快逃，仍會被追上。

只不過逃出兩條街，快到郊區時，已被追上。

凌珈「嗆」地一聲拔劍在手攻上。

畢熙徒手接下，不出十招，凌珈就知道今夜逃不了。她厲嘶道：「畢熙，你要出賣朋友？」

「什麼朋友？」

「小林不是你的朋友？」

「世上沒有永遠的朋友，也沒有永遠的仇敵。」

才四十招左右，凌珈被扣住了左腕。

長劍被擊落，動彈不得，這賊了完全脫胎換骨了。

「怎樣？」

「你這種人有此武功，是上天沒有長眼！」

「凌珈，妳要聽我的！」

「我必須提醒你，只有畜牲才會如此！」

「我長了這麼大，一直沒有得到應得的尊重。」

「那是因為你天生不值得尊重。」

「凌珈，妳想死還是想活？」

「你要殺就動手！休想我會點頭。」

「女人有時不點頭也代表同意……」

「呸」地一聲，一口唾沫吐在畢熙臉上，道：「以前我以為你很重義氣，原來都是假的……」

畢熙一隻手放在她的胸部。

就在這時忽然背後有人冷峻地道：「移開你的爪子……」

一聽聲音就知道是誰來了。

凌珈大喜，悲呼一聲：「小林！」

畢熙鬆了手，回過身來。

兩人四目一接，誰也沒說甚麼。

好朋友好搭檔，為甚麼會到此地步？

小林道：「你是『癟十』嗎？」

「不要再用這綽號！」他厲嘶着。

小林道：「這綽號傷了你的自尊嗎？」

「對！不許任何人再叫！」

小林道：「『癟十』，不許我叫，是不是就表示我們的友誼終止了？」

畢熙楞了一下，一掌砸去。

小林差點被砸中。

只不過接了七八招之後，小林忽然叫停。道：「『癟十』，你另投明師了，是誰呀？」

畢熙狂笑一陣，道：「我很喜歡看別人對我的身手吃驚的樣子！哈……」

小林的確以為他變了。

他吃驚，也痛心。

以前的畢熙隨和、坦直而且重義氣。

現在這個狂妄、偏狹而又忘本。

笑畢，畢熙道：「從今以後，你要叫我畢帮主！」

「甚麼畢帮主？」

「我是『海天帮』的帮主。」

「你是『海天帮』帮主，呼延覺又是甚麼人？」

「我們一字併肩，都是帮主。」

小林正要嗤之以鼻，那知凌珈道：「小林，似乎是眞的。」

「他眞是『海天帮』帮主？」

「不久前副帮主崔雲及長老倪賓都聽他的命令行事。」

小林木然地盯住畢熙，是的，若以他這兩手武功而不以人品及德性取才，作帮主也許夠了。

只是令人倒胃的是，一個胡搞亂整的小人物，一夕之間坐上了海天帮帮主的寶座。

要不是親眼所見，誰信？

「好！你作了帮主，我已不配交你這個朋友了。」

畢熙道：「朋友交不成，還可以合作。」

「合作？」

「對，你可以到『海天帮』去，我決定給你一個護法幹幹，總比你到處遊蕩行無定址好些。」

小林一轉身，招呼兩女要走，道：「沒有興趣！」

畢熙冷冷地道：「在我面前，『沒有興趣』這一句話也不能隨便出口。」

小林頭也不回，道：「我似乎已經出口了。」

「我要你收回去！」

「你明知姓林的不是那種人！」

「正因為你不是，所以我非要你是不可！」

「哈……」小林狂笑了一陣，道：「好朋友到此地步，眞正是親痛仇快！『癟十』，不管你當了甚麼帮主，在我心目中，你還是『癟十』。」

畢熙道：「從現在開始，我要你作『癟十』，以後凡是我的部下都會叫你『癟十』。」

米珠道：「隨便找個陌生人來看一下，我相信沒有任何人會說小林像『癟十』，你才是個不折不扣的『癟十』哩！」

畢熙道：「小林，這樣成不成？六十招內如我打不倒你，我仍是『癟十』，如果打倒你……」

小林道：「我就是敗了，我仍非『癟十』……」

畢熙比閃電還快，一招就把小林逼退半步。

小林絕對不能敗。

他以為敗了就是正義的大限已到。

這種小人怎可讓他得逞？

小林是個練武的奇才，非比等閑。

有些招式，在他研究之下，又比黎玄犀利了。

只不過在基本上，他的武功不是敵手。

是武功不如人，而不是未下工夫或智能不足。

小林無論如何動腦筋賣力，終是不能守住。六十七招上中了兩掌，七十一招上被制住了穴道。

兩女撲上，絕對未超過十五招。

這是小林作夢都想不到的後果。

他躺在地上，眼見畢熙去解米珠的衣衫，他想大喊，但喊不出。

米珠被弄了之後，凌珈也沒有

倖免。

小林的眼珠一片血紅。

他甚至想死，連兩個女友都保不住，他算甚麼？

也可以這麼說，要不是兩女認識他，可能不會有此下場。

事畢，他對小林道：「如你要到本幫，我還是給你那個職位！我這樣作只有一個目的，要徹底摧毀你的自尊。」

小林閉上眼。

「因爲你一直自以爲比我高尚，甚至比我大三輩，我在你身邊像個小斷一樣，表面上是朋友，骨子裡是奴僕……」

是不是這樣呢？小林回憶往事，不是這樣的，他叫他「癟十」是因爲很久之前他就有了這綽號。

他對他隨便些，是因爲朋友不須客套。

至於畢熙像個奴才，完全是他自己貶低身價，像個跑腿的僕人一樣。

這能怪別人嗎，他本身就不夠斤兩啊！

「你要記住一句話，每月到本幫報到一次！」

畢熙走了，留下了傷心欲絕的三個人。

小林解了兩女的穴道，一言不發離開了現場。

凌珈道：「小林，你不要我們了？」

「不是不要，我已不配擁有妳們了。」

「小林，你不能失去勇氣！」

「我能夠苟活，已經鼓足了勇氣了……」他掉頭狂奔，兩女大叫，他也充耳不聞。

他自卑自餒，甚至恨自己。

以前還以爲自己很不錯呢？

而他居然親眼看到自己的女友被人玩弄。

畢熙卑微，他比畢熙好多少？

他的自尊被嚴重傷害，只差點沒有尋死的念頭。他變了，他瞧不起自己……

＊　＊　＊

呼延覺和畢熙在對視。

呼延覺道：「我一生有一遺憾，只怕今生已無法償此夙願了。」

「甚麼遺憾？」

「我很想一個女人，但永不可能。」

「是誰？」

「眞一道姑！」

畢熙微愕，啞然失笑，道：「你眞的那麼想她？」

「是的，和這女人玩一次，不虛此生。」

「如果我能使你如願呢？」

「畢老弟，如你能使我得到她，我……」

畢熙搖搖手道：「呼延兄，現在咱們還要客套嗎？你幫我，我幫你，都是份內的事呀！」

呼延覺離座兜頭一揖。

「別來這一手，你我不分彼此，走，我帶你去。」

「眞的？」

「老兄對我似乎仍然不能推心置腹。」

「不……不，實在是眞一太美了……想她的人又多……」

「怎麼美也是女人。走！我會讓你如願的……」

眞一見到畢熙，說不出是甚麼表情。

這是因爲呼延覺在他身邊。

眞一在呼延覺及白翎心目中是寶，在畢熙心目中不是，只是個外表看來養眼的老梆子而已。

呼延覺要抱拳見禮，畢熙阻止了他。

他的意思是，玩一個女人，何必禮貌週到。

「眞一……」畢熙連說話的姿態和音調也都改變了，使他變得更有大人物形象了。

「甚麼事？」

「妳對呼延兄許過願對不？」

「是的。」

「甚麼願？」

「如能找到那兩隻手，我可以……」

「妳找那兩隻手幹甚麼？」

「還不是爲了上面的武學？」

「那倒不必，妳只要還了願，我教妳兩手，不比那兩隻手上的功夫差些。」

「你雖有一套，只怕還差些。」

「如何才不差？」

「你如能在十招內擊敗我，我就相信你這兩套可以和那雙手上的武功比美！」

「好，呼延兄作証！」

呼延覺道：「我來作見証人！」

眞一撤下了雙匕，大約有尺半長，很鋒利。

盡管她有過一次經驗，震驚於畢熙的奇學，却仍然不信。

畢熙的外貌太差了，予人以卑賤的印象。

這可能就是所謂：能生窮命不生窮相的道理吧。

有不少的人生得儀表不凡，有模有樣地，但却庸碌一生，有的生得豬頭豬腦，却是個腰纏萬貫的大財主。

眞一較上了勁，決定以十招最凌厲的招式使他拖不過十招。

她的算盤打得精。

經驗告訴她，能拖過這十招的人太少了。

五招前，畢熙有點手忙脚亂。

眞一心中暗罵，原來是個假貨……

但是第六招忽然大變，凌厲無

匹，奇詭絕倫。

學得博雜的眞一，居然無法破解。

就在第六招上，奪下了她的雙匕中的一匕。

眞一在發呆。

呼延覺面色陰沉而激動。

他雖然和他合作也很服貼，想想看，以呼延覺的爲人能眞正的服貼嗎？

找到適當的機會，以及弄清他的師承之後，必會設法除去他。

現在他忽然發現這想法太危險了。

六招挫敗眞一，非但他辦不到，像夏患、黎玄、呂敖及蕭思冰等人都不成。

這人太可怕了，更可怕的是不知是誰教他的武功。

畢熙把那柄奪來的匕首交給呼延覺，道：「呼延兄，這是你們的定情之物，成哩！」

呼延覺兜頭一揖道：「老弟，生我者父母，恩我者老弟台也……」

「不必客氣！」畢熙道：「眞一，準備接待。」

眞一固然是個褲帶鬆的女人，但這樣陪人上床，尤其是由畢熙拉皮條，而她又和畢熙有過，這眞是最窩囊的事了。

「二位把我當作甚麼人？」

「妳以爲妳是甚麼人？」

「好夕我也是武林中有頭有臉的女人。」

畢熙道：「在我看來，妳不過是很會脫褲子的道姑。」

「你……」

「不是嗎，表面上妳艷若桃李，冷若冰霜，但骨子裡却是個風騷入骨的女人，居然吃童子雞只有十四歲……」

呼延覺一怔，正要問一下，眞一怕被揭穿，道：「呼延覺，那就來吧！」

呼延覺手足無措了。

以前他以爲和她上床，幾乎是不可能的。

但在畢熙來說，竟然如此容易就作到了。

他那知畢熙已捷足先登爲他刷了鍋？

呼延覺跟她進入內間，畢熙也跟了進來。

眞一道：「你進來幹甚麼？」

畢熙道：「看戲！」

「出去，那有這種事。」

畢熙道：「呼延兄反不反對？」

呼延覺自然不願有人在一邊觀看，却也不便拒絕。

據說有很多人喜歡看別人玩這個。道：「老弟如不嫌討厭，我當然無所謂了！」

「這麼說你是歡迎參觀了？」

「當然，別人不成，老弟例外，且請老弟找出毛病而予以糾正。」

眞一不能反對，反正她是非奉獻不可。

在目前，她的確以爲畢熙並未太吹噓，他那兩套可能不比那手上的奇學差些，她從不以爲有如此奇絕的技擊之術。

眞一要吹燈，畢熙道：「這樣吧！把油燈燈芯捻小些，看來就更有情調了。」

眞一不怎麼在乎，立刻褪去了衣衫。

呼延覺激動得渾身顫抖。

眞一當然不會滿意，因爲呼延覺的東西不夠看，加上緊張，不能充分發揮，比畢熙及小童都差得太遠。

結果草草了事。

畢熙道：「眞一，妳不怎麼賣力。」

眞一道：「有人在一邊我沒有辦法。」

畢熙道：「以後呼延兄有所要求，你不能拒絕！」

眞一道：「『海天幫』專門作這種事？」

畢熙道：「總比道姑玩童子雞好些吧！」

出了道觀，呼延覺又是兜頭一揖，道：「老弟，你使我如願得償，大恩不言謝！」

「怎麼又客氣起來了？」

「沒有老弟，我這輩子連邊兒也摸不到。」

「你把她抬高了！」

「老弟說她吃甚麼童子雞？」

「對，她本來有個小童叫陳寶貝的，是她的面首。」

「那麼小成嗎？」

「外行，外行！十三四歲未成人，由於不能洩身，要它硬永遠也軟不下來……」

「對，我居然未想到這道理。」

「據說有一年西太后召班子入宮唱戲，貼出『八仙過海』戲碼，其中有個十五歲的小乾旦（乾旦就是男人演旦角）演何仙姑，被西太后看上，召入室中住了三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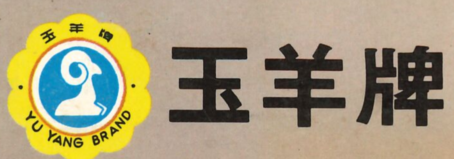
「怎麼樣？」

「西太后大樂，硬要這小戲子叫她妹妹。一天好幾次，結果在第三天被慈安太后看到，因爲她們來往不須事先通報，小乾旦滾到床下，還是被慈安看到了。」

「慈安不是個很好說話的太后嗎？」

「對，慈安爲人勤儉，據說衣服破了還自己補，但是，西太后這種事被她看到，不能不防，據說慈安不久死亡，病因不詳……」

（未完・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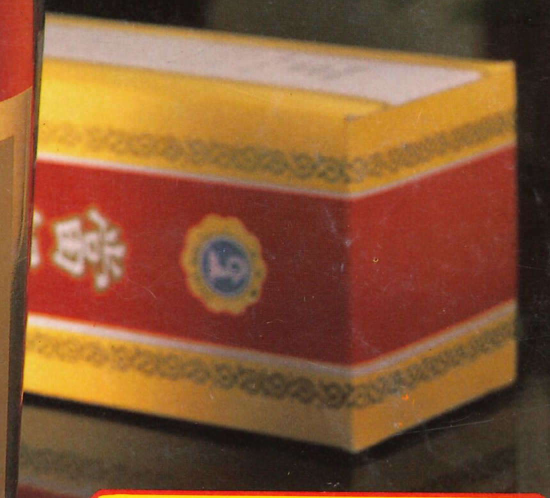
當歸北芪酒

送禮佳品









當歸＋北芪
補血又補氣

總經銷：利源長有限公司　電話：8190821　傳真機：8551142